武俠世界
$2.00
616

· 特別介紹 ·



新派武俠奇情
哀艷緊張連載

天殺星 慕容美·著



故事緊湊，文句簡潔，情節感人，描寫人物，栩栩如生，結構精緻，生動，氣味可愛，閱後尤如馳騁沙場，胸襟爲之一開，由是期起隆重刋出，祈請垂注。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綫）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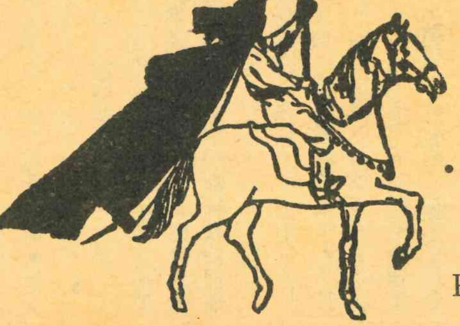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1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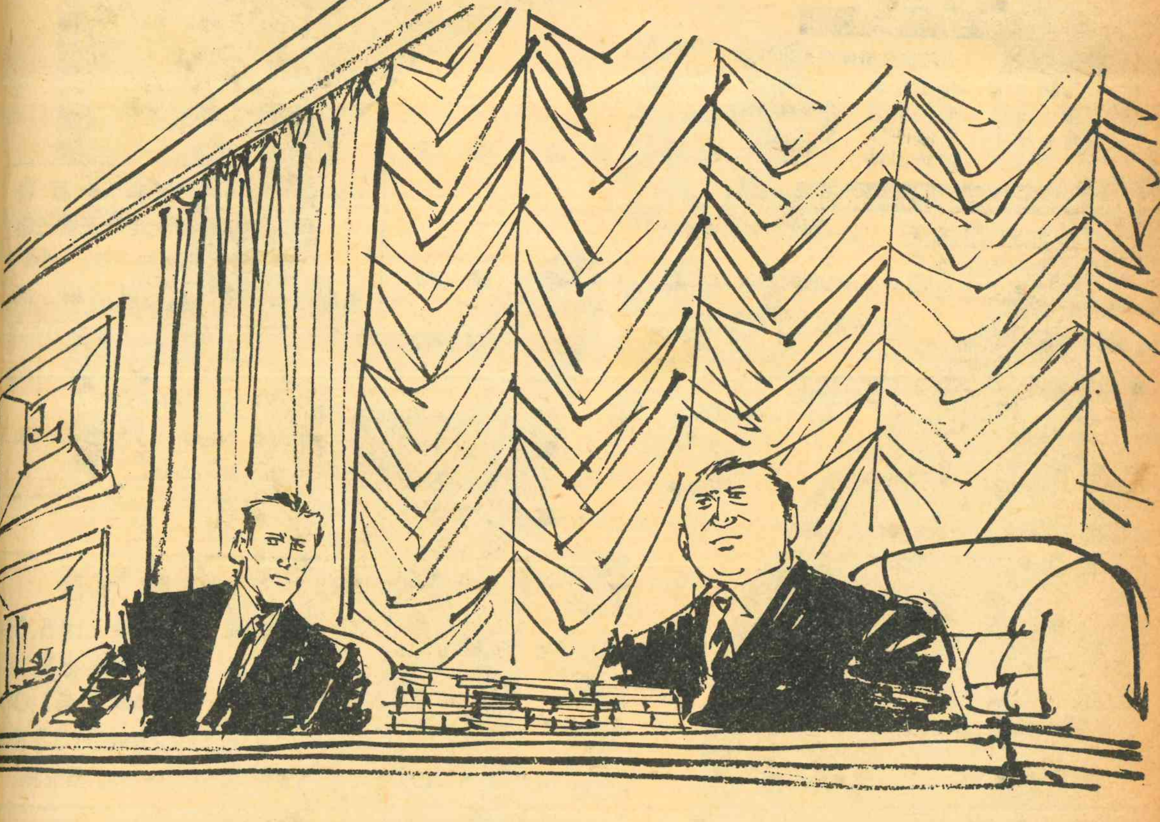


· 每冊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遊俠呂奇傳奇故事之七

龍驤・文
培新・圖

遊俠雙雄





不速之客

華燈高挑。

矗立在塞城中央大道的蔡氏大厦的第三層樓上燈火輝煌，人影幢幢。寬敞的場地擺下了數十張桌面，這時，已經到了九成客人，男女錯雜，笑語不斷，場面極爲豪華熱鬧。

幹什麼？原來是「蔡氏父子船舶公司」，成立十週年紀念的好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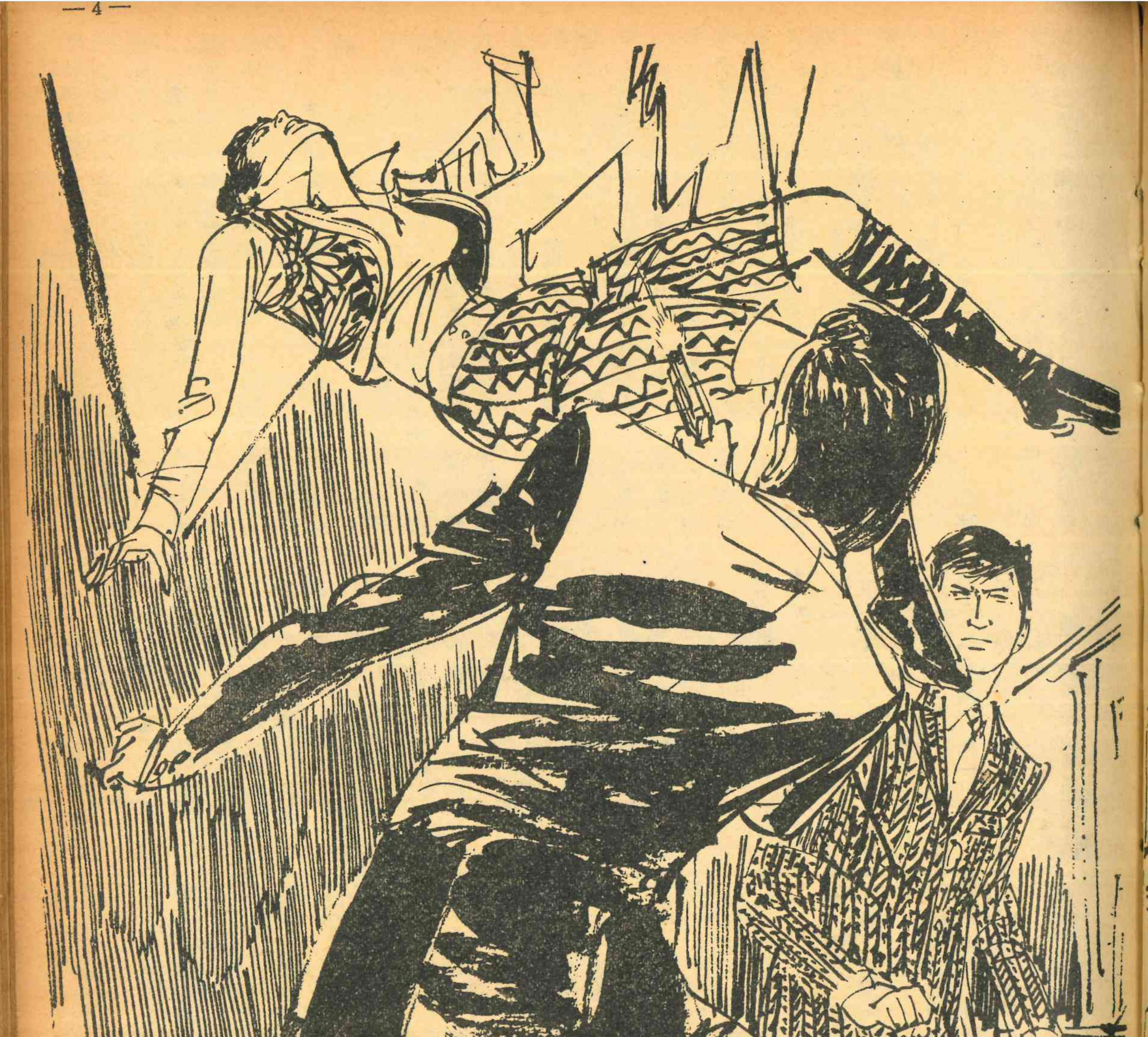
請柬上寫的是七時入席，但是現在已是七時過五分，東主席上的座位還是空空如也，嘴饞的客人也只望着面前的四色冷盤淌口水。主人未到，做客人的說什麼也不能先動筷子。

正當大家紛紛看錶，竊竊私語之際，大廳靠近進門處那幾張桌面的客人突然靜了下來。這一份沉靜傳染得很快，僅僅幾秒鐘的時間，數百位客人竟然毫無聲息，使門外走道上的步履聲聽起來特別淸晰。

先露面的是兩個穿着同色西裝，身裁相等的年輕人，接着一個兩鬢斑白，體型微胖的中年人，和一個濃眉大眼的年輕人相繼出現。誰都知道中年者是公司董事長蔡福元，那年輕的則是公司總經理蔡慶國——在塞城地頭上名號响叮噹的一對父子船舶企業家。

不知是那位擅長逢迎的客人領先拍响了巴掌。一動羣應，滿場立刻响起了轟雷般的掌聲。

這些拍掌歡呼的人未必個個都是興高采烈，其中也有些只見雙手揮動，不聽半點聲响的裝模作樣者。說實話，蔡氏父子的作爲很難令人肅然起敬。儘管他倆打着「船舶」的旗號，大樓也愈建愈高，



但是航來駛去的就是那麼一艘舊得該當廢鐵賣的破爛船，天曉得他們是怎樣將鈔票賺進來的，天曉得他們除了「船舶」之外究竟還幹什麼行當。反正知道的不敢講，不知道的也不敢問。

在掌聲中，主人翁蔡福元站起來一舉杯，這場盛宴就算開始了。掌聲立卽消失，舉杯動筷比拍掌實惠得多。

在掌聲中，一個瘦瘦精精的中年男人來到了蔡福元的身邊，先恭恭敬敬地一彎腰，然後咬着耳朶說：「蔡爺！金鳳凰將她旗下最硬槃出衆的妞兒帶了二十來個，以壯聲色。她着小的請示蔡爺，要不要叫兩個過來，爲您斟酒？」

蔡福元一翻眼，低叱道：「趙堂！你這個總管事越混越回頭了。這還用問嗎？早就該讓她們先來這裏坐着，現在叫來多惹眼。」

「是！是！是！」趙堂只有彎腰躬身的份。「那麼……？」

「別嚕嗦！去叫過來。」說話的是蔡慶國。看來這小子有點反上，不然當着他老子的面，不該這樣神氣。

「是！是！」趙堂一副十足的奴才像。他剛一轉身，蔡福元已叫住了他：「趙堂，讓金鳳凰領着過來。」

趙堂傳話過去，立見一個年約二十四、五，風姿綽約，騷媚入骨的健美婦人，一手各拉着一個面目姣好，身段玲瓏剔透的少女，捲着一陣香風，飄到蔡氏父子的席前，將兩個少女安頓在父子倆身邊，自己在對面坐下。

不用說，她就是那個名叫金鳳凰的女人，她必然見過世面，因爲她懂得收斂。只聽她輕聲吩咐說：「金娟，金玲！還不快向大爺和少爺敬酒。」

金娟，金玲立刻展露滿面甜笑，各爲父子倆奉上一杯，蔡福元捧着酒杯，只望着金鳳凰瞇瞇笑：「金鳳凰！妳越來越年輕了！五、六年前這樣，今天還是這樣，妳到底吃了什麼仙丹妙藥？」

金鳳凰樂在心頭，甜在嘴裏：「蔡爺！別只顧捧我，你還不是越來越年輕。」

「那麼，妳就不該叫我蔡爺了，該叫我蔡哥才對呀。」

「不行！」蔡慶國嚷了起來。「那樣我可就吃虧了。」

這對父子可眞有「敎養」，竟然在大庭廣衆之下共同向一個風塵女子調笑。無怪乎金娟和金玲兩個抿着嘴在笑。她們一定是在訕笑天底下竟會有這種「寶貝」？其實，金鳳凰心裏頭也有這種感想，不過她見識廣就不足爲怪了。

她嫵媚地一笑，冲着蔡慶國：「少爺！我可不敢佔你的便宜啊！」

蔡慶國頭一歪，剛好咬上了她耳朵：「金鳳凰！聽老頭子說，妳很有一套工夫，那天試試？」

金鳳凰不以爲忤，收斂的蕩態露出來了。咯咯地笑道：「我可不敢奉陪，少爺在花國中赫赫有名的『金槍將』，你可憐可憐我這根骨頭吧！」

「別客氣了！誰不知道妳是交際圈裏的一塊老薑！」

「哼！」蔡福元瞪了他兒子一眼。「這小子又在胡說八道了。」

「哈哈哈哈！」蔡慶國却狂笑起來。

旁邊的幾桌食客一定是蔡家的自己人，不然他們絕不會如此不聞不見，早就該笑掉大牙了。

兒子狂笑，老子乾笑，金鳳凰浪笑，金娟，金玲的笑靨則一面辛酸，一半傻，五個人就這麼糊裏糊塗地大笑了一通。

笑完了，蔡福元朝兩個小姐一瞟冲着金鳳凰問道：「『淸』的嗎？」

「當然，黃泥水豈能沏好茶！不單是這兩個，今天帶來的二十個全是『淸』的，專門給你們『父子兵』留下的。」

「父子兵」這句詞兒是旣謔又損，原來這一對「寶貝」還不時作「連襟」，眞是名實相副的「棄業家」。

蔡福元毫不在乎她的謔詞，反而怪笑道：「金鳳凰！難得妳有這片心。沒說的，姓蔡的在塞城混一天，妳就不用愁錦衣玉食，虧不了妳！」

金鳳凰樂得心花怒放，嚷着說：「不敢！不敢！有口飯吃就行了。」

「金鳳凰！」蔡慶國揷嘴說：「久聞妳是『橫』『豎』『上』『下』不饒人。妳這張嘴果然厲害，算是領敎了一半，另一半今晚一定要領敎一下，看看妳到底厲害到什麼程度。」

做兒子的竟然當着老子的面前說出這種下流話，可是，蔡福元竟然不以爲忤地呵呵大笑起來。

不知是誰先領頭，敬酒的行動開始了，工商各界的闊佬，三山五岳，五湖四海的大阿哥，一時將蔡氏父子這桌子圍了個水洩不通。

好不容易將這番敬酒的場面應付完畢，蔡氏父子已經有了五分酒意，金鳳凰和她旗下那兩個「淸水」妞兒也順帶着被灌了好幾杯。

敬酒的人散去了，可是他們這張桌子上却多了個人，他是個年約二十八、九歲的年輕人。濃眉大眼，英氣勃勃。傍若無人地自飲自酌的，根本就沒有將同座的蔡氏父子放在眼下。

他適巧坐在金鳳凰的身邊，而她却以爲這位青年和蔡氏父子同桌共飲，自然有些來頭，再加上這位青年瀟洒自如，使這朶盛開怒放的薔薇私心暗動，因此便大獻殷勤，一面爲他酌酒，一面頻送着媚眼。

蔡氏父子不禁相對一覤，各人眼裏都打了個問號。尤其是蔡慶國見到金鳳凰對這位陌生客人大獻殷勤，更是火冒三丈。若在平日，他早就要召喚打手揍人了。今天在大庭廣衆之下，總算還收斂了一些，耐着性子問道：「這一位朋友面生得很，請問是……？」

陌生客不等他說完，就舉杯揷口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通名道姓都是俗套。來！蔡兄，咱們乾一杯，祝你今晚作個風流夢！」

這小子好狂，竟然敢和蔡慶國稱兄道弟。爲此，蔡慶國又怒，又楞，半晌未說出話來。

陌生客一口氣喝乾了杯中之酒，眉飛色舞地說：「江湖之中，分什麼你我？有錢大家用，有飯大家吃，有女人……呃……大家享樂，哈哈哈……」

他一面恣狂地笑着，一面摟緊了身邊的金鳳凰，在她頰上親了一下。他擱在桌子下面的一隻手，一定搔着了金鳳凰的癢處，不然她不會笑得那樣蕩，那樣花枝亂顫，那樣放浪形骸。

「金鳳凰！」蔡福元發出一聲低沉的怒叱聲。

「嘿嘿！」陌生客仍是談笑自如。「蔡大爺吃醋了！金鳳凰！快坐過去灌灌迷湯，老年人需要滋補滋補。」

他的語氣中不但沒有將身爲東主的蔡氏父子放在眼裏，反而處處嘲弄，奚落，挖苦……。

蔡福元的修養不算壞，可是也忍不住了。揚手一拍桌子，怒叱道：「朋友，你太放肆了。」

「嘻嘻！酒色之前你何必那樣拘謹呢？」一面說，一面又要去摟抱金鳳凰，她見到蔡氏父子雙雙變臉，不敢再放肆，一閃躲了開去。

蔡慶國霍地站了起來，一揮手，叫道：「趙總管！」

身爲總管的趙堂，立卽跑了過來，彎腰請示：「少爺！有何吩咐？」

蔡慶國一指座上的陌生青年說：「這位朋友醉了，找兩個人扶他到客房去休息一下。記着，要好好侍候，如有簡慢，我要唯你是問。」

趙堂自然懂得他的意思，一歪頭，兩個彪形大漢立刻來到那位陌生青年的身邊，四隻鐵腕，兩隻搭上了他的肩頭，兩隻抄進了他的脅下。

這小子八成是吃過豹子胆，老虎心，滿面孔不在乎的神色，扭轉頭來咧嘴露出雪白整齊的牙齒，嘻嘻一笑：「不勞各位費神，我沒有醉。這位蔡兄恐怕倒眞的是醉了，你們快扶他到房裏去休息一下吧！」

趙堂可不敢再讓他在這裏信口胡扯，連忙向兩個大漢一擠眼。兩個大漢四臂齊動，猛往上一提。就在這個時候，那個陌生青年兩臂猛力向後一搗，肘彎處正好搗在兩個大漢的小腹上。

「哎哎喲！」兩個大漢低呼了一聲，各自捂住肚子，連退了好幾步，再也不敢往上衝了。

陌生青年旣沒有回頭，也沒有動一下，神態自如地端起一杯酒，煞有介事地凌空轉了一個圈：「來！乾杯，我說沒有醉就沒有醉。」

趙堂楞，蔡慶國怒，只有金鳳凰心中暗喜：這小子不但人長得帥，也眞够勁！

蔡慶國的右手往左脅下伸去，看樣子是想掏傢伙了。他老子可是個老江湖，知道對方是個狠手，連忙向蔡慶國和趙堂丢了一個眼色。

蔡慶國的手又從左脅下縮了回來，趙堂又忙着向隣座的手下發出暗號，立刻就有了幾十雙眼睛集中到那個陌生青年的身上。

蔡福元乾笑了一聲，這才開口說：「朋友！蔡某人看走眼了，原來是個有來頭的人物。酒也吃了，人也打了，該留個字號了吧！」

陌生青年的狂態突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副冷峻的神色，語氣也是冷冰冰地無感情：「你最好不要問。」

「那麼，朋友今晚爲何而來呢？」

「前來祝賀貴公司『滿十』之慶。」

「嘿嘿！那眞是不敢當。」蔡福元說着端起酒杯說道：「來！水酒一杯，聊表蔡某人的謝意。」

「噹！」的一聲响，兩人舉杯互碰，各自飲乾了。

蔡福元放下酒杯後，又笑着說：「朋友！蔡某人想說一句話，不管朋友是否接納，均請不要見怪！」蔡福元以這種口氣說話，倒還少見。

陌生青年却大模大樣地一擺頭：「說吧！」

蔡福元乾咳了兩聲，算是淸掃了喉嚨，然後說：「姓蔡的在江湖上混了不是一天，見過的好漢英雄也不少，像朋友這樣的人才眞是少之又少了。」

「你少捧好！」語氣森冷而無情。

一旁乾瞪眼的蔡慶國，不由怒火高張，要想發作，蔡福元連忙向他一瞪眼，復又接着說：「我說的是實話。不過，俗語說得好！好金砂要遇上好的煉金師，要進好的冶金爐。不然，永遠無法成爲光華燦爛的純金。」

「對這一門，我是外行。」

「嘿嘿！蔡氏船舶公司在塞城算不了什麼，可是像我們這樣財資雄厚的也並不多。如果朋友肯屈就，一定有你一展才華的機會。至於待遇……嘿嘿，就像朋友你方才講的那幾句話，不分你我，大家共享。」

陌生青年一翻眼，問道：「你要僱我？」

「不敢言僱，應該說是禮聘。」

陌生青年毫不猶疑地點頭說道：「可以。」

蔡福元料想不到竟會如此簡單，連忙伸出手來說道：「君子重在一諾，來！握一握手。」

「慢點！」叱聲有些令人發寒。

蔡福元的一隻手簡直縮不回去，嘿嘿笑道：「朋友又反悔了？」

「我說話作事是從不反悔的。」

「那麼……？」

「你的手伸得太快了。我並沒有答應什麼時候受僱於你。因爲現在我受人委托的事情還沒有了結，一臣不能事二主。」

「哈哈……」藉着這一聲訕笑，蔡福元的手縮了回去。「朋友眞是一個重信義的人。那件事多久可完？」

「也許很快，也許很慢，不過我作事情一向喜歡『快刀斬亂麻』，我下定決心在半個月之內要辦完這件事。」

「這就是英雄本色。」蔡福元阿諛地說，「我能幫幫你的忙嗎？」

「正需要你幫忙。」

「現在能告訴我，是什麼事嗎？」

「爲一個弱女子爭回她以前的產業。」

「哦！」蔡福元低呼一聲說，「數目大嗎？」

「不少。」

「奪產的人在塞城嗎？」

「在。」

「多久的事了？」

「十年前的事。」

蔡福元的臉色有些不對勁了，期期艾艾地問道：「你說的那……那個弱女子叫什麼名字？」

「方——素——君。」陌生青年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出來。然後問道：「蔡大爺認識她嗎？」

蔡福元並未回答他的話，反問道：「你接受這件委托，她付你多少代價？」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談不上代價。」

「你眞是個講義氣的人！」話聲中有調侃的意味。「不過，事隔十年，這筆賬恐怕很難算了。」

陌生青年自從收斂了狂態之後，面上就沒有出現過任何表情。此刻仍然是聲音冷漠地說：「我作事一向只准成功，不許失敗。」

「嘿嘿！你眞有信心。」

「蔡大爺願意助我一臂之力嗎？」

「當然。」蔡福元的目光盯在他臉上。「不過，我要先請教一下，朋友的尊姓大名。」

陌生青年一個字一個字鏘鏘有力地說：「呂——奇——。」

蔡氏父子莫不神情一楞，趙堂也呈現了茫然之色，他們在報上見過了有關呂奇的新聞，但他們却想不到呂奇會管這種閑事。

蔡福元怔神了一會，復又哈哈笑了起來。「眞是幸會，幸會！呂先生！我有個小小的建議。星洲的景色不壞，你該去遊覽一下。」說着一指座間的金娟，金玲。「帶着她倆，保證你艷福無邊。蔡某人再致送美金五萬元作旅途之需。」

「蔡大爺爲什麼要對我這樣好？」

「嘿嘿！青年人應當及時行樂。聽說你的槍法很好，但你也可能會遇上背後打黑槍的人，到那時想樂也樂不成了。」

呂奇眼睛一翻，冷冷地說：「你是在軟硬兼施，威迫利誘。對嗎？」

「嘿嘿！你自己考慮吧！」

「你找錯了人！」呂奇冷冷地說。

突然，蔡慶國拔出了手槍，槍管平擱在桌子上，對準了呂奇的胸膛。嚇得座上的金娟，金玲，金鳳凰，連連躲閃。

呂奇神色自若地冷冷問道：「蔡兄想當衆殺人嗎？」

蔡慶國冷笑一聲說：「我給你一個機會，快拔槍吧！報上宣揚你的槍法如神，我今天倒要見識見識。」

「很抱歉！我沒有帶槍。」

「那你就該老老實實地站起來，跟我走。」

「我本來就該站起來了，可是並不是一定跟你走。」

「姓呂的！在塞城殺一個人就像踩死一隻螞蟻，你要以爲我不敢，那你就估計錯誤了。」

呂奇以一種近乎嘲弄的口氣說：「一個人在外面闖，單靠一枝槍並沒有多大用處，還得要靠智慧，你以爲我一個人就敢冒險闖入龍潭虎穴嗎？」

蔡慶國沉叱道：「你少嚇唬人！就是千軍萬馬在，你總是頭一個死。」

「蔡兄！希望你聽淸楚我說的每一個字。市郊的蔡氏別墅中此時也在大開盛宴，整整有八桌女客。你的母親和你的妻子以及你的孩子也在座。女客中有兩個是我的人，她們帶着槍。這裏的客人當中有一個是我的朋友，他用一種無綫電機器和別墅中在保持連絡。我一遇難，你的母親，妻子，孩子，都不能倖免。三命換一命，看看誰合算。」

蔡慶國不由楞住了，蔡福元更是緊張地叫道：「慶國！放下槍。」

呂奇向蔡福元瞥了一眼，冷冷地說：「蔡大爺畢竟是老江湖，知道我沒有說假話。」

蔡福元一揮手說道：「姓呂的！你現在可以走了！」

呂奇點點頭站了起來，一把拉住了金鳳凰：「走！帶我到妳香閨去。妳是我平生中所遇到的最惹火的女人。」

金鳳凰有些怕，但是兩脚却不大聽話，聽任呂奇摟住她走出了大廳。

呂奇剛一離開，蔡福元立卽向趙堂耳語一陣。趙堂接着下達命令，頓見十幾個彪形大漢，紛紛離座而起，尾隨了出去。

硬漢妖姬

金鳳凰經營的高級妓寨——「鳳凰女子公寓」位於塞城的運河邊，是一幢三層洋樓。傍水而建，眺望帆影漁火，雖然佈下的是肉慾迷陣，却還有點佳趣。

金鳳凰以爲呂奇只是藉她作掩護脫離現場，想不到他竟然眞的跟着她來到了她的香閨，她的香閨設在二樓臨街的一間大套房中，寬敞的陽台和落地長窗，空氣非常流暢，室內陳設也很華麗。

進入房中關上門，呂奇將身子投進沙發裏，金鳳凰却將身子投進了他的懷裏，媚聲媚氣地說：「呂先生！你眞帥！」她一面說，一面將兩手也伸進了他的懷裏，這是她一貫用的調情手法。忽然她的手碰到一樣硬硬的東西，她不禁驚叫一聲：「呀！這是什麼？」

「槍。別亂動！」

「你方才不是說你沒有帶槍嗎？」

「別太相信我說的話。席間也沒有我的朋友，別墅中更沒有帶槍的女客，不過唬唬那對膿包父子而已。」

「哈哈！」金鳳凰嬌笑着，「你的胆子眞够大啊！」

「金鳳凰，妳願不願意帮我一個忙？」

「樂意爲你作任何事。」金鳳凰嬌媚地笑着說道。

「說出來的話可別反悔啊！」

「別看我是女人，說話一向算數。」

「好！去拉開窗簾……不！拉上紗簾就行了。」

金鳳凰連忙去拉上了紗簾，當她轉身要走回來時，呂奇却又叫道：「別動，就站在那兒。」

「幹什麼？」金鳳凰未免一楞。

「脫衣服。」呂奇一本正經地說。

「不行的。」金鳳凰忸怩起來了。「站在這兒脫衣服，豈不是被河邊的人看到了嗎？」

「沒關係，讓他們看。」

「不要吧！那多難爲情。」

「金鳳凰，」呂奇冷冷地說：「別忘了妳曾經答應過，願意爲我作任何事。反悔了嗎？」

「好！脫就脫，」金鳳凰像是賭氣般褫脫了外衣，只剩下了緊身的胸罩和短褲，氣呼呼地說：「需要脫個精光嗎？」

「好身裁！」呂奇瞇起了眼睛，一副頗爲欣賞的神情。「本來要妳脫個精光的，緊身衣褲隔着紗簾看上去像全裸的一樣，留在妳身上吧！」

「你這個人好像有毛病。」

呂奇沒有理她，選了一張唱片，放在唱盤上，立刻响起了一陣激動的樂聲。他提高了聲音說：「金鳳凰！看過脫衣艷舞嗎？就學那個樣子，拚命地扭動身體。」

「我沒有學過什麼艷舞啊！」

「隨便怎樣舞動都可以，動作越狂越好，只要不離開那個窗口。」呂奇掏出一張面額百元的美鈔，塞進了梳粧台的抽屜。「這是妳應得的代價。塞城最紅的脫衣舞孃表演一次也賺不了這樣多錢。」

「呂奇！」她嚷叫起來：「我不要你的錢，我只是因爲喜歡你，我才這樣聽你的話，你將錢拿回去。」

「很高興妳喜歡我。」呂奇冷冷地說。但他面上却沒有高興的笑容。「我希望妳一直聽我的話。繼續舞動，一直到這支曲子終止。然後很快地離開窗口，躲到床底下去。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不要出聲，也不要動。」

「你要幹什麼？」金鳳凰有些吃驚地問。

「不要問。」呂奇這時已經拔出了槍，冷冷地說：「妳要是違背了我說的話，槍彈就會在妳身上開洞。」

× × ×

在對着公寓的河岸邊，正有幾個鬼鬼祟祟的影子在喁喁細語：「他媽的！這小子眞會玩！那臭娘們被剝光了。」

「嗨！金鳳凰在跳脫衣服哩！」這幾個傢伙一個個心癢難煞，垂涎三尺。

突然，一輛轎車吱地一聲停在他們面前，車上跳下一個人來。來人是蔡慶國。他一下車，就開口低叫：「趙堂！趙堂！」

「少爺！」趙堂從暗處竄了出來。「我就在這裏。」

「人呢？」

趙堂朝對面明幌幌的陽台上一指，邪聲邪氣地說：「這小子不知死活，還在欣賞金鳳凰的脫衣舞哩！」

蔡慶國七分怒火加上三分妒火。使他狠狠地吐了口唾沫：「他媽的！金鳳凰也是個賤貨。」

「少爺！」趙堂問道：「別墅那邊怎麼樣？」

「他媽的！這小子虛張聲勢，我們上了他的當。七十多個女客中沒有一個人帶得有槍。」

趙堂諂媚地笑着說：「料不到這小子霉星未退，色星又起，竟敢往風流窩裏闖。這下子他可跑不掉啦！」

「白剛來了嗎？」

「來了。」接着，趙堂又往暗處一招手，低聲喊道：「白剛！過來！少爺有話吩咐。」

白剛是個五短身裁的人，行動很靈敏地來到蔡慶國的面前，垂手聽命。

「白剛！」蔡慶國說：「今晚看你的啦！」

「放心！跑不掉這小子的。」

「待會兒下手的時候，要是這小子和金鳳凰那騷娘們纏在一起時，可別顧忌，省得那騷娘們留在世上狐媚人。」

「看金鳳凰的運氣吧！」看樣子，白剛的心眼兒還不錯。

忽然，一個大漢叫了一聲：「燈熄了！」

「嗨！」趙堂瘦得露骨的肩頭聳了一下。「這小子到了牡丹花下等死啦！走！咱們進去。」

蔡慶國爭先逞勇，手一攔說：「你留在這裏聽我的號令，白剛，范五魁，你們兩個跟我來。」

「鳳凰女子公寓」雖然是一個高級娼妓大本營，但大部份都是在外面進行交易的。只有極少數的

熟客才能登堂入室。蔡慶國按了門鈴，守門大漢在電眼中看到是這位又狠又闊的豪客，那敢怠慢，慌忙開門相迎。

傭婦阿桃也迎了出去，笑哈哈地說：「蔡少爺！今天是那陣風將您吹來了。」

「別嚷！我來找老闆娘的。」

傭婦知道蔡慶國和她們老闆娘還沒有建立過交情，也就用不着耍障眼法。於是笑呵呵地說：「蔡少爺請廳裏坐，我去……」

「不用了，我自己上去吧！」

「少爺！」阿桃壓低了聲音：「她房裏有男朋友！」

「我知道，」蔡慶國不動聲色地笑着說：「那位客人是我拜把子弟兄，還是我介紹的哩！」

阿桃連忙讓開了路，笑呵呵地說：「原來這樣，那就請吧！」

蔡慶國又塞了一大把鈔票在她手裏，低聲說：「關照別人別上來打擾，咱們要偷偷地看看『西洋鏡』哩！」

「嘻嘻！蔡少爺眞會說話。」

這個時候，大部份的「貨色」都被召走了，而且又有不少人尙在蔡氏大厦的盛宴上，因此二樓上顯得闃無人聲。蔡慶國在上樓之前，先在樓梯拐角處，拉脫二樓的電源總開關。

蔡慶國雖未曾和金鳳凰訂交，但她那間房間却進去坐過，因此方位非常熟習，知道金鳳凰的房間是在長廊盡頭向左拐的第一間。

三人在上樓梯口停住，蔡慶國低聲問道：「白剛！『百合鑰匙』帶來了嗎？」

「帶來了。」

「去吧！這小子一定正在女人身上，保險沒有還手之力，要狠點！多幹他幾槍，務必要這小子喪命。」

「放心吧！少爺！」白剛身手矯捷地展開了行動。

蔡慶國盤算着，一兩分鐘就能聽到槍聲，雖然白剛的槍口上套着「滅聲器」仍然可以聽到子彈出口時的尖銳嘯聲。可是，五分鐘過去了，一點動靜也沒有。

怪！眞怪！

「怎麼回事？」蔡慶國喃喃自語地說。

范五魁接口說：「八成是看『妖精打架』迷昏了頭。」

「沒有燈怎麼看得見。」

「有路燈呀！」范五魁自作聰明地說：「再不然他就是先用槍柄將那小子敲昏，等他在金鳳凰身上混水摸魚摸够了，才開槍結束那小子。」

「白剛不會那樣混蛋吧？」

白剛在蔡氏班底中是一把好槍手，難免會遭到別人的嫉妒，范五魁是利用上了這個機會。「少爺！你平日和手下的人相處得少，不瞭解各人的性格，白剛是個見女人走不動路的色迷。」

「他媽的！」蔡慶國又吐出了口頭禪。「你去看看。」

范五魁也去了，可是五分鐘過去了，仍是沒有動靜。

蔡慶國不禁心頭發毛，看來這個最近在報上出風頭的傢伙眞有點不好對付，於是打算溜之大吉。

驀然……

「噗！噗！噗……」一連幾响，傳進了蔡慶國的耳鼓。

他不由興奮起來。這下可好了，呂奇變成了不足爲奇，任你遨遊五湖四海，却教你陰溝翻船，他打開電源開關，飛快地向長廊盡頭跑去。

一拐彎，就和一個人打了個照面，那不是白剛，也不是范五魁，那兩個膿包「乖乖」地躺在地上。和他照面的人是目光冷峻的呂奇。槍在他手上，槍口却對準了蔡慶國的胸膛，聲音冷漠地說：「進去！」

蔡慶國一見呂奇身上衣服穿得整整齊齊的，就知道上當了。可是，知道得已經太晚，只得乖乖地向金鳳凰的房中走去。

呂奇打開室內的電燈，向沙發上一指：「坐在那裏，希望你老實點。」然後又向床下叫道：「金鳳凰小姐！貴客到了，妳請出來吧！」

半裸的金鳳凰從床底下鑽出來，一見坐在沙發上的是蔡慶國，驚呼了一聲，慌忙抓起一條被單裹在身上。

「金鳳凰！過去將蔡兄身上的槍拿出來。」呂奇向她揮着手說。

金鳳凰雖有些害怕，却也樂於遵從他的命令。立刻走到蔡慶國身邊，將他的槍套解了下來。

呂奇又沉聲說：「蔡兄！在外面混的人要識時務。現在摟着金鳳凰到陽台上去，告訴你們的人，就說事情已經解決。你要在這裏過夜，那兩小子也要幫助處理善後，教你的嘍囉們先回去，表情愉快點，如果讓你的手下看出破綻，你就休想活命。金鳳凰！妳過去先拉開紗簾，注意，妳的人不要先露臉。」

金鳳凰照着做了，蔡慶國自然也不敢違抗。這個平日作威作福的惡少，遇上了扎手人物一點也沒有皮調。他摟着金鳳凰到陽台上，依照呂奇的吩咐向趙堂打了招呼。趙堂立刻帶着嘍囉們走了。

呂奇吩咐金鳳凰將窗拉上，接着又教她解下蔡慶國的領帶，將他兩手翦在背後綁在床欄上。

他親自檢查了一番，認爲確實牢固之後，才將走道中的兩個人拖了進來，如法泡製，用他的領帶反綁了他們的雙手，然後塞在床下。原來呂奇並沒有殺他們，只是敲昏了那兩個膿包。

一切都妥當了，他叫金鳳凰到浴室去，關上門，聲色俱厲地對她說：「金鳳凰！不管我是不是喜歡妳，可是妳說過喜歡我。妳要絕對服從我的所有命令。」

「我不是都聽從你的話了嗎？」

「好！穿好衣服下去告訴妳的人，不准任何人上來打擾。」

「嗯！還有嗎？」

「如果發現了不明身份的人在屋外徘徊，或者蔡家的手下進來了，一面設法阻止，一面儘快通知我。」

「好的，化裝台上有個音樂電鈴，那是我們平日對付警察人員的，只要你聽見音樂電鈴响，就要注意。」

「我記住了！妳換好衣服就下去。」

金鳳凰却一把拉住了他的領帶，狡猾地說：「今晚我幫了你不少忙，用什麼謝我？」

「妳已得到應得的代價。」呂奇又冷冷地說。

「你是指那一百元美金嗎？我可眞沒有看在眼裏。」

「錢是最適宜表現謝意的東西。」

「好！如果你認爲用錢就可以買到一切的話，我現在以一千元美鈔向你買一個熱吻。」

呂奇不禁楞住了，良久，他才搖搖頭說：「錢買不到我。」

「我也是一樣。」金鳳凰以牙還牙地說，「固然我過去是標價出售的，可是目前我已退休。塞城的大闊佬不少，恐怕還沒有誰能教我站在窗口扭股；更無人能够教我誠心誠意地幫他辦事。」

呂奇聳聳肩，以自嘲的語氣說：「看來這個竹槓是被妳敲定了。」

「當然。」金鳳凰語氣極爲肯定。「爲你，我已付出不少心力，足够資格獲得一吻的享受。」

「來吧！別嫌我太冷漠不够刺激就行了。」

金鳳凰的雙臂套上了他的頸頦，踮着脚凑上了紅唇。經過好幾分鐘後，金鳳凰才鬆開了他，雖然這個吻有些艱澀，她仍是感到心滿意足的，因爲她在此生中還沒有遇上一個她所喜歡的男人。

現在，她凝視着他，喃喃地問道：「呂奇！除了你在宴席上那恣意的狂笑之外，我沒有看見你眞正地笑過。爲什麼？」

「如果心裏不想笑，强在面上裝笑，那不如不笑。」

「你是一個怪人。可是我偏偏喜歡。」

「金鳳凰！妳在風塵中打過滾，怎麼還這樣天眞？」

「女人在墜入情網時是很天眞的。」

這句話乍聽之下似乎有些令人噁心，但是，呂奇聽說這句話時並沒有噁心的感覺，因爲他體會得出金鳳凰對他是眞情流露的。

× × ×

被呂奇一攪，蔡氏大厦的盛會比預定時間散得早，八點鐘不到，客人都已走光。接着，趙堂也領着人馬班師回朝了。蔡福元一見他回來，就連忙地問道：「怎麼樣了？」

趙堂諂媚地笑笑，低聲說：「解決了。」

「少爺呢？」

「他……他要在金鳳凰那兒過夜。」

「這小子！跟他老子一樣，見了女人走不動路。」蔡福元笑罵着，他似乎忘記了自己就是蔡慶國的「老子」。

「蔡爺！」趙堂貼近一步，壓着嗓門說：「你老人家太仁慈，當年就該將那臭娘們……」

「趙堂！」蔡福元沉下了臉。「我說過任何人都不准再提這件事，怎麼又提了？下次再提，當心我打爛你的嘴！」

「是！是！」趙堂一面彎腰，一面往後退。

就在這時，電話鈴响了。

「蔡爺！」趙堂連忙拿起了聽筒。「只怕是少爺打來的。」

「這小子！」蔡福元朝地上吐了口濃痰：「呸！就躺在那女人身上給他的老子打電話，簡直沒大沒小。」

「嘿嘿……」趙堂只是一味乾笑。

「哦……慶國！……甚……甚麼事？」

他兒子在電話裏說：「爸！你趕緊來一趟。」

「小子！今晚上我不回去怎麼行？」

「爸！不是我請你來作樂，我實在有事和你商量。」

「有事明天再說。」

「不行！很重要。」

「你先說說看。」

「電話裏不方便。」

蔡福元猶疑了一下，終於答應了：「好！我馬上就到。」

「爸！」蔡慶國在電話裏又鄭重地交待：「一個人來，也不要讓人知道你是上這兒來了。」

「怎麼回事?跟你老子賣什麼關子?」

「你來了就知道了。」

蔡福元放下話筒後，立即吩咐備車。

× × ×

由於兒子在電話裏的「命令」，蔡福元隔着一條街便下了車，然後改乘的士來到了「鳳凰女子公寓」。

一進門，金鳳凰就迎着他，戲謔地說：「蔡爺!今晚相演一齣『父子會』嗎?」

面對着許多女人，蔡福元得裝點身份，於是他緊繃着臉問道：「少爺呢?」

「在我房裏。」

「他在妳房裏，妳怎麼能閑着?」

「誰知道她爲什麼將我趕了出來。」

「噢!」蔡福元心想房裏有個死人，當然要趕妳出來了。不過他嘴裏却在說：「他大概是要先養養精神。」

「蔡爺!這大概是蔡家的祖傳秘方吧!」

蔡福元不再理她，一個人上了二樓，來到金鳳凰的房門口，伸手一推，門開了，但他只跨進一步，就楞住了。

他機警地想退出來，身後却又教人攔住。

「蔡爺!」攔住他的人正是他以爲已經死掉的呂奇。「既然那麼遠跑來了，就坐一會兒吧。」

蔡福元看看他兒子被綁在床欄上那副可憐相，立即傻了眼，乖乖地將肥胖的軀體投進了沙發。

呂奇在他對面坐下，燃起了一支烟，聲音冷漠地說：「蔡爺!你在塞城地頭上混得不錯，聽說也攢積了幾文。不過我姓呂的却不會眼紅。這次我來，既不想掀你的屋頂，也不想抽你的後腿。只不過是替人辦事……。」

蔡福元連忙接口說：「呂老弟，我答應過給你美金五萬元，如果嫌少，你只管開口，我姓蔡的只要拿得出，不還價。」

呂奇一揚手，半枝香烟不偏不倚地落進了烟灰缸。語氣森冷地說：「蔡爺!我姓呂的可不是流氓出身，也不是見錢眼開的人，你得弄清楚。」

蔡福元一見利誘不成，連忙轉圈說：「以呂老弟你的意思……?」

「姓呂的不曾在江湖上混過，自然不瞭解你們『五福』兄弟間的過節，恩怨，我不願過問。薛福成是你老大，他被警方追緝時射殺，你身爲小弟，不照顧寡嫂，那也只怪薛福成當初拜把子結兄弟的時候瞎了眼。可是，你侵吞了薛福成的遺產，如今薛福成的遺孀找上了我，那我就不能不管了。塞城是個無法無天的地方，我只有用流氓的手法來對付你。我姓呂的包收爛賬拿佣金，那樣會拿得心安理得一些。」呂奇這番話說軟不軟，說硬不硬。可是話中藏着的骨頭，却教蔡福元聽了蠻不是滋味。

遲疑良久，他才問道：「她怎麼說?」

「她要收回她的本錢，和這十年的利息。」

「多少?」

「美金一百萬元。」

「胡說!」蔡福元吼了起來。

呂奇眼睛一瞪。「你是說她?還是說我?」

「她……她胡說。」

「有憑有據，我也調查過，她一點都並沒有胡說。」

「我所有的財產也沒有那樣多錢。」

呂奇道：「蔡爺!眞人面前不說假。一百萬美金是方素君說的數目，我說你該給她二百萬美金才够公平。」

「甚麼?」若非蔡福元的身體太重，他一定會從沙發上跳起來。

「這十年來你撈進不少，你的大嫂子出本錢，難道她不該分一點紅利嗎?沒有她那筆錢，你混不到今天這種場面。」

「姓呂的!你抽幾成?」

「過去我沒幹過這種事，但也打聽過行市，一成半，應該很公道。」

「那是三十萬美金，我給你。」

「不行!」呂奇說得斬釘截鐵。

「加倍。只要你不再管這件事。」

呂奇連連搖頭說：「不行，不行!我從來不作欺人之事，更不想欺侮一個女人，同時，我喜歡拿心安理得的錢。」

蔡福元一發狠，冷笑一聲說：「姓呂的!這樣你會一分錢也要不到。」

「眞的嗎?」呂奇面上流露出可怖的獠色，「我有辦法讓你們父子手脚全斷，比死還受罪。」

「你仍然要不到一分錢。」

呂奇聳肩一聲冷哼：「那我倒要領教你們這對父子的狠勁!」說着，向蔡福元一步一步地逼近過去。

蔡福元雖然有股狠勁，但是面對面地看着呂奇那對像毒蛇般的目光，心頭也不禁發寒。

呂奇來到了他的面前，揚起了右手，只伸出一根食指，指在他的鼻尖上，聲冷如水地說：「二百萬美金不是一個小數目，我也不指望你今晚就能交欵。十五天的時間給你去籌欵，過一天一隻胳臂，斷腿。算上你的老婆，兒子，媳婦，孩子，你可以多拖二十天，不信你試試看。」呂奇說完之後，連自己也感到吃驚，他發覺自己的態度比一個眞資格

的流氓還要令人可怕。

蔡福元更是吃驚了，他不禁囁嚅着說：「呂老弟，讓我考慮……，」

「十五天的時間足够你考慮的了。」

「那麼，我可以……走了嗎?」

「請便!」呂奇一擺手。

蔡福元立即就要脚底抹油——開溜，呂奇又沉聲叫住他：「慢走!」

「還有……?」

「將你兒子帶走。」

蔡福元只想早點離開這個瘟神，所以也不敢提起蔡慶國。此時一聽呂奇的命令，連忙過去爲他兒子鬆綁。

等到蔡慶國鬆了下來，呂奇才走到他的面前，冷冷地說：「蔡兄!我給你十五天的時間，給我送十萬元美鈔，那是你方才欠我的，別忘記。」

蔡慶國傻了眼，半晌之後，才囁嚅地說：「那來的這……這筆賬?」

「哼!」呂奇鼻孔裏冒出一絲冷氣。「我不在乎你派人打我的黑槍。打到了，算我倒楣；打不到，讓我捉到，那就請拿十萬元美鈔來，聽說這是黑社會中槍手們公訂的價錢。如果不信，可以派你那位膿包槍手去打聽打聽。」

蔡慶國這才知道是怎麼回事，嘴上也不說什麼，唯唯否否地答應着，心想，早點離開了這小子再說。

呂奇一脚踢起了床上垂下來的被單，指指床下說：「將你的槍手帶回去，他們一點也沒有受傷，你儘管再派他們來，不過，你得再算計一下，你有多少個『十萬元』!」

蔡慶國也不理他，在床底下拖出了白剛和范五魁，爲他們鬆了綁，這兩個打手已經醒過來了。

范五魁一來想邀功，二來也想出剛才那一槍柄的怨氣，趁呂奇轉身之際，拔出七首向他背後刺去。動作快捷，顯示他是「薄葉子」的能手。

誰知呂奇背上好像長着眼睛，一側身范五魁七首從他的脅下穿過，揮臂一夾，范五魁一隻胳臂就像上了老虎鉗，一絲也動彈不得，叭噠一聲，七首落下了地，釘在地板上不住地顫幌。

白剛本也想來夾擊，此時一見呂奇的駭人身手，立即驚若寒蟬，一點也不敢妄動。

呂奇並不去難爲范五魁，輕輕地鬆開他，車轉身子對着蔡慶國說：「蔡兄!背後動刀五萬，你一共欠我十五萬美金了。」

蔡慶國看他制服范五魁的那一手就已經楞住了，不過，當着部下的面，也得充充場面，冷笑了一聲說：「記着吧!這筆賬總是要算的。」

「你可不能這樣的說，我只給了你十五天的限期。」

「那還有三百六十個小時。」

「行!你比你老子够種。可以走了。」當蔡家這四個人走到門口，呂奇又喊了聲：「等一下。」

他們也眞聽話，竟然都停下步子轉過身來。蔡慶國却抓住機會，奚落地說：「看樣子你也不是一個乾脆的人。」

「爲了要將話說清楚，只得痲煩點。」

「說吧!」蔡慶國神氣十足，因爲他知道現在呂奇不會將他怎樣。「希望你這次能將所有的話說完。」

「從今天起我要住在金鳳凰這裏等你們的消息，要想打黑槍，儘管派人來。可是不准找金鳳凰的痲煩，她是被我逼迫的，有賬找我算，別做小人去找個風塵中的女人。不然，我姓呂的可不答應。」

「還有嗎?」蔡慶國又問上一句。

「你們可以走了。」

蔡慶國狠狠地瞪了呂奇一眼，這才轉身而去。不過，他的步子比其他三個人跨得都大。四個人剛離開，金鳳凰就隨着一陣香風飄了進來。

「呂奇!你怎麼讓他們走了?」她嚷着問道。

呂奇似笑非笑地說：「妳一個人能接待五個男人嗎?」

「你這個人!」金鳳凰揑起粉拳在他胸前捶了一下。「人家跟你說正經話，蔡家父子不好惹啊!你以爲任何人都可以對他們耍狠嗎?」

「放心!他們不敢找妳的痲煩。」

「可是你呢?古話說得好，強龍難壓地頭蛇，他們人多勢衆，和警方又有勾結，鬥下去你準會吃虧的。」

呂奇毫不在乎說：「我從來不作吃虧的事。」

「呂奇!你不能太大意啊!」

「放心吧!」呂奇掩着嘴打了個呵欠。「該睡了。」

「在我這裏睡嗎?」金鳳凰有些受寵若驚的感覺。

「怎麼，妳不願意?」

「不但願意，而且還食宿免費。」

「對不起，我不喜歡被女人『養』。」

「這是什麼話?」……

「金鳳凰!咱們要將話說清楚，我只是借用妳的屋子，妳的床，妳得睡到別的屋子裏去。這個時候我還不想進入溫柔鄉。」

金鳳凰不禁楞住了，半晌才說：「你是存心要我坍台?」

「金鳳凰！照我的話去做，晚上門關緊點，有生人來通知我一下就行了。要尋歡樂，得等到我的事情辦妥之後。」

一條毒計

蔡氏大厦五樓的董事長室內正籠罩着一片愁雲慘霧，蔡福元肥胖的身軀在屋內幌來幌去不曾停過一下，蔡慶國一個勁地猛抽香烟，趙堂則翹起下頦不停地撫摸那幾根稀稀落落的山羊鬍子。

蔡福元停在他面前，大吼了一聲：「趙堂！別老是摸你那幾根鼠毛！你這個總管事的有什麼用？想了半天也沒有想出個好主意。」

趙堂陪着笑臉，慢吞吞地說：「這小子來勢洶洶，一定有了嚴密的佈置，我看還是小心從事，千萬不可鹵莽，萬一……」

蔡慶國霍地站了起來，怒氣冲冲地說：「他媽的盡是廢話！」

「少爺！這可不是廢話啊！」趙堂哭喪着臉。

「你少囉嗦！」蔡慶國轉過身子，面對着他老子說：「爸！我看還是派人到星洲去請魔鬼槍手唐天仇來對付他，了不起化幾個錢。」

蔡福元搖搖頭說道：「咱們的趙堂總管他不贊成。」

「爸！是你當家，還是他當家？」

趙堂立即插口說：「少爺！我趙堂好比是你們蔡家養了多年的一條老狗，絕對忠心，我說不行就不行。」

蔡慶國不由眼睛一瞪，咬着牙說：「好！你給我說個不行的理由來，不然，我就要打斷你這巡老狗的腿，拔掉你的狗牙！」

「少爺！你就是打斷我的狗腿，我仍然要說不行。」

「你能不能不說廢話！」

趙堂這才收了奴才像，一本正經地說：「這個名叫呂奇的人，雖然他自己說，從來沒有在外面混過，但我却不信。看他那種穩練的樣子，八成也是黑道上的老油子，萬一他和魔鬼槍手唐天仇有交情，那豈不……。」

「那麼，就不可能去請別人嗎？」父子倆同聲說。

「嘿嘿！」趙堂乾笑着。「請別人何必上星洲，塞城就有不少，白剛還算壞嗎？不管用嗎？」

蔡慶國楞了一陣，才說：「到日本去請槍手好了。」

趙堂一面搖頭，一面說：「天下都是一樣。差勁的槍手不管用，好槍手不亂接差事，而且他們絕對不肯打黑槍。」

「那你說怎麼辦？」蔡慶國雙手叉腰，一副兇神惡煞像。

「慢慢想呀！」趙堂不慌不忙地說。

「你若是想上一個月，你的狗腿沒有斷，而你主人一家人的胳臂，腿，全都斷光了。」蔡慶國吼叫起來。

「別急，別急！慢慢想！」趙堂自言自語地，突然大叫一聲：「嗨！有了。」

蔡福元忙問道：「甚麼好主意。」

趙堂滿臉詭譎的神色，向兩人招招手說：「附耳過來。」

蔡慶國不耐煩地說：「何必這樣鬼鬼祟祟。」

「嘿嘿！須防隔牆有耳啊！」

「見你媽的鬼！」

趙堂附在兩人耳根上低語了一陣，蔡福元猶疑地問道：「行得通嗎？」

「十拿九穩。」趙堂頗有信心地說。

蔡慶國不屑地說：「那小子訂得有價錢。打黑槍十萬美金，背後動刀五萬。你這個主意不知是多少。反正出了紕漏你負責。」

「少爺請放心！」趙堂瞇着眼說：「我趙堂只長骨頭不長肉，就是因爲心眼太多。嘿嘿！那小子一定逃不過我的算計。」

「好！」蔡福元拍拍他的肩頭說：「快些進行吧！」

趙堂連連彎腰說：「連夜進行，連夜進行！」

×　×　×

子夜時分。

塞城最有名氣的寶宮大酒店來了一個單身男客，在侍者的引領下來到四樓，要了一個豪華套房。

這個男客其貌不揚，但是那一身西服却很講究，而且又沒有帶行李，侍者一眼就看出來是個尋芳客。塞城就是這樣一副調調兒，任何高級旅館與妓寨都有連絡。

「先生！」侍者咬着客人的耳朵。「要個小姐來陪陪您嗎？」

「不要小姐誰上你這兒來睡覺？」

侍者陪着笑臉，連忙彎腰：「是！是！先生是要外國婆娘？還是……？」

「我要叫個鳳凰班的。」

「嘿嘿！原來先生是個識途老馬。」

「甚麼？」客人一瞪眼。「你說我像是一匹馬嗎？」

「不！不！你誤會了。識途老馬是一句古話，就是說你是一個老內行，老資格，老……」

「好了，好了！不老也被你說老了。」

「嘿嘿！先生要叫誰？」

「金蘭！」

「金蘭？」侍者裝着吃驚的樣子。「你這位先生的眼光眞好啊！誰不知道金蘭的身裁好，功夫到家。嘿嘿！……」

「你試過了？」

「我那有這種福氣，金蘭那種姑娘只有像先生這種人才配。」

「少囉嗦！快打電話去。」

侍者並沒有卽刻離去，支吾着說：「不過……萬一……」

「你怎麼盡說廢話。」

「先生！我說，萬一金蘭她已經不在……？」

「鳳凰班的姑娘不到一點鐘是不會出局陪宿的，快打電話去吧！明天早上我有重賞。」

「多謝！多謝！」侍者道謝一番，彎腰退了出去。

十分鐘後，金蘭被侍者帶進了房裏。

那位客人却背着臉說：「金蘭小姐請過來！」侍者識趣地掩上房門走了。

金蘭聽聲音好熟，一面走過去，一面說：「是那一位貴客呀？……嗨！是趙大爺嘛！」

一點也不錯，這位男客正是蔡家的總管事——一身乾骨頭的趙堂。

金蘭是個重磅炸彈，雖有意獻媚撒嬌，可不敢往趙堂的腿上坐，恐怕壓斷他的骨頭，只是笑瞇瞇地挨在他的身傍坐了下來。

趙棠那隻猥褻的手在她酥胸掃了一下，笑瞇瞇地說：「怎麼忘了大爺啦！」

金蘭嬌笑連連，媚聲媚氣地說：「做夢還想你哩！」

她的話固然是在灌迷湯，却也有幾分眞，像趙堂這種客人壓在身上不會有條棉被重，可說毫不費勁，而且又捨得花錢。萬一被別人欺侮，她只要在他耳邊嗲兩聲，趙堂就會派人爲她出氣。

不管是眞是假，這話聽在趙堂耳裏，總會令他舒服。於是一把摟緊了她，山羊鬍子在她項間刷了一陣，然後說：「金蘭！妳愈來愈豐滿，我却愈來愈瘦了。」

「趙爺！你是忙人，太操勞了呀！」

趙堂搖搖頭說：「不是這個原因。」

「是什麼道理呢？」

「我身上的元氣被妳吸光了。」

金蘭撒嬌地揑着粉拳捶他：「大爺，寃枉人啦！你一個月找我不過三趟，你……」

「妳知道妳多狠嗎？一次就要我補半年啦！」

「好！」一堆肥肉壓到一堆乾骨頭上。「你既然這樣說，我就不客氣了，我今晚要榨乾你。要你去補三年。」

「好啦！好啦！」趙堂推開她。「我們說點正經的。」

金蘭有些意外，楞楞地望着他。心想：趙堂會有什麼正經的事呢？

「趙大爺！你今天有些怪，」她喃喃地說：「不先通知一聲，反而要到酒店來召喚，到底是怎麼回事？」

「今天不同，我有正經事找妳。」

金蘭有些不自在了，她不在乎趙堂出什麼花樣玩她，提起正經事，那八成不會有什麼好事。

趙堂很快地提到正事，不過他先不談到問題的中心，只是以隨便的表情，不着邊際地問道：「金蘭！妳多大啦！」

「我也用瞞你，二十五歲了。」

「妳也不想找個歸宿？」

金蘭心頭一怔，心想：原來他在動歪腦筋，連忙嬌笑着說：「大爺！你肯討我嗎？」

「金蘭！妳知道我兒女一大堆，那像話嗎？」

金蘭撒嬌地噘着嘴說：「那你又何必提起這件事情呢？」

「我關心妳呀！」

「謝謝大爺！」

趙堂正了正身子，一本正經地說：「金蘭！妳準備幹到什麼時候才收山？」

「等到人老珠黃，沒人要的時候。」

「妳想在花國裏面發財嗎？」

金蘭嘆了一口氣說：「唉！大爺不知道我的苦，看起來我很紅，撈進不少。其實，開銷也大，家裏一大家人，不虧就不錯了。」

「金蘭！妳該過兩天淸靜日子，慢慢找個牢靠的男人，這樣下去，我太替妳可惜了。」

金蘭不由楞住了。怎麼回事？趙堂竟然說出這番話？她嘴上敷衍着說：「談何容易啊！大爺！我一天不幹，家裏就要挨餓。」

「生活費可以想辦法。」

「大爺要幫忙嗎？」

「我可不敢充闊，有人願意送妳一筆錢。」

「誰？」

「蔡爺！」

「他？」金蘭瞪着兩隻大眼，久久也說不出話來。

「金蘭！難道妳忘了？當初妳到鳳凰班的時候，蔡爺是妳頭一個客人，他倒是很念舊的。」



呂奇一倒身，讓范五魁的匕首從脇下穿過，手臂一緊，把范五魁的手牢牢夾住。

「頭一個和蔡爺好的姑娘可多了，難道每個人都送一筆錢？」

「妳當然不同啊！」趙堂說着，乾咳了兩聲，端正了一下身子，問道：「要多少錢才能够安頓妳的生活？」

金蘭一時不知道怎樣回答，想了想才說：「做個小本生意，也得萬把塊錢資本。」

趙堂伸出一隻手搖了搖說：「五千元美金够了吧？」

「蔡爺要給我那麼多？」金蘭瞪大了眼睛。「合本地錢好幾萬哩！」

無怪乎金蘭吃驚，她的身價雖然很高，夜度資不過本地鈔票一百二十元，旅館侍者扣去二十，回去還要給金鳳凰三十，除去車錢，只能淨落六十六元。即使一個錢不用，想積蓄幾萬元也要接待將近一千個男人才行。

趙堂從口袋裏拿出一疊五十元面額的美鈔，往金蘭懷裏一塞，一本正經地說：「妳以為是假的嗎？錢都帶來了。」

那一疊鈔票的確使她眼花撩亂，不過三年來的皮肉生涯已使她老練不少，知道這筆錢不是白拿的，她必定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因此，她試探地說：「大爺，無功不受祿，這一筆鉅欵……」

趙堂的笑聲打斷了她的話：「哈哈哈……妳眞聰明，蔡爺要托妳一件事。」

「噢！」她吃驚了。蔡爺要人辦事還要花錢，而且話又說得如此客氣，這事一定不簡單。

趙堂拍拍她的肩頭說：「別緊張！事情簡單得很。」

「甚麼事？」

趙堂拉拉她的身子，在她耳朵邊上輕聲細語起來。

而金蘭却愈聽愈不安，面色變得蒼白，身體也逐漸發抖。

趙堂說完後，又追問一句說：「金蘭，你聽清楚了嗎？」

「大爺！」她聲音哆嗦地說：「我……恐怕辦……辦不好……誤了蔡爺的事。」

「這有什麼辦不好？簡直輕而易舉。」

「大爺！」她將那疊美鈔塞還他。「求求你，去找別人吧！鳳凰班的姐妹很多。」

趙堂倏地沉下臉來，將鈔票往她身上一摔，冷冷地說：「金蘭！這件事妳已知道了，怎麼能再去找別人？」

「大爺！我發誓不說出去就是了。」

「金蘭！妳不要不識抬舉！」

「大爺！我求求你……」金蘭已聲淚俱下了。

趙堂又掏出一個小紙包放在茶几上，冷冷地說：「東西交給你，辦不辦是妳的事，蔡爺已經派人到澳門守住妳的家人，可以說是保護他們。如果妳沒有辦好事情而又走漏風聲的話，那妳一家人就活不成了。話我已交待過了，妳看着辦吧！」

「啊——」金蘭不由吸了口涼氣。

趙堂站起來一面脫衣服，一面說：「我在賬房上登記了一個假的名字，明天回去不要說是陪我過夜。」

辣手摧花

呂奇睡在浴缸裏，那眞是一個美妙的「床」。

金鳳凰叫醒了他，嗲聲嗲氣地說：「你這個人！有床不睡睡浴缸，存心找罪受。」

「幾點了？」他翻翻眼問道。

「十點。你不是說這個時候叫醒你嗎？」

呂奇坐了起來，突然，他訝然地問道：「妳是怎麼進來的？」

金鳳凰笑瞇瞇地說：「我是這裏的主人，難道沒有浴室門的鑰匙嗎？」

呂奇聳聳肩頭說：「幸虧蔡家父子沒有買通妳來打我的黑槍，不然我早就沒有命了。」

「呂奇！」她眞像一個柔順，賢慧的妻子一般對待他：「趕快洗臉，讓我吩咐，給你賫一碗蓮子茶……」

「慢點！我想問問昨晚多少錢？」

「什麼？」金鳳凰瞪大了眼睛。

「夜度資。」呂奇冷冷地說。

「你又沒有和我上……」

「也該照付。」

金鳳凰氣呼呼地說：「別將我看成妓女，也別將你看成嫖客，我這間屋子和這張床還沒有做過買賣接過客人。」

呂奇不理她，一本正經地拿出皮包問道：「多少錢？」

「我不會白收。」

「我說過了，我不喜歡被女人『養』。」

「你沒有碰我呀！」

「碰不碰都是一樣，女人最值錢的就是青春，我佔有了妳的時間，就該對妳補償。」

金鳳凰發覺自己說不過他，只得嘆了口氣：「唉——你一定要付，就付一塊錢好了。」

「我不想佔便宜，妳最少值美金一百元。」說着，抽出一張百元大票放在茶几上。

「呂奇！塞城最紅的女人也不過五十元，你將我估價過高了。」

「我認為值得。」

「這眞使我特別高興，我該吩咐人給你弄早點了。」

十分鐘後，呂奇已經盥洗完畢。走出浴間時，金鳳凰正好捧着熱氣騰騰的蓮子茶進來，盤子裏還有幾碟粵式點心。

「怎麼？還要妳親自下手？」

「我在門口接過來的，」金鳳凰笑着說：「萬一傭人被蔡家收買要打你黑槍，那可就麻煩了。」

「金鳳凰！」呂奇皺了一下眉頭。「妳說這種話，萬一傳到蔡家父子耳裏，妳就惹禍了。」

「有你在，我怕什麼？」

「我不會永遠留在塞城。」

「你走的時候帶我走。」

呂奇楞了一下，方說：「金鳳凰！妳可知道我為什麼討厭和女人打交道嗎？」

「因為女人的熱情能熔化你。」

「不！」他搖搖頭。「是因為女人最會纏。」

「那你可倒楣了，我是纏男人的能手。」

呂奇瞥了她一眼，冷冷地說：「妳是纏不住我的。」

「你這樣有把握？」

「當然，我付過錢了。而且又沒有碰過妳。」

金鳳凰恨得直咬牙。不過，看慣了搖尾乞憐，大獻慇懃的男人，這副冷冰冰的面孔倒是很逗她喜歡的。因此，她無所謂地笑笑說：「反正早就知道你不會將我們這種女人看在眼裏。趁熱吃吧！我要去洗個澡，等會兒再陪你。」

說完後，放下食盤，去了浴室。

呂奇也委實餓了，自昨晚在蔡家的宴席上吃了

一點食物之外，到現在已經過了十幾個小時，還沒有正正經經地吃過東西。

他先往嘴裏塞進了一隻燒賣，然後端起了蓮子茶。因爲嘴裏的食物還沒有嚥下，所以端在面前的的蓮子茶就已往嘴邊送。忽然，他的眉頭皺了起來；因爲他發現蓮子茶有些發黑。

有了這一發現，連帶嘴裏嚼着的食物也吐進了痰盂。不怪他動疑，因金鳳凰的熱情好像過份了一點。

他拿過上衣，取出了鑰匙鍊。那根銀質的鍊子在蓮子茶裏放過之後，竟然變了黑色。

有毒！

呂奇暗道一聲僥倖，黑社會中無處不是陷阱，除了黑槍可以致命之外，熱情同樣可以置人於死地。他不動聲色地將蓮子茶放回食物盤中。

過了十分鐘，金凰鳳笑意吟吟地浴罷出來。見呂奇並未動用食物，不由一楞，忙問道：「怎麼還不吃？你喜歡吃冷的嗎？」

呂奇從神色上觀察，金鳳凰似乎不是下毒者。因此，心頭的恨意消失了一些，不動聲色地問道：「妳不吃嗎？」

「吃甜食容易發胖！」她嬌媚地伸伸舌頭。「這是作女人的苦處，尤其到了二十五、六的年齡，更要當心。」

呂奇端起了蓮子茶說：「來！妳喝一半。」

「奇怪！」她嫵媚地笑着，在他身邊坐下。「又不是共喝交杯酒，爲什麼要你喝一半，我又喝一半。」

「不要問理由，喝一半。」

金鳳凰突然明白了，笑了笑說：「原來你是怕我在茶裏下毒，好！我喝一半。」

呂奇一直在觀察她的神色，當她毫不猶豫地要去喝蓮子茶時，他又抽手將茶碗移開，冷冷地喝道：「金鳳凰！妳想死嗎？」

金鳳凰不禁楞住了，期期艾艾地問道：「呂奇！你……是什麼意思？」

「看看蓮子茶的顏色是否有些不對？」

金鳳凰仔細看了一陣，點點頭說：「嗯！有些發黑。」

「再看，」呂奇將銀鍊浸入茶裏，然後又提起來。「這條鍊子是銀子的，現在變黑了。」

金鳳凰不由失聲驚叫：「茶裏有毒？」

「一點也沒有錯，裏面有砒霜。不過，下毒的人很外行，砒霜雖然無色無味的，但是只能下在酒裏，或者有色的飲料裏。蓮子茶原來是白的，砒霜遇上糖就會發黑，被我發覺了。」

金鳳凰遲疑地問道：「呂奇！你懷疑我嗎？」

「方才我確實懷疑妳，現在我相信不是妳下的藥毒。」

「那是誰呢？」她喃喃自問。

「金鳳凰！去叫厨娘進來將食品收走，千萬不要動聲色，讓我來問她。」

金鳳凰點點頭出房去了，一分鐘後帶了一個身裁臃腫的婦人進來。

呂奇給了她五元美鈔，語氣溫和地說：「這個賞妳，不過下次蓮子茶裏少放點糖。」

「噢！」婦人笑着說：「我現在再去給你多煑一碗。」

「妳嚐嚐看，也許是我的舌頭變了味。」

那婦人毫不猶疑地端起蓮子茶就要往嘴邊送，呂奇看神色也知道下毒的不是她，連忙從她手裏奪下茶碗。問道：「是妳親自做的嗎？」

婦人誠惶誠恐地說：「是……是的。」

「一定有人在和妳開玩笑，趁妳不注意的時候，偸放了糖，在妳煑茶的時候，有誰去過厨房？」

婦人想了一想說：「蘭姑娘去過，不過，她不會和我鬧着玩的。」

呂奇連忙向金鳳凰遞了個眼色，金鳳凰懂得他的意思，連忙向那婦人說：「阿桃！妳說起金蘭我倒想起來正好有事找她，妳去找她來一趟吧！」

「是！是！」阿桃退了出去。

過了一陣，阿桃又回來說：「老闆娘，蘭姑娘半個小時前提着皮包走了，說要回家去看看，下午就回來。」

金凰凰楞住了，呂奇却將那杯蓮子茶倒進了痰盂。

阿桃將食盤收走後，金鳳凰低聲說：「一定是她。」

「那還用說。」

「就這樣放過她？」

呂奇嘆息着搖搖頭說：「我有些替她担心。」

「替她担什麼心？」

「不管她事成事敗，出錢的人都不會放過她，這叫殺人滅口。這個女人太傻了。」

正說之間，阿桃又匆匆忙忙地跑上來，氣急敗壞地說：「老闆娘！不好了！蘭姑娘方才被一輛電單車撞死了。」

「妳怎麼知道？」

「警察來了，他們請妳下樓去哩！」

二十分鐘後，金鳳凰才又上樓來。

「果然是金蘭。」她一進門就說。

呂奇平靜地問道：「妳又有什麼新的發現？」

「她的皮包內有五千元美金。」

「唔！撞死她的那輛電單車呢？」

「逃走了。據目擊的說，那車子沒有牌照。」

「姓蔡的眞狠，這是有計劃的謀殺。」

金鳳凰有些激動地說：「呂奇！你能提得出證據嗎？我們可以向警方檢舉。」

呂奇冷冷地說：「在無法無天的塞城，信任自己的法律必較可靠一些。」

「你？你想怎樣？」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金鳳凰深怕他要去殺人，連忙又轉變口氣說：「算了吧！金蘭貪財，死了也是活該。」

「我並不想爲金蘭復仇，可是他們敎她來謀害我，雖然沒有得手，我也不會輕易放過，一定要找出元兇來。」

金鳳凰雙眉連蹙，不安地說：「金蘭已經死了，死無對證，你有什麼辦法？」

「我問妳，金蘭昨晚到那間酒店去陪宿？」

「我已問過了，是到寶宮大酒店。」

「是酒店來叫的嗎？」

「是的，昨晚上十二點半來的電話。」

「行了。」呂奇站起來穿衣服。「金鳳凰！輕鬆一點，像往日一樣，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才不緊張哩！我只是有點爲你担心。」

「爲我担什麼心？」

「我怕你遭了他們的毒手。」

「放心！我有九條命，想殺我不太容易哩！」

「九條命是貓。」

「幸而我不是一頭饞貓。」

「難怪你的貓爪不動我這條魚了，什麼時候回來？」

「不一定。」

「到底回不回來？」

「不死就會回來。」

「不要說這些不吉利的話。」

呂奇回過身來，拍拍她的面頰說：「聰明的女人不該對一個流浪漢鍾情，妳也該聰明一點。告訴妳，我現在離開後，姓蔡的恐怕會派人來找妳，他要妳做什麼，妳假意答應他，回來再告訴我。妳向他們表示，因爲怕我殺妳，才對我這樣好的。」

金鳳凰投進他的懷裏，勾着他的頸項，媚笑着說：「呂奇！你怎麼這樣相信我？」

「因爲我知道妳對我還不錯。」

「何以見得？」

「因爲妳隨時希望我碰妳。」

金鳳凰咯咯嬌笑起來：「你眞像是個研究女人的專家哩！」

× × ×

蔡慶國暴跳如雷，破口大罵：「他媽的，趙堂！白丟了五千美金，還惹出來個痲煩，這是你出的好主意，你眞是一條可惡的老狗！」

趙堂這時連笑臉也陪不出來了，愁眉苦臉地說：「少爺息怒，我這條老狗確實沒有想到，姓呂的那個小子竟然那樣精明，沒有喝下那碗蓮子茶。」

「你他媽的混蛋加三級。」慶國又駡了一句。

「好啦！好啦！」蔡福元出面打圓場，一方面他不喜歡吵吵鬧鬧的聲音，二方面他也不願意讓趙堂太難堪，因爲趙堂多年來也爲他獻過不少妙計。他向他兒子揮揮手：「慶國！別駡得太難堪，趙堂也不是故意的。」

被他老子拿話一壓，蔡慶國的神色緩和了一些。但是還忘不了雙手一叉腰，狠狠地盯了趙堂一眼：「他媽的！眞氣人！」

「氣有什麼用！」蔡福元倒不十分焦急，顯得安詳地說：「定下心來想想辦法才是正理。」

「不用想什麼辦法了，」蔡慶國說：「我已派白剛到星洲去了，决心請魔鬼槍手唐天仇來。」

「你怎麼也不問我？」蔡福元不禁感到意外。

「告訴你又怕你反對。」

「趙堂！」蔡福元凡事都要和他的總管事商量，這是多年來的習慣。「你認爲妥當嗎？」

「爸！」蔡慶國怒氣冲冲地說：「你怎麼老是問？他已經老啦，只能吃閒飯，不能管事啦！」

趙堂乾笑着說：「少爺！打架要靠年輕力壯，算計却要靠經驗閱歷。不怪我趙堂說直話，你這個計劃不太妥當。」

「說！甚麼地方不妥當？」

「白剛自封是塞城的第一槍手，其實和人家比起來他不够資格給人擦槍，派他去請唐天仇不成敬意。碰了釘子還算是客氣的，白剛如果不識趣，可能還會吃點虧。這是第一個不妥當。」

「嘿嘿！你的理由眞多。第二呢？」

趙堂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地說：「姓呂的那小子絕非沒有來頭的人，白剛這一去，風聲很快就會傳開。一通電話，就會傳進姓呂的耳中。這反而是打草使蛇驚，撥浪促魚遁，此乃第二不妥是也。」

「唔！還有第三個不妥嗎？」

「嘿嘿！」趙堂乾凈笑了一聲。「萬一那姓唐的和姓呂的有連絡，跟你蔡少爺來個陽奉陰違，鈔票照拿，到時却有兩根神槍對付我們，那不但是不妥，簡直就是大不妙了。」

蔡福元不禁緊張揷口問道：「眞會那樣嗎？」

蔡慶國搶着回答說：「別聽他的鬼話，唐天仇是南洋一帶掛了牌的職業槍手。他說過一句話，只

要出得起錢，就是要他殺自己的老子娘，他也照殺不誤。不然，別人也不會送他那個魔鬼槍手的綽號了。」趙堂接口說：「少爺知道得不少，不過，有一點你也許沒有弄清楚，他願拿錢殺他老子娘，是因爲他老子娘不會還手，殺了以後他還可以享受那筆錢。你現在敎他去殺呂奇，那就不一樣了。因爲對方也是一名神槍手，他未必能够活着回來揮霍你給他的那筆錢呀！」

蔡慶國被駁斥得說不出話來，半晌，才啐了一口說：「他媽的！你是專門要嘴皮子的，算我說不過你。等到唐天仇請來了，看我摑你耳光。」

趙堂嬉皮笑臉地說：「只要唐天仇眞的答應幹掉呂奇，也眞的幹掉了，我情願被你敲落滿嘴的狗牙。」說到這裏，電話鈴響了，蔡慶國逞能地拿起了話筒。聽了一陣，他又放下了話筒說：「那小子離開了『鳳凰女子公寓』。」

趙堂猛一拍掌說：「對了！打電話找金鳳凰那娘們來。」

「算了！」蔡慶國一揮手說：「這騷貨八成已被那小子迷住了，找她來訓訓她還差不多。」

蔡福元忙叱道：「慶國！你忘記姓呂的向我們打的招呼了？」

蔡慶國冷哼了一聲說：「他媽的！那小子總有一天要死的。」

「那就等他死了再找金鳳凰吧！」

趙堂却笑呵呵地說：「蔡爺！少爺！你們二位又都看錯了。」

蔡慶國不由怒火高張，大罵道：「他媽的！你今天怎麼老是唱反調？」

趙堂彷彿天生賤骨頭，愈罵愈舒服，笑得也更得意：「嘿嘿！少爺請息怒，聽我慢慢道來。金鳳凰出身風塵，見多識廣，說什也不會被一個毛頭小伙子迷倒，再說，她是個精明的女人，應該懂得姓呂那小子即使不死，也不能在塞城躭一輩子。爲了那小子得罪你們二位，她合算嗎？一定是被姓呂的逼迫了才裝笑臉的。」

蔡福元也附合着說：「我想金鳳凰這精明的女人決不會作傻事。」

「就算她不帮姓呂的吧！」蔡慶國轉個口氣說：「她又能爲我們做些什麼？難道再敎她去下砒霜嗎？」

趙堂靦覥地說：「少爺！別再提起那件事了。我們找金鳳凰來，先探探她的口氣，最少她能給我們漏漏消息。」

「你以爲姓呂的會將眞消息告訴她？」蔡慶國不屑地說。

趙堂嘿嘿一陣乾笑，目光中透出詭譎的神色，壓低了聲音說：「套句新名辭，這叫『反間計』，我們故意頻頻和金鳳凰接觸，然後告訴她一個假消息。那小子一定會注意到，絕對會向金鳳凰拷問，結果她定會將消息漏出去，那小子就中計了。」

蔡慶國不再發火了，聳肩笑着說：「趙堂！你放了半天屁，只有這個屁是香的。」

「嘿嘿！少爺的鼻子眞靈！簡直就是警犬訓練班畢業的嘛！」

趙堂拐彎抹角的罵蔡慶國，那個草包竟然聽不懂，反而笑呵呵地說：「他媽的！你少捧我。」

驀然，電話鈴再次響了起來。

蔡慶國起身接聽，然後將話筒往趙堂面前一遞：「你的電話，是個女人。」

「女人？」趙堂接過話筒，喃喃地說：「我的老相好已被范五魁用電單車撞死了呀……喂……」

電話裏不知說了些什麼，趙堂的聲音突然緊張了起來：「眞的？……好！我馬上來，馬上來！」

他那裏剛放好電話筒，父子倆立刻問道：「甚麼事？」

「這個女人說，有機密消息告訴我。」

蔡福元猜疑地說：「該不會是呂奇弄詭吧？」

「我去看看就行了，反正我趙堂這幾根老骨頭不值錢。別忘了給金鳳凰打電話，叫她來一趟。」

細說恩怨

趙堂來到了市郊的賽馬場，東張西望地找尋一個穿銀紅色洋裝，戴茶色眼鏡，手裏拿着一份報紙的女人；目標沒有發現，肩頭上倒讓寬大的手掌拍了一下，他施施然回過身來，突然像小鬼見閻王似地嚇出了一身冷汗，上下兩排牙齒說什麼也闔不攏來。原來拍他肩頭的人正是呂奇。

「總管事！」呂奇的聲音讓人聽起來就好像置身於冰天雪地裏一樣冷得發抖。「跟誰約會？」

「沒……沒……沒有。」

「是不是一個穿銀紅色洋裝的女人？」

趙堂的心臟像是通了電，猛地一廊，難道這小子要的花樣，立刻就想脚底抹油——開溜。

呂奇的鐵腕飛快地搭上了他的肩頭。聲音像是從冰窟裏蹦出來那樣陰寒：「趙堂！別動。」

「你……你有什麼吩咐？」

「你們謀害金蘭，那可不關我的事，不過，你敎她在蓮子茶裏放砒霜想毒害我，我可要問問。」

「沒……沒有這回事。」趙堂推個一乾二淨。

「別賴！昨晚你們忙得屁滾尿流，你竟然有心情上寶宮大酒店召金蘭陪宿，你以爲我不知道？」

趙堂知道抵賴不掉，又連忙改口說：「我只是奴才，完全要聽主人的吩咐。那是蔡爺的主意，不干我趙堂的事。請呂先生萬勿誤會。」

「趙堂！誰不知道你是蔡家的總管事？專門給姓蔡的出鬼主意，這筆賬少不得要算在你頭上。」

「呂先生！請高抬貴手……」他差一點要跪下了地，只因肩膀被呂奇提在手裏跪不下去。雖未老淚縱橫，却已流出了鼻涕。

呂奇冷叱了一聲：「少囉嗦！要想沒事拿錢來。打黑槍美金十萬，背後動刀美金五萬，暗中下毒可說既陰狠又卑鄙，價錢要貴點。拿二十萬元美金出來，我就饒你一條狗命，不然，嘿嘿……」

「我那有那……許多錢？」

「那你只有死路一條。」

「饒命！饒命！」

「好！要想活命，你得依我一件事。」

趙堂忙答應說：「一百件事我都依你。」

「別答應得太快，這邊來。」呂奇就像老鷹抓小鷄一般將趙堂提到跑馬場一個角落裏，將他肩頭一按，趙堂乖乖地坐上了草地。

「呂先生！有……有什麼事情請儘管吩咐。」

「我要問你一件事情。如果你回答得令我滿意，就饒你一命；否則，你仍然是死路一條。」

「我知道的一定說。」

「在東南亞一帶很有名氣的『五福』兄弟的老大薛福成是怎麼死的？」

「被警方追緝打死的呀！」

「我知道，是誰出賣了他？」

「這……」趙堂搖了搖頭。「我不知道。」

「我看你是想死。」

「眞……的不知道。」

呂奇的一隻手揑住了趙堂的頸子，沉聲說：「如果你再說一聲不知道，馬上就扼死你。」

「請放手！請放手！」

「快說！」呂奇鬆開了手，但是手並沒有離開趙堂的頸子，一翻掌就可以揑死他的樣子。

趙堂用力幌了幌頸項，這才期期艾艾地說：「內情實在不淸楚，不過……不過，我也有些懷疑是有人放了水，不然薛老大他……」

「少廢話！快說是誰放了水？」

趙堂急得連連搖頭說：「我眞的不知道啊！」

呂奇看他的神色不像是僞裝，於是緩和了語氣說：「依你的猜測可能是什麼人？」

「這……我可不敢亂講。」

「讓我替你說了吧！蔡福元最可能。」

趙堂楞了一陣，方說：「說起來好像可能，因爲薛老大的產業落到他的手裏。不過蔡爺和薛老大的交情最深。」

「哼！交情深爲什麼不照顧他的嫂子？」

趙堂左右一望，神秘地壓低了嗓音說：「不瞞你說，那女人出身青樓，又沒有給薛老大生下一男半女，所以蔡爺才不放心將產業交給她。」

「這是什麼話？」呂奇倏地變了臉色。「妓女晚景從良，一世貞名無碍，明明欺侮她是一個弱女子。」

「是！是！」趙堂打恭作揖，不敢抗辯。

「我再問你，聽說薛福成被殺之前，老三范福壽捲了一大筆欵子逃了，知道他的下落嗎？」

趙堂沉吟了一陣，然後透露出狡黠的神色說：「姓呂的！我要先問問你，我若是告訴你實際情形，你是不是能够不再找我的麻煩？」

「只要一句實話，就可換你的老命。」

「范老三比薛老大先死。」

「噢！」呂奇不禁低呼了一聲，似乎這答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是誰下的毒手？」

「不知道。」

「捲欵潛逃的事想必也是揑造的了？」

「一點也沒有錯。這件事在『五福帮』裏是個秘密，可是瞞不過我趙堂的眼睛與耳朵。」

「唔！你還知道什麼？」

「嘿嘿！范老三在五福帮中生得最俊，嘴也甜。所以和素君那女人還有點私情。」

「趙堂！你不是胡謅吧？」

「我敢發誓。這樁事恐怕連蔡爺都不知道。」

呂奇仰首看天，喃喃地說：「薛福成被警方格殺，范福壽死得不明不白，老二，老四囚禁在香港赤柱監獄，只剩下老五蔡福元一個人享清福，毫無疑問，當年向警方放水出賣薛福成的就是他，殺范福壽的也是他。」

趙堂冷笑一聲說：「只怕你判斷不太準確。」

「趙堂！我聽聽你的吧！」

「別說你懷疑，連我們也懷疑，可是又有幾件事情敎人想不通，第一，薛老大出事的時候，蔡爺在馬尼剌，根本就不知道薛老大的那次行動。第二，事後，方素君要接收產業，蔡爺不讓，那女人就哭鬧不休。當時就有蔡爺的心腹要幹掉姓方的女人，可是讓蔡爺攔住了。試問！蔡爺狠得下心來幹掉他拜把子磕頭大哥，却捨不得殺一個女人而給自己留下禍患嗎？」

呂奇久久沒有說話，因爲趙堂這番話很有道理，蔡福元要殺方素君可說不費吹灰之力，那又何必留下來給自己找麻煩？

趙堂見他沉默不語，不禁又問道：「你相信了

吧？」

呂奇仍是沉默不語。

趙堂又問道：「你是怎麼認識方素君的？」

「一個月前我從新畿內亞前來塞城時，為了貪戀海上景色，搭乘了一艘便船，却被一個綽號叫『鬼面人』的海盜首領中途綁了架，他要我入伙，並為他去殺一個厲害的仇家，我拒不答應，就被他囚禁在一個孤島上，幸而方素君救了我，並偷了海盜的一艘快艇，將我送來塞城。」

趙堂喃喃地說：「奇怪？方素君怎會有那樣大的本事？」

「她未嫁薛福成之前，和那『鬼面人』有過交情，她原指望找他代為向蔡福元索回產業，誰料那『鬼面人』是個胆小鬼，說他惹不起蔡福元，所以，不但不帮她的忙，反而要留下她作押寨夫人。方素君見勢不妙，於是立即設法盜艇逃出，順便也救了我。」

「所以你要助她一臂之力？」

「大丈夫作事應該恩怨分明。她有困難，我自然是義不容辭的。」

「她既然是你的救命恩人，有些話我就不能隨便說了。」

「趙堂！說話不要吞吞吐吐的。」

「好！」趙堂一本正經地說：「我就直說吧！你以為方素君是個弱女子，但你却被一個弱女子利用了。」

「這是什麼話？」

「薛老大栽在警方手裏，很可能是她放水。」

「趙堂！你是否想藉機挑撥？」

「信不信由你。」趙堂冷冷地說：「她不但出賣了她的床頭人，就連情人范福壽恐怕也是她幹掉的。」

呂奇眼睛一瞪，暴叱道：「趙堂！你說得太離譜了。」

「你的口氣和蔡爺一樣，每當我和蔡爺談起這件事時，他也是朝我瞪眼，教我不要亂說。」

如果趙堂所說的不錯，那就和呂奇原來的想法完全相反了，不過，他絕對不會相信趙堂的話。

趙堂這時站起來說：「我可以走了嗎？我所知道的都說完了。」

「趙堂！我還要調查你所說的話，如果我發現你的話中有一個字是假的，我仍然要殺掉你。」

「放心！我不會拿自己的老命開玩笑。」

「滾吧！」

趙堂却沒有立即拔腿開溜，反而笑着說：「姓呂的！我看出你是一條好漢，而且不像是在黑道上混混的人，所以我想奉勸你一句話。」

「是不是想教我不要過問這件事？」

「姓呂的！最好不要被那個女人利用。」

呂奇語氣冷冷地說：「我不過問當年你們『五福帮』的家務事，我現在是代替方素君收爛賬，收到了我按規矩抽佣。談不上什麼利用不利用。我過去的確沒有在黑道上混過，但我現在非混不可，因為我的旅費全部已被那個海盜首領『鬼面人』刼走了。」

「好吧！我不勉強你。蔡爺好對付，他那個兒子的花樣可不少。你防着點吧！」

「趙堂！用不着告訴我這些，我也不會逼你去出賣主人。」

「哈哈！姓呂的！你不但是條好漢，還是一條硬漢哩！哈哈哈哈……」

× × ×

下午四時，呂奇又回到了運河邊的「鳳凰女子公寓」二樓金鳳凰的香閨。金鳳凰一見他進門就說：「蔡家父子找我去過了。」

呂奇用脚後跟踢上了房門，脫去上衣，往沙發上一靠，冷冷地問道：「說些什麼？」

「他們說，已經和警方連絡好了，要製造罪名將你驅逐出境，教我隨時將你的行踪報告他們。」

呂奇閉上眼睛，神情淡然地說：「別理他！」

「呂奇！」金鳳凰關心地說：「他們平日和警方都有來往，化點錢就行了，你得當心點。」

「金鳳凰！妳眞天眞！」

「我昨天就說過了，墜入情網的女人都是天眞的。」

「妳天眞得過了份，彷彿像個三歲小孩。告訴妳，他們告訴妳的話都是假的，其目的是想攪亂我的注意力。他們會找警方嗎？絕對不會。因為我會抖出金蘭那件命案來，他們不合算。」

「那他們想要……？」

呂奇很快地接口說：「他們想找厲害的角色來對付我，我下午到機場去了一趟，查出他們昨晚已派準備向我打黑槍的那個白剛去了星洲，大概是搬救兵去了。」

「星洲？他們去找誰？」

「我想大概去找魔鬼槍手唐天仇。」

「噢！你能贏他嗎？」

「很難說。」

「呂奇！那你為什麼不快些動手？」

「我是來要錢的，不是來殺人的。」

「萬一那個姓唐的……？」

呂奇又閉上了眼睛，一副滿不在乎的神色：「金鳳凰！別為我担心，活到靠三十，死掉也不算短命。」

金鳳凰飛也似地撲進他的懷裏，摟着他的頸子說：「呂奇！你有三十歲？」

「怎麼，妳還將我當作小孩？」

「嗨！呂奇！我的年齡並不比你大，使我放心啦！」

呂奇連忙睜開了眼睛問道：「金鳳凰！妳這是什麼意思？」

「我一直担心兩人的年齡太接近，或者你比我小……」

「金鳳凰！妳這是剃頭的擔子——一頭熱，我可沒有這個打算，別以為我找妳帮忙，妳就可以纏上我了。」

金鳳凰的熱情頓時被澆了一盆冷水，不禁淚汪汪地說：「呂奇！我知道我不配你，可是在你未遇到合適的對象以前，總得要有個女人陪着你，我倒很願意……」

呂奇不耐煩地大叫一聲：「不要說了！」

各懷心機

「不要說了！」蔡慶國的吼聲像是打了個悶雷一樣。

嚇得趙堂直發抖，連連分辯說：「少爺！我事先也沒有想到是呂奇的花樣；如果曉得是他在賽馬場等我，我還敢去嗎？」

「姓呂的一根毫毛都沒有傷你就放你回來，他媽的！一定是你這條老狗透露了什麼秘密給他。」

「天地良心！」趙堂指天誓日地說：「少爺去請唐天仇的事我隻字未漏，而且我還向他來了一着反間計。」

一直在旁邊負手蹀踱的蔡福元，停下脚步揷嘴問道：「你向他說了什麼？」

「我教他不要受方素君的利用，當年薛老大栽在警方手裏，八成是那臭娘們放的水。」

「趙堂！」蔡福元倏地沉下臉。「在我的面前我都不准你提這件事情，你怎麼反而去向一個外人說？」

「蔡爺！」趙堂苦着臉說：「我是灶王爺上天——有一句說一句，這根本是事實嘛。」

「不許胡說！」

現在，蔡慶國又站到趙堂的一條線上了，他冷笑着說：「爸！你怎麼老是護着那個臭婊子？」

「慶國！說話怎麼不乾不淨的？」

蔡慶國心想：看樣子你一定和那女人睡過，不然我罵她幾句你又何必心疼難過？

不過，要他將心裏想的話，當着他老子的面說出來，他還沒有這份勇氣，只得悻悻然地冷哼了一聲。

十年來，趙堂的確為老五蔡福元建立了不少汗馬功勞，因此在心理上難免就老大自居起來，儘管在表面上他是一面孔奴顏卑膝之像，而實際上他却知道蔡福元非常器重他，即使說話過了份，也不會將他怎樣。

因此，他仗着胆子說：「蔡爺！你可知道你已經揹了黑鍋？姓呂的那小子就以為當年薛老大栽在警方手裏，是你放的水。」

「別理他！外人誰也管不了咱們『五福帮』的家務事，只要我自己沒有作虧心事就行了。」

「話可不是那樣說，姓呂的那小子說，方素君曾經救過他一命。如果姓方的婆娘在他面前煽煽火，這小子可能會蠻幹……」

「噢！」蔡福元雙眼瞪得溜圓，肥胖的身軀顫動了一下。「他和你談起過這件事了？」

「那小子硬說是你放的水。」

「你怎麼說？」

「我說姓方的婆娘大有可能。」

「不許這樣說！」蔡福元叱喝一聲。

「蔡爺！你打算揹黑鍋了？」

「我雖不願揹黑鍋，但硬說是方素君幹的，我們也拿不出憑據來，沒有憑據就不能亂說話。」

「憑良心說，蔡爺！」趙堂毫不放鬆地說：「如果你不懷疑她，怎不將薛老大的產業交給她？」

蔡慶國又變了臉色，大罵道：「趙堂！你的胆子眞不小，話裏竟敢藏骨頭！照你說來！我爸爸是蓄意謀奪財產了？」

趙堂苦笑了一聲說：「少爺！連你也不明白蔡爺的苦心，他絕對不是想霸佔財產，只是覺得這筆錢落到姓方的那婆娘手裏有些不甘心。」

「你他媽的又是我爸爸肚內的蛔虫……」

「慶國！」蔡福元低叱一聲，然後聲音沉重地說：「趙堂沒有說錯。這許多年來，塞城黑道上的朋友都以為我姓蔡的在欺侮寡嫂，我是有苦說不出，這筆產業如果眞落到方素君手上，那我才眞正對不起薛大哥的亡魂。」

「爸！聽你的口氣，好像知道了那個臭娘們作了對不起薛大哥的事，那為什麼不抖露出來？」

「我不願意讓薛大哥死後蒙羞。」

「蔡爺！」趙堂期期艾艾地問道：「你是指那婆娘和范老三……」

蔡福元的眼睛突地一亮，疾聲問道：「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已不是一天。」

「怎麼沒有聽你提過？」
「不敢提。」
蔡福元突然長嘆了一聲：「唉！你既然知道，我也不用瞞你了。范福壽並沒有拐欵潛逃，他死了，屍首下海餵了魚。」
「蔡爺！我知道。」
蔡福元大大地一怔，目光盯在趙堂身上：「你也知道？」
「唔！而且我還知道是方素君幹的。」
「你有憑據？」
「我是憑判斷，方素君既然能出賣床頭人，當然也能夠幹掉情夫，青樓出身的女人什麼都幹得出來。」
「你錯了！」蔡福元背過身去，聲音低啞地說：「范福壽是我殺的……」
這個答案異常使趙堂吃驚，不禁張口結舌：「蔡爺……你……？」
「我碰見他和素君一齊在一家旅店走出來，我本來想躲，一時來不及還是被他發現了。想不到他竟然想殺我滅口，那個時候我只有殺他以自保，事後我沒有告訴薛老大，因爲他太愛方素君了。」
「蔡爺！大概那婆娘也知道范老三被殺了！懷疑是薛老大下的毒手，所以，她才忿然向警方告密吧。」
「當時，我殺范福壽的時候是在龍門角海邊，夜靜更深，可說人不知，鬼不覺。趙堂！你是怎麼知道的？」
「說來湊巧。第二天屍首被水警隊在海面撈獲我去看了一下。范老三的面孔已被魚咬爛了，但是他身上那根鑰匙鍊子，我認得出來，那本來是我的東西，他看見喜歡，向我討了去。」
「趙堂！」蔡福元似笑非笑地說：「你眞沉得住氣，這個秘密竟然放在肚子裏藏了十年！」
趙堂有些得意地乾笑了一聲：「嘿嘿！是非皆因多開口，多聽少講是處世之道。蔡爺！如果你當時知道我也認出了范老三的屍首，你一定會殺死我的。」
「你說對了，我如果早十年知道，你這把骨頭早就爛掉了。」
趙堂又乾笑了一陣，這才一本正經地問道：「蔡爺！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你對范老三都能下得了手，爲什麼不忍心幹掉方素君？」
「因爲大哥也曾交待過我，他死後要好好照顧她。」
「她出賣了薛老大，還要照顧她？」
「沒有憑據。」
「憑據上那兒去找？」
蔡福元神情凝重地說：「如果沒有憑據而殺掉她，黑道上的朋友一定以爲我是怕她活着向我要產業，那才眞是揹黑鍋。」
這時，蔡慶國插着口說：「爸！難道我們還怕誰？」
「話不是這樣說，要流氓也要愛惜名譽。」
「爸！」蔡慶國理直氣壯地說：「我不同意你的說法，我們千方百計要去殺呂奇，也不是什麼光明磊落的事。」
「你懂什麼？」蔡福元擺出一副長輩的面孔，「呂奇與我們毫無關係可言。他既然不懷好意而來，我們當然可以採取嚴厲的方法對付他。方素君就不同了，他曾經是薛大哥的床頭人。」
「爸！我發現你對任何女人都太寬大。」
「動手殺女人的男人最不值錢。」
這對父子正在抬槓，房門上响起了敲門聲。趙堂先過去打開房門，進來的是范五魁。
范五魁神色有些慌張，一進門就嚷道：「不妙了！不妙了！」
蔡慶國搶着問道：「甚麼事這樣大驚小怪？」
「三點鐘的時候，姓呂的那小子去了機場。」
蔡慶國鬆了一口氣，輕叱道：「那有什麼了不起！白剛乘的是兩點十分的班機。」
「可是，那小子查閱了出境旅客登記簿。」
「噢？」蔡國慶不禁又楞住了。「你看仔細了嗎？」
「我遠遠地用望遠鏡向他窺探，見他翻閱到白剛的名字時就停住了，又囉囉嚇嚇地向服務小姐問東問西。等他走後，我去一打聽，才知道他詢問那家班機將在那些地方降落，偏偏那班機是直飛星洲的。」
因爲這個鬼主意是蔡慶國想出來的，因此他特別關心，抿唇思索了一陣，復又問道：「那小子現在何處？」
「回到金鳳凰那兒去了。」
「他到過別的地方去嗎？像電報局什麼的。」
「沒有。」
「他有沒有發覺你在跟踪他？」
「沒有。」
「有把握嗎？」
「他絕對沒有發現。」
「現在還有人守着他嗎？」
「我派了好幾個弟兄化裝以後在『鳳凰女子公寓』的對街，我才趕回來向你報告。」
「快去看着他，有情況打電話報告我。」
范五魁連連用手拍拍額頭說：「該死！該死！大概是太緊張，竟然連打電話都忘記了。」
范五魁離去後，趙堂冷冷地說：「少爺！你的計劃已經被對方發現了。」
「趙堂！你是不是想看我的笑話？」
「少爺！這是什麼話？我們都是一家人……」
「少拉關係！趙堂！你等着瞧，三天以後唐天仇就馬上會趕來，到時姓呂的那小子想逃命都逃不掉！」
「少爺！你以爲唐天仇一定能贏姓呂的嗎？」
「誰贏都是一樣。」
蔡福元似乎不明瞭他兒子這句話的意思，忙問道：「慶國！你這是什麼意思？」
蔡慶國面有得意地說：「唐天仇贏了，那正是我們的目的；如果他輸了，姓呂的就犯了殺人罪，警方就會追緝他。雖然他不至於入獄，最少他在塞城無法立足。」
蔡福元沉吟了一陣說：「看來你的主意不錯，不過，唐天仇你未必請得到。」
「他一定會來！」
趙堂插口問道：「少爺！你出了多少錢？」
「六十萬元美金！」
「那樣高！」蔡福元和趙堂也都不禁大吃了一驚。
「爸！那不是你心裏準備給呂奇的數目嗎？」
「好吧！」蔡福元點了點頭，聲調毫不起勁地說：「只怕你化了錢，却達不到你的目的。」
「哈哈哈……」蔡慶國放聲狂笑。「有錢能使鬼推磨，魔鬼槍手唐天仇一定不會使我們失望。」

× × ×

平靜的三天過去了。
這天黃昏的時候，「鳳凰女子公寓」來了一位女客，這是不常有的事情，傭婦阿桃迎向她，遲疑地問道：「請問妳……？」
女客不等她問完，就很快地回答說：「我是來找金老闆的，」說着，塞了十元美鈔在阿桃手裏，壓低了聲音說：「生活太難混，家裏人口又多，想來請金老闆提拔……」
阿桃向這位女客一打量；年齡好像已經三十出頭，但是一張面孔却非常艷麗，一副凹凸分明的好身材更是幹這一行的本錢；聲音也很媚勁，阿桃雖是女人，聽了也覺得舒服。
因此，她立刻堆下了笑臉說：「妳坐一會兒，我就去請她下來。放心吧！有妳這樣好的本錢，保証生意好得教妳離不開屋子。」
阿桃說完後，又爲女客沏上了茶，然後飛快地往樓上跑。碍於呂奇在旁邊，於是拉着金鳳凰到一邊細聲低語。
金鳳凰不禁皺了皺眉頭，喃喃自語地說：「奇怪！咱們這裏的買賣是秘密的，她怎麼會找上門來了？」
「是不是那位姑娘告訴她的？」
「那也該有人帶着來呀？」
這時，呂奇突然插口說：「阿桃！妳先下去，告訴客人坐一會兒，我和金鳳凰說幾句話，她就下來，可別提我在這兒。」
阿桃遵命退去，金鳳凰却想不透何以呂奇會知道有客人在樓下等她。突然，她若有所悟地叫了起來：「呂奇！一定又是你在要什麼花樣。」
「妳猜對了，來找妳的人是方素君。」
「啊——那還不快去請她上來。」
呂奇冷靜地搖搖手說：「不忙。」
金鳳凰不明白他的意思，在他身邊坐下，皺着眉頭問道：「怎麼回事？」
「我寫航空信要她從星洲趕來的，我並沒有告訴她我在妳這裏，只是教她來找你爲她安排一下工作的。」
「甚麼！你要她作妓女？」
呂奇冷冷地說：「如果她願意，也未嘗不可以的。」
「你想試驗她嗎？」
「妳不用過問，下去和她談談，然後爲她安排一間屋子。我會到寶宮大酒店去叫侍者打電話來，妳就教她去。如果她不肯去，妳就打電話告訴我；如果她願意來，以下妳就不用過問了。」
金鳳凰不太高興地抿起嘴說：「原來你想玩玩她。」
「金鳳凰！女人有吃醋的天性，我不怪妳。只要妳仔細想想，妳就會發覺妳的想法錯誤了。」
金鳳凰也知道呂奇不是這個目的，他去信要她來這裏以作妓女爲掩護，自己又要去酒店叫她陪宿，那成甚麼話？她猜想呂奇必定別具居心。有何用意？她又一時想不通了。
「她和你見面之後，她還要住在這裏嗎？」
「不一定，那要看情況發展。」
「如果住在這裏，那我就要提醒你，蔡福元認識她的，可能會有麻煩。」
「放心！只有蔡福元和趙堂認識她，但是這兩人即使吃了豹子胆、老虎心，他們最近也不敢上這裏來。」
「好！」金鳳凰站起來。「我下去看看她。」
「妳將她安頓好以後，立刻就來告訴我，最主要的是，當我離開這裏時，不能讓她看到。」
「放心！我不會那樣笨。」

過了五分鐘後，金鳳凰回來了，一進門就說：「人長得眞漂亮哩！」

「不漂亮怎能被『五福帮』的老大看上。」

「呂奇！我說句話你可能會洩氣，她是我的同行。」

「妳怎麼知道？」

「幹我們這一行的有許多舉止習慣，一看就知道。」

「現在她在那裏？」

「泡在浴缸裏。」

「好！我就趕快離開。」

金鳳凰突然一張臂抱住了他，霎霎眼睛說：「呂奇！我敢打賭，你一定可以將她弄到手。」

× × ×

在寶宮大酒店豪華的套房中——

呂奇拉上了所有的窗簾，只開了一盞淺綠色黯淡的壁燈，面對牆壁坐在沙發上，等待方素君的來臨。

他背後突然傳來開門聲，接着傳來侍者猥瑣的聲音：「金婷小姐來了，她是鳳凰班的新小姐。」

呂奇伸出一隻手來揚了揚，示意侍者退去。門又關上，他還很淸楚地聽見方素君揷上了門鍵。人在朝他坐的地方走過來，他連忙揮揮手說：「請上床吧！」他用的是沉悶的粵語，希望不要讓對方明白他是誰。

她也用粵語回答他：「你眞是個急性子！不應該先談談嗎？」

「我叫妳來不是爲了談情說愛。」

噗哧一聲，女的笑了，接着是一陣脫衣聲音。

呂奇心中有些失望，對方竟然將男女關係看得如此隨便？如果她眞不願意，她有許多理由去拒絕金鳳凰對她的差遣。尤其是今晚，旅途勞頓就是很好的理由。難道她內心也有着迫切的需要？

他站起來，連那盞壁燈也關掉了。然後很快地脫去外衣。上床以後，一個滑膩的胴體投進了他的懷裏。他沒有去享受對方，却出其不意地捺動了床頭開關，他倒要看看方素君如何向他解釋。

電燈閃亮時，女的低呼了一聲，那不過是矯揉造作。而眞正感到驚訝的，却是呂奇。因爲他身畔的裸女並不是他想像中的方素君。

「妳……妳是誰？」

「我是金婷呀！」

「妳是下午才從星洲來的嗎？」

「咦！」她瞪大了眼睛。「你怎麼知道？」

「我問妳，誰敎妳來的？」

「鈔票敎我來的。」

呂奇突然一把抓住她的肩膀，問道：「是不是方素君叫妳來的？」

女的突地坐了起來，兩隻碩大的乳房搖幌著，像是兩具垂掛的喪鐘，目光筆直地盯在呂奇臉上：「你就是呂奇先生吧！」

「別管我是誰，方素君爲什麼不來？」

女的白了他一眼，冷冷地說：「她又不是幹我們這一行的，怎麼能來？」

「妳和她是什麼關係？」

「買賣關係。我是紅燈區的暗娼，她出錢包了我，敎我頂她的姓名到塞城來，就是這麼回事。」

「起來！穿好衣服。」

女的楞了一下，終於下床去穿衣服，悻悻地說：「呂先生！你不享受一下你會後悔無窮。我在紅燈區的名氣並不小，不會比姓方的女人差勁。」

呂奇却無心和她去胡謅，一面穿上外衣，一面在心裏反覆地想：方素君爲什麼不來？方素君爲什麼不來？

兩人衣服都穿好以後，呂奇給了她二十元美鈔，揮揮手說：「拿回去交賬。」

「太多了！」她接過錢。

「多下來的錢塞住妳那張嘴。」

女的邪蕩地笑着說道：「你要我塞住那一張嘴呢？」

呂奇不禁連皺眉頭，冷冷地說：「妳既然冒充方素君，就冒充到底吧，回到金鳳凰那裏去，不要提到我，多吃飯少說話。」

「吃多了會發胖。」

呂奇不去理她的瘋言瘋語，又問道：「妳叫什麼名字？」

「金婷！」

「我是說以前的。」

「以前的名字早忘了。你就叫我金婷吧！反正我的名字都是假的。」

「走吧！回去一個字都不要提，金鳳凰不會追問妳的。」

女的聳聳肩，向門口走去，走到門口又回過身來說：「你和那姓方的女人都有些怪，你是有女人脫光了睡在你的懷裏也不玩；那一個更怪，出了大錢包下我，又買飛機票送我到塞城來，賺了錢又是我自己的。眞怪，一定是有錢沒有地方用。」

「妳的話太多了！敎妳將嘴塞住。」

「嘻嘻！那張只化十元美鈔就塞住了，這張嘴却不行。」說到這裏，她突然將嬉皮笑臉之色一收，正經地說：「放心！在鳳凰班裏我會作啞吧！聽說你的脾氣很壞，我不想惹麻煩。」

「妳明白就好了。」

女的走了，帶走了她身上的誘人香氣和面上邪惡的蕩笑；但却沒有帶走呂奇心頭那團迷霧。

「篤篤篤！」門上傳來輕緩的敲門聲。

呂奇心裏想：那必是侍者，想必是猜測客人沒有完成床上交易，又來攀談第二件買賣來了。因此他回過身，以背對門，說了聲：「進來！」

人進來了，門也關上了，可是却沒有說話。

呂奇不由得回過身來，他又再次吃驚了。

「是妳！」他喃喃地說。

原來現在站在他面前的，正是當年「五福帮」的押寨夫人，黑道中聞名的一株上好鮮花——方素君。

她的態度很輕鬆，摘下了面上的茶色眼鏡，將身體投進了沙發，蹺起一隻玉腿，曼聲問道：「是不是有些意外？」

「妳有些神出鬼沒，使人莫測高深。」

「如不是神出鬼沒，怎麼能將你從死神手裏救回來？」

她此時提起這筆舊賬，顯然是有用意的。呂奇自然聽得懂，不過他却不以爲意地將話題一轉：「素君！妳怎麼想到找個替身的？」

「不找個替身就糟了！」她眉毛一挑，面上流露出一股誘人的情態。「一進門就關燈上床，裸身相擁。我倒無所謂，了不起被人說我玩年輕小伙子；你呢？設計玩弄你的救命恩人……」

最後四個字說來特別响亮，似乎有意提醒他的注意。

呂奇並不關心對方一再提到這筆舊賬，因爲他並不打算賴，他只是在注意她所說其他方面的話。

顯然，對方對黑道中所有的門檻都很精，先派出一個替身，而她却隱身幕後控制全盤行動。

他望了她一眼，含蓄地說：「妳不如我想像中那樣懦弱。」

「在蔡福元面前我却是個被欺凌者。」

他遲疑一陣，終於說出了心裏的話：「素君！我想問妳幾句話。」

「我知道，有人說我是青樓出身。」

「是事實嗎？」

「我不否認。」

由於她的坦率與大方，呂奇又率直地提出第二個問題：「有人說妳和老三范福壽有染。」

「我否認，這是誰說的？」

「妳不必問。還有人說范福壽的捲欵逃走是妳敎他這樣作的。」他故意將范福壽已死的事實隱瞞起來。

「這是范福壽的不白之寃，他既沒有捲欵，也沒有潛逃，他是被老五蔡福元暗殺了。」

從這一個回答中，似乎她沒有說假話，因爲她並不知道呂奇已經知道事情的原委。如果是她幹的，未免惹起無謂的麻煩，她一定不會主動地去談這件事。但是，呂奇對她現在所說，范福壽是被蔡福元所殺一節又未敢全信，也許她只是想引起呂奇對蔡福元的恨意。因此呂奇問道：「妳怎麼知道范福壽已死？」

「趙堂告訴我的，他還見到他的屍體。」

這似乎是可能的，當時薛福成還沒有死，趙堂也許想討好她所以將范福壽被殺的消息告訴她。

「是趙堂告訴妳，范福壽眞是被蔡福元所殺的嗎？」

「不！是我的猜想。」

「猜想？根據什麼？」

「因爲老三太精明，活着會碍事。」

「那麼蔡福元爲什麼不殺妳？」

「他捨不得。」

「噢！」他不禁吸了口氣。「妳能說得明白一點嗎？」

「他私心中在慕戀我。」

「有過顯著的表示嗎？」

「薛福成在世時他就纏過我，被我拒絕呢。」

「妳爲什麼不告訴薛福成？」

「不願傷了他們弟兄的和氣。」

呂奇鼻孔裏出了一絲冷氣：「哼！原來妳在養虎貽患。」

方素君突地睜大了眼睛盯着他，聲音冷峻地說：「你這句話似乎是對死去的薛福成說的。你可能懷疑我是一個偸野漢子的淫賤婦人。范福壽是我殺的，薛福成也是我害的。我本來不應要向你解釋得太多，可是，你現在是在替我辦事，爲免你對我失去信心，我不能不有所說明。薛福成死時我才二十歲，也沒有兒女拖着我，我爲什麼不能找到一個好男人？就算我出身下流無人要吧！憑我的姿色去混，也可以混得很好。」

呂奇轉過身去，毫不激動地說：「妳不需要說那樣多，我答應妳的事情一定給妳辦到，別的事我不管。我只欠妳的，而沒有欠薛福成的。」

「你在辦嗎？」

「我給了姓蔡的十五天限期。」

「那似乎太長了。」

「籌一筆鉅欵並不太容易。」

「你有把握嗎？」

「我不許失敗的。」

方素君突然以一種異樣的聲音說：「我想告訴你一件事，今天有兩個你或許認識的人和我同機來

塞城，你知道了也許會不太高興。」

「誰?」

「一個是蔡福元手下的槍手，另一個則是南洋一帶的名槍手，白剛和唐天仇。」

「哼!我早知道他們會去請唐天仇。」

「為什麼不早些去阻止?」

「不需要。」

「你很有信心。」

「我相信唐天仇不會拿我的命去賺錢。」

「你完全弄錯了，只要對方出得起價，姓唐的連他老子都肯殺。」

「那要他殺得了才行。」

「好!我信任你這份豪氣……」說着，她美目一轉。「剛才我那位代表還令你滿意嗎?」

「她比金鳳凰差多了。」

「這是你眼睛的感覺，試試你就知道她比金鳳凰強。」

「妳是在替她宣傳?」

「我沒有替她宣傳的必要，讓我再告訴你一件令你吃驚的事情吧!你寫給我的航空信，我沒有收到。那個女人也不是我派來的，她是魔鬼槍手唐天仇的姘婦，方才你應該好好享受她一番的。」

「甚麼!」呂奇大吃一驚，整個身子都起了強大的震撼。

魔鬼槍手

蔡氏別墅中此時也有一個不小的場面。蔡氏父子，趙堂，白剛，當然還有那個遠道而來的魔鬼槍手唐天仇。五個人圍在一張圓桌上把酒言歡。

依照蔡慶國的鬼主意，就要在塞城鬧名的「龍鳳樓酒家」大擺場面，他的想法是——如果就此能嚇退呂奇的話，他可以省掉一筆錢，最少也可以使唐天仇騎虎難下，非接下這筆買賣不可。

殊料唐天仇在黑道上混迹，是頭老狐狸，壓根兒不上這個當。而且他的回話也相當漂亮——他答應到塞城來並不就是答應了蔡家的委托——細節還得仔細商談，那當然不便去公共場所了。」

酒過三巡，菜上五道，蔡慶國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嘿嘿!久聞唐兄神槍如電，鐵拳如風……」

唐天仇好像比他更乾脆，一揚手說：「蔡兄不必捧我，姓唐的心裏有數，你老兄看中的是我手中的槍，並不是姓唐的人。……」

趙堂從旁插嘴說：「這話可不能那麼說，四海之內皆兄弟，辦事情倒不要緊，朋友的情義最重要。嘿嘿!……」

唐天仇似乎沒把這個容貌猥瑣的人放在眼裏，側面冷冷地白了他一眼，又向對面的蔡慶國說：「蔡兄!先說找我來幹什麼吧?我已經悶了兩三天，這位白兄又守口如瓶，怎問也問不出一個字來。」

蔡慶國也不想轉彎抹角，於是開門見山地說：「想請唐兄動一次槍，請問要多少錢?」

「很難說。」

「你的意思是伸縮性很大?」

唐天仇喝下一杯酒，然後點點頭說：「不錯，人命有貴賤之分，也有難殺易殺之別，所以價錢方面也就有很大的差別了。」

「天底下有你不敢殺的人嗎?」

「沒有。」唐天仇很快地回答。「不過，我提醒你一句，據這位白兄說，如果我答應到塞城來，可能會有六十萬美金的進賬。說起來這個數目是夠大的，但不一定能教我去殺任何一個人。」

「嘿嘿!唐兄!」蔡慶國皮笑肉不笑地說：「六十萬美金如果在塞城最少可以請得到六百個槍手了。」

「那一定不管用，不然蔡兄何必派人千里迢迢去請我姓唐的來?以蔡兄的精明來講，會幹這種傻事嗎?」

這番話是連捧帶損，讓蔡慶國聽在耳裏是既舒服又難受。他怔了一下，方才開口提到正題：「你要殺的人可能是你的朋友。最少你久仰他的大名，或者……」

「是我老子也是一樣，要談的是價錢。」

「讓我先說出是誰吧，他是遍走歐美，出過不少鋒頭的遊俠呂奇。」

蔡家這邊四個人八隻眼一齊盯在唐天仇的臉上，在他們的意料中，姓唐的聽到他對手的姓名時必會大吃一驚，最少也要發一陣楞。殊不知唐天仇毫無異常的表情，翻起眼皮，語氣淡漠地問道：「他是什麼地方得罪你們了?」

「請不用問。照說他那條命不值六十萬，我所以願出這樣的高價，是因為看中唐兄手裏這支槍。」蔡慶國倒不完全是個草包，這兩句話說得非常圓滑。

唐天仇嘿嘿一笑：「蔡兄剛好說反了，我姓唐的連槍帶命也值不了那樣多錢，而遊俠呂奇的命却不止值這個數目。」

這分明抬價的口氣，一直沒有說話的蔡福元生恐他的寶貝兒子逞意氣加價，於是連忙插嘴說：「六十萬美金已經要耗盡我們全部的財產，再多我們拿不出來，如真有困難，我們只好改請別人了。」

唐天仇看了他一眼，哈哈大笑道：「蔡老闆眞是厲害，一下子就把我的嘴堵上了，讓我無回口的餘地，各位能不能讓我開個價?」

蔡福元又想一口回絕，蔡慶國連忙插嘴說：「爸!聽他說吧!我相信他不至於漫天開價的。」

唐天仇語氣冷冷地說：「蔡兄這話說得不錯，任何一行買賣中都有一定的尺寸，我當然不會漫天要價，只要!……」

他說到這裏又頓住了。

「唐兄何不乾脆點。」蔡慶國加以催促。

「美金二十萬元，我只能開這個價。」

老蔡，小蔡，趙堂，白剛，八隻眼睛都瞪得像鵝蛋，眞他媽邪門，天底下竟然有自動減價的買賣，這是怎麼回事!

蔡慶國很快地回過神來，將手隔着桌面伸過去：「唐兄!成交了。」

唐天仇並沒有理會那隻懸在面前的手，語氣冷冷地說：「蔡兄請聽完我的話。」

蔡慶國又像是被澆了一盆冷水般涼了一大截，施施然縮回了手，楞了一楞，然後遲疑地問道：「難道還有什麼附帶條件?」

「沒有。」唐天仇回答得很乾脆。

「那麼……?」

唐天仇不等他的話說完，即很快地接口說：「我既然答應，就有把握使遊俠呂奇死在我的槍下。不過，我也只有十分之一的活命機會。」

蔡慶國心想：我才不關心你的死活哩!不過他嘴裏却說：「唐兄眞是太客氣了!」

「幹槍手的不會將對方說得比自己强。」

趙堂從旁乾笑着說：「唐兄的話眞是教人難懂。呂奇既然要死在你的槍下，你又怎會只有十分之一的活命機會呢?」

「在我手裏的槍彈發射的同時，他也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可以發槍殺我，即使在他背後打黑槍也是一樣。」

蔡慶國試探地問道：「這樣說來，唐兄無意接下這筆買賣了?」

「誰說我不接……?」

「那麼……?」

「蔡兄也許沒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既然只是十分之一的活命機會，也就是只有十分之一的機會去享受那筆錢，換句話說，那筆錢也只有十分之一的價值，二十萬元等於只值二萬元。」

蔡家這邊四個人，仍是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知道唐天仇在賣弄什麼玄虛，交換一陣眼色後，蔡慶國說：「唐兄明說吧!」

「我願意去殺遊俠呂奇，但是我要兩百萬元；因為這兩百萬的十分之一，才符合我二十萬元的標準。」這個圈子兜得够大，這個玩笑開得也够大，蔡福元首先就動了肝火，臉色倏地一沉，寒聲說：「姓唐的!你在開我們的玩笑嗎?」

蔡慶國也冷笑道：「唐兄眞會要人!」

唐天仇的面色一些也沒有變，神態自若地說：「這是甚麼話!大家認為合式，這件買賣才算成交。開價在我，出不出錢當然在你們，誰也不能勉强誰。」

蔡慶國心頭頓生惡念，忙向自己人打了個眼色，隨着面色一變，笑呵呵地說：「唐兄要價過了尺寸，但是這一記竹槓却正好敲正尺寸上，幾乎使我們連還價的餘地都沒有。」

「照你們的價錢應該是六百萬元，我已自動減低了三分之二啦!」

「好!就這麼辦了。」

唐天仇第一次在面上露出了詫異之色，蔡慶國會一口答應，的確使他想不到，楞了一楞才問道：「欵子怎麼付法?」

蔡慶國詭譎地笑笑說：「你口裏面十分之一這句話用得太多，所以我連帶想到，你可能也只有十分之一的機會，所以我們也只能付你全部欵子的十分之一，也就是美金二十萬元，全部現欵。」

唐天仇聳聳肩說：「很妙!」

蔡慶國也懶得去猜測他這兩個字的眞正涵義，只是冷漠地問道：「有何意見?」

唐天仇喝了一口酒，慢條斯理地說：「我在想：事成以後，如果你拒付餘下的一百八十萬元時，我有什麼辦法教你將錢拿出來。」

「你有槍呀!」

「沒有人付錢，我從不動槍殺人。」

「放心!」趙堂插嘴說，「蔡家父子在塞城商場中向來是說一不二的，你可以去打聽。」

「商場中的信用在黑道中用不上。」

蔡福元問道：「你說，錢怎麼付法?」

「拿兩百萬元美金現欵出來，一人一半。」

蔡慶國倏地站了起來，沉聲說：「你要我們先付一百萬?」

「不是一百萬，是將全部鈔票撕成兩半，我拿一半走，你們留着一半，我帶着沒有用，你們留着也無用。」

蔡慶國冷笑一聲說：「辦法倒是不錯，不過使我們有些受勒索的感覺。」

「這本來就是勒索。」

蔡福元勃然大怒道：「原來是存心勒索的!」

「我並不是義俠，只是一個魔鬼槍手。」

趙堂見局面弄僵，連忙從中做好人，和顏悅色地說：「大家好好談，何必吹鬍子瞪眼呢?唐兄!

你的條件也太過份了，錢是小事，你教蔡爺的面子往那裏放？」

「沒有關係，反正外人不會知道。」

蔡慶國也緩和了語氣說：「唐兄！二百萬元不是小數目，一時之間也籌不齊。」

「我給你三天的時間。」

「難道不能再商量商量？」

唐天仇斬釘截鐵地說：「除此之外，任何付欵方式我都不會接受。」

蔡慶國不由火冒三丈，拳頭在桌面上驚天動地的一擂，桌上的杯盤都跳動不已，冷叱一聲道：「姓唐的！你太放肆了。」

唐天仇不動聲色，乾了杯中的酒，站了起來說：「多謝，我要告辭了，三天之後，我再來聽回話吧。」

「慢走！」蔡慶國叫住她。

唐天仇果然站住了，不過，他不是因爲蔡慶國的叫聲而停住的，而是他還有話沒有說完。

「有句話我要說在前面。」唐天仇的目光望着屋頂。「我姓唐的從不跑寃枉路，如果你們這宗買賣沒有談成的話，我會另找出路，遊俠呂奇也許需要一個帮手，有二萬元美金我就幹了，因爲跟他幹事是絕對安全的。」說完話後，掉頭離席而去。

蔡慶國那裏受過這種窩囊氣，狂吼一聲：「站住！」

唐天仇頭也沒有回，只是冷冷地說：「我每一分鐘都很寶貴。」

蔡慶國在盛怒之下，再也顧不了什麼利害關係，忙向身邊的白剛打了一個眼色，白剛倏地站了起來。唐天仇也突然停住了步子，雖然仍未回轉身來，但對身後一切似乎一目了然，聲音嚴厲地說：「姓白的！沒有人付錢我懶得殺你，但是我會射穿你那隻摸槍的手腕，你最好老實點！」

白剛一時驚若寒蟬，摸着槍柄的那隻右手就像在冰天雪地凍僵了似的，說什麼也抽不出來了。

久久，蔡福元才爆出悶電般的聲音：「你看！一個不够，又惹來一個。」

趙堂也揷嘴說：「這小子好像比姓呂的小子還要横。」

蔡慶國一肚子悶氣沒處出，正好發在他頭上：「他媽的！你存心看我的笑話，這下舒服了吧？」

「少爺！」趙堂連忙打恭作揖。「孫子王八蛋才有這種想法，現在大家不要生氣，應該想一個對付的好良策。」

「好！」蔡慶國忍住了氣，「聽你的吧！」

「嘿嘿！我倒有個辦法，」趙堂乾笑着，擠眉弄眼地說：「這個辦法叫做霸王硬上弓。」

蔡慶國不禁又冒了火，啐了一聲：「呸！他媽的！這霸王硬上弓是對付女人的法子，怎麼能用來對付玩命的槍手？」

「少爺！」趙堂活像一隻蝦子般弓着身子。「姓唐的不是說三天以後再來聽回話的嗎？這三天以後……。」

他突然又將話頓住了。

蔡福元不禁皺着眉說：「趙堂！你的老毛病總改不了，說一句話要停三回，等會兒，少爺又要發脾氣罵你了。」

「嘿嘿！少爺罵我是看得起我。」

蔡慶國不耐煩地叱道：「你能不能說快點！」

「是！是！三天以後我有法子讓他們兩個之中死掉一個，另一個掉進警方的手裏，我們却一分錢也不要化。」

蔡慶國不屑地說：「他媽的！他們是兩個亡命槍手，不是兩隻蚊子，不然你一巴掌就可以拍死兩個了。」

「少爺！你聽我說呀！這兩天我們要假裝四處張羅欵子，這兩個小子一定都在留意我們的行動，落在他們眼裏，他們都以爲我們低頭了，先就鬆了幾分戒心，這就掉進我趙堂的圈套了……」他仍然改不了毛病，說到這裏又頓住了。

蔡福元忙接口道：「唔！以後呢？」

「到了第三天，我們冒充姓蔡的向呂奇下達戰書，約他在這裏見面，等他們兩人都齊了，我們將兩百萬塊錢擺出來，他們看見鈔票眼紅，一定會硬拚一塲。」

蔡慶國冷笑一聲說：「他媽的！說得眞輕鬆，二百萬塊錢又不是白紙，那裏去弄，賣房子賣船也沒有這樣快呀！」

趙堂呵呵大笑說：「少爺！你這句話可說到我心坎上了。一點也沒有錯，完全是紙。兩百萬元大鈔只有每紮的上下一張才是眞的，四萬美金就足够了。我幹過金光黨，這是老把戲啦！」

蔡福元微有顧慮地說：「如果他們事先檢查一下的話，豈不就拆穿了？」

「天啦！蔡爺這是說甚麼話？强敵當前，他們誰的眼光也不敢向旁邊瞟一下，除非他們不想要命了。」

蔡慶國對這個妙計有了興趣，不過他也有顧慮：「趙堂！總有一個活着的，怎麼對付？」

「我看，兩人雙雙喪命的成份比較大。」

「做事要有絕對的把握才行。」

「這樣吧！」蔡福元表示意見。「我和警署的高探長連絡一下，他也許能帮助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

「算了。」蔡慶國不表贊同。「姓高的敲起竹槓來也嚇壞人。到時，死人擺在地上，不怕你不給他。」

「你有什麼好主意？」

蔡慶國眼光望着白剛說：「白剛！這回你該出點力吧！」

白剛點點頭說：「我也正想說，我躲在花廳的樓板上，在樓板上挖一個洞，那麼大的靶子我要打不中，我該跳海了。」

趙堂也附合着說：「好主意！好主意。」

「爸！我看就這樣辦吧！」蔡慶國也贊成了。

「你的主意還錯多了！是好是壞恐怕只有天知道了。」蔡福元一面孔無可奈何的神色。

危機四伏

在金鳳凰的香閨中——

「金鳳凰！」呂奇似笑非笑地說：「我記得妳曾經對我說過一句話。只要我有所需要，妳願意隨時爲我安排別的女人。」

「別跟我繞圈子說話！」金鳳凰冷笑了一聲。「我知道你玩方素君玩出癮頭來了。去吧！她在三樓，我絕不攔你。」

「我告訴過妳了，叫她金婷。」

「反正是同一個人。」

「我也告訴過妳了，方才我沒有碰她。」

「哼！誰也沒有看見。」

「妳不會算算時間？」

「那有什麼稀奇！手脚快的小姐十分鐘能斬三個男人。幹那種事情需要多久時間？一碰就行。」

「我那麼差勁嗎？」

「也許她太性感了。」

「不管妳怎麼說，我今晚一定要睡到她房裏去了。」

「哼！」金鳳凰難免醋性大發，鼻孔裏冒出一絲冷氣。「難怪你告訴我讓她暫時不要接客，原來你想獨吞。」

「我不想對妳解釋，妳最好不要攔阻我。」

「去呀！誰攔你了？」

「可是妳臉色很難看。」

「難道還要我拍手大笑嗎？」

「金鳳凰！妳沒有不高興的理由。」

「爲什麼要高興？你根本是存心要我坍台。讓別人知道了，你讓我面子往那裏放？」

呂奇站了起來，負手踱了兩步，聲音沉重地說：「金鳳凰！我有許多話不想對妳說，對妳說了，妳也不會瞭解；即使妳瞭解了，也無濟於事。」

「呂奇！你總以爲我只是一個脫衣上床供男人玩樂的女人，難道我一點也帮不了你的忙嗎？」

「金鳳凰！我目前的處境可能很危險。」

「噢！」她關心地問道：「你發現什麼嗎？」

「沒有。」

「那是你太敏感。」

「不錯。可是多年來敏感都很靈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活命也只有够敏感，根本就無暇去細思細想。」

「你覺得……？」

「我好像被甚麼陰謀套上了。」

「那一方面的？」

「我說不出來。」

「那麼，你去找金婷是有企圖的？」

「是的。我本來無須對妳解釋，我也知道妳不會攔阻我，可是我不願傷妳的心，在風塵中打滾的女人能有妳這樣一份眞摯，眞是難能可貴。再說，這許多年來，我已經傷了不少女人心。」

金鳳凰激動地撲進他的懷裏，面孔貼在他的胸上，嘶叫了一聲：「啊——呂奇！」

呂奇沒有去回抱她，聲音冷冷地說：「金鳳凰！我此刻的情感也許是一生中最軟弱的時候，但是我不會說出一點柔情的話，也不會做一點撫慰的動作，更不會落下一顆激動的眼淚。希望妳不要失望。我今天的言行已經有些不像我了。」

「不！我已經很滿足了。」

「好！我要求妳帮一個忙。」

她仰起臉來望着他，誠摯地說：「我願意爲你做一切事。」

「不要讓任何人知道我到金婷房裏去了。」

她的面色冷了一下，但很快地又點點頭說：「我不會對任何人說的，那是有失我面子的事。」

呂奇拍拍她的面頰說：「謝謝妳！」

她勾住他的頸項，嬌笑着說：「我不要空言，要實際的行動。」說着，噘起了紅唇。

呂奇吻了她，不過，他的嘴唇仍是冰涼而無熱意的。

× × ×

金婷還沒有入睡，她似乎在思索什麼。忽然，門上傳來一陣輕微的响動，接着門打開了。她微感吃驚的坐起來，發覺進來的是呂奇；他將食指豎在唇間示意她不要聲張，然後又小心翼翼地鎖上門。

等呂奇來到床邊坐下，金婷才輕笑着說：「怎麼？是來撈本的嗎？」

「我記得妳說了一句話——『如不好好享受一

番，你就會後悔無窮』——我想不通這句話的意義何在。」

「用不着想，享受一番就不會後悔了。」

「不碰妳就眞會後悔嗎？」他又脫去上衣和鞋子，躺到她的身邊，目光矚視着她。

她褻蕩地笑着說：「我在星洲紅燈區是出了名的緊口女郎，想品嚐風味的人要在三五天之前登記哩！」她的表情是褻蕩的，言語則是浪漫與下流的綜合。但目光却有一股狡黠的神色；若不是方素君告訴過呂奇，這個女人是魔鬼槍手唐天仇的姘婦，他根本就忽畧了她那種狡黠的目光。

他抬起她的下頦，刻意地端詳她，微微搖頭說：「妳不像是一個神女。」

「是缺乏她們的下流像，還是不够誘惑？」

「妳的言辭下流，風情誘人。可是妳不像一般神女那樣痲木。所以我認爲妳可能並不是紅燈區的暗娼。」

她沒有任何吃驚的反應，只是輕笑着反問道：「你認爲我是那一種女人呢？」

「不正經的女人。」

「被你猜對了。」

「妳也很沉着。」

「因爲我是老手。」

「那一方面的老手！」

「自然是接待男人的老手。」

「妳很少吃驚。」

「只有在打雷的時候我才吃驚。」

「妳也不關心我是怎樣進來的？」

「那何必問？你有鑰匙，証明你已經得到了這裏老闆的許可，任何一個男人化一百二十元都可以開門進來。」

呂奇隨手拿過上衣，讓她看到內袋口露出的槍柄。「看見這個也不吃驚嗎？」

「我早就知道你是一個槍手。而且，做妓女和流氓總是脫不了關係，習以爲常，不足爲怪。」

「那麼，現在是那一個流氓免費佔住妳呢？」

「自然是紅燈區混混的人，小角色，說出來你也不會認識。」

呂奇心想：眞是名副其實的「緊口」，一點口風也漏不出來，眼神中也沒有一點反應。

「妳眞是個奇妙的女人！」

「等一下你才會眞正感到奇妙。」

「當然，我是爲這件事來的。」

「是爲了享受，還是爲了怕將來後悔？」

「都不是，我只是要試試妳是屬於那一種的女人。」

這句話說得已經相當露骨，但是她仍然沒有驚異之色，反而嬌笑連連地說：「你太斯文了！」

呂奇也覺得太斯文了，對付這種女人也許該狠點。他不再猶豫了，身上每一件衣服都很快地飛走了。當他滾進被單擁着她時，發覺她的胴體很富於彈性，根據生理常識，肌肉富於彈性的女人在某一方面是不會太差勁的，這証明她不是吹牛，但却不能証明她的確是紅燈區的暗娼。

她柔順地偎在他懷裏，嬌媚地問道：「我不知道你喜歡以那種方式進行。」

「這証明妳不是一個神女。」

「爲什麼？」

「一個從事神女生涯的人，尤其像妳這樣一個在紅燈區有名的人，應該一看見這個男人就知道該用什麼方法可以使他愉快。」

一直應對如流的她，這時也不免楞了一下，但她的發楞只是一瞬間，很快地又回答說：「因爲你是一個特殊而又冷靜的客人。」

「噢！我倒不覺得。」

「幹我們這一行的信條是逢迎，也就是被動的，你一點動作也沒有，我怎知該如何逢迎？」

「你應該改稱利口女郎，你太會說話了。」

「『利』不能賺錢，『緊口』才能有男人送鈔票。」

呂奇知道這台戲非演下去不可了，要想「挖根究底」，不「深入」是不行的，他也並未過份看重這件事，更不是一個自恃淸高的男人，因此他毫不考慮地展開了粗獷的行動。

金婷「逢迎」得很好，呂奇更肯定了她不是一名暗娼，因爲從事神女生涯的人沒有可能有她那樣狂熱。但是，呂奇並沒有立刻揮鋤挖下去。當她流露出迷醉痴狂的情態時，他突然大叫了一聲說：「啊——我想起來了。」

「你怎麼還有工夫去想別的事？」

「我認識妳。」

她的情緒冷却了一下，楞楞地問道：「你怎會認識我？」

呂奇却不去回答她，繼續他的愛撫動作，她也就不再多問，閉上了眼睛，似乎是她在享受他。過了一陣，他出其不意地問道：「妳認識一個姓唐的嗎？」

「不認識……」突然，她像觸電般地將他推開，疾聲問道：「你說誰？」她終於流露驚色了。

呂奇却不在意地說：「有一個幹我同行的人，名叫唐天仇，我好像看見妳和他一起過，妳認識這樣一個人嗎？」

她重又躺平了身子，冷冷地說：「我不認識這

個人。」

「難道我記錯了嗎？」他像在自問。

「也許那個姓唐的是我的客人。」

「妳經常陪普通客人出街嗎？」

「那並不稀奇，只要他出錢。」

呂奇扳過身子，目光盯着她說：「金婷！妳在說謊，妳分明認識唐天仇。」

「奇怪！你爲什麼一定要說我認識他？」

「如果妳不認識他，方才我提到姓唐的。他的名字不叫唐天仇，也不是一個槍手。」

「妳很害怕他嗎？」

「嗯！他是一個又要錢又要人的流氓。現在關在檳城監獄，你提到他時，我還以爲他越獄逃出來了。」

這種解釋是無懈可擊的。總之，眼前這個女人和方素君二人，決定有一個是說謊者，不管是誰說謊，對呂奇都是不利的。因此，他必須要儘快地將說謊者找出來。同時還要查出內在的原因。

見他沉吟，金婷問道：「你是怎麼回事？」

「我這個人做任何事情都會常常分神的。」

「人家本來有蠻好的興緻，你這個人眞是太掃興。」

「做神女的也會有興緻嗎？」

「當然，你是一個很特殊的男人嘛！」

「這樣說來，我是該專心一點才對了。」他又開始了親吻與愛撫，在他的撩撥之下，她的興緻又好了起來，胴體像籐蘿般纏住了他。

酣戰的結果，金婷似乎得到比他更高的滿足，輕微地吁着氣，懶散地伸展着四肢，良久後，才媚笑說：「在女人的立場來說，你是個好男人。」

「要不要聽聽我的觀感？」

「當然要聽。」她支起身子來望着他，「愉快嗎？」

「很愉快，不過有點美中不足。」

「噢！你的慾望眞强烈。」

「如果妳是唐天仇的太太，或者是他的情婦就好了。」

「爲什麼？」

他將兩隻眼睛盯着她，緩慢而字字有力地說：「唐天仇是個了不起的槍手，有他，我不敢稱爲南洋一帶唯一的神槍手。如果要我去征服他，我自認還沒有足够的把握。如果妳是他的太太，或者是他的情婦，那就太美妙了，因爲我已在這方面征服了他。」

她的面色突然變得難看起來，忿忿地說：「你太可惡。」

「咦！妳爲什麼生氣？」

「我是姓唐的太太，我會殺你。」

「如果你是他的情婦呢？」

她目光惡毒地看向他，身子却像畏避毒蛇似地向床裏挪動。這些表情，都已說明了她的身份。

「他很愛妳嗎？」他口裏問着，目光却故意偏向一邊，「妳不用否認。我已知道妳是唐天仇的情婦。」

「你那樣肯定？」

「當然。因爲我不會和一個平凡妓女睡覺。」

「金鳳凰呢？」

「她已經不算是平凡，但還沒有同她睡過。」

「很抱歉！我却是一個旣平凡，而又下流的妓女。」

「在唐天仇的眼光中也許是如此。」

「你的卑劣想法和怯弱的表現顯得更平凡，更下流，將我對你的一點美好印象都抹煞掉了。」

呂奇滾動到她的身邊，伸手摟住她，輕佻地說：「我知道那點美好印象是怎麼來的，讓我們再開始，妳立刻又可以獲得那美好的印象。」

她低吼着，聲音非常嚴厲：「放開我。」

「妳承認是唐天仇的情婦了？」

「是又怎樣？」

「那麼，妳一定是個可憐蟲。」

「我也許是個螫人的女魔。」

「別吹牛！」呂奇聲調柔和地說：「唐天仇爲什麼心甘情願地讓妳和另一個男人睡覺？而且那個男人又是和他同樣享有盛名的神槍手。很顯然的，他不是眞心地愛妳，也許有另一個比妳更令他滿意的女人在等着他。」

她突然抓住呂奇的肩頭，猛力一陣搖幌：「你說甚麼？」

「唐天仇只是在利用妳！」

她突然楞住了。許久之後，突然從床上跳起來說：「快穿衣服。」

「妳要幹什麼？」

呂奇沒有表示異議，沉靜地穿着衣服。而他的心中却是萬分得意的。

五分鐘後，金婷和呂奇一先一後地離開了「鳳凰女子公寓」。他們在街角處碰頭，呂奇看看錶說：「現在已經是淸晨兩點了，妳要去那裏？」

「我要證實你的話。」

「是陷阱嗎？」

她顯得很摯誠地說：「保證不是，我該謝謝你提醒我。」

「可是已經太晚。」

「爲什麼？」

「因為妳已經和另外一個男人有了肉體上的關係。」
「啊——」她低呼了一聲。
「讓我現在問妳幾句話，希望能據實以告。」
「問吧！」
「是唐天仇敎妳冒名來的，對嗎？」
「是的。」
「目的何在？」
「監視你的行動。」
「妳到金鳳凰這裏來是以做妓女為掩護的，但免不了要接待客人，起初妳一定不願意，他如何表示。」
「他說他愛的是我的心，並不在乎犧牲區區肉體。」
「仔細想想，這話有破綻嗎？即使他在不在乎，也不能夠為了達到某種的目的而讓你皮肉受苦的呀！」
金婷抿唇沉思了一陣，才說：「他一定打算不要我了。」
「現在先不要想這個問題，我寫航空信，敎方素君到金鳳凰這裏來，唐天仇是怎麼知道的？」
她茫然地搖頭。
「妳和唐天仇的關係是方素君告訴我的，若說我的信落到唐天仇的手裏，方素君又如何知道你們的行動。」
「甚麼？她也來了塞城？」
「妳是和唐天仇同機來的嗎？」
「我早一班飛機。」
「她和唐天仇同一班飛機來的。晚上在寶宮大酒店時，妳剛離開我的房間，她就來了。」
「哦！他們兩人一定有連絡。」
「現在只有用這個答案來作解釋了。」
「哼！」她跺了跺脚，忿然地說：「原來他們在利用我！」
「不僅是妳，還有我。」
「走！找他們算賬去。」
「慢點！別太衝動。」呂奇拉住她。「我問妳，妳和唐天仇在一起有多久了？」
「六年了。」
呂奇道：「那麼，南洋一帶的黑道人物妳一定很熟吧！」
「不一定。唐天仇如果提起過，或者和他有來往的，我大概都還知道，你要打聽誰？」
「一個戴着鬼面具的海盜首領，他擁有一艘漂亮的中型快艇。」
「沒有見過，他叫什麼名字？」
「他自稱『鬼面人』。」
她想了一想，搖搖頭說：「沒有聽人說起過。你問他幹什麼？」
「我不久以前在他手裏栽了一個觔斛，是方素君救我出來的，因此使我欠了他的恩情。」
「這也許是一個圈套。」
「現在想想很像，我查問了許多黑道中的人，都說不知道這個人。我也在懷疑是不是方素君的一着棋。」
金婷又陷於沉思，忽然振聲說：「對了！那副面具是不是在兩眼處鑲着白框，嘴吧處鑲着紅框，形狀看起來非常可怕的？」
「不錯。妳在那裏見到過？」
「唐天仇的箱子裏。」
「唐天仇？」
「嗯！我還問過他，那是幹什麼用的。他說：那不過是準備參加聖誕舞會的化裝面具。」
「眞是想不到。」
「走！」她挽着呂奇說：「他們一定早就搭上了，我要問問唐天仇，他存的是什麼心？」
「他會用槍彈答復妳。」
金婷毫不在乎地說：「沒有關係，你會替我報仇的。」
「未必可靠，我不喜歡過問男女間的私事。」
「我不相信，方素君救過你，你就念念不忘。你怎會是一個如此無情的人呢？我一分鐘也忍耐不了。」
呂奇抱緊了她，那不是給她溫暖，而是給她穩定。同時以沉靜的語氣說：「這證明妳還愛着他，妳現在覺得忿恨，而一見到他時却又什麼都忘掉了。如果妳發現他並沒有和方素君在一起，妳甚至會懷疑我們現在所作的判斷，女人在這一方面是非常軟弱的。」
「我不是那種軟弱的女人。」
「你自己不覺得，妳不以為妳是被我煽動起來了？」
她堅決地搖頭說：「絕不是。方才在床上你侮辱唐天仇時，我恨不得殺了你，我一直在想法子拿到你上衣內袋裏的槍。」
「是啊！這證明女人最善變的，現在我們像老朋友一樣。等一下，妳可能又會幫唐天仇來殺害我了。」
「不會的，由於你的提醒，才使我如夢初醒，我是應感激你；再說我們現在的處境完全相同。」
「妳的意思是『同病相憐』嗎？」
「我不承認我可憐，你一定也不。」
呂奇重重地摟了她一下，聲調顯得愉快地說：

「從這一句話可以證明妳不是柔弱的女人，我很願意同妳合作，不過，妳還沒有告訴我，妳的眞實姓名。」
「我是在戰亂中長大，沒有父母，沒有眞姓名，這也是眞話。如果你不願叫我金婷，就叫我藍妮吧！」
「藍妮？」呂奇喃喃地唸着，似乎有熟的感覺。突然他想起來了。「原來是早年星洲紅舞星。」
「別說得那樣動聽，我不過是脫衣服擺擺姿態的舞孃。」
「當年妳可說是紅得發紫，怎麼會纏上唐天仇的？」
「他那時還沒有混起來，但是我却愛上了他。不但奉獻了身體，還供給他金錢揮霍。」
「女人常常作傻事的。」
「現在我再也不傻了。」
「好！藍妮！」呂奇摟着她向街邊走去。「現在我問妳，妳要我陪妳到什麼地方去？」
「帝后酒店二〇九室，去找唐天仇。」
「想看看他床上是否睡着方素君嗎？」
「即使姓方的那臭女人不在他床上，我也不會對我們方才的判斷懷疑的。不過有她在，他沒有話好說。」
「嗯！妳打算怎樣出這一口氣？」
「如果你肯將手槍借給我，我就殺他。」
「別說氣話了！」
「這怎麼是氣話？」
呂奇摟着她又走回來，邊走邊說：「藍妮！聽我說！好好回去睡覺，按照他規定的方法和他保持連絡。現在我去探探動靜。」
「你一人去？」
「藍妮！聽我說句良心話。妳和金鳳凰是同型的女人，外表淫蕩而內心善良，我不願妳們受到傷害。」
「不要那樣保護我。」
「那麼我換一種口氣說吧！妳同去會使我感到累贅。」
「好吧！」她勉強地點點頭，「我服從你。」
「記住！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要露聲色，如果讓唐天仇看出一點破綻，我的計劃就報銷了。」
「能說說你的計劃嗎？」
「現在別問，到時我還要請妳幫忙。去！」呂奇推開她。「去按門鈴，我看着妳進去。」
她却又回過身來，撲進他的懷裏，低聲說：「呂奇！讓我說出一點心裏的感想，好嗎？」
「妳要說什麼？」
「你從內到外，從正經的時候到做那件事，你都表現了男性的威嚴，和發揮了男性的魅力。」
「唯一的缺點就是太冷漠。」
「誰說的？你的情感很豐富，只是埋得很深，沒有毅力，沒有耐性的人，永遠挖掘不到。」
呂奇幾乎有些激動地想去吻她，甚至將她再抱緊一些。他終於忍住了，冷冷地將她推開。他遠遠

呂奇抓住對方衣領一提，仔細一看，原來是范五魁。

地看着她按了門鈴，走了進去，這才離開公寓門口，走進了街角拐彎處的一座電話亭。

雙雄對峙

電話鈴響了很久，才傳來金鳳凰矇矓的聲音：

「誰？這麼晚了！」

「聽不出來嗎？我是呂奇。」

「是你，」酸性透過電波傳過來。「在那一家酒店？剛才你和金婷一先一後離開。別以為我不知道。」

「金鳳凰！聽我說。」呂奇聲音正經地說：「她現在已經回來了，妳假意說妳晚間一個人害怕，要她陪妳睡。別問她甚麼。也別將她釘得太緊，只要暗暗注意她的行動就好了。」

「為什麼那樣神秘？」

「別問。」

「明天白天呢？也要我跟着她嗎？」

「等一下我再決定。」

「你現在要去幹什麼？」

「要去探險，如果我天亮不回來，那就凶多吉少。妳千萬不要哭，也不要為我戴孝，不然我的靈魂會提出抗議。」

「呂奇……」

呂奇不等她說完就掛斷了電話，他根本不給機會讓女人說出關切的話。

他放下話筒，正要走出電話亭，忽見距離三十碼處一根電話桿後面有一個黑影子幌動了一下。他不動聲地走出來，背着那根電杆掏出香烟和打火機，燃上一支香烟，悠閒地吸着。

殊不知他那隻打火機上鑲嵌着一面鏡子，很清晰地看見電線桿後面伸出一個腦袋在向他窺探。

光線暗淡，他無法看清那人的臉，但他可以肯定對方是在監視他行動的人。如果是蔡氏父子派來的那倒無所謂；如果是唐天仇的爪牙那就不妙了，想到這裏，他就吹着口哨向那人藏匿的所在地信步走過去。

塞城的電線桿十有八九是水泥鑄成的，非常粗大，一個人隱藏在後面，根本就不會被發覺，因此，藏匿的人就沒有離去的打算。

呂奇裝着未看見的樣子幌過來，突地一個轉身揮出了鐵拳，敲在那人肚子上，那傢伙即刻就雙手抱着肚子，蹲了下去，呂奇抓住對方的衣領一提，仔細一看，原來是范五魁。

呂奇一見是他，放心不少，冷哼一聲說：「朋友！我們又遇上了。」

范五魁像是見了閻羅王一般，嚇得哆哆嗦嗦地說：「別誤會，我只是剛好路過……」

「用不着解釋，你只是一條走狗，你的主人教你怎麼樣，你就要怎麼樣，我不怪你。」

「謝謝！謝謝！」

「范五魁，拿點男子氣概出來，在蔡家父子底下聽說你也是一個大將，怎麼這樣差勁？」

「嘿嘿！見到你，老虎都要變小貓。」

「別拍馬屁！」呂奇說着鬆開了他，又掏出一百塊錢塞在他手裏。「來，拿去買酒喝。」

范五魁那敢接，連連推讓說：「不敢要！不敢要！……」

呂奇眼睛珠子一掄，沉聲說：「為什麼不敢要？難道我的錢是偷來的，搶來的？或者這鈔票是假的？用了要犯法？」

「不是這意思，咳！咳！無功不受祿。……」

「你說得對，拿着吧，跟我辦回點事情就可行了。」

范五魁更加發楞了，期期艾艾地說：「只要不太使我為難……我……一定照辦。」

呂奇冷冷道：「放心！我找的是姓蔡的，不會為難你們這些跑腿的人，否則，上次遇到我，你就沒命了。」

剛好，一輛出租汽車經過，呂奇揚手攔住了，拉着范五魁跑了上去，吩咐司機開到帝后酒店對面停車。

上車後，范五魁惴惴不安地問道：「你要帶我去那裏？」

「不用問，到時我自然會告訴你。」

車到帝后酒店，他們下車後，呂奇將范五魁帶到酒店對面一座電話亭子裏，告訴他說：「等我離開三分鐘後，打電話到酒店的二〇九室，對方一接電話，你就破口大罵，罵得越兇越好。」

「那……那怎麼行？」

「怕什麼？你敢打我的黑槍，還不敢罵人？」

「只是無緣無故的……？」

「照我話做，你不但罵他，而且告訴他，你在酒店對面的電話亭裏，教他有種就出來。」

「他要眞出來呢？」

「電話掛斷後不要離開電話亭，當你看見有人從酒店出來時，你就趕快拔腿開溜。」

「對方是誰？」

「不要問。我在暗中看着你，你要是不依照我的話去做，在二百碼以外的槍彈也能够射中你的腦袋。」

范五魁知道呂奇不是在吹牛，連忙點頭：「我一定照辦。」

「現在背過身去看錶，三分鐘以後打電話，電話號碼在酒店的招牌上，一歪頭就看到了。」

范五魁背過身去低頭看錶，可是他一直想不透姓呂的在耍什麼花樣，但他却不敢違抗，三分鐘過去了，他看清電話號碼開始撥號。

電話由總機轉到二〇九室，鈴聲響了一陣，才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喂，這裏是二〇九。」

范五魁開始破口大罵：「你是猪，是狗，你混蛋加三級……」

「喂，你是誰？」

「我是你祖宗，你是我孫子……你要想見見你祖宗也可以，我就在酒店對面的電話亭裏。」

「瘋子！你想死嗎？」

「少吹牛！有種就出來會會面。」

「好，你可別跑。」

「爺爺等着敲掉你這孫子的門牙哩！」

「小子，你等着。」

「別廢話，有種就下來。」

「卡察」一聲，電話掛斷了。方才范五魁罵得很起勁，因為他從來都是挨罵，沒有像方才這樣痛痛快快地罵過別人。可是，電話掛斷後，他又不禁心頭發寒了。對方是誰呢？萬一是個不好惹的傢伙那可糟了。

他想到開溜，可是一想起呂奇臨去的交代，又使他不敢妄動，只得兩眼瞪得溜圓地注視着酒店的大門。

只要那邊有人一露頭，他這裏就開跑，主意拿定，心裏不禁又放寬了許多。

× × ×

深更半夜，來了一通莫名其妙的電話，挨上一頓臭罵，任何人也不會心甘，何況又是心高氣傲的唐天仇？

他放下電話，撩開窗簾往下一看，對面電話亭裏果然有一個人站在那裏，兩眼瞪着酒店這邊張望。距離約莫六十碼！唐天仇只要摸出槍來瞄他的左眼，就絕對不會打到右眼上，不過，他還不敢公然殺人。他一咬牙，決定下去揍那個傢伙一頓。

突然，一陣涼風撲面而至，這陣涼風使唐天仇清醒很多。他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陷阱，用的是引狼出洞的方法，這一出去就上了對方的大當。龜縮不出，又顯得太怯弱。腦筋一動，仍然穿好了衣服離開了房間。

他這裏剛一出去，另一個人却敏捷地閃了進來，這人就是呂奇。

他楞楞地站在房門口，似乎有些失望；因為這間套房裏只住着唐天仇一個人，方素君並不在這裏，明知是多餘的，他仍然查看了浴室、衣櫃，以及任何一個可以藏下一個人身體的角落。沒有，不但沒有發現方素君的人，也沒有發現屬於女人的衣物用品，至少目前他們沒有混在一起。

可是，當呂奇從浴室裏再回到臥房裏時，他却有了發現；床上併排着兩個枕頭，都有頭部壓過的痕迹。

他走近一看，又發現了一根長髮；有了這根頭髮足證有女人上過這張床，但還不能證明那個女人就是方素君。

他用手帕包好了那根頭髮，又仔細搜尋；結果在梳粧台上又發現了一根女人用的髮夾。

他撩開窗簾望向對面電話亭，那裏面已沒有人在，想必范五魁已經開溜了。於是，他也很快地離開了唐天仇的房間。

其實，范五魁正在對面一條小巷受活罪。

唐天仇是從酒店地下餐廳的側門溜出來的，當硬硬的槍管抵上范五魁的背脊上時，他才知道挨罵的人已悄然地來到了背後，范五魁那敢妄動，乖乖地聽指示走進了一條黑巷。

唐天仇的左手叉在范五魁的後頸，將他的身體抵在牆上，左膝也屈起來抵住他的腿彎，沉聲問道：「誰派你來的？快說！」

范五魁也混過兩天，心想能賴賬最好還是賴賬，於是裝着不解其故的表情，連連地搖頭說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哼！方才不是你在電話裏面罵的嗎？」

「沒……沒有，你弄錯人了。」

「別賴賬！我聽得出你的聲音。」

「眞……不是，你一定弄錯了。」

「弄錯了？我清清楚楚地記得你說話的腔調。」唐天仇手裏的槍管猛力地往他背上一戳，沉叱道：「快說，你的同伴躲在那裏？」

范五魁抵死不承認：「沒有，沒有！」

唐天仇倏地用力將他的身子扳過來，在路燈照耀下，都看清了彼此的面目，異口同聲地叫出：「是你？」

唐天仇鬆下手嘿嘿一笑：「原來是姓蔡的派來的。說吧！你們在打什麼主意？」

范五魁低呼道：「我上當了。」

「這是什麼意思？」

「是呂奇教我打電話罵你的。」

「他？」唐天仇不由心頭一怔，忙問道：「你吃姓蔡的飯，怎麼替呂奇跑腿辦事？」

「他逼我來的，而且我也不知道要罵的人就是你唐先生！」

「噢！他在耍什麼鬼？」

「不……不知道。」

「他人呢？」

「恐怕早走了。」

「好！這件事我不怪你。」

「謝謝！謝謝！」

「慢點！我姓唐的可不能讓你白罵。」

「這……？」

「我要敲掉你兩顆門牙！」唐天仇說着，膝蓋抵住范五魁的小腹，左手叉住他的頸項，右手掄起槍柄就要動手。

驀然，不遠處傳來一聲沉悶而短促的吆喝：「住手！」

唐天仇倏地掉轉槍口，指向喝聲來處，疾聲問道：「是那位朋友？」

「哈哈！」那是一聲冷冰冰的乾笑，接着呂奇出現了。「在沒有和蔡福元談妥價錢以前，我奉勸你不要動槍。」

唐天仇見呂奇手中沒有武器，也就將槍收了起來，冷冷地說：「是大丈夫就該正面找我，何必找個可憐虫出面？」

「我現在已經來了，放掉他吧！」

「不行，我還沒有敲掉他的門牙。」

「沒有問題，這筆賬記在我頭上。」

唐天仇楞了一下，飛起一脚踢在范五魁的臀部上。「滾吧！有人代你還賬了。」

范五魁如逢赦令，撒腿就跑，呂奇却大吼一聲：「站住！」

這兩個字彷彿是兩枚鐵釘，釘進了范五魁的脚背，站在那裏一動也不敢動。

呂奇走到他面前，一個字一個字像打雷般地說：「姓范的！回去安安穩穩地睡覺，要不就到馬路上去當壓路機。你如果想貪功報信，這裏兩支槍總有一支槍裏的子彈會在你的腦袋上開天窗，你要是不信，不妨試試看。」

「不敢！不敢！」

「走吧！」呂奇說話的尾音未落，范五魁已經不見了人影。

「姓呂的！」不等呂奇回頭，唐天仇就開口說話。「你的消息真靈，竟然知道我住的地方！」

「那不算稀奇！」呂奇冷冷地說，「我現在告訴你一件稀奇事，你的女人我睡過了。」

「哈哈！我唐天仇夜夜換女人，你只要願意叫我一聲老前輩，你儘管跟在我後面檢垃圾。」

「這個女人有點不同。」

「不同！難道是『橫』的？」

「你少說下流話，這個女人和你有六年交情，你却爲了達到這種目的，往我床上送，你也許想過過做王八的癮頭。」

唐天仇一點也沒有發怒，反而哈哈大笑道：「這眞是一椿稀奇事，天底下竟然還有一個女人將我纏了六年，我倒要問：這個女人是誰？」

「藍妮！」

「哈哈！姓呂的！如果你不是存心要侮辱死人，那你就是遇到了藍妮的鬼魂。」

「你說什麼？」

「藍妮死了三年了，是我親自送的葬，錯不了的。」

「哼！藍妮活得好好的，我知道你從今以後不打算再要她，但也犯不着咒她是死人！」

「姓呂的！我看你的頭腦大概有了問題。」

「好！不談閒話，我們來談一件正事。」

唐天仇道：「很歡迎，半夜裏起來聊閒話太沒有意思了。」

「不久以前的事還記得吧？」

「你提提吧！我記不了那樣多。」

「不必裝糊塗，你就是那個綁架我的海盜首領『鬼面人』。」

唐天仇楞了一下，接着冷笑一聲說：「我倒是沒有裝糊塗，不過你的話却將我說糊塗。」

「別想賴，我有人證。」

「姓呂的。魔鬼槍手並不見得畏懼你的神槍，我犯不着賴什麼。老實說，你說的話我一句也聽不懂。」

「你到塞城來的目的是什麼？」

「受僱殺人。」

「殺誰？」

「聽說是殺你。」

「談妥了嗎？」

「談妥了我就會來找你。」

呂奇冷哼了聲說：「這不是你眞正的目的。」

「那麼你說我倒是來幹什麼的？」唐天仇反問道。

「有更大的陰謀。」

唐天仇聳聳肩，神情不屑地說：「今晚上的稀奇事眞多。」

「我問你，從星洲同機來的還有誰？」

「姓蔡的派去和我接頭的白剛。」

「還有一個女人。」

唐天仇豎起大姆指朝身後一幌，冷笑着說：「姓呂的，去打聽打聽，我從不帶女人出門的。」

呂奇不禁發楞了，看來所有的判斷都不對，而且藍妮的身份也大有問題，因爲他看得出來唐天仇不是在說假話。他楞了一下，才又問道：「姓唐的！昨晚睡你床上的女人是誰？」

唐天仇若有所悟地點點頭說：「唔！原來你敎人罵我的目的是要搜查我的房間，嘿嘿！我唐天仇竟然中了你的調虎離山之計。」

「我問你，那女人是誰？」

唐天仇鼻孔裏冒出一聲冷氣：「哼！以你這種問話的口氣，我本來可以不回答你，只因爲你有喜歡檢垃圾的毛病，所以我才願意現在告訴你，讓你去找她。她花名金娟，是塞城名氣很大的鳳凰班的姑娘。」

呂奇本想將自己原先的推測整個抖出來和唐天仇攤牌，但是他拿不準唐天仇究竟是不是和方素君有勾結。萬一眞如自己的判斷，那豈不是打草驚蛇。因此不動聲色說：「我想向你打聽一個女人。」

「我對女人忘得最快。」

「認識方素君這個女人嗎？」

唐天仇認眞地想了一想，然後搖搖頭說：「毫無印象。」

呂奇不禁暗暗吃驚了，他直覺地肯定唐天仇絕沒有說假話，因此他方才所作的推斷就要完全推翻了。這件事他不想再追問下去，換了一個話題問道：「蔡家出給你多少錢？」

「美金六十萬元。」

「好價錢！難道你還嫌少？」

「我要二百萬元。」

「嘿！你在開玩笑吧？」

「一點也不！殺你並不簡單。」

「你很會敲竹槓，姓唐的！你們談好價錢以後，最後在你動手之前幾個小時通知我一下。」

「怎麼！你要擦槍？」

呂奇走到他面前冷冷地說：「我們應該先去訂製兩具棺材，像我們這種身裁，在本地很難買到現成的，躺在棺材裏伸不直腿可不好受。」

「爲什麼要兩具？一具也就够了。」

「我們兩人對槍，我沒有信心說我自己不會死，但我有信心敎你死在我的槍下。」

「哈哈！這一點我們的看法倒是相同的。」

「好吧！我們該分手了。」

「慢點！」唐天仇攔住他。

「是不是要敲掉我兩隻門牙？」

「這筆賬以後再算，我想與你作筆買賣。」

「難道你想違背槍手的行規，收了錢不去殺人嗎？」

「你弄錯了。我是說萬一姓蔡的不肯出那樣高的價錢，我這趟塞城就算白跑了。據我猜想你也許需要一個幫手。」

「好主意！甚麼價？」

「美金二萬元。」

「兩邊的價錢怎麼差這樣多？」

「幫你，只要用殺你的百分之一力量就行。」

「好！」呂奇重重地在唐天仇的肩頭上拍了一下。「你們談不成的時候，就來找我吧？」

「上那兒找你？」

「鳳凰班，我是那兒長客。」

「嘿嘿！看樣子我今晚上叫金娟倒眞是檢垃圾了！」

呂奇向他揮揮手，奔出小巷，往電話亭跑去。他要趕緊和金鳳凰打個電話，因爲自稱藍妮的那個女人的來路大有問題。

他撥了金鳳凰房裏的電話號碼，可是鈴聲響了足足有一分鐘也沒有人接，金鳳凰睡得那樣沉嗎？

呂奇情知不妙，立刻改撥樓下的電話。鈴聲一響，很快地就傳來一個嬌媚的女聲：「這裏是『鳳凰女子公寓』！」

「喂！金鳳凰小姐房裏的電話無人接，妳趕快上樓去看看，也許金鳳凰小姐出了什麼毛病。」

「請你等一下。」

足足過了五分鐘，回話來了，聲音非常慌張：「喂！喂！金鳳凰小姐頭上有血，好像是被人敲昏了。」

呂奇不由大吃一驚，忙道：「吩咐看門的人把守大門不准任何人出入。」

「你是誰呀！」

「我姓呂，立刻就回來。」他放下電話後，飛也似地衝出電話亭，攔了一部出租汽車跳上去，吩咐司機以全速開回「鳳凰女子公寓」。

在車上他不停地想：毛病一定出在那個藍妮身上，他不但想不通！也越想越糊塗！

山雨欲來

經過包傷，注射，用冰塊鎭住頭部，金鳳凰終於醒過來了。她一睜眼，就伏在呂奇的腿上嗚嗚咽咽地哭起來了。

呂奇揮退了衆人，讓她哭了一陣，這才問道：「金鳳凰！是怎麼回事？」

金鳳凰猶有餘悸，抽抽噎噎地說：「好……可怕……一個白……白眼眶，紅嘴巴……藍面孔的怪……怪……人。」

呂奇不由一怔：白眼眶？紅嘴巴……藍面孔？那不是所謂「鬼面人」戴的面具嗎？

「金鳳凰！這人是不是穿着一身藍衣服？」

「好……像是的。」

「他是從那裏進來的？」

「我不知道。當時我已睡着了，覺得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一睜開眼睛就看見那個怪人站在我床前。」

「他說什麼沒有？」

「他什麼也沒有說，我正想叫，他就在我頭上敲了一下。」

「當時金婷也睡在妳床上嗎？」

「是的。」金鳳凰說着左右張望了一下。「咦！她到那裏去了？」

「她不見了。」

「呀！她一定是被那個怪人綁走了。」

「金鳳凰！上床之前，門上鎖了沒有？」

「鎖上了，連陽台上的長窗都鎖得緊緊。」

「妳和金婷說了些什麼？」

「沒有說什麼。」

「想想看：妳總不能一句話也沒有說吧？」

金鳳凰蹙眉想了一陣，方答道：「我接過你的電話後就去叫她來，她不顧和我同睡。我就說：是呂先生要我叫妳過來陪我的。」

「她有什麼不高興，或者不安的表示嗎？」

「沒有。她過來一上床就睡着了。」

呂奇沉吟一陣，又問道：「她穿什麼衣服上床的？」

「睡衣。不過，她帶了一個枕頭過來。」

「她怎麼解釋她要帶一個枕頭過來的理由？」

「她說她不習慣嗅到別人的頭髮味。」

「好了！」呂奇離開了床邊。「妳休息一下吧！那個怪人拿妳化粧台上裝洗髮精的瓶子敲了妳一下。幸虧那隻瓶子是壓克力的質料，如果是玻璃製品，妳的腦袋就開花了。」

呂奇在金婷房裏睡過，自然認得出金婷帶過來的那隻枕頭。他拿起檢視一番，心裏就有數了。

所謂「鬼面人」，不過是那女人故佈疑陣的手法。否則，不必將金鳳凰叫醒後再去敲昏她。

面具和衣服是塞在枕頭套子裏帶過來的，由於金鳳凰所說「是呂先生要我叫妳過去陪我的」那句話使她提高了警覺；再加上金鳳凰仔細地將門窗上鎖，以致使她敏感地覺得處境危險，所以要花樣遁去。

那麼，這個女人一定是方素君同路的了，這個答案雖不能肯定，但呂奇却有了九成的把握。

至於他們在玩弄什麼樣的詭計，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由沉思進入昏沉，接着，他就這樣靠在沙發上進入夢鄉。

呂奇的確是够疲倦的，而且上半夜的時候，在金婷那裏又支付了不少精力，因此，他睡得很沉。但是，一種身爲槍手獨有靈敏，以及多年來出生入死所累積來的警覺性，使他可以隨時醒來。

那是一聲極爲輕微的响動——「磁」！就像一把掃帚拂過地面的聲音，這聲音立刻使呂奇驚醒起來了。

呂奇躺在沙發上的身體紋風未動，視線却從眼縫間射向陽台處的窗帘，注意那裏的動靜。他兩手環抱在胸前，這是他小憩時習慣的姿勢，這種姿勢便於拔出西裝內袋裏的手槍。

突然！窗帘在輕微幌動，似乎有人在撩撥。一枝槍管從窗縫中伸了進來。

「噗！」呂奇的槍彈射了出去，如果那人露面的話，他也許只射傷對方的手腕就行了，而對方的身形既然藏匿在窗帘之後，爲免失誤起見，他只有以槍枝出現的部位推算，向對方的身體發射了。

槍聲响後跟着是「嘩啦」一聲玻璃窗的破碎聲，緊接着「噗通」的一响，一個龐大的軀體跌了進來。

玻璃窗的破碎聲已經驚醒了亡魂喪胆的金鳳凰，她霍地翻身坐起，當她看見那人跌進來時，驚惶地叫道：「怪人！又是那個怪人！」

呂奇已飛快地向落地長窗滾過去，先察看了陽台無人，才回頭來察看那個倒地的「鬼面人」。他拉開了面具，不禁又怔住了，原來是個男人。

呂奇又連忙檢查他的傷勢，槍彈竟湊巧地射穿了對方的心臟，早就一命嗚呼。

看來方才的判斷又錯誤了，所謂「藍妮」並非他想像的那樣，「鬼面人」確實另有其人。

是嗎？「鬼面人」就這樣差勁嗎？呂奇不停地問着自己，但他不敢遽下答案。因爲一連串的詭譎變化已使他失去判斷信心了。

他拿起死者的槍，那是一枝大號左輪；一般槍手都不願用這種大型槍，因爲不便携帶。

他又仔細地檢查死者的右手，終於被他發現了疑問；死者的右掌接近虎口肌處並沒有一般槍手爲了練槍而磨出來的粗繭。一個疏於練槍的人會貿然出動企圖去刺殺一個極負盛名的槍手嗎？

破綻！絕大的破綻！

這顯然是一着移花接木的巧計，讓呂奇確認藍妮其人是被「鬼面人」綁走的。

但是，呂奇還有一點想不通；萬一自己沒有即時醒來豈不要被對方射殺！對方存心要置自己於死地嗎？

他將大號左輪槍轉輪上的六粒子彈全部卸下來，終於被他這個玩槍的行家又發現了破綻。原來那

六粒子彈都是沒有火藥的空彈，俗話叫做空心大佬倌，這個人根本就是派來做替死鬼。

金鳳凰起床來到他身邊，期期艾艾地問道：「你打死了他？」

「嗯！」他點點頭。

「就是他敲昏了我，綁走了金婷。」

「是吧！」他含糊應着，並沒有將內情說破。

「屍首怎麼處理？」

「這正是我的難題。」呂奇皺着眉頭說。

「我這裏有一間密室，暫時放一下再說。」

「密室？妳這裏怎會有密室。」

金鳳凰解釋說：「有一個時期警方反黑總部掃蕩風化的行動特別厲害，所以才準備了這間密室，其實也是一條暗道。」

「能通外面嗎？」

「通下一條地下水道。」

呂奇振聲說：「有辦法，入口在什麼地方？」

「就在我房間的浴室裏。」

「來！快幫忙我抬屍首。」

× × ×

約莫上午十時。呂奇在酣睡中，這是他高枕無憂的時刻。金鳳凰的傷無大碍，已起床作他的守護神。可是，守護神却打擾了他的甜夢。

「呂奇！醒醒！……」她推着他。

呂奇翻身坐起，揉着眼皮問道：「甚麼事？」

金鳳凰以食指竪在唇間示意他小聲，然後悄聲說：「你的電話，是一個女人打來的。」

女人？是方素君？還是那位名叫「藍妮」的金婷？

他連拖鞋都來不及穿，就起床走過去拿起話筒：「喂！那一位？」

「呂奇嗎？」方素君的聲音。

「我是。」

「方素君！速來龍鳳樓吃早茶。」不等他回答，那邊就把電話收了線。

「是誰打來的？」金鳳凰趕過來問。

「不用問，我現在要出去一趟。」呂奇一面說，一面快速地穿衣服。「記住！不要向任何人提起『鬼面人』的事。」

金鳳凰不開心地噘嘴說：「你總是不教人家問，萬一你有危險……？」

「嗨！你還沒有嫁給我就天天担心作我的寡婦了！」

「你這個人！」她白了他一眼。突然想起一件事大叫起來：「呂奇！我忘記告訴你一件事。」

「甚麼事？」

「早上蔡福元打電話來向我調頭寸，一開口就是十萬美金，好像幹我這們一行的都是大財主。」

「噢！他向妳調頭寸？」

金鳳凰走過去爲他拉直領帶，嬌媚地笑着說：「呂奇！你贏了，蔡福元開始籌錢啦！」

「他未必是爲我籌錢吧？」

「爲誰？」金鳳凰不由一楞。

「他請了一個槍手來對付我，就是我上次提的那個姓唐的。他也眞狠，向蔡福元討價二百萬元美金。」

「同樣花二百萬，蔡福元何必要殺人？」

「他在打如意算盤，我和姓唐的比槍，有百分之九十可能兩個都會喪命，他則一分錢不要化。」

「姓唐的難道不明白這個道理？」

「他當然明白，不過，幹槍手的都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匹夫之勇，有時明知死路還是要往前闖。」

「你應去勸勸他呀！」

「別忘了我現在也是槍手。」

「你們這些人，簡直拿生命開玩笑。」

「所以，妳別一個勁地纏我。當我的妻子也好，情人也好，每一分鐘都有當寡婦的機會。」

「如果我眞能做你的妻子，那怕是一分鐘我也滿足了。」

「我可不願做短命鬼哩！」

「呂奇……。」

他逃出了金鳳凰的香閨，本來還打算拿條毛巾將面孔乾洗一番的，也只好免掉了。

× × ×

十時二十分，呂奇就來到了龍鳳樓。早茶已近尾聲，食客稀少，呂奇一進門，就很易地看到了坐在壁角一隅的方素君。她向他呶嘴示意，要他在她的隣座坐下。

呂奇依照她的意思落座，即向侍者要了一份鷄粥。侍者送來食物，呂奇低頭就食時，她才開始說話：「你昨晚爲什麼要去找唐天仇？」

「好奇。」

「你可知道你已打草驚蛇了？」

「噢？」他冷冷地應着。

「你是否懷疑我對你說的話？」

「妳爲什有這樣想法？」

「從你的行動，以及你的神態上看出來的。」

「妳太敏感。」

「女人都很敏感。」

「妳是否敏感地以爲我再不會爲妳効命了？」

方素君頓了一下，才說：「如果你對我不够信任，就會影响我的計劃。」

呂奇以相同的語氣說：「如果妳對我信任，就

該將計劃的細節告訴我。」
「與你行動無干的我不想告訴你，我不想使你分神。」
「那我就不問了！噢！我忘了告訴妳一件好消息。」
「甚麼好消息？」
「『鬼面人』昨晚被我殺死了！」
「眞的？」方素君的聲音顯得很吃驚。呂奇雖然背對着她看不見她臉上的表情，但他聽見刀叉落在磁盤上的聲音，那份驚色似乎不是偽裝的。昨晚發生的那些詭異事件都與她無關嗎？呂奇不禁在心頭自問。
「屍首已經從下水道冲到大海裏去了。」他又補上一句：「這是我來塞城的意外收穫。」
「啊——是怎樣一個人？」
「一個非常差勁的男人，實在眞不够資格稱『王』。」
「呂奇！那該恭喜你了。」
呂奇冷笑了一聲：「哼！妳恭喜得太早。」
「怎麼呢？」
「死者可能是冒牌的替死者！」
「嗨！原來你們男人也是非常敏感的。」
呂奇可說是一無所獲，他指望在方素君的話中找出一點蛛絲馬跡，可是對方的言辭就是無懈可擊的。他不願久留，因此說：「妳還有什麼交待嗎？座間只有我們兩個人了。」
「嗯——」她似在故意拖長尾聲，考慮措辭。「聽說蔡福元今天已開始四處籌欵。」
「看樣子他是低頭了！」他唯唯否否地說。
「也許不如你想像中那樣輕易。」
「既來之，則安之。」他平靜地說。
「你這兩天應該深居簡出。」
「有人打我黑槍嗎？」
「你應當儲備精力，準備應戰。」
「可惜我是住在温柔鄉裏，深居簡出也許會更加消耗精力，我想還是走動走動好些。」
「聽你的口氣，那個年輕的鴇母，好像很能令你滿意。」
「最令我滿意的還是是唐天仇的姘婦。」
「噢？」方素君輕笑了一聲。「那你是左擁右抱了？」
「可惜昨晚那女人又被『鬼面人』綁走了。」
「怎麼回事？我都被你弄糊塗了。」
「我也同樣的糊塗，不止這麼的一件，還有許多事。」
方素君竟然沒有追問下去，有意地煞住話題：「我不想知道令我糊塗的事。」
「妳好像沒有將唐天仇放在眼裏。」
「你以為他很了不起？」
「我認為他和我一樣難對付。」
呂奇這句話說得很含蓄，無異炫耀了自己的實力。
方素君却是不以為意地說：「我有辦法對付他的。」
如果她明白了呂奇那句話的含意，她這句話也等於說明了——我也有辦法對付你。不過這只是呂奇的猜想；也許是他太敏感了吧？
他站了起來說：「我走了！」
「記住！這兩天要深居簡出。」
「可惜金鳳凰的魅力無法勾住我。」
「聽話！也許有個比金鳳凰更具魅力的女人投進你的懷抱。」
他很想再問一句是誰？不過，他知道再問下去就毫無意思了。不過他心裏想：方素君教人為她賣命的法寶倒是不少的。

× × ×

局勢愈來愈複雜，素以冷靜見稱的呂奇也有些感到不安了。目前唯一可不予懷疑的，只有魔鬼槍手唐天仇，他來塞城可說是完全職業性質，除此以外別無企圖。
由於唐天仇的態度得到澄清，那個自稱「藍妮」的女人就變得非常可疑了。她究竟是什麼來路？呂奇不敢肯定；她是與方素君同道？還是各走一途？他也不敢說。黑道上的事情不能根據常理可以判斷的。
尤其關於方素君和蔡福元之間的恩怨問題，更像一題教人難猜的啞謎，恁你費盡心機也難找到答案。
不管如何，呂奇却肯定自己已經是身陷險境。雖然如此，他也未存抽身後退的打算，這就是他的性格，否則他何必一再在環遊世界的旅途中找這多痲煩？
方素君要他這兩天深居簡出，其意何在？這個問題也困擾了呂奇。而且她說，如果他不聽她的吩咐，可能會破壞她的計劃。能够動腦筋，想計劃的好人怎能算是弱者？她又何必要呂奇幫忙？
呂奇突然想到這一點，方素君也許只需要一個殺人的兇手，而自己却不幸被她選上了。
這一天他總算捱在「鳳凰女子公寓」裏，未出大門一步。可是第二天他却耐不住了；並非他不甘寂寞，而是他突然覺得自己處在挨打的地位，一個勝利者是該隨時隨地爭取主動的。
他剛好想要換衣外出，金鳳凰却已穿着整齊地

從外進來。醒來時，她就不在身邊，因此，他問道：「是準備外出？還是剛從外面回來？」
「剛回來。」金鳳凰說完後，將他拉到長沙發上併排坐下，神情極為凝重地說：「呂奇！我告訴你一個消息。」
「甚麼事？」呂奇的語氣流露了驚詫之色，本來這兩天他就處在疑雲之中，而此時金鳳凰的神色又大異尋常。
「蔡福元眞在籌錢。」她說。
「那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呂奇！你怎麼這樣不在乎呢？如果蔡福元是為你籌欵，事情絕不單純，如果他是在為唐天仇籌欵，那你更該當心。我看你該出去跑跑，打聽打聽消息，以便隨時應變呀！」
「我認為那不過是蔡福元在故作姿態，使我鬆弛戒備，他才好暗下毒手。對我，對唐天仇，他都不會付錢。」
「絕不是故作姿態。據我所知，他們公司在塞城有名的幾家銀行中的現金存欵已經全部提空，為數總在美金五十萬左右。那幢蔡氏大厦也向銀行抵押了十五萬美金，甚至那條破船都押了出去。這是故作姿態嗎？別說抵押的手續多麼麻煩，單是在商界的信譽就影响很大。蔡福元不可能為了擺擺姿態而這樣大費週張的。」
「眞的？」呂奇再次感到驚詫，因為她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蔡福元似乎是很認眞地在籌欵。
那麼籌給誰呢？為自己嗎？姓蔡的絕不會那樣輕易就範；為唐天仇嗎？那似乎更不可能了。
在沉思中，他已換好衣服，金鳳凰不由問道：
「要出去嗎？」
「嗯！正是妳所說要出去跑跑，打聽打聽。」
金鳳凰是鼓勵他出去走動一下的，現在見他要出門，又顯出了猶豫不安的神色，囁嚅一陣，方關切地說：「呂奇！當心點！」
呂奇沒有說什麼，只是低頭沉吟。

儲欵以待

趙堂的妙計正在進行，一批一批的欵子，一叠一叠的鈔票，源源不斷地放在蔡福元座位背後那座保險箱。這樣許多鈔票委實是令人眼紅的，但是趙堂却大不同，他坐在旁邊正眼都不瞧一下。
蔡福元小心翼翼鎖上保險櫃，皺着眉問道：「趙堂！你不是說四萬元美金就够嗎？怎麼？……」
趙堂扭動了一下蝦形的背脊，諂媚地笑着說：「蔡爺！姓呂的和姓唐的都非泛泛之輩，若不煞有其事的大調欵子，他們絕不會上當的。」
「話是不錯，可是這兩天已有不好的風聲，甚至還有人以為我要挾欵而逃，萬一有個……」
「怕什麼？蔡爺你又不欠人家的！」
蔡福元嘆了口氣：「唉！你並不瞭解公司方面的財務狀況。這一年來警方海上的實力愈來愈强，那條船十趟倒有九趟空。慶國這小子又不務正業，鈔票大把大把地虧。現在只是個空殼子，實際上已虧啦！」
「眞的？」趙堂的確很吃驚，因為他從來沒有聽說過。
蔡福元愁眉苦臉地說：「趙堂！我也用不着瞞你，公司方面以黑市利息吸進來的遊資，就是一筆非常可觀的數目。」
「多少？」趙堂關心地問道。
蔡福元沒有答覆他，他只伸出一根指幌一下。
「十萬美金嗎？那算不了什麼？」趙堂輕鬆地說。
「一百萬美金左右。」蔡福元輕聲說。
「啊——」趙堂的兩顆眼珠差點爆了出來，他委實太吃驚了。照這樣看來，蔡氏父子已經等於破產了。
「趙堂！」蔡福元降尊紆貴地坐到他的旁邊，壓低了聲音說：「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甚麼事，蔡爺儘管直說。」
「對付姓呂的那件事，我們也不見得有把握。我看趁現在鈔票在手，不如一走了之……。」
趙堂心中一動，但他面上却聲色不露地問道：「現在共有多少欵項？」
「八十萬美金多一點。」
「唔！蔡爺你打算往甚麼地方去？」
「南洋一帶，旅行護照早就準備好了。」
趙堂的聲音彷彿有一些威脅的成份：「蔡爺！聽說南洋一帶姓呂的很有潛勢力，他會放過你嗎？我看這事不妥，須待從長計議。」
「依你說呢？」
「蔡爺快別這樣說了，你待我趙堂不薄，我再不死心塌地為你効勞，那我還算人嗎？」
「好！別說這些客氣話了。我問你，欵子已經調來了，你的計劃如何安排？」
「下午我就分別通知唐天仇和呂奇，要他們今晚七點鐘到這裏見面，同時你下令……」
蔡福元不等他說完，就揷口說：「在這裏！為什麼不到我家裏去？」
「家裏怎能動槍呢？」
「嗯！你方才說？……」
「下令公司的人今晚不得留在公司裏。」

「埋伏怎樣安排呢？」

「只要白剛一個人埋伏在大會議室的天花板上就行了，其餘一個人也不要來，以免惹眼。

蔡福元皺起眉頭，搖了搖頭說：「不行吧？我們總得有個預防呀！」

趙堂却老大自居地說：「用不着，用不着！白剛一個人足够對付，如果他失敗了，你縱有千軍萬馬又有什麼用呢？」

這一次蔡福元並未信服趙堂的話，仍是搖搖頭說：「別的不說，慶國就不會答應。」

「蔡爺！你打算讓少爺到現場來嗎？」

「怎麼！你不打算讓他來？」

「是的，我不打算讓他來，一來他的脾氣不好，說不定會壞事，再說，我們也該往壞處想。萬一有了差池，我是死而無怨，你蔡爺一大把年紀也不算夭壽，少爺他可還年輕哩！」

蔡福元激動異常，感慨萬千地說：「多虧你設想這樣週到，只怕慶國他……」

「怕他一定要來嗎？」

「是啊！」

「放心！」趙堂詭譎地笑着。「他今晚定來不了。」

「怎麼呢？」

「我已經安排人將他拖住了。」

「誰？」蔡福元必竟是關心他兒子的。

「一個大美人。」

「啊——」蔡福元鬆了口氣，笑着說：「趙堂！你眞善察人意，將慶國這小子脾氣都摸透了。」

「蔡爺！」趙堂唯唯否否地說：「我趙堂跟你整整十年，對你爺兒倆的脾氣還能摸不透嗎？」

「哈哈哈哈……」蔡福元放聲大笑。

趙堂也在笑，不過他是暗笑在心的。

× × ×

趙堂說得不錯，蔡慶國已經被一個大美人拖住了。

他飼養了一條牧羊犬，因此每天早上起床後第一件事情就是牽着他的愛犬到市郊去溜躂溜躂。就這樣，他遇上了那個大美人。

她長着一副惹火的身裁，生就一副艷麗的模樣。兩隻眼睛裏像長着鈎子，硬將蔡慶國勾住了。

蔡慶國的好主意不多，壞主意可不少。他一鬆手中的皮帶，他的愛犬立刻就撲向那位大美人作狺狺之狀。那位大美人，不禁花容失色，連連向後退了。

蔡慶國趕忙又一緊手中的皮帶，向那位女郎笑着說：「對不起！小姐，讓妳受驚了。」

「啊——」她驚魂甫定，胸脯猶在起伏。「你那條狗好兇！」

「小姐！大概是因爲妳太漂亮的關係。」

她笑了，嫵媚地說：「你比你的狗還要討人喜歡。」

「眞的嗎？」蔡國慶不禁有些飄飄然。

女的沒有再說什麼，笑了笑，轉身走開。

蔡慶國豈肯放過這個機會，跟過去問道：「來塞城渡假的嗎？」他似乎看出了她的裝束不大像本地人。

「嗯！」她輕應着。

「從那裏來？」

「夏威夷。」

「一個人嗎？」

「就是因爲一個人，所以玩得極不開心。」

蔡慶國心中暗喜，立即暗示地說：「本地人是很好客的。」

「我倒不覺得。」

「那麼妳試試吧！我願陪妳玩玩。」

女郎像是不勝欣喜地回過頭來說：「眞的？」

「當然，能陪伴妳這樣美麗的小姐是我的莫大榮幸。」

「你很會說話，也很……」她說着，又嫵媚地一笑，別轉頭去。「……也很英俊，榮幸的應該是我。」

蔡慶國渾身骨頭都酥了，連忙說：「妳太誇獎，到我家裏去坐坐吧！就是那幢白色別墅。」說着往半山一指，頗有炫耀之意。

女郎却搖搖頭說：「不！那太冒昧。」

「那麼，我將狗送回去，順便開車來。」

「不必開車來。」

「要徒步漫遊塞城？」

「不！我想去新港。」

「新港？」蔡慶國不由皺起眉頭來了。他沉吟了一陣，才問道：「明天再去不行嗎？」

「怎麼！」她有些不悅地揚起頭。「你們塞城的男人都是不尊重女人意見的嗎？」

「不是這個意思，」蔡慶國陪着笑臉說：「今晚有個重要約會，現在已來不及取消，所以……」

那女郎爽朗地接口說：「那沒有關係，我們天黑以前趕回來就行了。」

「時間豈不是太短了？」

「沒關係。回來後，你去忙你的約會，我回酒店休息。午夜再碰頭，還有整夜的時間讓我們追尋歡樂啊！」這個暗示眞是太强烈了。

蔡慶國豈聽不懂？他心想：畢竟是從熱情之島夏威夷來的，簡直就是熱情如火，不知在幹那件事

時……？

想到這裏，他不禁拔脚飛奔。不過，他沒有忘記回過頭來再三交待：「小姐！妳等一下，我立刻就來。」

又跑了幾步，他才想起，對方姓什麼都沒有請敎一下。管它呢？反正和他睡過覺而不知道姓名的女人太多了。

× × ×

金鳳凰正在午飯，呂奇回來了。她連忙放下筷子，跟他進房，問道：「吃過了嗎？」

呂奇神情冷漠地說：「沒有吃過也不能在妳這裏吃，萬一再來次暗中下毒，那我可就沒命了。」

「所有的飯菜，我都先嚐一半。」

「我可不願意妳死哩！」

「聽見你說這句話，眞使我高興。」她投進他的懷裏，偏着頭問道：「呂奇！上午出去有什麼收穫嗎？」

「收穫很大。」

「噢？發現什麼了嗎？」

「我發現了金婷。」

「她不是被……被那個怪人綁走了嗎？」金鳳凰自然不知內中詳情。

「大概是她逃出來了。」

「在那裏碰見她的？」

「海邊碼頭。」

「那你該問問她呀！」

「我本來想問問她的，但是當我看見她時，她已和一個男人跨上了往新港的電船，而且正好開離了碼頭。」

「奇怪！旣然逃出來了，爲什麼不到這裏來一下？」

「金鳳凰！猜猜和她在一起的男人是誰？」

「我怎麼知道？」

「說出來妳就知道，那個男人就是蔡慶國。」

「奇怪！方素君怎會去找蔡家的兒子？」

「誰說金婷就是方素君？」

「你不是說？……」

「告訴你，金鳳凰！她根本就不是方素君。」

「是另外一個女人嗎？」

「不錯。她說是方素君敎她來的，而方素君却又說根本沒有那回事。也不知道誰眞誰假，也許兩人都是說謊者。」

「方素君也到塞城來了？」金鳳凰從未聽呂奇提起過這件事，故有此問。

「和那個女人同一天出現的。」

「你見過了？」

「見過兩次。」

「看來這個女人不簡單。」

「女人都不簡單。」

「誰說的？我就不同。」

正說之間，化粧台後面那個音樂電鈴突然响了起來。

金鳳凰立刻神色一凛，從呂奇懷裏站起來，低聲說：「一定是蔡家的人來了，不然他們不會按那座電鈴的。你留意一下，我下樓去看一看。」

一分鐘後，金鳳凰去而復回。一進門就說：「是趙堂。他說是來傳話的，在那裏見他？」

呂奇眉尖輕微地聳動了一下，立即說：「帶他到這裏來吧！」

「哼！不是爲你，我才不讓那個髒東西進我的房門哩！」

「塞城恐怕沒有乾淨的人。」

不多一會兒，趙堂來了，金鳳凰識趣，沒有跟進來，只是爲他們帶上門。

趙堂面上堆滿招惹蜜蜂般的笑容，那種笑容使呂奇一見就噁心。冷冷地瞟了對方一眼，沉聲問道：「你要傳什麼話？」

趙堂彎着腰，乾笑着說：「嘿嘿！呂先生！這件事與我是毫不相干的。……」

「乾脆點！」呂奇不耐煩。「別轉圈子。」

「嘿嘿！蔡少爺到星洲請來了唐天仇……。」

「嗯！怎麼樣？」

「唐天仇現在向你挑戰。」

「噢！」呂奇一驚，並非他胆小怕事，這個驟然而來的消息畢竟是使他感到意外的。

「嘿嘿！姓唐的簡直不知死活……」

呂奇聽不慣這些阿諛諂媚的話，忙截住他的話：「唐天仇爲什麼不自己通知我？」

「因爲……挑戰的原因是爲了蔡爺那件事，當然要透過我們傳話，才合乎道理，所以才……。」

呂奇手一擺，問道：「什麼時間？」

「今晚七時。」

「地點呢？」

「在公司裏。就是呂先生上次去吃酒的那個地方。」

「好！我準時到。」

趙堂伸長了頸子，嘿嘿地笑着說：「依我看，呂先生你贏定了！」

「是誰說的？」

「是我趙……堂的看法。」

「少放屁！你是來傳話的，除此以外少在我面前說廢話，你可以滾了。」

「是！是！」趙堂連連彎腰，如喪家之犬般退

了出去。

他一出門，金鳳凰就衝了進來，疾聲問道：「呂奇！誰要向你挑戰？」

「一個叫唐天仇的職業槍手，蔡家從星洲請來的。」

「你……」金鳳凰顯然不知如何說出心中的話，良久，才囁嚅地問道：「你能勝他嗎？」

「我能勝他。」呂奇語氣堅定地說。

「啊——那我就放心了。」

「不過，我今晚却死定了。」

「爲什麼？」金鳳凰驚得花容失色。

「我的槍彈一定能先擊中他的心臟，但他也可以射穿我的心臟，只不過比我慢一點兒。」

「哦！姓唐的知道這些嗎？」

「他應該知道。」

「那他爲什麼還要向你挑戰？難道他不怕死的嗎？」

「爲錢，爲榮譽，這就是職業槍手的性格。」

「呂奇！你知道他在那裏？」

「帝后酒店二〇九室，妳問這個幹什麼？」

「找他說明利害關係，你們何必爲了蔡家而拚命。」

「金鳳凰！妳實在天眞！妳爲什麼不向我說明利害關係，然後不要我去應戰？職業槍手怎會聽妳那一套？」

「哦！」金鳳凰目眶中顯露了淚光。「我難過極了。」

「金鳳凰，明天再哭吧！現在最好別在我面前淌眼淚。」

金鳳凰嚥住了泫然欲落的淚水，强顏歡笑地說：「你該養養精神，我不打擾你。」

她離去後，呂奇不禁幽幽地嘆了口氣，顯然他已被那風塵中難見的眞摯熱情所打動了。

人爲財死

在帝后酒店二〇九室中，趙堂彎着腰，恭恭敬敬地說：「唐先生！你好。」

「怎麼樣，事情決定了嗎？」

「嘿嘿！二百萬美金已經籌好了。」

「準備付給誰？」

「按道理說，既然是同樣付錢，就該付給姓呂的。不過，蔡爺覺得一口氣難平，所以……」

「說話乾脆點！」

「所以蔡爺的意思是，如果你眞能幹掉那姓呂的，這些錢就給你，否則也只有眼看着姓呂的將錢拿去。」

「已經決定了？」

「嗯！」趙堂點點頭，含糊地說：「今晚六時五十分請到公司大厦來一趟，全部現欵都擺在現場了。」

「呂奇也來嗎？」

「當然他絕不會放過這個可以拿錢的機會。」

「回你蔡爺的話，我準時到。」

「唐先生，我看你贏定了。」

「何以見得？」

「我剛才將這項決定告訴姓呂的時候，他有一點驚慌的神色，而你却鎭定如常，在氣勢上他就輸給你了。」

唐天仇伸出一根手指頭點在趙堂的鼻尖上，冷冷地說：「趙總管！別以爲你是老江湖。你說這句話若不是別具用心，那我就敢說你是看走眼了。」

趙堂差點打了個冷噤，總算他還老練，咬咬牙，將心裏那股寒意壓住了，勉强露出了一絲笑容。

趙堂走後，唐天仇開始擦槍，那是職業槍手維護性命的東西，是一點兒也不能馬虎的。忽然，門上响起了敲門聲。

唐天仇連忙將尙在擦拭的槍枝塞在枕下，然後說：「進來！」

進來的竟是金鳳凰，自然唐天仇是不認識的。她雖是久歷風塵，世故老練，但是今天她却一點也沒有辦法將她的經驗發揮出來，反而怯生生地問道：「你是星洲來的唐先生嗎？」

「不錯，妳是誰？」

「我叫金鳳凰。」

唐天仇忽然大笑起來：「哈哈！原來是鳳凰班的老闆娘，聽說遊俠呂奇是妳那邊的長客，是他要妳來傳話的嗎？」

「唐先生！請別誤會，是我自己要來的。」

「噢！」唐天仇伸手往沙發上一指：「坐下談吧！」

金鳳凰落座後，向他瞟了一眼，遲疑地說：「聽說你今晚要和呂奇比槍？」

「這在槍手來說，應該是和吃飯穿衣一樣的平常。」

「唐先生！你知否比槍的結果你們兩人誰也活不成。……」

「是他這樣說的嗎？」

「嗯！他說你們兩人都會喪命。」

「他倒是說對了。」

「那又何必比呢？」

「敎他不要來就行了。」

「他不會聽的。」

唐天仇似乎明白了她來意，輕笑着說：「妳是打算來勸我嗎？希望最好不要說出來，因爲我和遊俠呂奇的性格都是一樣，命可以丟，而面子却丟不得。」

「這又是爲什麼呢？」

「爲名也爲利。」

「那麼我求你今晚不要去，我願意將所有積蓄都給你。錢雖然不多，倒是辛辛苦苦賺回來的。」

唐天仇不再笑了，認眞地看了她一陣，才問道：「妳爲什麼關心呂奇的死活？」

「我喜歡他，說得嚴重點，他若死了，我也活不下去。」

「金鳳凰小姐！我對妳很欽佩。不過，我想告訴妳一句話，槍手也好，遊俠也好，都是瘋子，而妳却愛上了他，這證明妳瘋得更厲害。」

「不！不！我一點也沒有瘋。」

「回去！喝得爛醉如泥，或者服兩粒安眠藥上牀睡覺，明天醒來就準備收屍，遊俠呂奇算是比我有福氣。」

金鳳凰不禁楞住了，良久才又惶然地說：「唐先生！你一定要去嗎？」

「妳去問問呂奇，看他怎麼答覆妳。」

「唐先生！我在求你啊！」

「金鳳凰小姐！妳應當去求他才對。」

「唐先生！你一定要去嗎？」

「那是一定的。」

金鳳凰落下了淚水，她打開皮包拿出手帕擦乾眼淚。但是，將她的手帕放進皮包裏時，却拿出一支槍。

「不要動！」她語氣森冷地說。

唐天仇不禁皺了一下眉頭，一個從不玩槍的女人在他面前動槍，眞還是平生第一次遇到。

「金鳳凰小姐！會用嗎？」他鎭定地說。

「會的，食指一壓就行了。」

「對的。」唐天仇面上還在笑。「妳準備殺我嗎？我相信呂奇一定不會同意妳這樣做的。」

「放心！我不會殺你。」

「那妳爲什麼要動槍？」

「我要將你囚禁起來，直到晚上八時以後才放你。」

唐天仇聳聳肩笑道：「好一個聰明的女人，但也是一個笨女人。」

「唐先生！請到浴室去。」

「我正要入浴。」

「那很好，不過，你要洗到晚上八點鐘。」

「如果我不同意呢？」

「我會開槍殺死你。」

唐天仇對她凝視一陣，微笑着說：「如果妳殺了我，呂奇是不會死的，可是妳却從此失去了他，因爲他會痛恨妳這種行爲。」

「只要他活着就好了！」

唐天仇簡直楞住了，一個風塵出身的女人竟會如此痴情，那實在是太稀少了。

唐天仇點點頭，依言向浴室走去。金鳳凰跟在他後面，緊緊地握着手裏的槍。

就在浴室門口，唐天仇身子忽然往下一滑，接着一拉金鳳凰的脚，她就摔到了。等她爬起來時，槍已經到唐天仇手上。

「妳怎麼可以向一個槍手動槍呢？」唐天仇笑着說：「妳該想想，我可能會殺死妳啊！」

「殺我吧！只要你答應不和呂奇比槍就行。」

「我既不殺你，也不答應妳。」

「那你？……」

「我要將妳關到浴室裏去。」

「爲什麼？」

「我怕妳這樣任性胡來，會損害了遊俠呂奇的名譽。」

「哦！」金鳳凰低呼了一聲。「原來你們幹槍手的都是了不起的男人。」

唐天仇瞇起眼睛，聳聳肩說：「我第一次聽人說這句話。」

× × ×

這晚，蔡氏大厦依舊是燈光明亮。但是却不像「滿十」之慶那晚賀客盈門，只有冷清清的三個人。他們是：蔡福元，趙堂，唐天仇。

一張長桌上擺滿了嶄新的鈔票，都是票面百元的美鈔。桌子旁邊放着兩口大皮箱，看來那是準備裝鈔票用的。

唐天仇穿着黑色西服，白襯衫，黑領結，面色肅穆，正襟危坐，其神情彷彿是參加一個喪禮。他看看腕錶，六點五十五分。然後向蔡福元問道：「如果呂奇失約，這事不知該怎樣處置？」

「這……」蔡福元將眼光望向趙堂。

趙堂忙接口：「這筆錢自然歸唐先生所有。」

唐天仇面無表情，聲音冷漠地說：「我並沒有那樣貪心，如果呂奇眞的失約，錢我是要的，不過我只要二十萬元。」

「那……？」蔡福元不知該說什麼好。

唐天仇却又冷冷地截住他的話說：「不過，這些都是多餘的話，呂奇是絕不會失約的。」

「唐先生那麼肯定嗎？」蔡福元問。

「除非他突然得急病死了，或者路上出了車禍。否則，他就一定會準時前來……」

他這裏話聲未落，呂奇已在近門處出現，笑容可掬地說：「我活着好好的，唐兄何必咒我？」

呂奇那迷人的笑容雖未使唐天仇心寒，却也使他為之一怔；因為他深知對方一笑，就已決心要動槍殺人了。

呂奇跨進大廳後就在進門處站定，唐天仇也起身離座。兩人面面對立，相距約莫二十五碼。

這時，趙堂搶着發話：「二位！容我先說一句話……」

兩人頭也沒回，話聲却同時發出：「說吧！」

「誰勝就該將這筆錢拿去，如果二位不要動槍相拚，平分也可，二位不妨先打個商量。」

唐天仇搶着說：「我不殺人，從不拿錢的。」

呂奇相繼表示意見：「除非我死，否則二百萬元一分也不能少。因為那些錢是薛福成遺孀應得的錢。」

「二位隨便吧！」趙堂說完這句話後，逕自退去一邊。

「呂兄！」唐天仇笑着說：「想不到我這個以殺人為職業的槍手，也會受僱去殺一個神槍手，而且我還深知，你是不該殺的。」

「天下難料之事太多。」

「呂兄！我有點羨慕你。」

「羨慕我站的位置嗎？」

「不！有個女人在等着為你收屍。」

「我是從不考慮身後之事的。」

「閒話說過了，」唐天仇突然面色一正。「現在我們該談談正事了，今晚我們如何比法？」

「按你們的老規矩吧！」

蔡福元和趙堂站在旁邊，有些莫名其妙，什麼老規矩？他們今天才知道槍手比槍竟然還有什麼規矩的。

整個現場一片寂靜，一點聲息也沒有。如果誰作一次深長的呼吸，也能清晰地聽出來。

就在這一瞬間，呂奇突然身形一挫，閃電拔槍。但是站在他對面的唐天仇却一動也沒有動。

「砰！砰！砰！……」一連串槍聲怒吼，接着，「叭噠」一聲，頂壁落下一團黑黑的東西。

唐天仇流露了一絲驚色，而蔡福元和趙堂却險些驚呼出聲。因為呂奇不但射死了他們安排的狙擊手，而且還將天花板射開一條裂縫，使狙擊手的屍體落了下來，顯露了原形。

呂奇是靠敏銳的聽覺發覺狙擊手的，他原指望那是蔡福元安排的人，但是他一見死者却不禁楞住了。却原來頂壁落下來的人竟是那個自稱「藍妮」的女人。

呂奇本來要向蔡福元質問的，現在他却轉移到唐天仇身上，冷冷地問道：「唐兄！認識她嗎？」

唐天仇看了一眼，搖搖頭道：「不認識。」

「她就是那個名叫『藍妮』的女人。」

唐天仇聽出呂奇的話中有絃外之音，連忙正聲說：「呂兄難道懷疑是我安排她躲在上面的嗎？如果是的話，我又豈能容你開槍殺死她？」

這是很明顯的例子，而且方才在呂奇拔槍時，唐天仇根本不曾動一下。因為呂奇並未按比槍的規矩行動，唐天仇知道他不是在對付自己。從這一點看，他已夠資格稱為一個胸懷磊落的槍手了。

呂奇自然明白這個道理，於是將目光移向蔡福元說：「請蔡爺解釋這件事吧！」

「我……根本不認識她。」蔡福元說的是實話。其實他心裏也在迷惑不已，因為按照計劃，狙擊手該是白剛才對。

「蔡爺！」呂奇對他的稱呼仍很客氣，語氣却異常森冷。「你也許真不認識她，不過，你的兒子却認識她，上午我親眼看見這個女子是和你的兒子踏上赴新港的電船。最好請你兒子出面解釋這件事情。」

蔡福元大為不安，他轉頭向趙堂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趙堂輕鬆地聳聳肩頭說：「我怎麼知道呢？」

蔡福元心裏已經敏感到趙堂可能在玩弄什麼花樣，因而沉叱道：「趙堂！你說，怎會變成這個女的？……」

這句話就露出破綻了，呂奇立刻追問道：「本來應該是誰呢？白剛？還是范五魁？……」

蔡福元往趙堂一指：「問他吧！都是他的鬼主意。」

「哈哈哈……」趙堂忽然放聲狂笑。

隨着他的笑聲，進門處傳來一聲叱喝：「都不許動！姓呂的將槍丟掉。」

原來那人是方素君，手裏拿着一枝輕型機槍，虎視眈眈地走了進來。呂奇看了她一眼，就毫無表情地將槍丟掉了。

雖然方素君喝令都不許動，趙堂却好像不受限制。他目光向蔡福元一掃，神態自若地笑着說：「既然和我原來計劃稍有出入，那我們就攤牌吧！」

蔡福元不管有多笨，他此時也明白了，怒聲道：「趙堂！原來你和那個女人有勾結。」

趙堂冷笑了一聲：「嘿嘿！勾結？這個字眼不大好聽吧？我們是父女關係，難道不該聯手同心來對付你嗎？」

蔡福元吸了口冷氣，而呂奇却大表驚異，原來趙堂和方素君竟是父女關係。因此，他冷笑着說：

「趙堂！你的功夫用得也真不小啊！」

趙堂坦率地承認說：「不錯，我讓素君和薛福成接觸，無非是為了他手上的幾個錢，誰知半途出來一個姓蔡的霸佔產業不放，才使我們多化了十年工夫。但是今天我仍然成功了，錢仍然到了我的手上。」

蔡福元氣得渾身發抖，沉聲說：「趙堂！你休要作夢，錢在我保險箱裏，你即使殺死我，我也不會告訴你保險箱怎樣開法。」

「蔡爺，你將我趙堂看得太笨了。」說着他接過方素君手裏的槍。「素君！帶這兩口皮箱到他辦公室去拿錢。記住！保險箱的開法是正五，反四，再正三，反二，快去。」

方素君提着兩口大皮箱，匆促離去。

「趙堂！」呂奇冷冷地說：「就憑你這種心機，對付姓蔡的該不會成問題，又何必將我們外人扯在裏面呢？」

「沒有你閣下的扮演，我這個獨脚戲自然也演不成。姓蔡的也不會將八十萬美金的巨款存放在公司裏了。」

「噢！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呂奇暗暗抽口冷氣。「不過，我仍然有些不明白，在蓮子茶下砒霜的毒計是你設計的，萬一我死了……」

「你死不了！」趙堂得意地瞇着眼睛。「砒霜的份量很輕，送到醫院就可救活，那是激將之法，使你更加痛恨蔡家父子。」

蔡福元差點要氣昏了，他怒不可遏地說：「趙堂！慶國會來找你算賬。」

「蔡少爺麼？」趙堂冷笑連連：「嘿嘿！只怕他已經作了鯊魚宴席上的一道大菜了。」

「你說什麼？」蔡福元倏地一驚。

「沒有聽清楚嗎？你兒子下海餵魚了。」

蔡福元畢竟上了年紀，身體又胖，驚駭加上悲痛，竟然昏厥了。

一直默默無語的唐天仇，這時插口說：「趙堂！你真算得上心狠手辣。」

趙堂陰沉沉地笑道：「姓唐的！你不說話我倒險些忘掉了你，舉起手來吧！你身上還有一支令人生畏的槍哪！」

唐天仇很馴服地舉起了雙手，淡淡地笑道：「沒有人拿錢，我是不殺人的，除非你和我比槍。」

「好！等下讓我和你比較一下，不過，你絕沒有我快。因為你還要掏槍，而我只要勾動扳機就行了。」

「趙堂！這可是你說的，誰快誰慢都沒有關係，只要有人願意和我比槍，總是令我愉快的事。」

這時，方素君提着兩口重甸甸的箱子來了。

「素君！」趙堂神色緊張地問道：「錢拿到了嗎？」

「拿到了，這些呢？」

趙堂奚落地笑着說：「這些是用來騙騙這一對笨槍手的，每紮只有上下一張是真鈔票，留給他們買棺材吧！」

呂奇冷冷地瞟了方素君一眼：「我不知道該稱呼妳方小姐，還是趙小姐？」

「隨你的便。」

「我想問妳幾句話，請據實相告。」

「問吧！」

呂奇往地上的死者一指：「這個女人是妳的同

下期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第二世界」　馬雲·著

死後的世界是怎麼樣的？鬼神之說是否可靠？即使人類的歷史已經進入太空時代，仍然沒有人把這個謎揭開，因此，教堂與廟宇仍舊存在。「第二世界」雖然是作者杜撰的，但却不能否定其中的可能性。請注意我們的「鐵拐俠盜」又將進入新的歷程！

路人嗎？」

「不錯。」

「那個『鬼面人』又是誰呢？」

「是我。」

「那我就安心了！因爲我一直以爲我還欠妳一筆恩情，既然綁架我也是妳，救我也是妳，那就恩怨兩抵了。」

「不管是恩是怨，你都無法回報了。」

「爲什麼？」

「因爲你現在必須死。」

「有理由嗎？」

「當然有的，方才你殺死了我們的人。一命抵一命，你雖然未佔便宜，但也不曾吃虧。」

唐天仇挿口問道：「那麼我呢？」

趙堂冷笑着回答：「現在你也必須死！」

唐天仇學着呂奇的口吻問道：「有理由嗎？」

「因爲我要和你比槍。」

「我差點忘了。」

趙堂側首向方素君問道：「素君！車快要來了吧？」

方素君看看錶說：「還有一分鐘。」

趙堂立卽向呂奇和唐天仇兩人叱道：「退到牆邊去！」

唐天仇沒有動，反而笑問道：「趙總管！你知不知道黑道上的朋友爲何叫我一聲魔鬼槍手？」

趙堂冷冷地說：「我可沒有興趣去研究這個問題。」

「趙總管！你若知道了內中原因你一定會吃驚的。」

「噢！我倒要聽聽看。」

「你雖然吃驚，却已來不及了。」

唐天仇的話聲未落，忽然「砰」地一聲槍響，趙堂手中的槍落下了地，右手捂住胸口，鮮血正從指縫間流出來。

「砰」又是一槍，方素君的心臟，頓時也被射穿了。

呂奇回頭望去，只見唐天仇仍然雙手高舉着，奇怪？這槍聲是從何處而來的呢？難道？……

他正在疑惑不定之際，唐天仇的衣服裏面又伸出來一隻右手，手裏拿着一支猶在冒硝烟的三號左輪。

原來他高舉起來的那隻右手是假的，眞的右手却藏在衣服裏面了。

呂奇恍然大悟，低叫道：「眞是名副其實的魔鬼槍手！」

唐天仇微笑道：「生平第一次殺人沒錢拿。」

「爲什麼沒有？兩口皮箱一定裝了不少。」

「從死者手裏拿錢，我就變成刦犯了。」

「唐兄！想不到你還是個守正不阿的人。」

「呂兄！這個老傢伙該怎辦？」唐天仇指指躺在地上的蔡福元。

「唐兄說呢？」

「我們兩人身上有三條命案，留他活着是自找痲煩，但是我們又不能槍殺毫無抵抗能力之人，這個？……」

呂奇走到蔡福元身邊一看，低呼道：「他已經自己解決了。」

「你說什麼？」

「蔡福元死了，嘴角發烏，是心臟病發作的跡象。」

「這倒省了我們的事。」

× × ×

十分鐘之後，呂奇和唐天仇相偕來到了帝后酒店二〇九室。一進門唐天仇就收拾行囊。

「你連夜就要回星洲嗎？」呂奇關心地發問。

「唔！在這裏又沒有收入，我已經貼了些老本了。」

「唐兄！我們來筆交易如何？」

「殺誰？」

「不是殺人，是想請你動槍射斷一個女人纏在我身上的情絲。」

「對不起。」唐天仇搖着頭說，「我雖然是個職業槍手，但也只殺無義之人。不過，有一天我或許會殺你。」

「爲什麼？我是無義之人嗎？」

「如果你對金鳳凰沒有交待的話。」

「哦！原來她已經先找到你了。」

「不錯，她下午就來找我了。她求我不要去赴約，甚至想開槍殺死我，可見她對你如何。」

「想不到她會做這種儍事。」

「女人在眞情流露時才會做儍事。」

唐天仇一邊說，一邊提着行囊向外走去。走到門口時又回過頭來說：「風塵中的感情也不是一無可取，縱是流水落花，也該對別人有所安撫，否則，小心我不顧名譽地打你黑槍。」

唐天仇走了，房門砰地一聲重又關上。

「熱誠的唐天仇，熱情的金鳳凰！」呂奇喃喃自語地說：「熱情使得我昏了頭。嗨！來一次淋浴吧！」

於是，他打開浴室門。門開處，却有一張沾着淚痕的笑臉在迎向他。

（本篇完）

請賜閱遊俠呂奇故事之八

「喋血龍門角」

過關刀

貓爪輕攖少俠厄

秦紅·文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雲彪悟出破解二聖君的辦法，便把五絕刀法傳授賈谷蘭，冀屆時聯手殲除二聖君，這日各人進發至龍宮湖邊，爲瞭解二聖城情況，由楚雲彪與玩鈴子負責往探，二人乘夜利用木板，潛登湖心小島，在一處無人峭壁下，攀登島上，避過巡邏，躍入二聖城中，不料甫一踏足城下，二人不禁嚇一大跳，緣相距他們躍落地點五六丈處，有石屋數棟，屋外有五六名衞教軍正坐在椅上談天，雙方距離雖不辨面目，但已無可隱形，楚雲彪人急智生，與玩鈴子冒充巡邏者，昂首濶步沿城牆行去——

楚雲彪和玩鈴子抽緊的心房，這才鬆弛下來，兩人都有「絕處逢生」之感。

就在這時，天上那片烏雲遮上了月亮了，整個天地頓時爲之一暗！

楚雲彪急道：「上去！」

兩人同時翻過女牆，捷如狸貓飄身越過城牆，向城內飄落。

待得雙足落地，定睛一瞧之下，兩人均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原來，在他們的對面數丈外，是一片屋宇，而此刻屋外門口，正有數名衞教軍坐在椅上談心。雙方相距不過五丈，彼此可以看得淸淸楚楚！

但是，那數名衞教軍似乎沒有看見楚雲彪和玩鈴子由城上跳下，故仍坐在那裏聊天。

楚雲彪當機立斷，立刻向身邊的玩鈴子傳音道：「不要驚慌，咱們假作在城下巡邏，也許可以瞞過他們！」

說畢，一拉玩鈴子的手，沿城脚下走去。

兩人步伐一致，大模大樣的走着，裝得很像兩個巡邏的衞教軍！

「老林，還沒下班麼？」

那坐在屋外聊天的幾個衞教軍，其中一個忽然大聲這樣問着。

楚雲彪向他們揚揚手，繼續向前走去。

那發問的衞教軍見「老林」只用手作答，便向幾個同伴笑道：「老林這傢伙聽說有機會升爲頭目，居然神氣活現了。」

那幾個衞教軍都哈哈大笑起來。

楚雲彪和玩鈴子繼續沿着城牆下走去，走出四五十步，回頭不見那幾個衞教軍跟來，兩人心頭稍寬；玩鈴子輕笑一聲道：「老林，原來你快升爲頭目了，恭喜你呀！」

楚雲彪低聲道：「別開玩笑。」

玩鈴子道：「這城中處處是人，簡直寸步難行，你打算如何刺探敵情？」

楚雲彪道：「找朋友去。」

玩鈴子一怔道：「找朋友？」

楚雲彪微笑道：「你好像忘了，這二聖城中也有金盾幫的二十五位兄弟呢！」

玩鈴子豁然道：「不錯，咱們可以找他們去，但不知他們住在那裏？」

楚雲彪道：「找找看吧。」

說話之間，一眼瞥見前面一排房屋之前，又坐着數個衞教軍！

楚雲彪放慢脚步，道：「糟了！」

玩鈴子道：「轉回去吧。」

楚雲彪說道：「前後都有敵人，要轉到那裏去呢？」

原來，他們置身之處，右邊是城牆，左邊是一排長長的房屋，沒有其他通路，也沒有可隱藏身形的地方，而且前後都有敵人，除了向城上跳之外，實已無所遁形了。

玩鈴子道：「再轉回去看看吧，說不定方才那

幾個衞教軍已進屋去了。」說着，掉頭走回去。

楚雲彪無計可施，只得跟着轉身，兩人回頭又行了三十幾步，遙見方才那幾個衞教軍仍在屋外聊天，連忙停住脚步。

玩鈴子渾身緊張起來了，低聲說道：「這怎麼辦？」

楚雲彪拉着他再向後轉，走出十幾步，才道：「此處距離前後敵人約有十多丈遠，他們大概看不見……」

玩鈴子道：「但不能老站在這裏呀！」

楚雲彪看看對面幾間房屋，道：「對面這幾間屋子，裏面不知有無敵人？」

玩鈴子道：「屋中有燈，當然有人了！」

楚雲彪道：「要是咱們進入其中一間，出其不意的將屋裏的敵人打倒，不知能不能成功？」

玩鈴子說道：「屋中敵人若是不多，大概還可以。」

楚雲彪道：「現在已是進退維谷，進去試試如何？」

玩鈴子道：「好！」

楚雲彪道：「進到屋中，出手要快，不能拖泥帶水，若被敵人叫出一聲，咱們就完了。」

玩鈴子點頭：「我知道。」

兩個人於是同時舉步，向着對面一間屋子走過去。

面對城牆的這一排房屋，每間都有一個門，但可以看出是後門而非前門。

兩人走到選定動手的那間屋子的後門前，聽見屋裏有幾個人在交談，楚雲彪聽出敵人約有六七個，不禁猶豫了，敵人太多，是無法得手的。

玩鈴子亦覺不好動手，便指了指隔壁的一間，意思是要換一間動手。

楚雲彪點點頭，表示同意。

那知兩人正要折身走開之際，一個敵人適於此時由屋中走了出來！

這下，雙方相距不過四尺，躲也躲不掉了。

楚雲彪立時駢伸雙指，向那人胸下巨闕穴疾點過去。

巨闕穴在鳩尾下一寸，乃心之幕，被點中時，重者立死，輕者昏迷，是人身上的一處大穴，楚雲彪情急拚命，自然不管敵人的死活了。

但是，那人居然不是庸手，雖是倉卒無防，却能迅速應變，疾忙橫跨一步，閃身讓開半尺。

於是，楚雲彪的雙指只點中了對方不關痛癢的肋骨。

他方待變招再攻時，只聽對方急聲道：「楚老弟，是我！」

楚雲彪陡然怔住了。

定睛一瞧，才看清對方杲然不是外人，原來是金盾帮被編到二聖城的一位兄弟！

楚雲彪喜出望外，連忙指了指屋中，傳音問道：「屋中都是貴帮兄弟？」

那金盾帮兄弟點點頭，左右張望一下，急道：「快進去！」

楚雲彪和玩鈴子急急跳入屋中，長長的透出一口氣，眞有死裏逃生之感！

這時，屋中的幾個金盾帮兄弟已發現楚雲彪和玩鈴子進來，他們當然認得楚雲彪，紛紛由床上坐起，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他們共是八個人，其中一位，居然是曾經與金盾老人聯手合鬥二聖教主的令狐武良！

他由床上跳下，不勝駭異的瞪着楚雲彪，輕聲道：「你們是怎麼來的？」

楚雲彪走近前門探頭向外望望，然後跳到他身邊，低聲問道：「敵人會進來察看麼？」

令狐武良點一點頭，道：「會，他們經常入屋察看！」

楚雲彪道：「這怎麼辦？」

一位兄弟低聲道：「不妨，你們躲到床下去，就不會被發現，他們現在對我們的監視已漸寬鬆，進來看一眼就會走的。」

令狐武良急急說道：「對，你們快躺到床底下去！」

楚雲彪立即倒地滾入他的床下，玩鈴子則躲入另一張床下。

令狐武良接着向兩個兄弟低聲吩咐道：「你們到前後的門口上站着，若見到有人過來，就吹個口哨。」

那兩位兄弟點點頭，各去前後門站着，假作倚門閒眺，暗中看風。

令狐武良便在床邊的壁角下坐下，低聲問道：「你們來了幾個！」

楚雲彪道：「就只小弟和玩鈴子兩個，我們準備進攻二聖城，先來刺探敵人的情況。」

令狐武良道：「是怎麼混上來的？」

楚雲彪便把進入龍宮湖的經過說了出來。

令狐武良吃驚道：「你們運氣眞好，竟未被發現，這兩天城裏城外到處有人巡邏，防備得很嚴密呢！」

楚雲彪道：「二聖教主是不是回來了？」

令狐武良道：「正是，他們前天帶領我們帮主及田舍翁、饕餮大仙、苦行僧、巨無霸等人回到此處，那兩個妖物好像很狼狽，你們是不是和他們動過手？」

楚雲彪道：「正是，我們破了他的飛豹、飛虎、飛鳳、飛狐四關，如今他們二聖教已只剩下這座二聖城了……」

當下，又將攻破四個關的經過，簡要的說了一遍。

令狐武良和另五位金盾帮兄弟聽得人人喜形於色，令狐武良道：「好極了，如今你們準備如何攻此城？」

楚雲彪道：「我們對此城的情形還不明瞭，等摸清敵人的情況後，再作決定。」

令狐武良面呈嚴肅道：「這座二聖城防守極嚴，只怕不容易攻破。」

楚雲彪道：「聽說城中有『雪山九魔』在協助，是眞的麼？」

令狐武良道：「眞的，此外——」

語方至此，倏地住口，起身躺到床上去。

因爲，在前門看風的那位兄弟吹了一聲口哨，示意有人走過來了！

聚在床前聆聽的五人，也連忙回到自己床上，或躺或坐，裝作若無其事之態。

俄頃，一個相貌兇惡的錦衣老人走了進來！

他在房中站住，一對精眸滿是威嚴，緩緩掃視了衆人一遍，才開口沉聲說道：「你們怎麼還不睡覺？」

令狐武良起身答道：「回雷堂主的話，時間還早，兄弟們還睡不着。」

被稱「雷堂主」的錦衣老人冷哼一聲道：「那麼，好好坐在屋裏，不要出去懂不懂？」

令狐武良佯作驚詫道：「有甚麼不對麼？」

雷堂主冷冷道：「方才來了報告，本教在湖外巡邏的兩名兄弟被殺，金堂主又在湖上發現兩塊木板，這表示敵人已經到了龍宮湖，也可能有敵人上島來了，所以教主吩咐老夫來警告你們，今夜不得走出屋子，違者以通敵論罪！」

令狐武良恭聲道：「是的，屬下關照他們不要出去就是了。」

雷堂主「嗯」了一聲，這才轉身走出，到隔壁的一間屋裏去了。

令狐武良又下床席地坐下，傳音說道：「他叫『雷神雷一公』，是此城三位堂主之一……」

楚雲彪也傳音道：「貴帮另十七位兄弟是不是住在隔壁房間？」

令狐武良道：「是的，左邊兩間都是，我被任命爲頭目，他們有事就找我。」

楚雲彪道：「方才老前輩說此城除『雪山九魔』之外，還有甚麼？」

令狐武良道：「還有一百八十個衞教軍練成的『化血陣』，它異常厲害，我們曾見他們在演練時，把一隻老虎放入陣中，不到盞茶工夫，那隻老虎就倒斃地上，慢慢化爲一灘血水，只剩下了一堆白骨！」

楚雲彪道：「他們使的是甚麼武器？」

令狐武良道：「只看見他們人人手上拿着一支形似水槍的竹筒，由竹筒中噴出一道白霧，那隻老虎被白霧噴中時，很快就倒下了。」

楚雲彪說道：「那麼，他們自己不怕被白霧噴中麼？」

令狐武良道：「他們身上穿着鐵甲，全身上下都有鐵甲保護着，因此不怕沾上白霧。」

楚雲彪微笑道：「飛豹、飛虎、飛狐三關也都練成了陣圖，有所謂『紅沙陣』、『烈火陣』等等，但是他們都來不及佈陣，就被我們殺得落花流水了！」

令狐武良正容道：「這裏的情形不同，他們這兩天日夜都穿着鐵甲，準備隨時佈陣呢。」

楚雲彪道：「除『雪山九魔』之外，還有些甚麼厲害人物？」

令狐武良道：「田舍翁等人不算，還有尙大農、雷一公、金萬來三個堂主和一個衞教軍統領，他叫『響尾蛇辛杰』。」

楚雲彪道：「衞教軍有多少？」

令狐武良道：「大約有兩百五十人，身手都不弱。」

楚雲彪道：「防守的情形怎樣？」

令狐武良道：「城外四周均埋着地心鬼雷，城上備有五千支箭，人人身上都揹着弓箭，可以隨時發射。」

楚雲彪道：「湖上的情形呢？」

令狐武良道：「聽說大船五艘，小船無數。」

楚雲彪道：「老前輩可否把二聖城的情形畫一張圖給小可帶走？」

令狐武良道：「可以。」

他起身上床，找出一張白紙，用炭筆在紙上畫起來。

玩鈴子一直在跟一位金盾帮兄弟交頭接耳，不知在談些甚麼。

令狐武良把地圖畫出之後，遞給床下的楚雲彪，照所畫情形解說一番，然後問道：「你們何時回去？」

楚雲彪收起地圖，道：「等下就走。」

令狐武良道：「城上十步一哨，你們越過城牆之際，只怕會被發現呢。」

楚雲彪道：「這刻月亮是不是很亮？」

令狐武良向窗外看了一眼，說道：「不錯，很亮！」

楚雲彪道：「那麽，我們再等到有烏雲遮住月亮時，再走便了。」

令狐武良道：「最好來個調虎離山計……」

楚雲彪問道：「怎麽調虎離山計？」

令狐武良道：「對面數丈外有一間粮倉，裏面儲存着許多粮食，老夫去放一把火，你們就乘大家救火之際，逃出城去。」

楚雲彪道：「方才那雷堂主不是警告你們不得出去？」

令狐武良道：「老夫偷偷出去，大概不致被發現。」

楚雲彪道：「那間粮倉沒人看守麽？」

令狐武良道：「有，門口經常守着兩名衞教軍，但老夫有辦法收拾他們。」

楚雲彪道：「今夜他們已在湖外發現那兩名衞教軍的屍體，又在湖上發現兩塊木板，假如粮倉起火，他們必定會認定是外來的敵人幹的，老前輩等可以不受牽連，但是萬一老前輩的行動被發現，那可怎麽辦？」

令狐武良冷笑道：「老弟不必顧慮我，但能殲滅敵人，老夫犧牲這條老命，又算得了甚麽？」

楚雲彪道：「話不是這樣說，小可不願爲了自己而讓老前輩去涉險——」

令狐武良截口笑笑道：「老弟放心，老夫對這城中的守備情形，已經十分清楚，自信不會被發現的！」

他說到這裏，起身到床上拿了一些東西，然後彎身向床下的楚雲彪道：「你們好好等着，聽到有人喊叫救火時，再乘亂逃出。」

說畢，走到前門，探頭向外瞧瞧，隨卽閃身出去。

這時，玩鈴子爬到楚雲彪身邊，低聲道：「楚兄，咱們眞的就這樣回去麽？」

楚雲彪道：「咱們已由令狐老前輩的口中獲知敵人的一切情形，不走留着幹麽？」

玩鈴子一指一位金盾帮兄弟道：「方才那位老兄告訴小弟，他說他們每人有兩套衞教軍的服裝，可以借一套給咱們穿。」

楚雲彪道：「那又怎樣？」

玩鈴子道：「咱們穿上衞教軍的服裝，便可混水摸魚，到城中各處多放幾把火，一舉將這二聖城燒光呀！」

楚雲彪道：「不行，太冒險了。」

玩鈴子道：「要摧毀敵人，就得冒險！」

楚雲彪道：「萬一失手被擒，會使他們金盾帮的二十五位兄弟受到牽連的。」

玩鈴子道：「楚兄何必顧慮這麽多？」

楚雲彪道：「還有，萬一咱們失手被捕，二聖教主還會利用咱們作爲人質，迫使你我師父等人屈服，所以咱們現在萬不可輕舉妄動。」

玩鈴子道：「但是，咱們好不容易混入此城，如今就這麽回去，未免太可惜了。」

楚雲彪道：「咱們現在已有收穫，沒有白跑一趟。」

玩鈴子道：「這樣如何，你單獨回去，小道則留下，接應你們進攻此城，好麽？」

楚雲彪道：「不，你得跟我回去！」

玩鈴子嘆道：「你太怕事了。」

楚雲彪道：「你留在這裏，必難逃過他們的耳目，何必自投羅網？」

玩鈴子沒有再開腔，像是被說服了。

房中的七個金盾帮兄弟對令狐武良所要進行的勾當，都感到上下不安，不停的走近門前探望。

驀然，一條人影飛閃而入——令狐武良走回來了！

七個金盾帮兄弟連忙圍上去，齊聲問道：「怎麽樣了？」

令狐武良點點頭，趨近床前，蹲向床下的楚雲彪和玩鈴子低聲道：「成了，看守粮倉的兩名衞教軍已被老夫幹掉，老夫把他們的屍體拖入粮倉裏面，放了一把火，等下就可燃燒起來了！」

楚雲彪喜道：「在城上守衞的衞教軍發現粮倉起火時，會不會趕去搶救？」

令狐武良道：「他們也許不會離開崗位，但大火一起，會引散他們的注意力，你們在越過城牆時，較不易被發現。」

話聲一頓，又道：「卽使被發現了，你們也可以出手殺掉幾個，而且在混亂中，敵人只顧救火，追趕你們的人一定不多，你們較有逃脫的機會，不是麽？」

楚雲彪點了點頭。

令狐武良站起身子，由窗口向外張望，低聲道：「那間粮食很大，老夫是在屯積粮食的中間放的火，大概要等一會才會燒開……」

果然，過了約一刻時之久，才聽到外面有人驚叫起來道：「不好了！粮倉起火了！大家快來救火呀！」

剎那間，嘈雜的人聲，由四處响起！

令狐武良急道：「好了，你們快走！」

楚雲彪和玩鈴子急由床下爬出，由後門奔出一

看，卻見對面城牆上正好站着兩名衞教軍，正在望着粮倉起火的情景，心中一驚，連忙縮回屋裏。

令狐武良一見他們退入屋中，面色一變，急問道：「怎麽了？」

楚雲彪低聲道：「對面城上剛好站着兩名衞教軍！」

令狐武良道：「這怎麽辦？」

楚雲彪劍眉揚了揚，毅然道：「看這情形，只好硬闖了！」

說着，抽出懷中的兩柄匕首，掉頭向玩鈴子道：「玩鈴子，緊跟着我！」

然後，飛步竄了出去。

那兩個站在城牆觀火的衞教軍一眼瞥見兩條黑影由金盾帮兄弟的屋後竄出，一看行動可疑，立時齊聲厲喝道：「甚麽人？站——」

「住」字尚未出口，兩人的心口各中一柄匕首，登時由城上一頭栽了下來。

楚雲彪和玩鈴子縱身疾起，跳上城牆，再一頓足，飄過城牆，往城外飄落。

「有敵！」

附近城牆上，有人叫了一聲。

楚雲彪身形落到城下，又一縱身越過濠溝，疾如鼠竄向藏放木板的地方奔去。

「好小子，看你那裏跑！」

背後，响着一個陰沉沉的冷笑，聽聲音，似非衞教軍，而是二聖城中的高手！

楚雲彪幾個起落便已奔到藏放木板的草叢中，當卽蹲伏不動。

俄頃，一條人影由他頭上飛越而過！

楚雲彪一看未被追來的敵人發現，立刻掉頭傳音道：「快走——」

但是，一望之下，他呆住了。

玩鈴子不在身後。

楚雲彪這下着慌了，連忙傳音喊道：「玩鈴子，你在那裏？」

他的「傳音入密」功力可達五丈之遠，如果玩鈴子是躱藏在五丈之內，是可以聽到的。

但連喊數次，却不見玩鈴子過來，也聽不見他的回答！

楚雲彪又驚又急，暗忖道：「這小牛鼻子眞不聽話，他眞要留下不成？」

正思忖間，已聽到城牆上傳來一片人聲，只聽一個雄渾的聲音道：「你當眞看見有人逃出？」

「是的。」

「幾個？」

「一個。」

「甚麽模樣？」

「看不清楚。」

「有沒有人追出？」

「有的，端木老前輩追出去了。」

楚雲彪已知「雪山九魔」姓名，一聽「端木老前輩」一語，始知方才追趕自己的那個人是「獅頭人端木鑫」，心中暗暗吸了一口冷氣，忖道：「還好沒被他追上……」

他知道城上那批敵人馬上就要出城搜索，當下不敢怠慢，立刻動手把兩塊木板取出，向峭壁那邊鋪去。

他決定不再等玩鈴子了。

既然他要留在二聖城中，那是他自己的事，自己須得把搜集到的敵情帶回去才行！

他鋪下兩塊木板，彎着身子，提輕脚步走過一塊，再將它拿起，鋪到前面去……

才走到一半路，身後十幾丈外，已响起了敵人的聲音，但聽一個嗓門尖細的女人說道：「老樂，你看那傢伙能逃過地心鬼雷麽？」

方才那雄渾的聲音答道：「他旣能進來，就能出去！」

嗓門尖細的女人又道：「這一帶都是地心鬼雷，不知他是怎麽走過來的？」

「誰曉得！」

「咱們要不要進入林中搜一搜？」

「當然！」

「你不怕踏中地心鬼雷？」

「咱們可以施展輕功，在樹梢上走，就不怕觸動地心鬼雷了。」

「嘻，你『大象王』的輕功，老娘可不敢領教，若是跟你走在一起，非給炸個稀爛不可！」

「哼，老夫的輕功雖不如妳『貓女』，可也不比別人差！」

原來，說話的是「大象王樂泰山」和「貓女嚴月嬌」，前者曾於三十年前擊敗過抓癢老人，後者則被形容爲「行動如貓，毫無聲息，殺人如殺老鼠一般」的女魔婆！

楚雲彪聽得心頭暗暗抽緊，急急忙忙的把木板向前鋪去，恨不得一下飛到峭壁邊緣，跳入湖中逃生。

這時，貓女嚴月嬌的聲音又遙遙傳來，只聽她尖笑一聲道：「算了，老樂，你若要性命，就沿着濠溝搜去，這林中一帶由老娘來吧！」

大象王樂泰山哈哈笑道：「也罷，咱們分頭搜索，看誰運氣好，能够擒到那傢伙！」

談話到此結果，大象王樂泰山沉重的步聲遠遠而去，而貓女嚴月嬌却無聲無息，顯然已施展她驚

人的輕功，進入林中來了！

楚雲彪一顆心怦怦狂跳，他知道若被「貓女」追上，一定逃不過她的「貓爪」，故行動更快，疾速鋪路前進。

轉眼工夫，已接近峭壁邊緣了。

就在這時，貓女嚴月嬌的聲音，已在身後約四五丈外响起，桀桀尖笑着道：「好小子，你逃不了啦！」

楚雲彪剛剛拿起後面一塊木板，聞言立卽運出全身力氣，將手上的木板拋向峭壁外，人跟着疾縱而起，向峭壁外掠去。

他的動作不可謂不快，但貓女嚴月嬌的動作却比他更快一倍！

他剛剛飛掠到峭壁邊緣，驀聞頭頂上「呼！」然一响，隨卽感到後頸一緊，已被貓女嚴月嬌抓住了。

貓女嚴月嬌凌空一掌抓住他的後頸，像老鷹抓小鷄一般，空中一個盤旋，飛回三四丈，正好落足於地上那塊木板之上。

楚雲彪才想出手攻擊她，腦門上已重重的挨了一掌，頓感眼前一黑，昏迷不省人事……

× × ×

一盆冷水潑到他臉上，他豁然甦醒過來了。定睛一看，發覺是躺在燈火通明的一間大殿的地上。

大殿富麗堂皇，金碧輝煌，正中一張長案後面，赫然高坐着二聖教主！

正面而坐的是大聖君。

殿上兩旁，雁翅般肅立着十幾個人，楚雲彪只認得其中一個尙大農，但其餘之人，他一看卽知是雪山九魔——白虎先生、金豹居士、獅頭人、大象王、獨角牛、鹿仙、猴精、狐婆、貓女及另兩個堂主。

他們生相各異，胖的極胖，瘦的極瘦，面貌醜惡無比，令人一望之下，會打心底冒起一股寒意。

這時，大聖君一見楚雲彪醒了過來，嘴裏還迸出一陣低沉的怪笑，道：「楚雲彪，你胆量眞不錯呀！」

楚雲彪轉頭四下一望，不見玩鈴子在殿上，心中稍寬，當下翻身坐起，摸摸腦袋，答道：「當然不錯，否則豈敢到這裏來。」

大聖君冷笑道：「還有一個呢？」

楚雲彪裝傻道：「甚麼還有一個？」

大聖君突然一拍長案，厲聲道：「你們來了兩人，本教主問你另一個躱到那裏去了！」

楚雲彪失笑道：「你怎麼會認定我們來了兩個人？」

大聖君吼道：「你們使用兩塊木板渡湖，足見來了兩個！」

楚雲彪道：「我使用兩塊木板，是爲了便於通過敷設地心鬼雷的地方。」

大聖君又一拍長案，聲色俱厲的大喝道：「胡說！」

楚雲彪不爲他兇暴的聲色所動，淡淡一笑道：「你若認定還有一人，何不去把他找出來？」

大聖君沉笑一聲道：「他逃不掉的，本教主已下令封鎖全島四周，遲早會把他找出來的！」

楚雲彪道：「那很好呀。」

大聖君濃眉一聳，面露嚴厲之色道：「從實招來，湖外那兩名衞教軍是不是你殺的？」

楚雲彪道：「是。」

大聖君道：「那間粮倉，也是你放的火？」

楚雲彪道：「是。」

大聖君道：「你進入二聖城後，可曾與金盾幫那二十五個兄弟見過面？」

楚雲彪道：「我很想和他們見見面，可惜不知他們住在哪個房間。」

大聖君又吼叫道：「你扯謊！你一定見過他們，跟他們商量好了進攻本城的計策，是也不是？」

楚雲彪道：「不是！」

大聖君大怒道：「你可是想吃些苦頭，才肯實說？」

楚雲彪道：「我說的都是實話，我找他們找不到，只好在粮食倉中放一把火，打算乘亂脫身。」

大聖君由案上拿起一張紙，冷笑道：「那麼，這張地圖是誰畫出來的？」

那正是令狐武良畫的二聖城地圖。

楚雲彪道：「那是我畫的，我來此的最大目的，就是要探明你們的情形，畫一張地圖，好回去研究摧毁此城的方法。」

大聖君把那張地圖撕得粉碎，嘿嘿冷笑着道：「你小子想摧毁本教主的這座二聖城，我看要等來世了！」

語至此，猛拍長案，大聲道：「來人！」

尙大農和雷一公應身而出，躬身一禮，答道：「在！」

大聖君道：「把小賊拖出去宰了！」

「是！」

尙大農和雷一公應聲上前，一人挾持楚雲彪一隻臂膀，向殿外走去。

二聖君忍不住了，開口低聲道：「老大，這小子不成氣候，殺他無益，應該利用他脅迫百里發才對！」

大聖君也低聲道：「我知道，我只是嚇唬嚇唬他罷了。」

又一拍長案，喝道：「回來！」

尙大農和雷一公聞言便將楚雲彪拖了回來。

大聖君獰笑道：「楚雲彪，姑念你年輕無知，本教主且饒你一死，但是你得老老實實回答本教主的問話，否則本教主命人砍掉你的兩手，叫你變成殘廢！」

楚雲彪冷笑不語。

大聖君道：「你們那一幫人，現在都到了龍宮湖，是不是？」

楚雲彪冷冷道：「這一點，你自己猜想得到，何必來問我？」

大聖君道：「本教主要知道他們藏身的詳細地點！」

楚雲彪道：「不知道！」

大聖君雙睛暴瞪，兇暴地道：「你眞想變成殘廢？」

楚雲彪道：「旣已落入你手，你要怎樣處置，隨你的便！」

大聖君大怒道：「這小賊不知死活——來人！先打他一百大板！」

「是！」

兩名手執大板的衞教軍，由殿側轉了出來。

尙大農和雷一公便將楚雲彪拖倒，用力將他按在地上，那兩名衞教軍上前分左右立定，然後舉起大板，用力打了下去。

只打了二十幾下，楚雲彪就已皮開肉綻，昏死過去了。

× × ×

再度甦醒的時候，已不是在大殿之上，而是在一間地牢之中。

地牢約有一丈見方，三面石壁，對着甬道一面堅固的鐵柵，牢中只有一堆乾草，楚雲彪神智清醒的這一刹，就發覺是俯臥於乾草堆上。

他感到臀部劇痛難當，伸手一摸，摸了一巴掌的血，不禁咒罵了一聲。

不過，大聖君沒有命人砍掉他雙手，倒使他寬慰不少，他不怕死，却怕落成殘廢。

他抬起頭，運目四下打量一番，然後掙扎站起，一拐一拐的走近鐵柵。

甬道對面，也有幾間地牢。

他依稀看見對面的地牢中有人，揉了揉眼睛，仔細一看，才看清楚被關禁在對面地牢中的，竟是金盾老人、饕餮大仙、田舍翁、苦行僧、亘無霸五人！

他心中一喜，脫口喊道：「賈幫主！」

金盾老人聽若未聞，呆坐不動。

「田老前輩！」

田舍翁也一樣呆若木鷄。

敢情他們都已飲下「聖酒」，喪失了神智！

楚雲彪頹喪的嘆了口氣，暗忖道：「他們都已飲了聖酒，二聖教主爲何又把他們關禁起來？嗯，是了，二聖教主必是害怕他們被救，因此將他們關禁在地牢中……」思忖方過，忽聽斜對面甬道盡頭一間地牢中有人開聲問道：「誰在那裏喊叫啊？」

聲音很熟耳！

楚雲彪一驚道：「你是誰？」

那人道：「我是野枯佛。」

楚雲彪大吃一驚，道：「啊，大師怎麼也在這裏？」

野枯佛道：「你是甚麼人？」

楚雲彪急答道：「晚輩是楚雲彪呀！」

野枯佛「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你，怪不得聲音聽來很熟……」

楚雲彪急問道：「大師怎麼也失手被擒了？」

野枯佛道：「貧僧原想乘二聖教主不在城中，前來找回『神眼活佛』的降魔杵，誰知城中竟有雪山九魔把守，貧僧一人敵不過他們九人，就被他們留下來了。」

楚雲彪道：「大師爲何不走出來？」

野枯佛道：「不行，他們用脚鐐把貧僧鎖在牢裏，貧僧走不到鐵柵前——你又是怎麼被他們擒住的呢？」

楚雲彪道：「晚輩奉命前來刺探敵情，因逃走不及，被貓女擒住了的。」

野枯佛問道：「你一個人來的？」

楚雲彪道：「是的。」

他怕甬道上有二聖教徒在看守，故不敢據實作答，他原想用「傳音入密」告訴野枯佛，但却提不起眞氣，因爲他被打得太慘了。

野枯佛又高聲問道：「你們是不是又攻破了飛狐關？」

楚雲彪道：「是的，但只殺死了殭屍婆和牛面西施二人，那妖物被他逃回此地來了。」

野枯佛輕嘆道：「這是天數，那妖物還命不該絕……」

楚雲彪道：「這裏面有沒有人看守？」

野枯佛道：「好像有一個。」

楚雲彪道：「怎麼看不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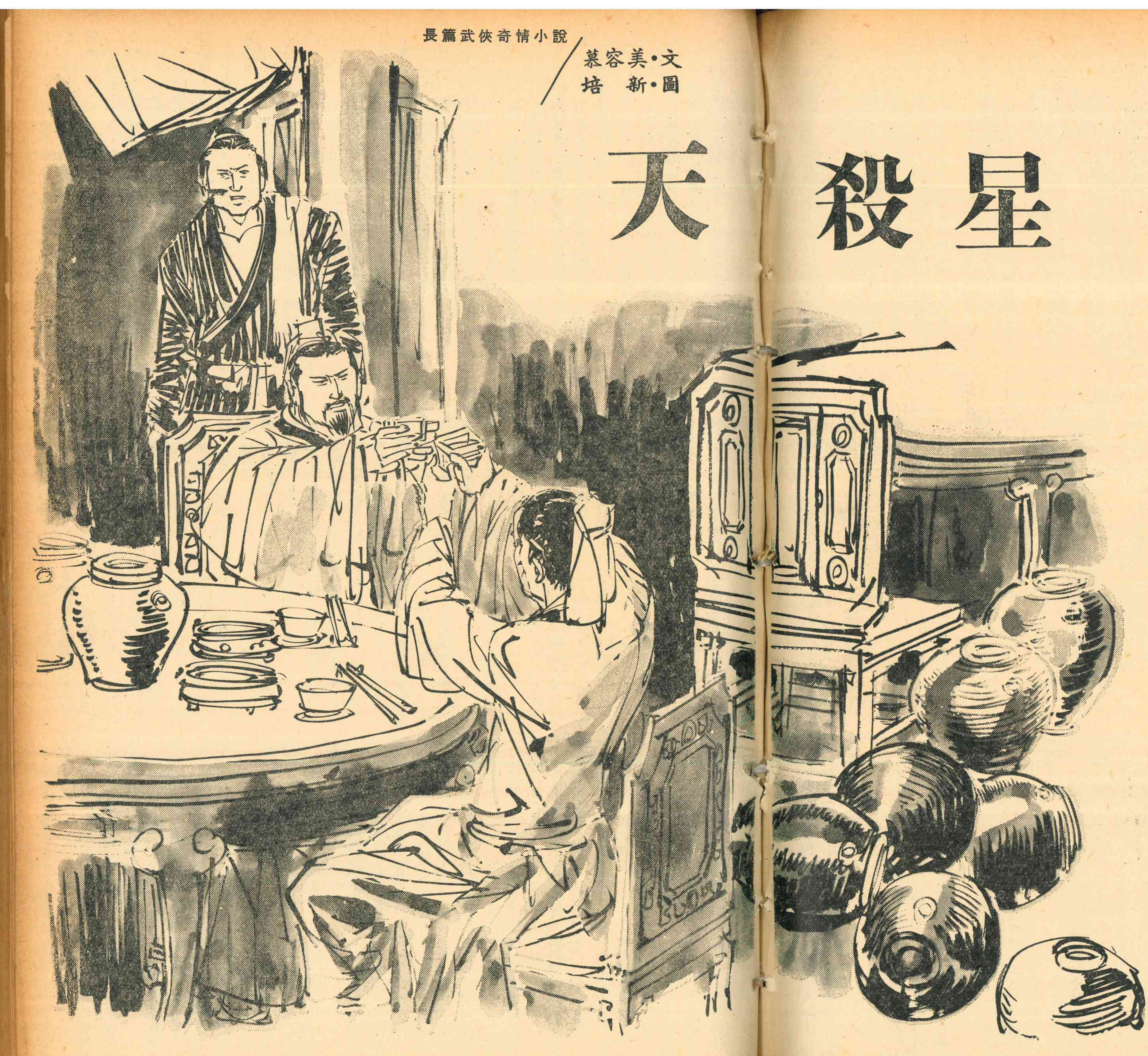
野枯佛道：「他也許故意不現身，想偸聽我們的談話哩！」

（欲知故事結局如何？請看下期大結局。）

長篇武俠奇情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培　新•圖



殺星降世武林殃

一向平靜的長沙古城，突被一片愁雲慘霧所籠罩，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彷彿天就快要塌下來一樣。

有人在城外十里舖附近發現一具無名屍體，死者身上別無傷痕，只是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臉上滿佈着驚駭的表情，就像曾在絕氣之前，看到了什麼恐怖的景象一般。

因爲死者一望可知是江湖人物，而死者這種特異的死狀，又與傳聞中那位天殺星申無害以往殺人的手法如出一轍，因此有人便認定那位天殺星在殺害了岳陽胡家兄弟之後，顯然已從岳陽又來到了長沙！

這實在是個可怕的消息，幾乎比蔓延中的瘟疫還要可怕！

×　　×　　×

近百年來的武林中，邪魔外道，不知出現過多少，但從沒有一個邪魔外道像天殺星這個傢伙這樣令人恨入骨髓！

天殺星這個傢伙近兩年來的所作所爲，十五個字可以說盡：「不辨是非，不講情理，沒有一絲絲人性！」

也許有人要問：當今武林中，有的是名門大派和奇人高手，像這樣一個大惡棍，爲什麼還容許他活在人世呢？

不錯，有人這樣問過，也有人曾一度爲此採取過行動。

首先採取行動的，是武林四君子。

只可惜四君子才定下了初步偵緝計劃，便在短短的半個月內，先後相繼無疾而終。

四人死狀，完全相同。

身上找不到一點傷痕，只是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臉上滿佈着驚駭的表情，就像曾在絕氣之前，看到了什麼恐怖的景象一般……

自此以後，再也沒有人敢公開議論這位天殺星的長短了。而這位天殺星的名氣，也由此一天大似一天，漸漸在中原武林道上，變成了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

接着，沒隔多久，由於繼四君子之後，又有名重一時的太原神醫公孫全，金陵公子曾少威，太湖漁隱江平波，以及南陽三英，葛氏兄弟等多人先後遇害，終於連「劍王宮」也給驚動了。

八個月前，劍王薛立中應各派之請，一次派出

宮中一十二名錦衣劍士，由總管無情金劍艾一飛親自率領，準備傾全力來捉拿這位天殺星，爲武林除害。

可是半年多下來，無情金劍率領的一十二名錦衣劍士，幾乎搜遍了中原每一個角落，但結果却連那位天殺星的人影子也沒有見到。

而在這一段期間內，各地發生的血案非但未見減少，且比以前還要來得多。

那些遇害的人，也較以往之遇害者，名氣來得更大。

每次當無情金劍獲訊後率人趕抵出事地點，這位大總管，祇能看得到的，只是一具死狀相同的屍體。

最後，這位名滿黑白兩道的劍王宮總管無可奈何，只得接受一些劍士們的建議，以劍王宮之名義，懸出一份賞格，無論何人，只要能將天殺星拏獲，便可立卽獲得黃金一萬兩！

一萬兩黃金，不是一筆小數目。

這一方面固然說明了劍王宮剪除這位天殺星的決心，而在另一方面却也因此大大抬高了那位天殺星的身價！

因爲這樣一來，這位天殺星無異由「大瘟神」又變成了一位「活財神」。

過去遇上這位天殺星，能不死便算運氣，今後遇上了這位天殺星，如果祖宗墳上風水好，說不定就會平地立成巨富！

× × ×

如今，這位旣是「瘟神」也是「財神」的「天殺星」又在長沙附近出現了。

這位天殺星爲什麼要到長沙來呢？

× × ×

東大街的萬福樓，今天的生意似乎特別好。

客人走了一批又來一批，就好像永遠打發不完似的，好不容易挨到了打烊時分，幾名伙計收了碗盤，正待下樓之際，竟又從樓梯口走上來了兩名客人！

幾名捧着碗盤的伙計，一面後退讓路，一面全忍不住皺起了眉頭。

這兩位因爲光臨的不是時候，顯然不怎麼受歡迎的客人，是一名衣着頗爲講究的中年商人和一名藍衣青年漢子。

兩人上樓之後，不待伙計招呼，逕自在靠窗口處，隨便揀了一個座頭，面對面坐了下來。

一名正在抹桌子的伙計，沒精打彩的走過去，在已經抹過了的桌面上，又虛應故事的抹了兩把，才懶洋洋地抬起面孔，問兩人要吃什麼。

點菜的是兩人中的那個中年商人。

等那中年商人不慌不忙的點完了菜，那名臉色本來不怎麼好看的伙計，態度馬上爲之改變。

只見他滿臉堆笑，不住哈腰，連聲應是，詞色間極盡卑躬之能事，前後判若兩人。

原來，那中年商人，一口氣竟點了十二道菜之多！

× × ×

在酒樓混久了的伙計都知道，上酒樓喝酒的客人，可以分成很多種。

其中以兩種最難應付。

一種是喜歡挑剔的客人。

這種客人有一個共通的特色，就是對端上桌子的每一道菜，都會發出不同的怨氣。

不是說菜太鹹，便是說菜太淡。

總而言之，一句話說完處處不合口味！

最後呢？嫌歸嫌，吃歸吃，照樣是盤盤碗底見天！

這一類的大爺們，差不多都歡喜一個老調調兒：就是將掌櫃的喊來，當衆大聲指責一頓，以示他大爺對飲食一道講究和精明。

遇上聰明一點的掌櫃先生，只要陪着笑臉，一叠連聲的認錯，包管什麼事也沒有。

如果大爺們見你應對得體，說不定還會拉你乾上一杯！

另一種客人就不同了。

這種客人也會挑剔，而且挑剔得更厲害，但挑剔的目的，却不是爲了擺譜兒。

這種客人挑剔的目的，只是爲了想佔一點小便宜！

這種客人很容易判別。

首先，他一坐下來，他會端足功架，要你背上一遍今天所供應的菜色，以及每一個菜的價錢。

然後，他點菜了。

也許是三個菜，也許是四個菜，點完了，他一定會加上這一句：多了吃不下，每樣來個小盤的就可以了。

但等菜一上桌，他第一個不滿意的，就是嫌菜的份量太少！

像這樣的客人，當他最後結帳的時候，你如果像問候普通客人那樣，只向他報上一個總數兒，那是不够的。

你必須連酒帶菜，一樣一樣的報出細情，再算一遍給他聽。

這時他會悠然閉上眼皮，二郞腿一叠，慢慢的剔着牙齒，邊聽邊哼，直到你見情形不對，自動除去帳上的零頭爲止！

既然連酒菜錢都要打上一個折扣，小帳那是更不用說了。

碰上這一類的客人，只有一個應付的辦法：自認倒霉！

除了以上這兩種客人之外，也有兩種客人，可以算得上是酒樓中的恩客。

最常見的一種客人是，一切全憑伙計作主。

這一類的客人，臉上永遠帶着笑容，上樓坐定之後，多半會先向伙計們請敎，今天有些什麼好吃的，然後，他會在伙計提供的菜色中，隨便挑上幾樣，吃的時候，只說好不說壞，吃完了就走，付帳付現銀，給起小帳來，也永遠不多不少的，恰到好處！

還有一種客人，雖然不見得會天天碰得着；但在一般酒樓伙計們的心目中，却是最受歡迎的一種客人。

這種客人上酒樓的目的，旣不是爲了喝酒，也不是爲了吃菜。

而只是爲了想在朋友們面前擺擺闊，好叫朋友們知道，他仁兄最近很有辦法，花幾文吃吃喝喝，蠻不在乎！

這一類的客人，有兩大好處。

第一是最後小帳給得多。

第二是不管吃不吃得下，一叫便是滿桌子的菜——就像現在的這位中年商人一樣。

× × ×

菜已點完；現在就等這兩位闊客人，吩咐要喝點什麼酒了。

那伙計的神色也跟着有點緊張起來。

中年商人轉向那藍衣青年漢子問道：「老弟歡喜喝點什麼酒？」

藍衣青年漢子微微一笑道：「這裏我還是第一次來，你兄台瞧着辦好了，只要是不侵水的酒，什麼酒我都歡喜喝。」

那伙計連忙陪着笑臉接口說道：「這個，大爺可放心……」

中年商人稍稍思索了一下，說道：「聽說你們這兒萬福樓的陳年白干很有名，就先來上四斤白干好了！」

那伙計聽對方開口一要就是四斤白干，心頭馬上生出一陣不妙之感。

口中雖然應了兩聲是，但臉上的神色業已不若先前那般自然。

這正是他一直都在担心着一件事：怕兩人酒要得太多！

萬福樓的陳年白干，從沒有人論斤喝過。這兩人如果將要來的四斤白干全都喝下去，準會爛醉如泥！

如果兩人都醉倒了，等會兒帳又由誰算？

旣然帳都沒有人算，小帳豈非跟着泡湯？

× × ×

菜上得很快。

這也許是那個聰明的伙計，給出的好主意，菜上得快一些，客人只顧住了吃菜，酒或許會少喝一點。

可是，出人意外的是，菜儘管上得快，兩人吃得却很慢。

有幾碗菜送上桌子，兩人竟連筷子都沒有動一下。

兩人的全部時間，幾乎都用在那四斤白干上；結果十二道菜還未出到一半，那四斤白干便已給喝得點滴不剩。

更出人意外的是，兩人喝下了四斤陳年白干，非但未如先前那伙計所預料的爛醉如泥，甚至在兩人臉上根本就看不到一絲酒意！

萬福樓的幾名伙計，見兩人酒量如此驚人，無不爲之暗暗咋舌！

他們這尙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喝這麼多的酒而無絲毫醉態。

同時，他們也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喝白干，不是一口一口的喝，而是一杯一杯的喝。

兩人在舉杯對乾時，喝的就像白開水。

有時連乾五六杯，連菜都不動一筷子；而最可笑的是，兩人每次乾杯，幾乎都有一個似是而非的理由。

譬如說，如有誰先說一聲：「這條魚燒得還不錯。」

另一個準會馬上舉起杯子：「可不是，來，來，乾一杯。這條魚燒得的確不錯，小弟已經很久沒有吃過燒得這樣好的魚了！」

兩個人都說魚燒得好，那條魚身上，其實只不過給掀去了一小塊皮肉，還不够普通挾一筷子的份量。

這一杯乾過之後，如果後者再說：「來，吃菜，吃菜，別光是喝酒，菜也得吃一點，菜冷了就不好吃，這盤腰花看樣子炒得不錯。」

那麼，另一個一定又會舉起剛剛添滿的杯子：「是啊！只要一看刀法和火功，就不難知道這又是一盤好菜。來來來，再乾一杯！」

剛才的那條魚，兩個人多少還動了一下筷子，現在的這盤腰花，則全憑欣賞方式，就決定了它的可口與否。

這些都還是名正言順的乾杯理由。

更可笑的是，有時連一句漠不相關的閒話，經過幾個轉折，最後，居然也會成爲連乾好幾杯的藉口。

當第四道粉蒸肉端上桌子時，桌面上湊巧飛過一隻蒼蠅，那藍衣青年漢子揮了下衣袖，蹙額說道：「瞧！這種天氣竟然還有蒼蠅！」

中年商人接口道：「是啊，在外面吃東西，就是這點不好，除了酒之外，幾乎沒有一樣東西，能叫人放心下筷子。」

藍衣青年漢子道：「所以我說，菜吃不吃還無所謂，酒却不能不多喝幾杯，尤其是這裏的這種白干……」

中年商人立卽表示同意道：「是啊，在長沙城中，要喝這樣的白干，大概再找不出第二家來了。來來來，喝！這三杯算是我敬你老弟！」

來而不往，非禮也！既然有人敬三杯，當然就有人還敬三杯，二三得六，二六一十二；這十二杯酒，可以說是全拜一隻蒼蠅之賜！

結果，十二道菜全部上完，第二次叫來的四斤白干，也恰好喝光！

因爲兩人一直都是在輪流找理由舉杯對乾，所以兩次叫來的八斤白干，平均起來正好是每人四斤，誰也不比誰多喝一口或是少喝一口。

這時，那中年商人的臉上，仍然看不出有絲毫的醉意。

而對面那藍衣青年漢子的一張面孔，則已微微發紅，似乎已經有了幾分酒意。

等伙計將最後一道砂鍋魚頭在桌面上擺平之後，中年商人抬頭含笑道：「怎麼樣？要不要再來兩斤？」

藍衣青年漢子摸了摸發紅的面孔，笑道：「我看大概也不能再來兩斤了。」

但事實上，在這兩斤之後，却又連連來了兩個兩斤。

藍衣青年漢子的一張面孔愈來愈紅了，而那中年商人的一張面孔，也漸漸轉爲一片青白。

不過，萬福樓的一些伙計，現在已經不再担心兩人會不會喝醉了。

因爲兩人第三次喊酒時，那中年商人見伙計面有難色，已經預付了十两紋銀，這足够兩人酒菜錢的雙倍而有餘。所以那些伙計如今不但不担心兩人會喝醉，反而希望兩人早早醉倒，醉得愈厲害愈好，最好醉得不知道已經付過了錢，最後迷迷糊糊的再付一次！

藍衣青年漢子望着那新送上的兩斤白干，忽然輕輕嘆了口氣道：「萬福樓的這種陳年白干，果然名不虛傳，小弟眞想不辭一醉，好好的喝它一個痛快……」

中年商人忙說道：「那就喝呀！爲什麼不喝？酒不是又送來了麼？」

藍衣青年漢子皺了皺眉頭道：「喝這種酒，就要一杯一杯的喝，才有意思，可惜小弟已想不出我們還有些什麼值得乾杯的理由。」

中年商人聞言先是一怔，旋卽點了點頭道：「是的，喝酒最講究的就是一個情調，一杯一杯的猛喝悶酒，不但會傷身體，而且也沒意思……」

藍衣青年漢子舉起杯子道：「現在就全看你兄台的了。來，先乾一杯，預祝你兄台能想到更多更好的理由！」

中年商人將兩隻空杯斟滿之後，接着也舉起杯子道：「來來來，再乾杯！有道是：集思廣益。兩人一起想，總比一個人想要來得强，我也預祝你老弟能想到更多更好的理由，好讓咱們哥兒今天好好的喝個痛快！」

乾過第二杯之後，兩人果然分別思索起來，神情都顯得很認眞。

遠遠站在一邊的幾名伙計，相互遞着眼色，都不由得發出會心的微笑。酒喝到這種程度，離醉也差不多了！

沒隔多久，只見那中年商人忽然一拍桌子道：「有了！」

藍衣青年漢子欣然注目道：「還是你兄台思路敏捷，什麼理由，快說來聽聽看！」

中年商人面有得色的笑道：「說了你老弟也許不信，我現在可以一口氣舉出三個理由，每個理由都值得我們大乾而特乾……」

藍衣青年漢子截口說道：「不忙，一個一個的來！」

中年商人豎起一根指頭道：「第一個理由，也是最好的一個理由，就冲着這個理由，我們就該每人先喝三大杯！」

說着，不待藍衣青年漢子有所表示，一把抓過桌上那隻錫壺，就像量米入囤似的，一口一杯，一連喝了三個滿杯。

可是，說也奇怪，一向乾杯不落人後的藍衣青年漢子，這一次，却坐在那裏，連動也沒有動了一下。

中年商人放下杯子，微感意外道：「老弟怎麼不喝？」

藍衣青年漢子淡淡一笑道：「我記得今天一上樓坐下，你兄台就已經說過了，喝酒最忌的師出無名！」

中年商人眨了眨眼皮道：「老弟的意思，是不是想先聽我說出理由才肯喝下這三杯酒？」

藍衣青年漢子點頭笑道：「不錯！」

中年商人將酒壺向前一送，擺擺手道：「喝！喝！喝！這三杯酒你老弟喝了，保你老弟不會後悔。等會兒我說出理由來，如你老弟認爲喝的不值得，我願意再罰三杯！」

藍衣青年漢子搖頭堅持道：「這並非罰不罰的問題，而是情緒問題。等會兒如果理由够充份；別說三杯，就是再加一倍，小弟也會卽喝不誤。小弟喝酒，一向如此，倘使心中擱着一件事，在這件事情還沒有弄清楚之前，卽使一口酒，也絕喝不下去的。」

中年商人笑了笑，說道：「這第一個理由，在別人聽起來，也許會覺得非常可笑。你看吧！我們現在坐在這裏喝酒，無論叫誰看到了，一定都會以爲我們是一對多年的老朋友，如果說我們今天這尚是第一次見面，甚至喝了這半天的酒，連彼此的姓名，都還沒有請教的話，我敢打賭，絕對沒有人肯相信了……」

萬福樓的那幾名伙計，一個個全給聽呆了。什麼？兩人喝了這老半天的酒，竟連彼此的姓名，都還沒有請教？

這人是在說酒話？還是在說笑話？

但看樣子，這中年商人說的，顯然一點也是不假。

因爲幾名伙計以懷疑的眼光再轉向那藍衣青年漢子望去時，藍衣青年漢子正在一邊點頭，一邊在等待着後者繼續說下去。

那中年商人又笑了一下道：「你老弟想想看：這是不是很可笑？兩個人在一起喝了半天的酒，居然誰也不知道對方姓什麼叫什麼！」

藍衣青年漢子似乎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可笑的地方，仍然坐在那裏，未有若何表示。

中年商人笑着接下去說道：「普通兩個不相識的人見了面，幾乎第一件事就是請教對方的稱呼，而我們哥兒倆個，今天竟然不約而同，全忽畧了這套儀節，俗語說得好：什麼樣的人就會交上什麼樣的朋友，眞是一點不錯。像這種情形，別人也許會笑我們是一對糊塗蛋，但在兄弟看來，却以爲這實在是一種難得的緣份。」

那中年商人說到這裏，彷彿忘了他的三杯酒已經提前喝下，這時竟又笑着將面前的那杯酒端了起來道：「就冲着這份緣份……」

藍衣青年漢子頭一搖，淡淡截口道：「我很願意再聽聽你兄台的第二個理由，這第一個理由，在小弟看起來，根本不能成立！」

中年商人愕然一怔道：「什……什麼？老弟意思是說，我們哥兒今天萍水相逢，一見如故，竟，竟……竟連乾上三杯酒，也不值得？」

藍衣青年漢子道：「小弟不是這個意思。」

中年商人道：「那麼——」

藍衣青年漢子說道：「小弟的意思是說，咱們哥兒今天從見面到現在，誰也沒有想到要請教對方的姓名，並不如兄台所說的那樣，是一種難得的緣份。」

中年商人眨着眼皮，似乎有點迷惑道：「那該怎麼說？」

藍衣青年漢子道：「應該說無此必要！」

中年商人像是沒有能聽懂藍衣青年漢子的這句話，張大了眼睛，說道：「無……此……必……要……？」

藍衣青年漢子微微一笑道：「是的，爲什麼我說無此必要，兄台心裏應該明白！」

中年商人偏臉想了想，忽然似有所悟，連連點頭道：「對，對，對！」

藍衣青年漢子微笑着道：「現在兄台懂我這意思了吧？」

中年商人點頭接口道：「是的，是的，老弟的意思，我現在全懂了，有道是：朋友相交，貴相知心，一個人的姓名……」

藍衣青年漢子頭一搖道：「小弟的意思，並非如此。」

中年商人又是一怔道：「那麼——」

藍衣青年漢子含笑注目，緩緩接着道：「小弟所說的無此必要，是指咱們其實早就知道對方是誰，根本用不着再向對方請教！」

中年商人聞言一呆道：「老弟是說，我們……以前……曾……曾經在什麼地方見過？」

藍衣青年漢子輕咳了一聲，接下去說道：「自小弟入關以來，像今天的這種聚會，已經不知遇過多少次，只可惜那些朋友的酒量，沒有一個能抵得上你兄台，他們只知道眼紅劍王宮那一萬两黃金的重賞，每次都想將小弟灌醉，但最後醉倒的，却是他們自己，一個人的酒量好，想不到有時也會有這許多好處……」

中年商人的臉色一下子全白了。

藍衣青年漢子又咳了一聲道：「當小弟還在關外時，就聽說中原道上有三個會喝酒的人，除了劍王宮的那位大總管，無情金劍艾一飛之外，一個是一位外號笑裏藏刀，名叫勝箭的朋友，一個是不知姓名，大家都喚作如意嫂的女人，這三人的酒量，據說都在小弟之上，小弟聽了，當然不怎麼服氣。所以，小弟這一次入關到中原來，除了幾件私事之

外，就是希望有個機會，能跟上述的這三位，在酒量方面好好的分個高下。」

中年商人嘴巴噏動了一下，但沒有能說出了話來。

藍衣青年漢子端起酒來喝了一口，又道：「遺憾的是，半年前忽然傳出一個令人不大愉快的消息，說是劍王宮竟懸出一萬兩黃金的賞格，要捉拿我申某人的活口！一個人能獲劍王宮如此重視，本來不是一件壞事，只是這樣一來，我申某人想跟那位艾大總管在酒枱子上見面的機會，恐怕就不會太多了！」

中年商人顫聲道：「我想已經瞞不過你老弟了，勝箭便是在下，不過，請……請……你老弟高抬貴手，容勝某人……解……解……解釋一下。」

藍衣青年漢子笑笑道：「你勝兄用不着解釋什麼了，黃金乃人人喜愛之物，如果易地以處，就是我申某人，說不定也會禁不住這種誘惑，何況，我已說過，找你勝兄喝酒，乃是小弟三大心願之一，我申無害當然不會拿你勝兄當四君子那批人一樣看待！」

笑裏藏刀勝箭，眞是做夢也想不到，眼前這位殺人不眨眼的天殺星，在識穿了他的身份和居心之後，竟然還肯饒他一命，當下連忙舉杯說道：「多謝老弟的不殺之恩，老弟的這份厚德，勝某人將來一定會設法還報，現在，先敬老弟一杯，以表感激之意！」

申無害也舉起了杯子，笑道：「這得感謝你自己。」

勝箭一楞道：「感謝我自己？這……這……這話怎麼說？」

申無害笑了笑道：「因爲你是第一個聽到申某人的名字，不作逃跑打算，也不想來個先下手爲强的人！」

勝箭苦笑道：「那有什麼用？」

申無害笑道：「但以往那些仁兄却不知道這一點，他們總以爲只有這樣做，才能活命。」

勝箭想再添酒，但發現酒壺已空，於是抬頭問道：「老弟還要不要再喝一點？」

申無害搖搖頭，笑道：「已經喝得够多了，你勝兄的酒量，我算是領教了，果然要比小弟高明得多。」

勝箭也搖了搖頭道：「這是你老弟客氣，勝某人雖然能喝兩杯，但比起我們那位如意大嫂來，還是差得很遠，如果將來有機會，你們倒是可以眞正的較量一下。」

申無害眼中一亮道：「那麼勝兄知不知道這位如意大嫂目前在什麼地方？」

勝箭笑道：「這女人因爲艷名遠播，平日爲躲避黑白兩道中那些紈袴弟子的追逐，一向居無定所，行踪至爲詭秘，要想打聽這女人的下落，有時眞可以說是比登天還難……」

申無害聳聳肩道：「既然如此，那就只好等以後有機會再說了。」

勝箭笑道：「不過，在你申老弟來說，情形則稍稍有點不一樣，倘若你老弟眞有心想見見這女人，勝某人倒有一個可以叫這女人自動找上門來的方法。」

申無害道：「什麼方法？」

勝箭笑道：「這個方法說來簡單之至，只是不知道你老弟願不願意這樣做。」

申無害道：「說出來聽聽也不妨。」

勝箭壓低聲音，笑笑道：「只要你老弟能够在這裏多住幾天，讓大家都知道你這位天殺星的確已經來到長沙，勝某人敢担保，那女人準會馬上聞風而至！」

申無害微感意外道：「什麼？你是說——這女人也在動劍王宮那一萬兩黃金的腦筋？」

勝箭笑道：「這有什麼稀奇，這女人一向對黃金比對男人更有興趣，而且她相信只要有一天能够遇上你老弟，劍王宮的那一萬兩黃金，就不會再落入別人手裏！」

申無害點了點頭，臉上露出一絲笑意，道：「經你勝兄這樣一說，小弟以前之猜想，大概是不會錯的了。」

勝箭笑道：「在老弟想像之中，你以爲她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

申無害道：「我一直在猜想，這女人雖然被人喊作如意嫂，實際上可能年紀並不大，也許還生得相當動人。」

勝箭笑道：「算你老弟完全猜對了！關於這女人的年齡，很少有人淸楚，不過對於男人來說，這並不是頂重要的事，一個女人如果讓男人想到她的年齡，這種女人就不會再在男人口中流傳了。至於這女人動人的程度，勝某人一時還找不到適切的比喻，不過勝某人敢打賭一定遠超出你老弟的想像之外！」

申無害笑笑，沒有開口。

勝箭接着道：「怎麼樣，勝某人的這個方法，老弟是否願意試上一試？」

申無害沉吟着點點頭道：「這女人我已決定非見不可，如果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那就只有採取這個方法了……」

勝箭向前俯下身子，低聲說道：「我知道你老弟也許會担心，一旦風聲傳出去，很可能會將那位艾大總管同時引來，這一次你老弟放心，一切全包在勝某人身上，勝某人已另外想出一個妙主意，担保到時候找到你老弟的，只有那女人一個人！」

申無害一哦抬頭道：「什麼樣的妙主意？」

勝箭朝身後望了一眼，然後伸出指頭，用湯水在桌上寫下了兩行字。

寫完抬起面孔問道：「這個主意妙不妙？」

申無害輕輕咳了一聲道：「我只能說你勝兄很幸運。」

勝箭聽了，似乎有點摸不着頭腦，惑然睜大了眼睛道：「幸運？這話老弟什麼意思？」

申無害緩緩站起身子道：「因爲自小弟入關以來，凡是想在我申無害身上動歪念頭，而結果尚能活命的朋友，你勝兄可能還是第一個！」

勝箭身子往後一縮，駭然驚呼道：「不，不，老弟，你聽我說——」

可惜申無害並沒有聽他繼續說下去。

他這廂一個說字剛剛出口，那位天殺星的一隻手掌，已如閃電般擱上他的肩頭。

幸虧這位天殺星說話還算數，出掌雖快，用的力道却極有限，驟看上去，就像老友分別似的，只輕輕一按，便收回手掌，冷笑着轉身下樓而去。

× × ×

謠言終於獲得了証實。

儘管那位雙手沾滿血腥的天殺星爲什麼會到長沙來，到目前爲止，仍然是個謎；但這位可怕的天殺星已經來了長沙，則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萬福樓的那些伙計們，便是最好的目擊証人。

那些伙計當天雖然飽受了一場虛驚，但却也因此發了一筆小小的意外之財。

因爲笑裏藏刀勝箭當天那一掌雖然挨得不輕，但被送去對門的一家客棧時，神智仍然十分淸醒。

他爲了到茶樓中伙計們對他的照料，非但多付的酒菜錢沒有找回去。而且每人另外又多賞了好幾兩銀子！

這段消息傳開之多，萬福樓的生意更好了。

每個來喝酒的酒客，差不多都懷着同一目的，就是希望從伙計們口中知道一些當天在這座酒樓上所發生的情形。

可是，當伙計們被逼無奈，照實說出這段經過時，却又很少有人相信。

因爲在每一個人的想象之中，那位殺人不眨眼的天殺星縱然不是三頭六臂，最少也該有着一副令人望而生畏的凶惡長相才對，如說這位天殺星實際上只是一個談吐儒雅的英俊青年，誰肯相信呢？

第四天傍晚時分，長沙城中突然出現十三名風塵僕僕的佩劍騎士。

這十三名騎士，雖然經過長程奔波，但每個人的臉上，却不見絲毫疲累之色。除爲首者年事稍長，是個五十出頭，臉無表情，身披黑色風衣的老人之外；其餘的那十二名騎士，均是三旬上下的彪形大漢，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目射精光，英風懾人，看上去，顯然是一些在劍術方面有着深厚成就的高手。不出人們之預料，無情金劍率領着的一十二名錦衣劍士，像以往一樣，果然在獲訊之後，又從岳陽趕來了！

這位劍王宮的大總管，似乎在來路上即已獲知整個事件之概畧，是以一行入城之後，連打聽也沒打聽一下，便一逕找去萬福樓斜對面的那家集賢客棧。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流星·蝴蝶·劍

文·古龍
圖·新培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孟星魂奉高老大命往刺殺孫玉伯，乃以秦中亭名義，投効孫玉伯，因應對得體，似未啓孫玉伯之疑，命律香川招待他住下，這時，孟星魂猜料到買兇謀殺孫玉伯的人是他的好友陸漫天，果然不錯，在天將大白之際，陸漫天暗約孟星魂至一菊花叢下，指示他在黃昏時候，隱身花下洞穴，俟孫玉伯到來賞花時下手狙殺。事情的發展非但遠比他想像中，而且也遠比想得容易，他本該很滿意，但他總覺有什麼不對，什麼不對？却又弄不清楚，只有盡量使自己安心，只有等，等到黃昏——

第二部　蝴蝶

要命的一着

第四章　（一）

正午。

老伯在午飯的時候，總喜歡找幾個人來聊聊，他認爲在這種閒談中非但能發現很多事，也能決定很多事。

能跟老伯吃飯的人，定然都是他很接近，很信任的朋友。

今天却有個例外。

孟星魂居然也被請到他午飯桌上。

老伯吃得很簡單，午飯通常只有四菜一湯，而且是很清淡的菜。

他認爲老年人不宜吃得太油膩。

但今天也是例外。

今天飯桌上居然多了一隻雞，一碗肉。

老伯微笑着道：「年青人都喜歡吃肉，我年青時也喜歡吃肉，吃肉才有勁，兩天不吃肉，我做事就會覺得提不起精神來。」

孟星魂在吃肉，他絕不客氣。

老伯看着他，目中帶着笑意，忽又道：「你以前在船上的時候，伙食好不好？」

孟星魂道：「還不錯。」

老伯道：「做菜的廚子一定也是南方人吧，我總覺得南方菜比北方菜精緻。」

孟星魂道：「我們那條船上廚子有三個，只有一個姓吳的是閩南人，其餘兩個却是不折不扣的關東大漢，所以我們吃的南方菜，北方菜都有。」

他面上雖不動聲色，心裏却在揑着把冷汗，

他發覺老伯在這短短半天中，一定已將「秦中亭」的底細調查得一清二楚，若不是老大給他的資料極爲完整，他此刻已露出馬脚。

老伯問得雖輕描淡寫，但只要他答錯一句話，休想活着吃完這頓飯。

× × ×

孟星魂一句話也沒有答錯。

他吃完了這頓飯。

但這頓飯吃得並不舒服，他簡直不知道吃的是些什麼，只覺褲襠凉凉的，好像已被冷汗濕透。

律香川坐在他旁邊一直很少說話，直到吃過飯走出門，走上菊花叢中的小路，才微笑道：「老伯剛才叫我帶你到四處看看，你懂得他的意思嗎？」

孟星魂搖搖頭，最近他好像常常搖頭。他已學會裝傻。

律香川道：「他的意思就是說，從此你差不多就是我們的自己人了。」

孟星魂道：「差不多？」

律香川道：「只差一點。」

孟星魂道：「那點？」

律香川道：「你還沒有爲他殺過人。」

他笑笑，接着道：「但是你不必着急，這種機會隨時都會有的。」

孟星魂也笑笑，道：「却不知那種機會比較多些？是殺人？還是被謀殺？」

律香川沉默了半晌，笑得已有些苦澀，緩緩道：「不是殺人，就是被殺，有些人他本來簡直以爲他永遠不會死的，但忽然間，他却被人殺了，到那時你才會想到，殺人和被殺的機會原來一樣多。」

孟星魂道：「你本來是不是從未想到孫劍也會被殺。」

律香川臉色變了變，道：「你知道他？」

孟星魂道：「孫劍被殺的事，在江湖中早已不是秘密。」

律香川長長嘆了口氣，苦笑道：「不錯，這是十二飛鵬帮最光榮的戰績，他們當然唯恐別人不知道。」

孟星魂目光閃動，道：「易潛龍叛變的事，也已不是秘密。」

律香川又沉默了半晌，冷冷道：「他沒有叛變，他不是叛徒。」

孟星魂道：「不是？」

律香川冷笑道：「他還不配做叛徒，做叛徒要有胆子，他只不過是個懦夫，是個孬種。」

孟星魂道：「孬種？」

律香川道：「他本是老伯最信任的朋友，但他知道老伯有危險時，立刻就溜了，帶着老伯給他幾百萬家財溜了。」

孟星魂道：「你們爲什麼不去找他？」

律香川道：「我們找過，却找不着，據說他已溜到海外的扶桑島上，他老婆本是扶桑一個浪人的女兒。」

孟星魂道：「這麼樣說來，現在老伯的朋友好像已沒有仇敵了。」

律香川淡淡道：「你現在是不是已覺得這一注押錯了？」

孟星魂笑了笑，道：「問題並不在朋友多少，只在那朋友是否眞的朋友。」

他目光却注着遠方，慢慢的接着道：「有些朋友多一個只不如少一個好。」

他看着遠處一座小橋，陸漫天正往橋上走過。

律香川沒有看到。

這時是午時三刻，距離黃昏已不遠了。

（二）

午後，×時×刻。

一片烏雲掩住月色，天陰了下來。

風也更冷了。

一個青衣人拉起衣襟壓低帽沿，低着頭匆匆走過小橋，小橋盡頭的竹林裏，有三間明軒。

窗子是開着的，陸漫天正坐在窗口，手裏提着支筆，却沒有寫什麼，只是對着窗子發怔。

灰衣人沒有敲門就走進去，窗子立刻落下。

窗子落下後灰衣人才將頭抬起，露出一張平凡樸實的臉。

只看這張臉，沒有人能看得出他是叛徒。

所以沒有人會想到馮浩是叛徒。

陸漫天回頭面對着他，道：「一切都已照計劃安排好了，他已決定今天黃昏時動手。」

馮浩面上雖露出滿意之色，却還是追問了一句：「你看他會不會臨時改變主意！」

陸漫天道：「絕不會，高老大的命令他從不敢違抗，何況……」他嘴角泛起一絲惡毒的笑意，緩緩接着道：「他也沒有這麼聰明。」

馮浩又笑了，道：「不錯，這計劃的重點他當然不想到，無論誰都不會想到的。」

× × ×

午後，×時×刻。

天色陰沉，花園中異常平靜。

孟星魂和律香川準備回去。

他們已走過很多地方，幾乎將這花園每個角落都走遍。

走過之後，孟星魂才發現自己什麼也沒看到。

他看到很多花，很多樹，很多屋子，但他能看到的只不過是這些，對這裏所有的一切，他還是和沒有看時完全一樣一無所知。

他還是不知道這裏究竟有多少人？暗卡是如何分佈的？卡上的人在什麼時候換班？老伯究竟有多大勢力？

陸漫天至少有一句話沒有說錯！

「老伯絕不會給任何人殺他的機會。」

若不是陸漫天出賣了老伯，孟星魂也許眞的無機會殺他。

沒有人能揣測老伯的實力，也沒有人猜到他的想法。

孟星魂心裏忽然有種奇怪的想法。

他不知道自己若是眞的作了老伯的朋友，情況是不是會比現在愉快得多？

老伯雖然可怕，却不可惡，也不可恨，有時甚至可以說是個很可愛的人，世上有很多人都比他可恨，比他可惡。

至少陸漫天就是其中之一，這人簡直可殺。

孟星魂忽然發覺自己要殺的若是陸漫天，情況也一定比現在愉快得多。

花園中實在很靜，四下看不見人，也聽不見聲音。

這地方的確就像個墳墓，也不知埋葬了多少人的生命。

園外隱隱有鈴聲傳來。

鈴聲單調嘶啞，極有規律。

律香川忽然停下脚步凝神傾聽。

他剛開始聽了沒多久，老伯就已自花叢後轉出來，道：「你聽出了什麼？」

律香川道：「外面有個賣野藥的人在搖鈴。」

老伯道：「還聽出什麼？」

律香川道：「他搖的是個已用了很久，上面已有裂痕的銅串鈴。」

老伯道：「還有呢？」

律香川道：「他距離這裏還有二三十丈。」

老伯道：「你去叫他進來。」

律香川道：「是。」

老伯道：「他若不肯來，你就殺了他！」

他聲音冷淡而平靜，就像是在吩咐別人去做一件很平常的事。

律香川也沒有再問，就轉身走了出去。

他從不問「爲什麼」，也不問這種做法是錯是對？

他只知執行老伯的命令。

孟星魂目中却不禁露出驚異之色，他發覺人命在這裏似已變得賤如芻狗。

老伯目光移向他，似已看透他的心，忽然道：「你是不是在奇怪我爲什麼要他這樣做？」

孟星魂點點頭。

在老伯的面前，你最好還是莫要隱瞞自己的心事。

老伯道：「他剛才已聽出了很多事，這在一般人說來已很難得。」

孟星魂道：「的確很難得。」

老伯道：「但他還有很多事沒有聽得出來，你呢？」

孟星魂笑了笑，道：「我還不如他。」

老伯盯着他，過了很久，才緩緩道：「那賣藥的人一定武功不弱。」

孟星魂忍不住問道：「爲什麼？」

老伯道：「因爲他要走很長一段路才能走到這裏，但他的手還是很穩。」

那鈴聲的確穩定而有規律。

孟星魂道：「普通的賣藥人，也決不會走到這種荒僻的地方來。」

老伯道：「這還不是最重要的一點。」

孟星魂道：「不是？」

老伯道：「他也許是因爲迷了路，也許是想到這裏來碰碰運氣。」

他笑了笑，接着道：「江湖中有很多人都知道孫玉伯一向都很喜歡交朋友。」

孟星魂沉吟着，道：「但這賣藥的人却不是爲此而來的？」

老伯道：「絕不是，他搖鈴搖得太專心，而且鈴聲中彷彿有殺機！」

孟星魂動容道：「殺機？」

老伯道：「一個人心裏若想殺人時，無論做什麼都會露出殺機，那隻搖鈴的手上有殺機！」

園外的鈴聲已停止。

孟星魂只覺老伯的目光銳利如尖刀，似已刺人他心裏。

老伯難道也已看出了他的殺機？

沒有。

因爲他並不是眞的自己要殺老伯，他心中並沒有憤怒和仇恨。

殺機往往是隨着憤怒而來的。

孟星魂的心裏很平靜，所以臉色也很平靜。

老伯忽又笑了笑，道：「這種事你現在當然還聽不出來，但再過幾年，等到有很多人要殺你，你隨時隨地都可能被殺時，你也會聽出來的。」

他笑容中有苦澀之意，慢慢的接着道：「要聽出這種事不止要用你的耳朵，還要用你的經驗。只

有從危險和痛苦中得來的經驗，才是眞正可貴。」

這種經驗就是敎育，不但可以使人變得更聰明，也可以使人活得長些。

孟星魂望着老伯面上被痛苦經驗刻劃出的痕跡，心中不覺湧起一種尊敬之意，忍不住道：「這些話我永遠都會記得的。」

老伯的笑容逐漸溫暖開朗，微笑着道：「我一直將律香川當做自己的兒子一樣，我希望你也是一樣。」

孟星魂低下頭，幾乎不敢仰視。

他忽然覺得站在自己面前的，是個高不可攀的巨人。而他自己却已變得沒有三尺高。

他忽然覺得自己齷齪而卑鄙。

就在這時，律香川已走回來，一個穿着灰布衫的人跟在他身後，身後揹着藥箱，手裏提着串鈴。

孟星魂全身的肌肉忽然抽緊。

他永遠沒有想到這賣野藥的郞中竟是葉翔！

× × ×

最近已很少有人能看到葉翔清醒的時候，現在他却很清醒。

他清醒而鎭定，看到孟星魂時，目光旣沒有廻避，也沒有任何表情。

他就像從未見過孟星魂這個人。

孟星魂却要等很久才能使自己放鬆下來，他第一次眞正覺得自己的確是有很多事不如葉翔。

他更想不出葉翔是爲什麼來的。

老伯顯然也不能確定，所以微笑着道：「你來得正好，我們這裏正需要一位郞中先生。」

葉翔也在微笑着，道：「這裏有病人？」

老伯道：「沒有病人，只有受傷的人，還有些死人。」

葉翔道：「死人我治不了。」

老伯道：「受傷的人呢？你想必總會有治傷的藥！」

葉翔道：「不會。」

老伯道：「你會治什麼病。」

葉翔道：「我什麼病都不會治。」

老伯道：「那麼你賣的是什麼藥？」

葉翔道：「我也不賣藥，這藥箱裏只有一罈酒和一把刀！」

他面上全無表情，淡淡的接着道：「我不會治人的病，只會要人的命。」

這句話一說出來，孟星魂的一顆心幾乎跳出腔子。

老伯却反而笑了，道：「原來你是殺人的，那好極了，我們這裏有很多人好殺，却不知你要殺的是那一個？」

葉翔道：「我也不是來殺人的。」

老伯道：「不是？」

葉翔道：「我若要來殺人，當然就要殺你，但我却不想殺你。」

老伯道：「哦？」

葉翔道：「我殺人雖然從不選擇，只要條件合適，無論什麼人，我都殺，但你却是例外。」

老伯道：「爲什麼？」

他臉上一直保持微笑，好像聽得很有趣。

葉翔道：「我不殺你，因爲我知道我根本不能殺你，根本殺不死你。」

他淡淡的一笑，接着道：「世上所有活着的人，也許是沒有一個人能殺得死你，想來殺你的人一定是瘋子，我不是瘋子。」

老伯大笑道：「你雖不是瘋子，但却未免將我估計得太高了。」

葉翔道：「我不估計，因爲我知道。」

老伯道：「只要是活着的人就有可能被別人殺死，我也是人，是個活人。」

葉翔道：「你當然也有被人殺死的一天，但那一天還沒有到。」

老伯道：「什麼時候才到？」

葉翔道：「等到你老的時候！」

老伯笑道：「我現在還不够老？」

葉翔道：「你現在還不算老，因爲你還沒有變得很遲鈍，很頑固，還沒有變得像別的老頭子那樣顧忌小氣。」

他冷冷的接着道：「但你遲早也有那一天的，每個人都有那一天的。」

老伯又大笑，但目中已掠過一陣陰影，道：「你既非來殺人的，爲什麼來的呢？」

葉翔沉吟着，道：「你要我說眞話？」

老伯微笑道：「最好連一個字都不要假。」

葉翔又沉吟了半晌，終於道：「我是來找你女兒的！」

老伯臉色忽然變了，厲聲說道：「我沒有女兒呀！」

葉翔道：「那麼就算我是來找別人的好了，我找的那人叫孫蝶。」

老伯道：「我不認識她。」

葉翔道：「我知道你已不承認她是你女兒，所以我來帶她走。」

老伯道：「帶她走？」

葉翔道：「你不要她，我要她！」

老伯厲聲道：「你想帶她到那裏去？」

葉翔道：「你既已不要她，又何必管我帶她那

裏去？」

老伯銳利清澈的眼睛突然發紅，鬢邊頭髮一根根豎起。

但他還在勉强控制着自己，盯着葉翔看了很久，一字字道：「我好像見過你。」

葉翔道：「你的確見過我。」

老伯道：「幾年前我就見過你，而且……」

葉翔道：「而且還曾經叫韓棠趕我走，趕到一個永遠回不來的地方。」

老伯道：「你還沒有死？」

葉翔笑笑。

他還沒有開口，老伯突然撲過來，揪住他的衣襟，將他整個人都提了起來，厲聲道：「小蝶那孩子，是不是你的？」

葉翔不開口。

老伯怒道：「你說不說？……說不說？」

他拚命搖着葉翔，似乎想將葉翔全身骨頭都搖散。

葉翔臉上還是全無表情，淡淡道：「我衣服被人抓着的時候，從不喜歡說話！」

老伯怒目瞪着他，眼珠都似已凸出，額上青筋一根根暴起。

律香川似已嚇呆了，他從未見到老伯如此盛怒，從來想不到老伯也有不能控制自己的時候。

孟星魂也嚇呆了。

一聽到了「孫蝶」這名字的時候，他就已嚇呆了。

他做夢也未想到，他要來殺的人，竟是他心上人的父親。

但他却已知道葉翔的來意。

葉翔就是來告訴他這件事的，免得他做出永遠無法彌補的大錯。

葉翔冒着生命的危險來告訴他這件事，不僅是爲了孟星魂，也是爲了小蝶——原來他唯一眞正愛過的人就是小蝶。

他不惜爲他們死！

「爲什麼？……爲什麼？……」

「難道小蝶那孩子的父親，眞的就是葉翔？」

孟星魂只覺天旋地轉，整個世界都似已在他面前崩潰。

他整個人也似已崩潰，幾乎已支持不住，幾乎已將倒了下去！

× × ×

老伯站在葉翔面前發抖，全身都已發抖。

他終於鬆開手，雙拳却握得更緊，道：「好，現在你說，那孩子是不是你的？」

葉翔道：「不是！」

他長長嘆息一聲，接着道：「但我却希望是的，我寧願犧牲一切，去做那孩子的父親。」

老伯咬着牙嘶聲道：「那畜牲，那野種……」

葉翔道：「你爲什麼要恨那孩子？孩子並沒有錯，他已沒有父親，已够可憐，做祖父的就該分外疼他才是。」

老伯怒吼道：「誰是他祖父？」

葉翔道：「你，你是他祖父。」

他也提高聲音，大聲道：「你想不承認也不行，因當他你是血中的血，肉中的肉！」

他的話沒有說完，老伯已撲過來，揮拳痛擊他的臉。

他沒有閃避，因爲根本無法閃避。

老伯的拳頭如閃電，如蛇信，却比閃電更快，比蛇信更毒。

葉翔根本沒有看到他的拳頭，只覺眼前一黑，宛如天崩地裂。

他並沒有暈過去，因爲老伯另一隻拳頭已擊上他下腹。

痛苦使他淸醒，淸醒得無法忍受。

他身子彎曲，倒下，雙手撫住小腹，彎曲着在地上痙攣嘔吐。

鮮血和胆汁酸水一齊吐出來，他只覺滿嘴又腥又酸又苦。

孟星魂整個人都似已將裂成碎片。

他不忍看，不能忍受。

他幾乎已忍不住要不顧一切出手。

但他必需看着，忍受着，否則他也得死！

那麼葉翔爲他犧牲的一切，就也變得全無代價，死也無法瞑目。

他更不忍這麼做。

葉翔還在不停的痙攣和嘔吐，老伯的拳頭就像是世上最毒的毒刑，令他嚐到了沒有人嚐受過的重大痛苦。

老伯看着他，怒氣已發洩，似已漸漸平靜，只是在輕輕喘息着。

突然間，牽機般抽縮着的葉翔又躍起。

他手裏的串鈴突然暴射出十餘點寒星，比流星更迅急的寒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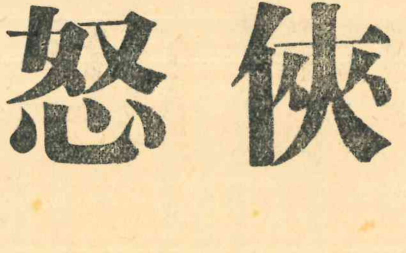
他的右手已抽出柄短劍，身子與短劍似已化爲一體。

劍光如飛虹，在寒星中飛出，比寒星更急。

寒星與飛虹似已將老伯全有的去路都封死！

這一擊之威，簡直沒有人能抵抗，沒有人能够閃避。

（未完待續）



風塵怒俠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橫山進士」解九如與甘瘋子離開楊府，夤夜趕至一座竹山，與丐幇幇主陳鎭和、趙天君等會合，正在商討如何應付對方攔刦武當派押解同山的假悟靜禪師，「鬼手天王」鄭奎派徒「鬼手無常」張振海到來下書，說是呂柏年已落他掌中，要解九如前往一談，解九如乃與趙天君、趙凱、姜文宏隨同張振海前去，至則果見呂柏年昏迷洞中，鄭奎要解九如簽署永不與鄭奎爲敵的字據，以爲交換呂柏年的條件，解九如在那文件上寫上一行字，鄭奎一看面色一變，立叫送客，趙天君喝叫着要帶同呂柏年同去——



苦心規大惡　暗算襲名門

橫山進士解九如脚下一步不停的直向外走，一面道：「趙兄放心，他們自會把人送回來。」

話聲未了，人已出了山洞，火王爺趙天君雖不明橫山進士解九如何以不把呂柏年一同帶走，但橫山進士解九如已出了山洞，只好隨後跟出去。趙凱心中也是一百個想把呂柏年帶走，却被姜文宏暗中拉了一把，緊隨着出了山洞。

飛天九怪中四人，眼望着橫山進士解九如他們出了山洞，老七索命無常郭震天雙眉一皺道：「二哥，他眞劃了花押麼？」

他已看出情形不對，忍不住急急的道出心中所想。

鬼手天王鄭奎將手中那文件張開，道：「你們看，他寫的是什麼。」大家同時注目望去，只見橫山進士解九如所寫的是「芝山岩前九曲河，惡水灘頭鬼唱歌。」二句詩不是詩，對聯不是對聯的話。

索命無常郭震天一怔道：「二哥，就憑這二句胡說八道的話，你就把他放走了？」

鬼手天王鄭奎並不直接回答索命無常的話，轉向老三百步消形詹世傑道：「老三，你大約不會像老七一樣健忘吧？」

百步消形詹世傑緊皺着眉頭道：「那解九如眞不簡單，如要眞和賣水翁有關係，今日之事，就不好辦了。」

老七索命無常郭震天忽然記起來了，大叫一聲道：「賣水翁！那是當年我們的救命恩人呀！」

老二鬼手天王鄭奎點頭道：「這兩句歌，就是賣水翁的招牌，爲兄總認爲這份恩情，我們是不能不報。」

老三百步消形詹世傑接着又道：「其實那橫山進士解九如已看出那申公昌不是本人正身，所以才這樣脫身而去。」

老六獨眼瘟神簡捷獨眼一鼓道：「依小弟的看法，那橫山進士解九如只怕和昔年賣水翁沒有什麼關係，看他走得匆忙，顯然是心中有愧。」

老三百步消形詹世傑微微一笑道：「就這樣放走了他們，也算不上當

，二哥，是麼？」

老二鬼手天王鄭奎哈哈一笑道：「老三，這是什麼道理？說來聽聽。」

老三百步消形詹世傑輕咳一聲，道：「簡單說來，就是要造成橫山進士解九如的誤覺，認爲我們極易上當，然後我們才有機會眞叫他上個大當。」

老六獨眼瘟神簡捷瞪着一隻獨眼道：「我眞不懂，我們爲什麼不直接了當的把他們殺了，偏要自找麻煩！」

老三百步消形詹世傑笑道：「要殺他們，不過舉手之勞而已，但是要利用他們就不得不多想想了！」

× × ×

却說，橫山進士解九如帶領火王爺趙天君等人一路偬偬到得谷口，只見張振海領着四人一字排開，擋在谷口。

姜文宏哈哈一笑，搶身而出，道：「姓張的朋友，你的傷勢倒是好得眞快。」

張振海冷笑一聲道：「姓姜的……。」

忽然，一條人影疾掠而來，喝聲道：「二師伯有命，任何人不得藉故阻攔解先生等人。」

張振海一揮手，讓開一條路，恨恨的向姜文宏道：「今天便宜你們了，我們是那裏碰着那裏算，你小心了。」

姜文宏微微一笑道：「在下隨時歡迎。」說着，一抱拳，從他們身前走了過去。

趙凱，火王爺趙天君，橫山進士解九如隨着穿行而過，片刻之間，出了險地。

大家走了一陣，火王爺趙天君忽然停下了身形。「咦！」一聲，道：「糟了，我們上了他們的當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接口道：「上了什麼當？」

火王爺趙天君臉色凝重的道：「現在想想，那呂柏年極可能是假的，他們騙我們答應了他們的條件。」

橫山進士解九如微微一笑，搖頭道：「我沒有答應他們任何條件。」

火王爺趙天君一怔道：「你沒有答應他們條件，他們怎會讓我們安全離開？」

橫山進士解九如轉頭向姜文宏一笑道：「這要請姜少俠說明了。」

敢情，橫山進士解九如寫的那兩句話，乃是姜文宏用傳音神功暗中告訴他寫的，當時，他也是將信將疑，寫完之後，所以走得有點匆忙。

火王爺趙天君對姜文宏原就非常看重，這時一聽是他的安排，不由哈哈大笑：「文宏，你們三兄弟，是一個比一個强，凱兒不知那來的福份，能交上你們一兄一弟……」

接着話聲一緩，道：「飛天九怪不是好說話的人物，怎會乖乖的任你調排？」

姜文宏輕嘆一聲，道：「說來這也是先師一錯之差，才留下了他們這幾個人成了今日的禍害。」

姜文宏的身世師門，一向含而不吐，火王爺趙天君與趙凱也不好意思過份追問，這時他自己提起來，火王爺趙天君不由順口問道：「令師是那位江湖奇人？怎樣又會和他們發生關係？」

姜文宏笑了笑道：「先師早年在江湖上行走時，叫什麼名號，晚輩也從來未聽他老人家提過，晚輩從師後，他老人家已息影江湖，賣水爲生……」

一言未了，橫山進士解九如笑口道：「令師是誰，我已知道了。」

姜文宏一怔道：「先生，你怎會知道？」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推想而已，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令師息影江湖仍然丟不開他的賣水生活，這就是令師擺不脫的自我表現。」

火王爺趙天君一笑道：「先生你說了半天，他師父到底是誰呀？」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在我們老一輩人物之中，有一位功力奇高，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喜歡替人担水，所以大家都稱他賣水翁，你大約也聽說過此老吧。」

火王爺趙天君哈哈大笑道：「我何止聽說過此老，早年我還被他澆過一桶冷水咧！」

姜文宏也是一笑道：「那是不錯了，他老人家最愛澆人冷水，唉！」忽然笑容一斂，換上一副緬懷哀思之色，幽幽的道：「現在是想請他老人家澆一次冷水，而不可復得了。」

看來，他就不知被賣水翁澆過多少次冷水，如今却成了他念念難忘的往事。

火王爺趙天君接着也輕嘆一聲道：「令師確實是一位了不起的奇人，老夫要不是他老人家當日一桶冷水，今日的趙天君只怕是另一個人了。」

姜文宏點頭道：「他老人家就是這樣一個人，始終認定世間絕無十惡不赦，不知悔改的人，因此，他老人家秉着這種觀念，曾經暗中出手救了飛天九怪一次大難，因爲飛天九怪名頭太大，事後家師頗爲憂慮，家師仙逝時，猶念念不忘，責成晚輩嚴密監視他們，今日晚輩出語相試，總算他們尙有人性，未曾忘記家師。」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飛天九怪爲人陰險惡毒，但有一點，便是恩怨分明，今後一切，就全仗姜老弟你了。」

姜文宏點頭道：「晚輩……」

橫山進士解九如忽然搖手道：「且慢，你這晚輩之稱得改改口才對，令師比我們早了一輩，你再稱晚輩，就有點不當了。」

姜文宏也就當仁不讓，抱拳道：「那麼小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火王爺趙天君呵呵朗笑道：「老夫可就佔盡便宜了。」

趙凱原是個最不安份的人，只因有爺爺在一起，根本沒有他說話的餘地，心裏蹩得直慌，一時忍不住，不由脫口挿嘴道：「解先生，我大哥與三弟都與你稱兄道弟了，晚輩又該怎樣稱呼您？」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笑，話還沒有說出口，火王爺趙天君已是大喝一聲，道：「討打，別不知自量了。」

他說打就打，眞的一掌，向趙凱臉上掃去，趙凱大叫一聲，拔脚跑了開去。

大家哈哈一笑，紛紛長身，一路趕了回去。

這時，天色已經大亮，他們回得自己基地，基地中各英豪都已齊集在大廳之上，爲他們的前往赴會而懸心不已，他們的安全回來，當場得到了一陣歡呼。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分開擁來的人羣，把橫山進士解九如等人迎入廳內，橫山進士解九如在大家迫切欲知內情的目光交集之下，只好把經過情形，向大家作了一個概述。

這一來，姜文宏在大家心目中的份量，突然猛增，對他說不出的敬佩。

同時，大家心理上對飛天九怪的畏忌，也一掃而光。

一個丐帮弟子走了進來，向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報道：「武當掌門人率領門下弟子，已離赤眉不遠了，對方已有不少的人，紛紛向他們圍去，本帮弟子是否也立時採取行動，請帮主示下。」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示意要那報信弟子稍候，轉向橫山進士解九如道：「解先生，敝帮弟子候命行事，有待先生調派。」

橫山進士解九如因姜文宏對飛天九怪有着舉足輕重的份量，對他的才華也甚是欣賞，因此對他也另眼相看，把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的請示，轉詢姜文宏道：「老弟，你看我們如何調派才好？」

姜文宏謙遜的一笑道：「小弟不敢，但聽先生吩咐。」

橫山進士解七如凝思沉吟了一下，道：「飛天九怪既已發現了我們，我們暗中接應的計劃，已經失去了價值，我們就明目張胆，去與武當來人會合如何？」

橫山進士解九如口中是這樣說，目光却注向姜文宏，語氣也有徵詢姜文宏之意。

姜文宏不能不表示意見，只好接口道：「先生所見甚是，小弟亦有同感。」

橫山進士解九如這才回頭向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道：「陳兄，請你派人知會武當掌門人，我們立時前往與他們會合，與飛天九怪正面一戰。」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向那待命弟子一揮手，說道：「把解先生的話，速速傳報武當掌門人知曉。」

那弟子躬身一禮，道：「遵命！」轉身飛奔出廳而去。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又向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敝帮傳信之法極速，先生要沒有別的決定，我們現在就可動身，前往與武當派會合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點頭道：「好！……」接着，揚聲向廳中羣雄道：「各位此去前往與武當派會合，一路之上，如有攔截之人，請不要與他們過手，由在下親自應付。」

人多口雜，又是臨時組合，要沒有預先吩咐，遇上了事，便容易亂作一團，橫山進士解九如有見及此，所以先向大家作此招呼。

於是六七十個人在橫山進士解九如與隻手撐天陳鎭和率領之下，浩浩蕩蕩，向武當派迎去。

幸喜一路之上並未發生任何事故，晌午時分，便與武當掌門人所率領的一干人會合在一起了。

約在傍晚時分，大隊已經越過赤眉，進入山區之內行約十餘里地，有一座香火已絕的荒凉古廟。

這座古廟就是他們預計中的宿地，也是準備和飛天九怪一戰的戰塲。

橫山進士解九如把所有的人手，重新作了一番部署，分別指定了負責人，以待大敵來臨。

這是一個沒有月亮，沒有星星，沒有風，也沒有雨，但天空中却佈滿了密雲的夜晚。

古廟之內，也沒有燈火，廟內廟外，是一樣的黑暗，一樣的陰沉，一樣的靜寂，就像沒有住人一樣。

時過二鼓，廟外忽見人影一閃，從天飛射而到一個全身勁裝的大漢，直向古廟走來，停身在殿前門外三四尺處，抱拳發話道：「在下奉命而來，有請橫山進士先生說話。」

那人來勢雖然極是凶猛，說話的語氣，竟然保留着一份禮貌。

橫山進士解九如示意要大家靜伏不動，獨自一人舉步而出，立在台階之上，一抱拳道：「在下橫山進士解九如，朋友有何指教？」

那人舉目上下打量了橫山進士解九如一眼，道

：「在下林秋鋒，我們長話短說，家師有請先生再往一談。」

橫山進士解九如微一猶豫，只聽那林秋鋒逡過來一陣蚊蚋般細語道：「先生此行絕無任何風險，家師並命在下暗告先生，先生行後，可囑其餘之人，立即起程，連夜趕出百里之外，就沒事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恍然而悟，已知道是怎樣一回事了，當下一點頭道：「好，林兄請稍待，在下畧交待兩句話，就隨林兄一同前往。」隨即轉身走回廟中。

橫山進士解九如回轉廟內，武當掌門人與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都急切問道：「你是要隨他一同去麼？」

橫山進士解九如輕聲把林秋鋒暗中轉達的意思告訴了他們，然後道：「這分明是飛天九怪有意放水，此去絕對安全，只是他們看錯我了。」

話聲一頓，輕輕叫了一聲：「姜兄弟！」

姜文宏從另一個角落裏閃身而到道：「解先生有何吩咐？」

橫山進士解九如說道：「如今飛天九怪錯把馮京當作了馬凉，邀我前去一談，兄弟陪我走一趟如何？」

姜文宏滿口答應道：「小弟理當奉陪。」

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姜文宏一同走出廟外，林秋鋒見姜文宏也一同走了出來，輕咳了一聲，道：「解先生，家師之意是只請先生一人……。」

橫山進士解九如截口道：「林兄放心，令師面前自有在下躭待，何況姜兄亦是令師心目中想見之人。」

林秋鋒猶豫一下道：「先生既然這樣說，在下也不便堅持，在下爲兩位引路了。」身形一轉，雙足一點，長身而起，疾如脫弦弩箭一般，帶着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姜文宏兩人繞過古廟，向古廟後面一片山林之內奔去。

走不多久，約出去百多丈遠，林秋鋒身形一停道：「到了，請兩位稍待片刻，在下就去請家師前來與兩位相見。」

林秋鋒身形向一塊巨石之後射去，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姜文宏各自舉目四望，原來，這裏只是廟後半山之上，那座古廟就在山脚之下，黑壓壓的一大片。

突然，一聲輕笑傳來道：「對不起，又有勞兩位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姜文宏齊齊轉身望去，只見鬼手天王鄭奎與百步消形詹世傑已微微含笑，到了他們身後。

他們臉上的笑容，非常自然，沒有一絲做作，顯見他們心中確無絲毫惡念。

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姜文宏雙雙一抱拳，道：「辱承寵召，不知兩位前輩有何見教？」

鬼手天王鄭奎揮手道：「兩位不用多禮。」

接着目光一凝，在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姜文宏臉上望了一陣道：「你們那一個是老夫故人傳人？」

姜文宏欠身道：「昨日之事，都是晚輩姜文宏之過，特來向兩位前輩請罪。」

鬼手天王鄭奎臉上又露出笑容道：「你很不錯，大約那假的申公昌也是你看出來的吧！」

姜文宏微微一笑道：「正如老前輩所見。」

鬼手天王鄭奎又點了一點頭，道：「明師手下出高徒，有其師必有其徒，老夫也是一時大意，不該把那人裝扮得過火，以致被你看出了破綻。」

姜文宏道：「我們三弟，功力卓絕，相隔只有一天，任你們用什麼手段，也不能把他折磨得那樣神氣兩傷，你不敢讓他和我們說話，更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明證。」

鬼手天王鄭奎哈哈大笑道：「下次老夫就不會再犯這種錯誤了。」

姜文宏道：「老前輩別忘了，你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鬼手天王鄭奎笑聲一截而斷，臉色抽動了一下，點頭道：「你說得不錯……當年我們就失敗在一次錯誤之上……你說，你師父是一個什麼長像？」

姜文宏這句話，無異提起了他驚覺之念，也給自己招來了一些麻煩，但姜文宏的答覆，却令鬼手天王鄭奎非常滿意。

鬼手天王鄭奎點頭道：「你說得不錯，你那師父正是老夫的老友，他現在還好麼？」

姜文宏神色戚戚的道：「他老人家在七年之前就已仙逝了。」

鬼手天王鄭奎故人情重的凄然一嘆道：「想不到令師竟然先我們而去，唉！老夫們身受令師那番情意，是欲報無門了。」

姜文宏道：「老前輩昨日與今宵，連番加惠，先師泉下有知，亦當感同身受，何出此言。」

鬼手天王鄭奎搖頭慨嘆一聲，道：「想起令師對我們兄弟的大恩大德，這又算得什麼！而今後……唉！」

姜文宏也是一嘆道：「我們又站在不同的立場，要相對爲敵了。」

兩人細懷過往，所說的話，都充滿了濃厚的故人之情，散發着善良的人性，如不知道鬼手天王鄭奎是誰，誰又想得到他是惡名滿天下的鬼手天王。

橫山進士解九如心中不由一動，暗暗忖道：「這鬼手天王鄭奎莫非厭倦了幾十年來爲惡的生涯，所以不自覺之間敞開了自己心扉。」

念動中，轉向百步消形詹世傑望去，只見詹世傑已轉過身去，背着雙手，仰首望着暗黑深邃的夜空，橫山進士解九如雖然看不見他臉上神情，由他站立的姿態，不難想像他內心之中，亦甚是空虛與寂寥。

本來也是，他們這大的年齡了，如今重爲馮婦，爲人作嫁衣裳，能不感慨繫之。

橫山進士解九如突然又轉過一個念頭，忖道：「要能以姜文宏的關係，把這幾個大魔頭爭取過來……即使爭取不過來，如能使他們脫離人寰五絕而去，也是非常有利之事。」

橫山進士解九如覺得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難得他們這時恢復了人性，正是乘間進言的大好時機，此念一生，便暗運神功，向姜文宏傳音道：「姜老弟，把握時機，看看能不能說動這幾個老魔頭，改邪歸正。」

姜文宏的回話是「小弟早就有此存心了。」橫山進士解九如見姜文宏有此先見，對他産生了無比器重之心。

接着只聽姜文宏與鬼手天王鄭奎談了些賣水翁的陳年往事，兩人都是感慨萬千，懷念不已。

忽然，姜文宏打住話題，凝目不動的望着鬼手天王鄭奎一動也不動。

鬼手天王鄭奎被姜文宏這奇怪的神情嚇了一跳，道：「賢侄，你怎樣了？」

他們彼此談得投機，在稱呼上不知不覺之間也更親切了。

姜文宏輕嘆一聲，道：「你老人家頭上已有不少白髮了！……」

鬼手天王鄭奎一笑道：「老夫已是七老八十的人，頭上有幾根白髮何足爲奇，你不見你詹三叔長髯美鬢早就銀白了。」

姜文宏歉然一笑道：「小侄無狀，一時心中感慨，把你老人家當作平常人相待了。」

話聲頓了一頓，忽然輕嘆一聲，自言自語接道：「要是平常之人，到了這般高壽，怕不兒孫繞膝，含飴弄孫，安享老福了。」

鬼手天王鄭奎怔了一怔，臉上隱隱現出了些許嚮往之色，默然未發言接話。

姜文宏暗忖他必已心動，接着又長嘆一聲，道：「身爲武林人物，長年刀頭舔血，碌碌終天，到頭來雙脚一直，名利皆空，倒不如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享盡人間美好的人生。」

鬼手天王鄭奎忽然雙眉一鎖道：「賢侄，你年紀輕輕，正是大展雄圖，前程無量的美好時光，爲何說出這種話來。」

百步消形詹世傑忽然轉過來，嘿嘿一笑道：「二哥，你難道沒有聽出這娃娃是在暗中譏諷我們兄弟麼？」他雙目稜芒逼射，殺機隱現，大有立時翻臉動手之意。

姜文宏了無怯色，面色一正，朗聲道：「小侄絕無譏諷之意，但確有規勸各位大叔猛醒回頭之心，想各位大叔春秋已高，正是安享天年之日，又何必重作馮婦，爲人作嫁衣裳，兩位大叔在江湖上幾番起伏，碌碌一生，難道還沒看穿江湖百態，受够人情冷暖……」

百步消形詹世傑冷笑一聲，截口道：「小子，你知道什麼，還不與我滾下山去。」

喝聲中，猛然雙袖一抖，擊出一股勁氣，湧向姜文宏，姜文宏似沒想到他會猛然出手，更沒想到他一出手就全力施爲，一時措手不及，被那如潮勁力，捲得一條身子平飛而起，直向山下落去。

橫山進士解九如大叫一聲，身子疾射而起，伸手向姜文宏的身子抓去，他手還沒抓到姜文宏，只聽百步消形詹世傑又發出一聲獰笑道：「好，老夫再送你們一程！」

橫山進士解九如只覺一股如山巨力，排空壓到，捲得自己和姜文宏一陣翻滾，成了斷綫的風箏，下落之勢，更猛更疾。

兩人一直被捲出幾丈外，其勢才稍衰，橫山進士解九如担心姜文宏已受重傷，怕他承受不住落地的猛勁，當下長吸了一口眞氣，雙臂猛抖，身子一衡，伸手抓到了姜文宏，接着雙臂一收，護住姜文宏，落地一滾，消去餘勁，才站起身來。

這時，頭上山林之中，猶聞百步消形詹世傑怒笑之聲不絕於耳。

橫山進士解九如不敢停留，抱起姜文宏身子，竄入密林之中，向山下古廟中奔去。

當他到得山下古廟，懷中姜文宏忽然輕笑一聲，掙落地上道：「解先生，你受驚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怔道：「你沒受傷。」

姜文宏點了點頭道：「那百步消形並無傷人之意，他是發現有人來到，才出此下策。」

橫山進士解九如恍然一笑道：「這樣看來，他們倒眞被你苦口婆心打動了心。」

姜文宏道：「但願如此，只可惜，今天未竟全功。」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他們既已動心，便是莫大的收穫，倒不用急在一時，徐徐圖之可也。」

姜文宏點頭道：「先生說得是，那麼我們也不用留在這裏了，……。」

一言未了，只聽廟外二聲「啞！啞！」鳥叫之聲傳來，接着便見一點黑影，疾射而入，落在大殿之上。

姜文宏喜叫一聲道：「三弟的小黑。」

那小黑在廟外繞了一圈，不見有人，飛入廟中，當時並未發現橫山進士與姜文宏，心中也正在奇怪，聽得姜文宏的叫聲，轉身向姜文宏他們藏身之處飛來。

小黑又叫了二聲，跳向橫山進士解九如，橫山進士解九如伸手接住小黑，只見小黑腳上綁了一捲紙卷。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了聲：「呂少俠有信息來了。」伸手取下那紙卷，打了開來。

姜文宏與橫山進士解九如都是功力深厚之士，運功凝目，借着天外微光，已把來信上的字，看得清清楚楚。

只見那紙卷潦潦草草的寫了一行字：「赤眉之事如何？弟一時趕不回來了。」

呂柏年沒有特殊原因，絕不會不趕回來，他既不趕回來，他自己處境的困難可想而知。

他到底找到了那黑衣仙姑沒有？他們不由又替呂柏年担心起來。

橫山進士解九如望了姜文宏一眼，搖頭一嘆，找了一根殘香，用香頭餘燼，就呂柏年來信上寫道：「此間已雲過天青，事畢請來少林相會。」

橫山進士解九如把紙卷綁回小黑腿上，小黑「啞！」的一聲，衝天而起，振翅飛入夜暗之中。

橫山進士解九如望着小黑去向，失神了一陣，憂心的叫了聲姜文宏道：「老弟，我們趕上他們去吧！」

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姜文宏出了古廟，放開身形，疾如飛鳥般帶起一陣風聲，消失在黑暗之中了。

至於呂柏年與楊雲峯呢？

呂柏年與楊雲峯離開南陽城後，一直向南奔行了個多時辰，迎面只見小黑疾掠而來，呂柏年發出一聲輕叫，小黑盤旋在呂柏年頭上飛了二圈，身子一折，向原來的方向，飛了回去。

呂柏年長身直追，最初還記着楊雲峯，不敢放開速度，但天空中的小黑却是越飛越快，顯得非常緊張。

呂柏年受了小黑的影响，不由得也緊張起來，便顧不得再將就楊雲峯，身子猛然加快，把楊雲峯甩在腦後。

楊雲峯微微一笑，也放開腳步，追了個首尾相接。

原來，佛手金釗楊家世代單傳，若干代以來，都是單綫一脈，任他佛手金釗楊逢春醫道通神，就是無法改變這種現象，在他夫婦生下唯一的愛子後，便從小在愛子身上下工夫，等到愛子長大成人，婚配之後，果然，生下楊雲峯之後，打破往例，又生下了楊雲英。

佛手金釗楊逢春自是高興得不得了，正在大做其兒孫滿堂的美夢的時候，愛子愛媳竟在一次出遊之中，杳如黃鶴，永遠沒有了消息。

佛手金釗楊逢春以醫道行道，受他恩惠的人，可說遍及天下，他家中出了這種事，自是人人出力，以圖報効，展開了史無前例的嚴密搜查，結果，令人傷心得很，他的愛子愛媳依然沒有下落，成了生死不明的大謎。

佛手金釗楊逢春心痛之餘，便把全副心神專注在楊雲峯楊雲英兩小兄妹身上，盡其所能的培養他們兩小兄妹。

佛手金釗楊逢春因爲愛子的失踪，在培植愛孫時，又有了新的觀念，他在培植愛子時，樣樣都注意到了，就沒强迫愛子苦練武功，所以他愛子的武功，只有二流身手的火候，事後檢討愛子的失踪，深以此爲憾。

所以，他們培植楊雲峯與楊雲英時，却不再溺愛，除了將一身所學傳給了他們外，又盡其所能，以藥物助他們固本培元，增進功力。

楊雲峯到底是男孩子，他的成就又比乃妹高明得多，所以他見呂柏年突然加快速度，當時並未放在心上，倘有看看他輕身功夫火候的心意。

楊雲峯眞也有他一手，最初十多里路，走在呂柏年身後，竟沒落後一步。

他這時雖然也是心急氣喘，有點後力不繼，他就不相信呂柏年能比他好得多少，咬緊牙關依然是一步不放鬆。

又追了一程，只見呂柏年衣袂飄飄，人如行雲流水，悠悠忽忽，像是沒有用力一樣，但又其快無比。

楊雲峯黯然一嘆，知道自己是遠不如他，心氣一沮，不知不覺就慢了下來，眨眼間，只見呂柏年已遠出百數十丈了。

楊雲峯這時對呂柏年又是羨慕，又是欽佩，產生無比尊敬的心理，他自知無法追趕得上，同時也覺得疲倦不堪，遂索性走到一株大樹之下，坐息起來。

他剛靜下心神，還沒有運氣行功，微聞一陣輕微的衣袂飄風之聲傳入耳際，他一驚睜目而起，只見身前併肩站着三個身穿黃袍的半百老人。

那三人面貌平常，極是普通，沒有什麼特色，只是雙目開闔之際，精光畢射，冷氣襲人。

楊雲峯被他們目光罩得暗中打了一個冷噤，吃了一驚，暗中吸了一口眞氣，提足了功勁，以防萬一。

那三人只是凝目望着他，也不出言發話。

看得楊雲峯暗暗惱火，眉頭一皺，道：「三位有什麼話說，但請賜教。」楊雲峯文武雙修，氣質極是文雅，雖是惱怒，出語還是極有分寸。

那三個人依然不發一語，當中那老人，忽然揮了一下手，示意要他離開。

楊雲峯怔了一怔，接着看他樣子似是想說話，忽又見他聳了一下肩頭，改變了主意，一語不發的走了開去。

楊雲峯人已走出二三丈外，只聽身後那三人中有一人道：「這小子長得不錯，氣勢沉練，正是師姑要的那種人，把他帶回去如何？」

楊雲峯豈是怕事的人，人家議論到了他頭上，他如何可以充耳不聞，低頭而逃，不待他們喝叫，他已旋身回過頭來，劍眉一軒道：「三位可是在背後議論在下？」

那當中那老年人忽然轉頭向左邊那老人一點頭道：「好，老五你不怕麻煩，你就把他帶走吧！」

左邊那老人一笑道：「麻煩是我的，有賞就是大家的。」談笑中身形一幌就到了楊雲峯的面前。

楊雲峯見他身法快速無倫，心中確担了一把冷汗，事到如今他也沒有第二條路走了，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他雙目一瞪，射出了怒芒，但，却是沒說話。那老人的臉色倒是顯得很和氣，並不因楊雲峯流露出來的惱怒而改變面色，笑了笑道：「公子貴姓，何方人氏？」

楊雲峯心中儘管不高興，但人家問得有禮，也就發作不起來，按住火氣道：「在下姓楊，就住在前面南陽城中。」

那老人抱拳道：「原來是楊公子，失敬了。」

楊雲峯無法不回他一禮，也無法不反問他道：「請教老丈……。」他是被禮貌所迫，問得非常勉强。那老人暗暗一笑道：「老夫李千里，那二位一位是老夫盟兄黃大鍾，一位是老夫盟弟盛年。」

楊雲峯抱拳淡淡的道了聲：「久仰！久仰！」

李千里道：「楊公子一表人才，言談風度，令人心折，老夫有意邀請公子舍間一行，尚望公子勿却是幸。」

楊雲峯明明聽他要帶自己回去獻給什麼師姑，這時却裝出一副笑臉，其人心地之險惡可想而知，心中更是厭惡，也就懶得與他胡扯，一搖頭道：「對不起，在下另有要事，盛情心領了。」

話聲一落，人已轉身舉步，出去了四五丈。

李千里哈哈一笑道：「娃娃，你是敬酒不吃，要吃罰酒，老夫就不客氣了。」一跨步，手就伸到楊雲峯後頸之上。

楊雲峯心中早有準備，身形一矮，腳下一錯，從他手下滑了出去，人又出去了二三丈。

李千里似是沒有料到楊雲峯有這高明的身手，微微一怔，接着哈哈一笑道：「公子原來還是武林高人，老夫更要厚顏攀交了。」

笑聲中，再出手時，便注足了勁氣，楊雲峯只覺一股强大的勁力，壓體而到。

楊雲峯忽然之下，不敢輕攖鋒銳，滑步旋身，左臂上揚，疾抓李千里來手，冷笑一聲，道：「在下要不是看你年歲已大，這等出手暗算於人，便要廢了你一條手臂。」

李千里哈哈一笑道：「你要接得下老夫十招，老夫就自動把這條手臂送給你。」

笑聲中，化指爲掌，一招「罡風捲柳」反向楊雲峯來手削去。

楊雲峯只見他來掌如刀，掌力未到，已有一股冷氣逼到，楊雲峯來不及縮手變式，百忙中五指一駢，化抓爲掌，左臂一迎而上。

但見兩掌一接，「嗤」的一聲輕响，兩人身形都是一陣搖幌，都立身不住，自各退了二步。

兩人這一實力相拚，都發現對方不是易與之輩，也都輕「哦！」了一聲，瞪目相對。

兩人瞪目相對了一陣，李千里忽然大喝了一聲，欺身揮臂，指影如輪，直向楊雲峯全身襲到。

楊雲峯看他手勢，飄忽詭異，虛實莫測，眉頭一皺，忖道：「這是什麼手法，像是無根影子一樣，令人看不出虛實。」

念動中，滑步旋身，倏地往他身後轉去，快如飄風，一閃就到了他身後，揮掌疾拍而出。

李千里見他身法之快，爲自己前所未見，不禁戒心大起，手法一變，如烟如霧，更是怪異。

二人乍分又合，眨眼之間，打得猛烈異常，只見掌影縱橫，電閃雲飛，攻拒之間，危機迭出。

片刻之間，就打了三十多招，無分上下。

李千里大話說在前頭，只要楊雲峯能接得住他十招，便自動把一條手臂送給楊雲峯，這時遠已超過十招之上，而且看來還有得打。

李千里想到此處，心中一狠暗道：「連這小子都收拾不下來，臉面何存。」忽然也使出一套身法，飛地在楊雲峯掌影指風中盤旋遊走，形如鬼魅，不可捉摸到了極點。

同時，掌指之間陰手連發，轉眼之間，連攻二十多掌，逼得楊雲峯只有招架之功，失去了回手之力，退後不迭。

（未完待續）

正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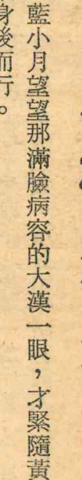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丐帮帮主黃一飛爲徐督帥仁聲所感，願投身督帥府，爲協助發掘牧羊圖所載寶藏効力，以拯民困，徐督帥對這名聞天下的丐帮帮主黃一飛甚予尊重，付予全權指揮重任，黃一飛向藍小月詢悉了目下聚集開封的江湖人物，知道了對方最扎手人物爲紫天君後，立偕藍小月同往一處大廟，謁見一臥在床上的病容大漢，要請他出手相助，那病容大漢似有所不便，婉拒所請，但却答允兩個辰後，當示指一條明路，黃一飛遂與約定兩個時辰後再來討教，隨卽偕同藍小月步出房門而去——



藍小月望望那滿臉病容的大漢一眼，才緊隨黃一飛身後而行。

藍小月忍了又忍，到最後還是忍耐不住，低聲道：「黃幫主，那一臉病容的中年，是什麼人？」

黃一飛大感驚訝的，說道：「怎麼？你不認識他。」

藍小月道：「從未晤面。」

黃一飛道：「風塵奇士，病諸葛宇文鏡先生，姑娘應該知道吧！」

藍小月道：「原來是他，倒是聽人說過。」

黃一飛道：「此人乃是武林中智多星，而且有一身莫測高深的武功，不但在下認識他，就是少林掌門也和他很熟。」

藍小月道：「我只是聽說這個人，似是他很少在江湖上走動。」

黃一飛道：「他居無定所，一年四季到處爲家，不過，他認識的人，却都是一派門戶的首腦。」

藍小月道：「幫主的意思是，不是一派掌門，那宇文鏡就不肯和他們論交。」

黃一飛道：「大概是這樣吧！至少，我知道的和他來往的人，都是一派掌門。」

藍小月道：「幫主和他認識多久了。」

黃一飛道：「大概快二十年了吧！」

藍小月啊了一聲，道：「很久了。」

黃一飛道：「是的，很久了。」

藍小月道：「有一件事很奇怪，小妹想請教幫

主？」

黃一飛道：「藍姑娘只管請說！」

藍小月道：「病諸葛宇文鏡先生，終年在江湖上走動，四海爲家，幫主如何能够一下子就找到了他。」

黃一飛笑一笑，道：「這人有兩個特點，所以，他雖然居無定處，却是不難找到。」

藍小月道：「那兩個特點？」

黃一飛道：「第一是，他永遠在武林糾紛最多的地方，第二是，每到一處，他就在一定的地方留下暗記。」

藍小月道：「原來如此。——」

語聲微了頓一頓，接道：「幫主適才求他幫忙對付金刀紫天君。」

黃一飛道：「不錯。」

藍小月道：「就小妹記憶所及，他似乎是拒絕了你。」

黃一飛道：「也不錯。」

藍小月道：「那麼你找他的目的落空了。」

黃一飛道：「沒有落空，他已經答應了，兩個時辰之後，指示咱們一個方法。」

藍小月道：「看來，你似乎是很信他。」

黃一飛道：「如是病諸葛宇文鏡先生，也想不出辦法，天下再無人能想出辦法了。」

藍小月心中暗道：「他如此稱讚其人，不知宇文鏡究竟是有些什麼能耐，我倒等着聽聽看。」

心念暗決，不再多言。

黃一飛似乎是有着沉重的心事，就在附近找一個僻靜所在，枯坐等候。

看情形，他對那宇文鏡有着很高的信心，也似乎是唯一的希望。

兩個時辰過後，黃一飛帶藍小月，又趕到宇文鏡那裏。

宇文鏡擁被而坐，也似乎是在等待兩人。

黃一飛一抱拳，道：「宇文先生，我們如約而來。」

宇文鏡道：「我已經等候多時了。」

黃一飛道：「宇文先生是否想出了路子？」

宇文鏡道：「在下想到了，這世間，只有兩個人，可以對付金刀紫天君。」

黃一飛道：「什麼人？」

宇文鏡道：「鏢旗主人的傳人，和少林寺的羅漢陣。」

黃一飛道：「鏢旗的傳人，聽說已在江湖上出現，不過，流落何方，目下無人知曉，但少林寺中僧侶，倒有不少趕來開封。」

宇文鏡道：「那很好，但你最好能先見一下少林方丈，排出羅漢陣來，專以對付金刀紫天君。」

黃一飛道：「這麼說來，宇文先生是決定不出手了。」

宇文鏡道：「我說過，在下出手也不是那紫天君的敵手。」

黃一飛道：「先生決意袖手，在下也不便多言，我這裏告辭了。」

一抱拳，正待轉身而去，藍小月突然接口說道：「宇文先生，小妹也想請教一件事，不知是否可以？」

宇文鏡道：「什麼事？」

藍小月道：「宇文先生對紫天君瞭解多少？」

宇文鏡微微一笑，道：「姑娘可是攷驗區區一下麼？」

藍小月道：「那倒不是——」

宇文鏡接道：「姑娘的意思是？——」

藍小月道：「小妹見過那位金刀紫天君，對那位紫天君有一些瞭解。」

黃一飛回顧了藍小月一眼，道：「藍姑娘見過紫天君了？」

藍小月道：「見過。」

黃一飛道：「那紫天君的武功，究竟高到甚麼程度？」

藍小月道：「他手中金刀能發出迫人刀氣。」

黃一飛道：「刀氣？能够殺人麼？」

藍小月道：「大概能够，只要他金刀出鞘，就帶來一股肅殺之氣。」

宇文鏡道：「劍炁，刀氣，同是武功中最高之境。」

藍小月道：「宇文先生，羅漢陣能够抵拒紫天君麼？」

宇文鏡道：「如若那紫天君眞的已練成刀氣，羅漢陣能否抵拒得住，那就難很說了，——」

沉吟了一陣，接道：「但如只以武功而論，不論武功如何高强，羅漢陣都可以抗拒。」

藍小月道：「小妹想更多知道紫天君一些。」

宇文鏡道：「你要知道紫天君些甚麼？」

藍小月道：「小妹想知道那紫天君出身——」

語聲微微一頓，道：「樹高千丈由根起，如是我們能找出他的根源，那就不難對付他們。」

宇文鏡道：「這一點，那紫天君似是早已留心到了，所以，他的出身，武林沒有人知道。」

藍小月道：「紫天君手下有十大毒人，都是武林中擅長用毒的人，咱們想用毒傷他，那也不是容易的事了。」

宇文鏡道：「他能羅致了十大毒人，爲他所用

，自然對用毒一道，瞭然得很。」

藍小月道：「除了十大毒人之外，紫天君手下還有甚麼人呢？」

她當然知道很多，但却故意問上一句。

宇文鏡淡淡一笑，道：「姑娘和他們合作過一段時間，自然是知曉的清楚了——」

藍小月接道：「紫天君深藏不露，就算是和他合作的人，也未必能知曉許多。」

宇文鏡道：「看起來姑娘誠心攷攷在下了。」

藍小月道：「宇文先生言重了。」

宇文鏡道：「就在下所知，除了十大毒人之外，還有四大王，以及十大惡人。」

藍小月未再多問，一欠身，說道：「小妹告辭了。」

宇文鏡一揮手，道：「恕我不送。」

藍小月轉身向外行去。

她一路疾走，一語不發。

黃一飛幾次想開口問話，都爲藍小月的示意攔阻。

兩個人一先一後，一口氣走出了五六里路，才放緩了脚步。

藍小月回頭望了黃一飛一眼，道：「帮主，你和這位宇文鏡先生認識了許久了。」

黃一飛道：「十幾廿年了。」

藍小月道：「帮主是不是看清楚了。」

黃一飛怔了一怔，道：「看清楚甚麼？」

藍小月道：「他是不是眞的宇文鏡？」

黃一飛道：「怎樣，姑娘對他有些懷疑麼？」

藍小月道：「據我所知，那紫天君手下，有兩位得力屬下，極精易容術，而且能說各種方言。」

黃一飛問道：「姑娘可是懷疑那位宇文鏡先生麼？」

藍小月道：「防人之心不可無，咱們不能不小心一些——」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帮主帶了好多人手？」

黃一飛道：「如是丐帮要召集開封府內所有弟子，至少可得百人。」

藍小月道：「丐帮以追蹤，和監視敵蹤，揚名江湖，小妹希望帮主能作一番安排。」

黃一飛道：「可要監視那病諸葛宇文鏡麼？」

藍小月道：「自然，不止宇文鏡，而是所有開封府中的武林人。」

黃一飛道：「好，我立時傳命下去。」

藍小月道：「黃帮主手掌大權，主持這一場正邪大戰，第一件重要的事，必需是耳目靈敏。」

黃一飛道：「姑娘說的是，但不知第二件急務，又是什麼？」

藍小月道：「帮主要設法和少林寺中人接觸，先把少林寺和丐帮中力道結合起來。」

黃一飛點點頭，道：「在下希望八卦教也能遣派出一部份高手來。」

藍小月道：「這個麼？不勞你帮主吩咐。」

黃一飛道：「有一件事，在下得先要向姑娘說明。」

藍小月道：「什麼事？」

黃一飛道：「本帮中高手，大部份要到明天才能趕到。」

藍小月沉吟了一陣，道：「目下牧羊圖，還存在帥府之中，對方第一目的，是要取圖，取不到牧羊圖，他們縱然有龐大的實力，也無法妄動，敵勢雖大，但主動却操諸在我。」

黃一飛道：「這麼說來，最重要的事情，是先要設法保護帥府的安全了。」

藍小月道：「到目前爲止，雙方雖然有了很多的衝突，但紫天君一直遣人到帥府胡鬧，徐大人也一直未動用軍馬。」

黃一飛道：「似乎是，在雙方面，都有一種默契。」

藍小月道：「目下的情形，雖然如此，但他們忍不了多久，所以，這幾日內，如是咱們沒甚麼行動，對方必然忍不下去，他們能對帥府施襲擊。」

黃一飛道：「姑娘先請回帥府，在下要召集帮中弟子，分佈耳目，順便也要和少林僧侶們會一下面。」

藍小月點點頭，道：「帮主主持大局，應該有一個發號施令的地方！」

黃一飛道：「姑娘覺得應該設在何處？」

藍小月道：「如若咱們要集中實力，自然應該集中在帥府之中。」

黃一飛道：「這個，在下要仔細想想才成，我不能把大叫化，小叫化子，全都集中在帥府中去啊！叫化子，出入帥府，那將是一場千古奇聞了。」

藍小月笑一笑，道：「說的也是，等我回去和劉姑娘研商一下，再作道理，咱們日落之前，在帥府見面。」

黃一飛道：「好，就此一言爲定，在下在日落之前，定當趕到帥府中去和諸位會面。」一抱拳，轉身而去。

藍小月回到帥府，立時去見劉姑娘。

劉婉蓉似乎也想到她要來，早已在閨房中，擺好香茗點心等候。

藍小月走進門，劉婉蓉已迎了上去，道：「姊姊辛苦了。」

藍小月道：「一切很順利，既不勞心，也不和人動手，怎會辛苦，不過——」

劉婉蓉道：「不過甚麼？」

藍小月道：「不過小妹覺着有些奇怪。」

劉婉蓉道：「甚麼事，坐下再說吧！今天事情不忙，咱們有時間多談些事。」

藍小月依言坐下，劉婉蓉親手奉上香茗，道：「先吃杯茶，再談你的經過不遲。」

藍小月喝完了一杯香茗，緩緩說道：「姊姊你知道病諸葛宇文鏡這個人麼？」

劉婉蓉搖搖頭，道：「不知道，小妹從來未在江湖上走動過，所以，對江湖上事，可說一點也不知道——」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姊姊你忽然提出這件事來，那人定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人了？」

藍小月道：「病諸葛宇文鏡的人並非很怪，但他却是個很有名氣的人！」

劉婉蓉啊了一聲，道：「你見過他了？」

藍小月道：「見過了，丐帮的黃帮主，有事向他請教！……」

劉婉蓉接道：「對江湖中事，小妹知曉不多，但能讓丐帮的帮主向他請教的人，應該不多！」

藍小月道：「那人似乎是胸羅極博，對武林中這數十年來的事，知曉的十分清楚。」

劉婉蓉道：「我聽不清楚，姊姊可否說的清楚一些？」

藍小月微微一笑，道：「是的，小妹應該把很多事解釋清楚。」

當下把與黃一飛同往荒廟的經過，又說一遍。

劉婉蓉道：「這麼說來，那位宇文鏡的是一位很不簡單的人了。」

藍小月道：「聽黃帮主的口氣，似乎是少林寺中方丈，如遇了什麼難題，也要向他請教。」

劉婉蓉沉吟了一陣，道：「有這麼一個人物，咱們得設法找出他的底細才行。」

藍小月道：「關中岳江湖閱歷甚深，也許會知道這人。」

劉婉蓉沉吟了一陣，道：「不錯，一個紫天君，已够咱們對付了，如若是再加上一個病諸葛宇文鏡，那就更爲麻煩了。」

藍小月道：「丐帮的黃帮主自然是正正派派的人，宇文鏡能得黃帮主那樣敬重，想來，不會是紫天君中一夥人了。」

劉婉蓉道：「他能受黃帮主那樣敬重，自然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物了，所以，咱們要把他的底子早摸清楚。」

藍小月道：「要不要找關中岳來？」

劉婉蓉道：「妳吃些點心，咱們就去見他，我想紫天君也就會有所行動，今夜中不來，明夜必來，這一戰很重要，希望能够借機會剪除他們一些羽翼。」

藍小月道：「姊姊決定了，和他們在此地決戰麼？」

劉婉蓉道：「目下情形，主動之權，完全操諸在敵人的手中，咱們唯一的辦法，就憑藉那份牧羊圖，佈置下一處陷阱。」

藍小月道：「堂堂帥府，怎能作武林人物決戰之用。」

劉婉蓉道：「情勢逼人，咱們別無選擇，這件事我已和督帥大人談過了。」

藍小月接道：「督帥同意了。」

劉婉蓉道：「督帥大人亦覺着別無選擇，既不能調集軍馬圍剿，也不能和他決戰的地方。」

藍小月道：「那是說督帥大人同意了。」

劉婉蓉道：「是同意了，我早暗中把府中的女婢從僕，遣出府外，暫居民宅，目下在府中之人，除了沈百濤一手訓練的護衞親兵之外，就是虎威鏢局子的趟子手，還有一部是軍中選出的一百名弓箭手。」

藍小月道：「姊姊早有佈置了。」

劉婉蓉道：「除了弓箭手外，咱們的人手還是不够，要妳選一些八卦教中的高手助陣。」

藍小月道：「小妹已選了十二個高手待命，隨時可遣。」

劉婉蓉道：「那很好，妳立刻傳令下去，要他們今夜中進入帥府。」

藍小月道：「來得及，小妹令諭已到，他們在半個時辰之內，就可以趕來此地——」

語聲一頓，揚聲道：「丐帮的黃帮主的屬下姊姊準備把他們安排何處？」

劉婉蓉答道：「自然安排在帥府中最好，不過上百的叫化子，出出入入的，對督帥的威望，只怕是有些不妥。」

藍小月道：「黃帮主也這麼說，但小妹覺着，姊姊既然已經決定，和紫天君先在帥府來次決戰，丐帮這批人手，十分重要。」

劉婉蓉道：「說的有理，我先去和義父商量一

下，再作主意。」

藍小月道：「小妹告辭了。」

劉婉蓉道：「妳奔走辛苦，應該好好的養養精神，說不定今晚上，還要和人動手？」

藍小月停下腳步，道：「姊姊在見過督帥大人時，把事情決定下來，日落之前，黃帮主還要來帥府之中。」

劉婉蓉道：「我知道，妳去休息吧！」

藍小月微微一笑，欠身一禮，退了出去。

離開了劉姑娘的香閨，藍小月並未回到自己的房中，却直接去找關中岳。

關中岳自担負起保護督帥的責任之後，心中緊張萬分，一直兢兢業業的加强帥府中的防衞，把虎威鏢局中的鏢師和趟子手，全部調集到此，一面苦練由牧羊圖上悟出的刀法，一面督導加强帥府中的防衞。

這兩日中，受益最多的李玉龍和于俊，鐵夢秋因遇上師妹，得知了師父下落，所以一直在帥府中住下，兩人一直守在鐵夢秋的左右，得了鐵夢秋不少指點。

鐵夢秋的藝業，已到了登峯造極，隨便授人幾招刀法，對一般江湖人物而言，那就眞是受用不盡了。

李玉龍，于俊機緣湊巧，又正是鐵夢秋情緒較爲穩定的時刻，對兩人指點甚多。

且說藍小月找到關中岳時，關中岳正在重新調配防守帥府的人手。

他乃江湖閱歷豐富之人，心中亦早感覺到紫天君必將率人來襲，而且，就在幾天之中。

强敵大兒，自由鐵夢秋，劉婉蓉，藍小月等攔截，但一般江湖人物，却要靠虎威鏢局子爲主的人手阻擋。

所以，這日來，他挖空心思，巧作佈置，以便使人人都發揮出最大的力量。

藍小月匆匆行來，叫了一聲關總鏢頭，關中岳已意識事情不尋常，把事情交代給方振遠，快步行了過來，道：「藍姑娘有事情？」

藍小月笑一笑，道：「關總鏢頭眼下廣闊，不知道是否認識一位江湖奇人？」

關中岳道：「江湖奇人？姑娘說說看。」

藍小月道：「有一個名叫病諸葛宇文鏡的人，總鏢頭是否認識？」

關中岳道：「病諸葛宇文鏡，宇文鏡，在下不認識。」

藍小月道：「丐帮的黃帮主認識他。」

關中岳淡淡一笑，道：「在下未聽說過，如是黃帮主的朋友，自然不會認識我關某了。」

藍小月道：「關總鏢頭不要誤會，那病諸葛宇文鏡，雖然和黃帮主相識，但就小妹所見，他們也不算很知己的朋友。」

關中岳啊了一聲，道：「姑娘之意，是……」

藍小月道：「病諸葛宇文鏡，是一位極受敬重的人，照黃帮主的說話，少林派和丐帮，遇上了什麼困難，都找他帮忙。」

關中岳啊了一聲，道：「有這麼一個人，在下怎的未聽說過。」

藍小月道：「小妹也和關兄一樣，未聽說過此人——」

話題一轉，接道：「劉姑娘說，近日夜內，紫天君可能遣人來犯，因此，要關兄多多準備。」

關中岳道：「關某也有這個看法，不過，咱們佈置下的力量，只怕無法拒擋來人。」

藍小月道：「各盡心力就是，這件事，我想那劉姑娘也早有了設計。」

關中岳低聲說道：「姑娘如能把妳一部份屬下，派在此地，也許可加强不少實力。」

藍小月道：「我就要調他們來，雖然人數不多，但却是八卦教的精華，只不過有很多障人耳目的雕虫小技，施用出來，恐怕貽笑大方。」

關中岳道：「好極了，不知道姑娘要調多少人來。」

藍小月道：「八卦教中弟子，已然被我遣散了十之八九，餘下的不過四五十人，今夜調集到帥府中來的一十二個。」

關中岳道：「姑娘肯挺身而出，就請主持大局，在下願爲副手。」

藍小月道：「主持大局的是劉姑娘，小妹助關兄防守爲主，帥府中的佈置，也一直是關兄設計，小妹只能充作副手。」

關中岳道：「咱們商量着辦事就是。」

督帥府中，表面上看不出什麼異樣，實在內部却戒備的嚴密無比。

劉婉蓉和鐵夢秋閉門密談了很久，然後，劉婉蓉把牧羊圖交給了鐵夢秋。

天色入夜時，忽然起了一陣風，吹起了滿天烏雲。

天色一片漆黑，再加上黃河岸上的飛沙，被大風捲入了開封城中，顯得夜色更加黑暗。

督帥府也一反常態，整個的督帥府中，不見燈火。二更時分，幽暗的夜色中，突然飛起了幾條人影，分成兩路，竄入了督帥府中。

風沙雖是小了一些，但仍然使人有雙目難睜的感覺。

（未完待續）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天殘劍侶

高　皐・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老夫人把冷家莊老弱婦孺分批遣往天殘谷安頓後，那晚突被龍泉派掌門楊冀北率衆襲入莊內，激鬥一番後，冷夫人下令撤離，各人奔至嵩山山脈停歇下來，一點人數不見了雲裳，冷瑤光正欲返回查看，雲裳已如飛馳到，原來她故意落後，伺機把楊冀北擒來，套問之下，知水韞玉在來年武林大會將掀起武林血腥，冷夫人率衆參加以維正義，爲保冷門血脈，把玉兒托孤與赫連達，各人親歷此生擒之苦，悲不可抑，此際突聞異聲，雲裳撲往查看，獲孟雙虹留書，約冷瑤光往垂楊峯一晤。

遇雙雄從頭說起

朝陽穿過濃霧，在垂楊峯頭洒下一片迷朦的光輝。

像輕絮似的白雲，在半山之間飄浮着。

這是垂楊峯的晨景，美麗而惹人低廻留戀。

一位身着黑衣，面垂輕紗的女郎，靜坐在一塊山石之上，她像一位入定的老僧，在那裏已然靜坐了幾乎一個時晨。

終於，她抬起了螓首，雙目中也射出了兩縷異樣的光輝，櫻唇微動，喃喃自語道：「他終於來了，但，我還能有臉見他麼？」

禮教，是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本，在當時，無論貧富貴賤之人，都得遵守這一深入人心的思念。

女人應該嚴守貞操，貞操甚至重於生命，以生命換取貞操的烈女，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史不勝書。

然而，她背叛了她的兒時伴侶，背叛了她的未婚夫婿，琵琶別抱，她做了王妃了。

那麼往事如烟，讓它過去好了。

可是，她又巴巴約了他，巴巴的守在這兒。

現在，她心弦震動，面紅過耳，迷人的粉頰又羞澀的垂了下去。

「哼，有什麼事？說吧。」

他沒有罵她，也沒有打她，但那憎惡的一哼，以及那冷冰冰的詢問，卻像利箭般，射進了她的心



自己就不應該將情形弄得如此之糟。」

他向孟雙虹仔細的打量一陣，發覺他這位未婚妻子，較以前清瘦了許多，不過，雖然愁鎖眉梢，神情上却顯得無比的平靜。

一個年華似錦，貌美如花少婦，對人生竟有這般黯淡的看法，如非傷心已達極點之人，怎能如此輕視自己的生命！

但冷瑤光却不想就這麼浪擲生機，於是，他咳了一聲道：「妳沒有聽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麼？只要妳有悔過向善之心……」

孟雙虹搖搖頭道：「你想錯了，我自始至今，就沒有犯過半點錯誤，你以為我下賤，我無恥，如果你是女人，在中毒暈倒，無可拒抗之下失去貞操，你又能怎樣？」

她長長一嘆，接着又道：「我知道你會說我為什麼不死，不錯，一個已喪失清白的女人，應該以死來求解脫，但如果一死不能解決，你又該怎樣自處？」

冷瑤光道：「一死百了，還有什麼不能夠解決的？」

孟雙虹道：「你想的太過簡單了，譬如，他們以我爹的生命，以冷家莊三百餘人的安危作要挾，你說我能夠死麼？」

冷瑤光愕然道：「此話當眞？」

孟雙虹道：「咱們都是將死的人了，我為什麼要騙你呢？」

冷瑤光道：「咱們為什麼要死？難道妳不願給我解毒？」

孟雙虹道：「我願意為你解毒，可是我却無能為力，因為我的解藥被殷天鑑搜去了，唉，這也許是天意，我只發了一粒袖蛋，本來沒有存心傷到你的。」

冷瑤光心頭一沉，難過得半晌說不出話來，原因是他對孟家袖蛋的威力十分明白，如果沒有他們父女的獨門解藥，他實在難有生出山洞之能。

他不怕死，却不甘心就此認命，於是，他怒喝一聲道：「難道妳連解穴也不會了麼？又是那殷天鑑搜去了妳的解穴的手法？」

孟雙虹一嘆道：「解開穴道，咱們就只有七日的生命了，瑤哥哥！你不願意咱們多聚一聚？」

冷瑤光道：「妳對袖蛋的毒力太過自信了，我不相信它眞能毒得死人！」

孟雙虹心頭一喜道：「你有辦法尅制它？」

冷瑤光冷冷道：「妳這叫做門縫裏看人，快動手吧。」

孟雙虹不再遲疑，一掌拍出，震開冷瑤光被封閉的穴道，秀目圓睜，等待着瞧看奇跡。

其實一個功力已達絕頂的高手，除非毒力深入肺腑，都有拘束毒力，甚至將它迫出體外的可能，冷瑤光身負三家之長，他自然不願意就這麼束手待斃。

穴道初解，他立即趺坐山洞，盤膝運功，以他强勁無比的內力，向鳳尾穴源源迫去。

當夜色初降之時，他彈身一躍而起，以冷酷無情的目光向孟雙虹投下一瞥道：「冷某幸能不死，咱們也該算一算舊賬了！」

孟雙虹淡淡一笑道：「謝謝上蒼，瑤哥哥果有非常之能，至於小妹麼，殺剮聽便，你儘管出手就是。」

冷瑤光哼了一聲，道：「我先要請教妳幾個問題。」

孟雙虹說道：「問吧，小妹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冷瑤光忿忿道：「當日，在賀蘭山道上的馬車之中。……」

孟雙虹道：「是我，但穴道受制，無法回答你的招呼。」

冷瑤光道：「尊府人去樓空，還有些令人難以理解的佈置……」

孟雙虹道：「那是擄我之人故佈疑陣，要將你引入歧途罷了。」

冷瑤光道：「他們知道我的行踪？」

孟雙虹道：「可以說瞭如指掌。」

冷瑤光道：「天殘谷外的輪跡，你怎麼的解釋了？」

孟雙虹道：「我確曾到過天殘谷口，但並未進入谷中。」

冷瑤光道：「那輪跡却有去無回……」

孟雙虹道：「去用馬扯，回用人抬，再以輕功極高之人，消除一切可疑的跡痕，你自然難以瞧出究竟了。」

冷瑤光一凛道：「那是處心積慮對付咱們兩家了，他是誰？」

孟雙虹道：「九疑山主水韞玉，不過，他一切作為，都是殷氏父子所授意。」

這一切經過，並未出乎冷瑤光等所推測，但經孟雙虹親口證實，他仍有不寒而慄之感。

良久，他長長一吁，說道：「孟伯伯呢？他老人家……」

孟雙虹螓首一垂，淚水已像奔泉般的奪眶而出，道：「爹威武不屈，終於被那殷賊所害。」

冷瑤光怒叱一聲，道：「那妳為什麼還要屈身從賊？」

坎。

她幾乎沒有勇氣回答，似乎她的喉管被塞上了，她張大了嘴，却發不出半點聲息。

這尷尬的場面，使得冷瑤光難以忍耐，在一聲怒哼之後，他轉馳下山去。

「瑤哥哥……你等一等……」

她呼的站了起來，不管前面是山石，是巨樹，像風一般的衝了過去。

在半山，在白雲之下，她追到冷瑤光了，粉臂急伸，投過來一片期待的神色。

冷瑤光脚下一挪，向一側飄開兩尺，以極度輕蔑的口吻冷冷道：「自重一點！王妃！別忘了妳是當朝的命婦……」

她面色一變，雙臂無力的垂了下來，幽幽說道：「我知道你不會原諒我的，但我確有不得已的苦衷……」

冷瑤光叱喝一聲道：「少跟我來這一套，有話就說，少爺沒有興趣聽妳那些！」

是泥人也有三分土性，冷瑤光一再對她作無情的斥責，終於惹起了她的怒火，嬌軀一扭，纖掌倏伸，拍的一聲脆响，冷瑤光的左頰之上，立即印上了五條紅痕。

「賤貨！妳敢打人！」

在往昔，他倆打情罵俏，追逐為樂，是一件常見之事，讓心愛的人打幾下，不僅不痛，還感到無比的甜蜜。

但現在，冷瑤光可大光其火了，一拳搗出，勁力如山，不偏不倚，正搗在孟雙虹的左胸之上。

冷瑤光何等的功力，這一拳搗中，是石頭也會粉碎，何況是一個血肉之軀！

所幸孟雙虹退了幾尺，拳風擊中了，傷勢却十分輕微。

不過冷瑤光的責罵太過沉重了，賤貨二字，孟雙虹實在承受不起。

她面色蒼白，身如篩糠，迷人的嬌軀，幾乎搖搖欲倒，半晌，忽地一聲悲啼，逕自返身，急馳而去。

走出未及三步，她又停了下來，道：「我是賤貨，你為什麼不問問我做賤貨的原因？」

世間確有不少下賤之人，但甘心墮落的究竟不多，以孟雙虹來說吧，她當眞是一個忘情負義的人麼？冷瑤光為什麼不問問她呢？

問，是他前來的目的，他却說什麼也問不出口，甚至，他不願意再瞧她一眼，冷冷哼了一聲，便轉身走向來路。

人怕傷心，樹怕剝皮，冷瑤光的態度，使她的自尊心受到無情的摧毀，她猛的一個旋身，振臂一揮，一粒鐵丸呼嘯着向冷瑤光的後心奔去。

淬過劇毒的袖蛋，是孟氏父女的獨門暗器。雙袖齊揮，可以發出二十四粒，現在她只射出一個，可見這位琵琶別抱的王妃雖在激怒之下，仍然手下留情，並沒有當眞擊傷冷瑤光的存心。

可是冷瑤光太過大意了，他想不到孟雙虹會以袖蛋對付他的，待他有所警覺，鳳尾穴上已傳來一陣劇痛。

他勉强奔出兩步，終於摔倒下去，面頰之上，是一股難以相信的駭異之色。

孟雙虹奔了過來，她的臉色更蒼白了，兩片櫻唇，在不停的抖動着。

良久，她尖呼一聲道：「你為什麼不避讓呢？這一粒袖蛋明明傷你不到的。」

冷瑤光怒叱一聲道：「這不正是妳希望的麼？王妃……」

孟雙虹銀牙一咬，伸手一撈，將冷瑤光抱了起來，恨恨地道：「你說的不錯，這正是我所希望了的……」

冷瑤光幾乎氣得暈了過去，但他不明白孟雙虹為什麼要抱着他，難道她是要向殷天鑑邀功，將他擒回王府去麼？

那麼這位變節背義的女人，實在太可怕了，因此，他冷冷道：「放我下來，姓孟的，難道妳不知道妳有多麼下賤，多麼無恥？難道妳已想跟少爺親熱一下不成？」

他無情的責罵，無情的諷刺，仍無法使孟雙虹放他下來，她以快得不能再快的身法，在山嶺之間放足狂奔。

最後，他緣着一條長籐，墜入一道險峻無比的深澗之中，然後撥開蔓草，走進了一個幽暗的山洞去。

她幽幽一聲長嘆，將冷瑤光放了下來，道：「瑤哥哥！你不應該那麼辱罵我的，不管我怎樣下賤，孟雙虹總是你未婚的妻子……」

冷瑤光哼了一聲道：「妳配！」

孟雙虹道：「我怎麼不配？哼，索爐，黃瑜，還有那個雲裳，她們就配麼？如果她們當眞跟你好，她們為什麼不來陪你？」

冷瑤光怒吼道：「誰要妳陪？給我滾。……」

孟雙虹一笑道：「你已經是快死的人了，我怎能走呢？我要陪着你，等到你要嚥氣的時候，我就自殺，咱們到黃泉道上成婚，那時誰也碍不着咱們了，你說好嗎？瑤哥哥。」

冷瑤光心頭一凛，暗忖：「她原來打定了死的主意，看來她果然是別有苦衷了。如果眞是這樣，

孟雙虹道：「我爹被害之事，三天前才獲得確息。」

冷瑤光道：「已然如此，妳為什麼不與殷家父子拚命一拚？」

孟雙虹道：「瑤哥哥太小看殷家父子了，唉，小妹忍受奇辱，曾與殷天鑑立下兩條約定，一是保證爹的生命，一是換取冷家莊的安全……」

冷瑤光一哼道：「冷家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終至祖業不保，亡命江湖，妳爹呢……哼，與豺狼打交道，不等於與虎謀皮！」

孟雙虹道：「你說的對，不過我却不得不往好處打算……」

冷瑤光冷哼一聲，道：「現在呢？妳還顧慮些什麼呢？」

孟雙虹道：「我連死都不怕，還有什麼好顧慮的！只是殷家父子已知小妹獲得爹遇害之事，小妹不僅已無法再見到這兩個狗賊，他們並已決定將我送往雙鵲堂供人……」

冷瑤光氣得雙目噴火，恨恨道：「這兩隻元狗竟如此可惡，走，咱們去找他們算賬！」

孟雙虹粉臂一伸，握着冷瑤光的手腕道：「元狗利用喪心病狂的水韞玉，要在武林大會之時，一舉消滅各派的高手，咱們要拚命，只有等待八月十五日到翠雲峯去拚。」

冷瑤光道：「咱們事先宰掉這兩隻元狗，不行麼？」

孟雙虹道：「王府與芙蕖別院，不僅高手如雲，機關之多，也令人寸步難行，除了武林大會，咱們連接近殷天鑑父子的機會也沒有。」

冷瑤光道：「殷天鑑那狗王會來麼？」

孟雙虹道：「他自然會來，而且他也時常在江湖之上行走。」

冷瑤光一怔道：「有這等事，我怎麼一次也沒有見到那條元狗？」

孟雙虹道：「你可能見過的，只是不知道罷了，你曉得錢塘病夫郭壘麼？他就是那個惡賊。」

冷瑤光一呆道：「就是他？這實在令難人以相信。」

孟雙虹道：「眞正的錢塘病夫已然被害，狗王却剝下了那郭壘的面皮……」

冷瑤光恨恨道：「早知如此，我就不會放過他了。」

孟雙虹道：「狗王身手極高，功力不在水韞玉之下，他以錢塘病夫的面目，出現江湖，可能隱藏他眞正的實力，今後，如果相遇，你千萬不能大意的！」

冷瑤光道：「多謝。」一頓接道：「水韞玉以侄女冒充親女，嫁給殷天鑑做王妃，殷天鑑會善罷甘休？」

孟雙虹道：「殷天鑑似乎早已知道水王妃並非水韞玉的親生之女，因而從未予以重視，何況他們狼狽為奸，水韞玉還有利用的價值。」

冷瑤光道：「已然如此，咱們事不宜遲。」

孟雙虹道：「八月十五日距現在還有三十多天，咱們倒不必忙在一時，夜色如此深沉，咱們還是等待明日吧。」

冷瑤光道：「好的。」

夜涼如水，寒氣侵人，這山洞之中，更是奇寒侵肌，冷得令人難以忍耐。

冷瑤光與孟雙虹原本是一對青梅竹馬的戀人，又有未婚夫婦的名義，現在他們隔閡消除，又同是遭遇悽慘，淪落天涯之人，在這荒山野洞，深夜相處之時，舊情復熾，應該是人所難免。

首先，他們彼此依偎着。

後來，孟雙虹又發出一聲幽幽的嘆息，道：「瑤哥哥……」

冷瑤光道：「什麼事？虹妹妹。」

「你的毒傷……當眞好了麼？」

「不礙事，只是中毒之處可能潰爛。」

「那……瑤哥哥！咱們何不割破傷處，讓我替你用嘴吸出……」

「不……」

「唉，瑤哥哥！我雖然……雖然……咳，咱們總還是未婚夫婦……」

「我知道，但……」

「你是看不起我了，唉，我不怪你，誰叫我如此命苦呢！」

「我不是這個意思，因為晚間視綫不明，吸毒實在不便。」

「可是黑夜是如此的漫長……」

「不要緊的，我想幾個時辰之內，還不至怎樣嚴重。」

「我不放心，你讓我瞧瞧吧。」

她說話之際，玉手輕舒，向冷瑤光受傷之處摸去。

她的手掌是溫暖的，還有一股令人骨軟神酥的熱力。

傷處微微腫起，有一點火辣辣的感覺，此時經她一陣撫摸，熱度雖未減退，却是舒服已極。

忽地，她停止了撫摸，並且咭咭不斷的笑出聲來，道：「你……曖喲……」

原來孟雙虹惹起了他的心火，他竟然投桃報李，對她撫摸了起來，勿怪她會斷斷續續發出動人心

弦的嬌笑了。

良久……

他一聲嘆息，道：「虹妹妹……」

「什麼事？瑤哥哥。」

「今後……」

「今後怎樣？」

「咱們的處境……」

「這個……你不必顧慮，一夜厮守，我已心滿意足，我不會妨碍你什麼的。」

「那……」

「你說的對！我實在配不上你，咳，咱們不談這些，對王府，你還有什麼疑問麼？」

冷瑤光想對孟雙虹加以安慰，却難以說出口來，沉默良久，才長長一吁道：「赫連大哥曾說無為道長，曲滄大俠，以及楊冀北，張楚材等均已喪身獸籠，可是他們並未如此……」

孟雙虹道：「那是王府對赫連大俠的恐嚇之言，加上獸籠不斷傳出慘呼，他自然會信以為眞。」

冷瑤光道：「王府之內，還有些甚麼厲害的人物？」

孟雙虹道：「瘟神房詡，天山掌門乾坤聖手花絢，侍衞領班吉塔西，這三人的功力，均已超凡入聖，是王府之中最具威力的人物。」

冷瑤光道：「瘟神房詡曾到冷家莊尋釁，如果不是耿叔叔犧牲一條臂膀刺了他一劍，當時幾乎就難以收拾，想不到他也投到王府去了。」

孟雙虹道：「想不到的事還多呢，當今武林各派之中，沒有一個門派不潛伏着殷天鑑之人。」

冷瑤光驚詫道：「竟有這等事？咱們冷家莊也有麼？」

孟雙虹道：「如果沒有，他們怎能對你的行動這般瞭解！」

冷瑤光道：「是誰？」

孟雙虹道：「冷家莊高手之一，冷彥開。」

冷瑤光一躍而起，大聲道：「我不信……」

孟雙虹一嘆道：「彥開六叔沉默寡言，愛護後輩，在冷家莊，甚至整個江湖，都認為他心地善良，具有泱泱君子的風度，但不幸的是，我却在一本名册之中……」

冷瑤光急道：「那名册呢？」

孟雙虹道：「我收在一個隱秘之處。」

冷瑤光道：「能不能讓我瞧瞧？」

孟雙虹道：「現在不能。」

冷瑤光道：「為甚麼？」

孟雙虹道：「你遲早會看到的，現在時機還未成熟。」

冷瑤光相信孟雙虹必有道理，也就不願勉強，他們不再說話，就這樣依偎着渡過了一個寒冷的夜晚。

翌晨天剛破曉，孟雙虹就要為冷瑤光吸毒，但一條人影，疾如隕星，由他們攀緣而下的籐索落入深洞。

她很快的找到他們藏身的山洞，目光向洞內一瞥，冷冷道：「估不到絕澗野洞之中，竟然暗藏無邊春色……」

冷瑤光聞言一喜道：「雲姊姊，是妳……」

雲裳道：「我來的不是時候，是麼？」

冷瑤光道：「雲姊不要誤會，孟姑娘是要替我吸毒。」

雲裳一怔道：「吸毒？你幾時中了毒了？」

冷瑤光道：「我被孟姑娘的袖蛋所誤傷，經用內力迫着，現在已無大碍。」

雲裳面色一變道：「孟家袖蛋？讓我瞧瞧。」

冷瑤光面現為難之色道：「這個……咳，其實沒有什麼要緊……」

雲裳一哼道：「你服過解藥了？」

冷瑤光道：「沒有，孟姑娘解藥失落了，我才不得不以內力相抗。」

雲裳嬌軀一震道：「孟家袖蛋，毒絕天下，如果眞能以內力相抗，就不必獨門解藥了，傷在那裏？讓我瞧瞧再說。」

傷處接近尻尾，實在有點不便，何況對這位小姑獨處的雲姊姊，他更不敢稍涉褻瀆，因而，當雲裳走近之時，他顯得忸怩不安起來。

雲裳似乎沒有想到這些，她關心的只是冷瑤光的安危，不管他的神色是怎樣的尷尬，玉手一伸，已抓開他的褲頭。

陡地，她身形一旋，瞅着孟雙虹叱喝一聲道：「妳為什麼要對他下毒手？」

孟雙虹道：「我不是有意傷他的，而且我正準備替他吸毒。」

雲裳櫻唇一撇道：「就這麼簡單？哼，妳如果想死，我可以成全你，要找個墊背的，我可容妳不得！」

冷瑤光大為錯愕，說道：「究竟是怎麼回事？雲姊。」

雲裳道：「孟家袖蛋之毒十分奇特，只要見血，會立即潰爛，任何一個沾上一點血污之人，也會同樣中毒，但要讓她吸毒，豈不是自趨絕路！」

冷瑤光回顧孟雙虹道：「是這樣的麼？」

孟雙虹道：「是這樣的，不過以你那超凡內力，可以不使毒力內侵，只要吸盡傷處之毒，敷上普通的療傷即可無碍。」

冷瑤光道：「妳呢？妳自己如何避免血毒的沾染？」

孟雙虹道：「我事先含入解藥，就不會被血毒沾染了。」

冷瑤光道：「是專治袖蛋的獨門解藥？」

孟雙虹道：「不是……」

冷瑤光哼了一聲道：「妳是在欺騙我了！」

孟雙虹粉頰一慘道：「原諒我，瑤哥哥，我不得已才……」

雲裳冷叱一聲道：「原諒妳？他願意我可放不過妳，走到洞外去，我要領教一下孟家袖蛋究竟有着怎樣驚人的威力。」

冷瑤光見狀大急，他知道孟家袖蛋縱然雙袖齊發，雲裳也不會放在心上，只是孟雙虹就慘了，雲裳如果要她死，她必然無法活着回去。

但他對這位雲姊姊，都有幾分懍懼之心，他想阻止，又遲疑着而害怕唐突佳人。

最後，他終於吶吶地說道：「雲姊……饒她……」

雲裳怒叱道：「不要你管。」

話音甫落，彈身出掌，快得像閃電一般，一把扣到孟雙虹的脈門，還沒有等待冷瑤光有任何反應，身形疾閃，便已衝出洞去。

她帶着孟雙虹攀上絕壁，振臂一彈，將這位可憐的王妃摔了出去，櫻唇一撇，冷冷道：「我警告妳，妳移情別戀，冷瑤光與妳已經恩斷義絕，妳如果再敢恬不知恥，前來招惹冷瑤光，小心我剝掉妳的皮！滾。」

孟雙虹雙目大張，不知道這位雲姑娘何以會說出這等言語，為朋友麼？何必管到別人的私事，管男人麼？妳雲姑娘並不是冷瑤光的妻子，這才叫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但孟雙虹縱然滿腹圈點，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只好纖足一跺，帶着滿臉淚水，返身狂奔而去。

不久，冷瑤光也上來了，他瞧到了孟雙虹的背影，心裏倒放下了一塊石頭，孟雙虹能全身而退，倒是他想不到的。

雲裳陡一旋身，冷冷一哼，道：「難過了，是麼？」

冷瑤光一怔道：「什麼難過了？」

雲裳道：「我趕走了她，你不難過？」

冷瑤光啊了一聲道：「雲姊說笑話了，她與我已毫無牽連，我怎麼會難過呢。」

雲裳說道：「但願你說的，是心裏的話，咱們走。」

冷瑤光道：「咱們到那裏去？我娘她們呢？」

雲裳道：「駝僧廣大師找來了，已將伯母接往少林，咱們也去。」

冷瑤光道：「少林一派，數十年謝絕江湖，也不容門下弟子與各派交往，咱們此去少林，怕不落個灰頭土臉！」

雲裳道：「聽廣大師的口吻，少林似乎已發生劇變，也許少林掌門，已改變了不入江湖的主意，反正廣大師已將伯母接去，咱們也只好先到少林再說。」

一頓接道：「你所中孟家袖蛋的毒份，也只有少林菩提子可以解除，不要猶疑了，走吧。」

冷瑤光道：「好。」

他們迎着朝霞，向東方放步急馳，直到落日含山之際，才到達少林下院。

冷瑤光到過少林，知道這般身懷絕學的僧侶，日常貝頁青燈，絕口不談武事。

但眼前所見，却大異往昔。

由山麓至下院，他已見到五處樁卡，每一處都是四名懷抱戒刀，面色穆肅的年青僧侶佇守着，看來這座佛門聖地，果然發生了不太尋常之事。

好在各處樁卡，均已奉到交待，否則他們想進入少林，就不會這麼簡單了。

在下院，他們見到了冷夫人，當即將會見孟雙虹，以及孟雙虹所說一切，全部向冷夫人一一陳述，自然，那野洞春生，抵死纏綿之事，只好畧而不宣了。

冷夫人聽完後一嘆道：「道消魔長，禍及佛門，固然是武林之中的一項刦運，水韞玉如此倒行逆施，將數十年清譽毀於一旦，也實在令人惋惜。」

冷瑤光問道：「娘！少林寺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故？」

冷夫人道：「長老院嘉正大師，及知客心明，煽動部份少林門下，於飲食中暗下毒藥，意欲奪取掌門之位，控制整個少林，幸發覺得早，經過一場流血慘鬥，總算將叛亂平定下來……」

冷瑤光哦了一聲道：「嘉正被瑜妹妹斬斷一臂，少林寺就應該對他的行為加以注意才對。」

黃瑜道：「要不是我那一刀，此時的少林寺，只怕已不可收拾了，他們就是因為嘉正斷臂，才對他疑心而發覺陰謀的。」

他們說話之際，廣大師及瘋大師聯袂走了進來，冷瑤光立即參拜這兩位高僧，廣大師宣聲佛號道：「瑤光不必多禮，咱們還是研究一下對那般魔道的應付之策吧。」

冷夫人請兩位大師就座，道：「兩位師兄，掌門大師中的毒可已無碍？」

廣大師道：「掌門師弟服過菩提子已脫離險境

，仍有三十餘弟子已告不治。」

冷瑤光道：「那位嘉正大師呢？」

廣大師道：「這般叛徒均已畏罪自裁，如果我晚回來一天，情形就難以收拾了。」

瘋大師喧聲佛號道：「這是我佛有靈，才使師兄提早返寺。」

冷夫人道：「貴寺雖能逃過此一刦難，殷氏父子及水韞玉可能不會就此罷手。」

廣大師道：「實情確是如此，不過，依老衲猜測，掌門師弟仍將不會與他們正面為敵。」

冷夫人道：「是的，為了少林寺數百年的基業，貴掌門不得不作此痛苦的決定。」

瘋大師道：「不管掌門師弟如何決定，我與廣師兄必與那般魔徒週旋到底。」

冷夫人道：「問題是在咱們如何應付武林大會，如果讓他們當眞一網打盡天下武林，少林寺終將難以逃過覆滅的噩運的。」

瘋大師回頭對雲裳道：「妳爹呢？他還在無情宮納福？」

雲裳粉頰一紅道：「家父受苦多年，家母不願讓他再入江湖……」

瘋大師一哼道：「不行，我得找他出來。」

雲裳微微一笑道：「其實應付武林大會，咱們已有足够的能力，只是在如何的運用而已。」

冷夫人道：「雲姑娘似已智珠在握，說不出來讓咱們聽聽。」

雲裳道：「侄女一得之愚，對不對伯母不要見笑。」

瘋大師道：「那來的這麼多廢話，快說吧。」

雲裳道：「就侄女所知，武威王府及水韞玉所控制的武林各派，眞正與他們臭味相投的，只有天山派，雁門雙妖，南海派，及百葉鐵衫兩帮，咱們如能聯合華山，泰山，及牡丹堡，武林大會必可穩操勝算，只是……」

冷夫人道：「只是怎樣？姑娘請說。」

雲裳道：「據孟雙虹所說，武林各派，都有殷天鑑收買之人，要是他們已經發難……」

雲裳的話如同一記晴空霹靂，在座之人全部心神一懍，不錯，少林寺就是前車之鑑，殷氏父子及水韞玉顯要在武林大會之前，確實掌握各大門派，如是讓他們得手，前途就未可樂觀了。

瘋大師長身而起道：「咱們立即馳赴各派，可能為時未晚。」

瘋大師的提議，是目前惟一可行之策，但派往各派之人，必須武功身份都有相當的份量才行。

經商議的結果，由廣大師赴華山，瘋大師赴泰山，雲裳黃瑜赴牡丹堡。

冷瑤光劍眉一皺道：「還有一點問題必須能够解決，否則縱能及時趕到，只怕還有困擾。」

瘋大師道：「還有什麼問題？」

冷瑤光道：「據弟子所知，殷天鑑父子是以藥物控制部屬，被他收買之人，可能都在藥物威脅之下而做出喪天害理之事。」

瘋大師愕然道：「如果當眞如此，咱們就無能為力了。」

廣大師道：「這個容易，我在普陀曾救了一個邪道之人，毒神萬玄，你們可能知道這名邪道中的絕頂高手。」

瘋大師道：「此人使毒之能，天下無人能出其右，廣師兄是怎樣救他的？」

廣大師道：「他善於用毒，却被一種怪異的毒草所傷，我遇到他時，他已全身癱瘓，雖有解毒之藥，而無力取出服用，我救了他，承他送我一瓶七珍粉，任是何等毒傷，無不藥到病除，可惜本寺三十餘名弟子因為時過晚，而不施救，我想現在可能派到用場。」

冷瑤光道：「師伯！侄兒想討一點。」

廣大師道：「你要它作甚麼？」

冷瑤光道：「侄兒被孟氏袖蛋所誤傷，迄今劇毒未解。」

廣大師啊了一聲道：「你何不早說，你師父的菩提子，不一樣可以解除袖蛋之毒？」

廣大師立即取出瓷瓶，倒出少許氣味辛辣的藥粉，冷瑤光將藥粉吞下，就地開始運功起來。

當他運功醒來之後，廣大師等已分別起程了，索嫱却一直守在他的身側，此時關切的詢問道：「解除了麼，大哥。」

冷瑤光道：「解除了，娘呢？」

索嫱道：「娘歇息去了，嗨，大哥，你瞧那位水姑娘送給玉郎的是什麼？」

冷瑤光見索嫱由棉袋之中倒出一粒暗紅色的珠子，只有龍眼大小，他反覆把玩一陣，道：「可能是羣毒珠一類，待師父回來再請他鑑別。」

索嫱道：「師父還留給你一本秘笈，要你在十天之內練成，我瞧了一下，可難得很。」

她取出一本絹册交給冷瑤光，絹色已極陳舊，連封底面僅僅五頁。

封面寫着一個「玄」字，底頁也沒有留欵，裏面一個字也沒有，全是一些圈圈點點，當眞玄得出奇。

冷瑤光不明這是什麼武功，但猜想必然是一項武林罕見的絕代武學，因而手按絹册，陷入沉思之中。

（未完待續）

一月完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劍氣如虹霜滿天

蕭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長英門人弟子「穿雲手」章新暗戀掌門人「白鶴」蓋無雙愛女蓋燕玲，詎蓋燕玲芳心早有所屬，與三師兄游兆寧早有情愫，章新爲此，妒火如焚，累在師父面前進讒，那晚更乘雖玲與游兆寧月夜談心之際，誣指二人有私，蓋無雙誤聽讒言，憤然欲把二人處死，終於游兆寧負傷逃出，蓋燕玲爲維護個郎，自戕父前。游兆寧逃出後，隱居冷魂谷的一座山洞中，一面療傷，一面勤練武功，誓欲爲自己及所愛者之死雪仇，那日，在大雪紛飛下，游兆寧獵兔充饑，竟貪緣與歸雲堡一姓沈少女結識——

血染白雪恨滿天

夜——沉寂得那麼可怕！

天空是晴朗的，那彎上弦月，冉冉東昇的時候，月光！雪光，兩様交瀉使得氣温益加的降低。

單身一個人，痴望着雪嶺那些皚皚的白雪，內心此一刹那，也似乎凍住了。

一隻長毛瘦骨的老黃狼，拖着怠倦的身子，爬上了雪丘，然後仰頭長嘶着——「汪——汪汪！」那調調兒可就更凄涼了。

游兆寧點着了那盞松脂羊角燈，石穴內，立時泛出了一片亮光。

自從來到了「冷魂谷」之後，他不曾一日把功夫躭擱下，他身心的傷害，借着此處的冰雪美景，清冽的空氣，和善自調養，已然康復了九成，除了右肋之間，那處至命的指傷，尚需假以時日，其它的都已痊癒！此刻，他又開始了晚間的練功。

在白雪深處，他挖了一個深深的洞——足可以把自己埋進去的深洞。然後他脫光了衣服，僅着一條短短的獸皮，畧遮前後。

隨後，他赤身坐進雪洞裏，再把附近的白雪攏過來，深深的把半體埋進雪堆裏！

像是萬針刺體的透骨奇寒，刹時間凉得他面青唇紫，牙關克克交戰着，可是，畧後，在他聚提丹田的眞力之後，漸漸的身上開始有了暖意。

這種無師自通的練習方法，使他在入冬以來，得到了極大的裨益，丹田眞元之力大增。

須知一切的內外功力，起源都在於丹田的元力，游兆寧這麼苦毅的煎熬自己，已使得他在內氣眞

元之上，打下了極深的根底！

他一直在雪堆裏，盤桓到身上熱意大增，才離開來。

正當他要轉身入洞的時候，一條人形，筆也似的自空而墜，不偏不倚，剛好落在了他正前方丈許左右的地方！

月光下，游兆寧赫然見出，來人是一個白衣白冠的長身少年，他身子由高有十丈的崖峯上直落而下，雪地裏不過留下了淺淺的一雙足印，只是這一身傑出的輕身功夫，就令游兆寧大驚不已！

彼此相對之下，游兆寧甚覺尷尬。

他怔了一下，吶吶道：「足下是——」

白衣人冷冷一笑道：「應該我問你，你叫什麼名字？是那裏來的？」

游兆寧一笑道：「兄台如有意一談，請來蝸居一叙如何？」

白衣人哼了一聲道：「那一個要跟你多談，這冷魂谷乃是歸雲堡的私產，天下皆知，你是那裏來的野小子，居然隨便的就住下了！」

游兆寧老大的不悅，可是轉念一想，原本是自己理屈，再說他自經過上次的事情以後，早已培養出逆來順受的涵養功夫。

當下哈哈一笑：「這麼說兄台是歸雲堡來的人了？失敬！」

白衣人前進了幾步，上下打量着他道：「你一向赤身露體的跟人說話麼？」

游兆寧一笑道：「實在抱歉，兄台既不願入內一談，那麼就請少候片刻，我去去就來！」

白衣人的臉上，不帶絲毫笑容，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我等候你！」

游兆寧抱拳退身，步進石洞之內！

一日之間，連遇男女二人，使他感到很費解，尤其是刻下的這個白衣人，從他那凌厲的目光，高傲的表示上看來，一望卽知是一個不好說話的人！

游兆寧下意識的感覺到，可能此人來意不善！

自從那口長劍，交還師門之後，他始終還不曾有一件稱手的兵刃，當下順手摘下了一口獵獸的短刀，揷好腰上，轉身步出。

身子方一轉過來，却意外的發現對方白衣人，佇立在洞口。

燈光下，這人不失爲「英俊」二字，長長的一張臉，眉濃如墨，鼻正口方，衣着講究，雪白的一襲長衣，絲面裘裏，其上綴着金光閃爍的一排扣子，看上去不似銅質，却像是純金所鑄。

他——六尺左右的身材，長衣之內鼓繃繃的，像是佩有鏢囊，却不見隨身所帶的兵刃。

四目交接之下，白衣人目光遂卽打量着洞內一切，面上更似不屑。

游兆寧道：「尚未請敎兄台貴姓？」

白衣人揚眉道：「你不必多問，隨我來！」

轉身縱出。游兆寧咬了一下牙，心忖道：好個狂傲的東西。當下隱忍不發，跟踪而出。

出得洞外，只見眼前白衣人身形極快，一路起伏騰縱着，倏起倏落的，却向對面雪嶺上翻去。

游兆寧不甘落後，努力自後躡上，可是一任他施展出平身勁力，却未能追上前行的白衣人，相差的距離，總在六丈左右，並有漸次增長之勢！

他心中乍驚對方白衣人的傑出身法，却是猜不透來人是何身份！

想念之間，前行的白衣人已然站定了脚步，回過身來，游兆寧乃得急趕上來！

白衣人冷冷的道：「足下輕功不弱，只是恕我說一句誇大的話，比起我來，你至少還要差上三年的純功！」

游兆寧面色一紅，抱拳道：「佩服！」

白衣人這時面色益發的顯得難看，他左右看了一眼，笑道：「這是一個很寧靜的地方，我們足可以在此一較高低了！」

游兆寧一怔道：「你我素不相識，兄台何出此言？」

白衣人探手入衣內，向外一抖，「嗖！」地一聲，掌中已多了一根「蛇骨軟鞭」！

他面色一沉道：「少廢話，老實告訴你，今夜我要好好敎訓一下你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東西！」

游兆寧劍眉一挑，却後退一步，冷冷笑道：「不行，我不能跟你動手，我們無怨無仇！」

白衣人哈哈狂笑道：「無仇倒是眞的，要說無怨，可就不盡然了！」游兆寧道：「什麼怨？」

白衣人身形一竄，掌中蛇骨鞭「刷！」的猛抽過來，游兆寧向外一閃，他只以爲是尋常的直抽，却未料想到，白衣人對他啣恨入骨，這一鞭，却是大有名堂！

游兆寧身子方自轉過一半，白衣人一聲冷叱道：「着！」

鞭勢一變，改直而曲，勁風一响，快若電光石火般的已附迎到游兆寧背後，「叭！」地一聲，抽了個正着！

雖然是隔着一層厚厚的獸皮，可是白衣人手勁，却是那麼驚人。

游兆寧身子在雪地裏一個打轉，禁不住足下一蹌，坐到在地，探手一摸，才發現身上的皮衣，已然破開，背脊上留下了深深的一道血痕，手觸處，奇痛刺骨！

白衣人一聲狂笑道：「不過是這等貨色，也敢來撒野！打！打！」

「打！」字一出口，身起鞭落！「刷！刷！刷！」一連三鞭，游兆寧很快速在雪地裏一陣滾翻。

可是白衣人手法實在高明，以游兆寧那麼精湛的武功，他却只逃開了前兩鞭，第三鞭竟是無論如何地閃躲不開，被他實實地抽在肩上。

蛇骨鞭向後一收，連帶着脫下了一層皮肉，痛得游兆寧簌簌戰抖了一下。

他猝然拔出腰際上短刀，厲吼一聲，猛撲過去，掌中刀用「金豹現爪」的招式，一刀向着白衣人腹上刺去！

白衣人凹腹吸胸，游兆寧這口刀，竟然差着數寸，沒有刺中，他心中忖道：不好！再想收手已是不及！

以他身手和白衣人相較，顯然相差甚多！對方白衣人儼然武林中一流高手！游兆寧一刀不中，白衣人左掌一分，已然抓住了他那隻持刀的手！

二人那麼樣的，拖、拉、扭、推……

顯然在內力方面，游兆寧並不輸給對方，是以白衣人雖然施展出平生力道却是未能把對方扳到！

可是他却別有用心，身子向後一退，霍地倒地，同時左足尖向上用力飛踢向游兆寧小腹！

這種借力施力的招式，在白衣人施展開來，竟是那般如意，帶着一聲怒嘯，游兆寧直飛出三四丈以外，他在空中一個疾翻猛滾，總算沒有摔着，可是却蹌了滿頭滿身的雪花！

此一剎那，他已體會出，對方這個白衣人，身手確是驚人已極，尤擅進身功夫中的「借」「黏」二字眞訣，也不是他素來所忽畧的，是以在和對方動手的過程中，屢吃大虧！

游兆寧天生倔强的脾氣，生平絕不輕易服人，此刻雖在白衣人身上吃了大虧，只以對方無理的作風，更加激起了他難忍的怒火。

他一聲不哼的縱身過去，掌中短刀施展出師門傳授的一套「騰雲驟雨十八刀」，這種刀法，尤其在短刃相接時，更能發揮凌厲的威力！

白衣人想是一連串的佔先，過份輕視了對方，是以在他初次和對方這手刀法一接觸的刹時之間，立時發覺不妙，只聽得「嘶！嘶」兩股刀風，雪白的一襲長衣上，左右同時開了兩道尺許長短口子。

總算他身手非比等閒，疾翻快閃之間，未曾傷着皮肉，長嘯一聲，退開了丈許以外！

對於他來說，像是受到了奇恥大辱般的，當下怪笑了一聲，蛇骨鞭伸縮之間，身軀如狂龍怒虎般的竄了過來。

二人身子一接近遂自展開了一場狠厲的打鬥！

驀地——蛇骨鞭一碰短刀，「嗆啷！」的一聲大响，白衣人退出丈許以外。

他面色驚異的打量着游兆寧道：「你是長英門的人？『白鶴』蓋無雙是你什麼人？」

游兆寧冷哼道：「我不是長英門中人，更不認識什麼白鶴黑鶴——」

白衣人冷峻的一笑道：「這麼說，我更饒你不得了！」

游兆寧那套「騰雲驟雨十八刀」已然施展到第十一式，却仍然未能勝取對方，心知此番打鬥，要想勝過對方白衣人，實在是極不容易之事，只是已然動手，再想收手，却是萬難！

因是他明知不敵，却也只有硬拚到底！

白衣人身法進退轉側之間，快若飄風，忽前忽後，忽左忽右，每一落地蛇骨鞭卽迅若游龍的出手，點、挑、打、抽、刺……端的是厲害之極！

游兆寧一來，內傷並未十分痊癒，是以動手之間，不敢施出全力，間接的受了許多牽制，再者，他實在也非對方白衣人的對手，三者，手中兵刃，不過是一把獵獸的短刀並非昔日慣用的長劍！

有了這三種因素，他焉能是白衣人的敵手！

就在他短刀，運行到最後的一招時，掌中刀用「玄鳥劃沙」的疾勢，一撩而出。

刀鋒掃着白衣人面前不及一寸地空間，劃嘯而過！

一刀未中，游兆寧點足騰身，起身如鷹，他想由白衣人頭頂上掠過去，起身之勢不謂不快，奈何白衣人實在高明之極！

隨着他鼻中的冷笑之聲，蛇骨鞭「刷！」地一抖，嘩啦！的一响，已然套在了游兆寧一雙足踝之上。怪笑一聲道：「小子，給我下來吧！」

右手向下一帶，一加勁兒，游兆寧「噗通！」的一下子摔了個狠的，白衣人身形再閃，如影隨形，如風附雨般的已襲了過去！

蛇骨鞭交映着月光，泛出了寒電般的光，「叭！叭！叭！」一連三鞭，游兆寧前胸，背後，上肩，一連着了三下狠的！

在雪地裏一陣翻滾着，只覺得週身火灼般地一陣徹骨奇痛。

白衣人繼續揮舞着蛇骨鞭，嗖！嗖！……每一鞭都是那麼沉實有力，以游兆寧那等結實的身體，竟是吃受不住，刹時間皮開肉綻，紅血白雪熔成一片……他喘息着，拚命的以短刀招架着，在雪地裏，隨着白衣人的蛇骨鞭滿地打滾……

已經算不清捱了多少鞭，頭上，臉上，頸項上，全身上下幾乎沒有一處不被抽打着……

此時情景，白衣人大可猝下殺手，一鞭結果了他，可是他却不作此想，偏偏要這麼零碎的擺制他，使他凌遲的忍受着毒打猛抽的痛苦滋味！

最後，游兆寧終於不再轉動了……

手中的刀，在白衣人最後的一招抽勢裏，捲飛上了半天，他挺身坐起，却爲白衣人一抬右脚，踏了個結實……

一種勝利者的姿態，白衣人仰天狂笑着，他低下頭冷冷的道：「臭小子，你可知我爲什麼這麼打你？」

游兆寧滾動着幾乎脫眶而出的一對眼珠子，「血」和「雪」已把他兩隻眼，幾乎都住糊了。

像是剩下了最後的一口氣似的，他緊緊的咬着牙，道：「……請你告……訴我！」

白衣人森森笑道：「我當然告訴你，臭小子！下次再找女人，可得打聽清楚一點……我盧昆的女人，可不是隨便可以動的——」

游兆寧全身抖戰了一下，喃喃道：「原來……你是『玉麒麟』盧昆……」

在他說這幾句話時，腦子裏同時掠過了白天那位沈小姐的影子，當時自己雖不曾知道她的確實身份，可是這一刹時，他總算明白了。

「原來她就是沈家的小姐，沈墨玉……」

想到此，他忍不住低聲笑了起來，笑得那麼凄涼……低沉……却又那麼的快意……

「玉麒麟」盧昆面色一變道：「笑什麼？」

游兆寧咬齒出聲道：「盧昆……今天我總算認識了你的爲人……沈小姐麗質天生，豈是你這等人所堪匹配……？只要我有三分氣在，我必報今夜之仇……」盧昆赫赫一陣低笑，笑聲中殺意盎然！

蛇骨鞭左右連抽了兩下，霍地向上一抖，筆也似直，他目射兇光道：「小子，今生只怕不能夠了，你來世再報這個仇吧！」

霍地向下一戮，游兆寧霍張左脥，蛇骨鞭划身而過，刺過他左脥之間，却被他用力的合攏左脥夾了個結實。

人到性命相關時，常常有不可思議的舉動，就像此一刻，游兆寧死死的夾着左脥，盧昆竟然一時抽鞭不出！

一歪一倒，兩個人在雪地裏糾纏着！

「玉麒麟」盧昆霍地一聲暴喝，力抽之下，連同游兆寧臂間的一塊皮衣，扯了下來！

就在此危機一瞬間，附近山峯上，一人大聲喝叱道：「盧大俠，手下留情！」

一人自雪嶺峭間，迅速的翻騰而下！

挾着一股快速的風力，由發話開始，直到此人襲身而近，不過是交睫之間，好快的身法！

來人是一個身材瘦長，留有蒼白鬍鬚的老者，看年歲在六旬左右，一身灰色長衣，亂髮蓬鬆，和兩腮的鬍鬚，糾結一起，想是它過長，一連打了七八結，看過去確是有點不倫不類！

這人身子來到，向着「玉麒麟」盧昆抱拳道：「盧大俠請看在老夫的面上，對此人留些情面！」

盧昆那麼狂傲的人，對於此人，却不得不賞幾分情面，他臉上顯得很不自然的苦笑了一下，退後幾步，躬身一禮，道：「原來是金師父到了，此人未經堡主許可，擅自定居冷魂谷，晚輩好言開導，他却……」

來人呵呵笑道：「盧大俠不必再多說了，老夫不是瞎子，此人來到冷魂谷，已非一天半天，焉能瞞得過老夫耳目？」

盧昆一怔道：「這麼說金師父早已知道了？」

蒼鬚老人點點道：「豈止老夫知道，就是堡主夫婦也都知道一淸二楚，只以此人是一個苦修的寒士，經老夫連日密探，發覺他對本堡，並未存有什麼惡意，是以才破格相容！」

「玉麒麟」盧昆，一聽對方口氣，分明暗含責怪之意，一時面上很掛不住。

但是來人「鐵剪」金濤，和堡主夫婦多年至交，素日職掌歸雲堡裏外總管職責，即和堡主夫婦，亦平起平坐，盧昆雖滿心不悅，却也不便得罪！

當下悻悻的抱拳，道：「晚輩一時不察，幸虧金師父即時提醒，否則只怕難饒其一死——」

目光一掃地上的游兆寧，自覺留此無趣，道聲：「晚輩告辭——」

身形騰起，星月下踏雪而去！

「鐵剪」金濤目覩他退離之後，冷冷一笑，自語道：「分明心存妒恨，說什麼好言開導！」

說着，轉過身來，步向游兆寧身邊，嘆息道：「游朋友！老夫一步來遲，害你吃了許多苦頭，衷心實在歉疚，且先隨老夫轉回你居住的石洞之內，看看你所受的傷，要緊不要？」

游飛寧掙扎着由雪地裏站起來，只見他破衣支離，遍體鱗傷，一片血肉糢糊，月光下簡直難以認出他本來面目，像是一個血染的人一般。

「鐵剪」金濤眉頭一皺道：「哦——」不禁恨聲道：「好個心黑手辣的小子！」

他伸出一隻手，上前攙扶，却爲游兆寧搪開一邊：「鐵剪」金濤道：「游兄弟！你的傷勢過重，且隨老夫到堡內一療如何！」

游兆寧在雪地裏戰瑟着，忍着全身千瘡百孔，砭骨焚心般的疼痛！

他勉强的抱了一下拳道：「金師父……多謝你

活命之恩……游兆寧銘心刻骨，永世不忘——」

金濤嘆道：「今天我那姪女特別叮嚀，要老夫對你破例優容，因恐白天耳目衆多，堡中規矩，任何人不得堡主允許，絕不可擅入歸雲堡一步，是以不便探訪……」

說至此，頓了一下，搖搖頭道：「是以深夜來谷，想找你一談，不料晚來一步，竟然……」

游兆寧冷峻的一笑，道：「多謝金師父與沈姑娘關愛之情，在下一介凡夫，實在當受不起……」

說罷轉身欲去，金濤道：「游兄弟……你的傷勢太重了……何必過於倔强？」

游兆寧慘笑道：「不瞞金師父說，比此更甚的傷，在下也身受承當過，深夜打擾，諸多不便，告辭了——」

轉身蹣跚的走了幾步，却又站住。

金濤上前道：「游兄弟，你這是何苦？」

游兆寧道：「在下有一事，煩請金前輩轉告沈小姐一聲，不知可肯代勞！」

「這個……」金濤點點頭道：「你請說吧！」

游兆寧苦笑道：「在下一介窮夫，實不敢與她論交，請轉告沈小姐，今後不必再兼顧我這窮小子了，只待傷勢畧好，我即行自去……」

「鐵剪」金濤怔了一下，點頭道：「這些話，我會代你轉告……盧昆下手也未免太狠了一些！」

游兆寧森森笑道：「打人一拳，防人一脚，我今天技不如他，百無可言……不過這筆仇恨，我終必要報的！」

說完，掉頭踽踽而去！

此時，天空又飄下雪花，望着游兆寧，踉踉蹌蹌前行的步影，「鐵剪」金濤情不自禁的點點頭，自語道：「好一個倔强的小子！」

不堪相思慰寂聊

羊角燈婆娑的搖曳着……

石洞裏，顯得異樣的凄涼……這是第三天了，飢餓時，他啃着乾冷的兎肉，口渴時嚼嚥附近的冰雪……生命是一片灰暗的。

三天來沒有任何人來到他的小石洞裏來，沒有同情，沒有愛，甚至於連一聲嘲笑，一聲悽嘆也沒有，什麼都沒有……

游兆寧背靠着石壁，三魂悠悠的自痛楚中醒轉！只覺得全身皮肉，似萬蟻噬咬般的疼痛，忍不住發出了呻吟聲。

自己低頭看看，不禁啞然而笑！

天！這那裏還像是一個人？全身上下，居然找不出一塊完整的肌膚，在紫紅翻茸的爛皮肉裏，沁着黃而膿的一層血水……只看一眼，禁不住令你毛髮悚然！

生命代表些什麼？「人」爲什麼要這樣悽慘的活着？「忍耐！」二字又象徵什麼？這些字眼，又有些什麼特別的涵意？

睜着尚能轉動的一雙眸子，他不停的思索着這些問題，舊仇新恨齊集心頭，在澎湃翻湧的熱血侵襲之下，他體會到新的痛楚……從而滋生出「生存」的眞理！

這些淩厲，沉重的傷勢，他居然未曾施用一點藥物，甚至於也無從包紮，只是讓它們暴露在冷寒的空氣裏，他堅信生命就是生命，對於一切病症傷痛，應該有其自療再生的價值……

在這裏，他眼看着身上流着鮮紅的血，眼看着一滴滴寶貴的血，流洒在地面上……眼看着傷處凝結，他也將要看着它們結疤！

他不希望任何人來打擾他，像是一條蛇，一隻蛙，那麼默默無思忍受着「冬眠」的過程……

有時候，他也會想到過去屬於甜美的一面——蓋燕玲那活潑嫣紅的笑臉……只是不久，也就會再想到蓋無雙。章新……那些猙獰狠毒的面影……最後，他就更忘不了燕玲那慘死的模樣……只是幾行淚，幾聲嘆息，豈能表達其痛心以萬一？

從過去的記憶拉回到現實吧！

現實又將如何？在沈墨玉輕顰淺笑裏，應該是心靈的一點再生意義吧？却又不然……

由是，他憧憬着那一刹那，蛇骨鞭交映着寒月，無情的暴打，「血」「白雪」交織成新的創痛，像是一塊燒紅的烙鐵，揷燙在赤熱的前心！

這時，他就忍不住發出一陣低沉的笑聲……鹹鹹的眼淚交熔着赤紅的血，像蚯蚓坭行一般的，滑進口角，又是再一次咀嚼着屬於自己的仇恨與痛苦吧！……

像是一陣風似的，那個紅衣紅帽的少女——沈墨玉，悄悄的來到了洞前！

在閃爍着的燈燄裏，她面色沉痛，像是哭過了吧，睫毛上沾染着晶瑩的小水珠兒！

直直的佇立着，注視着……

慢慢地走過去，蹲下身子來，用一塊潔毛的綢子，輕輕的拭着他的眼角，她嘟着嘴，喃喃的叫道：「你……！」

咬一下嘴唇，眼淚可就簌簌的滴了下來！

游兆寧霍地睜開了眸子，叱道：「誰？」

一隻雪白的手，輕輕地捂着了他的嘴，沈墨玉湊近了臉，破啼爲笑的道：「傻小子，是我——」

游兆寧目光裏閃爍着驚訝，憤怒……

沈墨玉憐惜的笑着，又似有三分嬌愁的姿態，她嘟着小嘴，輕輕的道：「你看看你，值不值得？……被他打成這個樣子——叫不叫人家心疼？」

鳳目一掃他身上，眼圈可就禁不住又紅了。

她兀自按着他的嘴，不許他說一句話，密髯的睫毛搭垂着，像是兩片雁翎般的，那麼密，又那麼長……

她說：「我知道你恨我，金師父已經轉告我了……爲什麼呢！是否我騙了你？這兩天我心裏可够受了！」

淺淺一笑，遞上個眼波兒，她輕輕搖了一下肩，道：「不要再怪我了好吧——？」

游兆寧一雙疑惑的眸子，注視着她的臉，瞳孔裏散出來一連串的問號？

沈墨玉綳了一下小嘴，道：「有話等會再說，鱉不死你，時間多的是！」

說着她就鬆開了捂在他嘴上的手，伸手進斗篷裏，拿出了一個豹皮革囊。

打開來，裏面有各種刀傷，內傷的藥，包紮的布，應用的刀剪，應有盡有！

用棉花沾了些洗滌傷處的紫色藥汁，她游目在他身上，一時竟不知先由何處下手，又難受又生氣的皺着眉！

她鼻子裏哼了聲，忿忿的道：「他以爲這樣打人就算了，沒有這麼便宜的事……我跟他沒完！」

這個「他」當然指的是盧昆，聽在游兆寧耳中，可不怎麼舒服，忍不住冷笑了一聲。

沈墨玉斜瞟着他，一笑道：「得啦！你也別氣了，那個人是出名的狠毒，只恨我爹娘瞎了眼，居然會看上了他！」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冷冷一笑道：「事情還沒準兒呢！他們兩個中意了，還不一定我答不答應呢！」

輕輕一嘆，這才又把目光移到他身上，細細的拭，慢慢紮，足足忙了小半個時辰，才上好了藥。

這時，游兆寧的目光裏，才畧畧的現出一些感激的意思，他却始終也不曾說一句話。

沈墨玉注視着他，甜甜的一笑道：「我還想問問你呢！你叫我不要再來，是什麼意思？」

游兆寧冷笑不答，却把一雙眸子閉上。

沈墨玉「哼！」一笑道：「想裝傻可不行，今天你得給我說說清楚！」

說着伸出兩個手指頭，輕輕的撥開了他的眼皮，把臉湊近了，笑道：「說呀，睡覺等會有的是時間！」

她那張看來吹彈可破的臉，幾乎已經挨在游兆寧臉上，那麼近近的看着他，一顰一笑，呢喃着像是一隻依人小鳥……

他好像又看見死別的蓋燕玲——小師妹，在自己臥病的時候，她也曾細心的照顧自己，那情景，竟和此刻，是那麼的相似……

像是昨天的事情一般無二，其實已生死分叙。

面對着美艷知情的沈墨玉，他竟然不忍再加以拒絕了，恍惚之間，瞳子酸酸地，噙滿了晶瑩的淚水——

沈墨玉呆了一下，淺淺一笑道：「喲——怎麼啦？這麼大個人，還想哭呀！羞不羞？」

輕輕用白綢子手絹代他拭乾眼角的淚。

拭着，拭着，却把半面香腮輕輕的貼過去，閉上了那雙剪水瞳子，却濕潤了密髯的睫毛！

冰涼的一張小臉，那麼輕輕地的貼着他，鬢邊的散髮毛茸茸的輕摩着……不過是短短的一刻，却有無窮的消受！

離開了他的臉，沈墨玉的臉紅了。

她眸子顯得有些怠滯，那是一種少女初戀的情緻，含着幾分悵悵的輕愁，又有些羞澀的！

她說：「游大哥……那天，我們玩得甚好……從來沒有一個人這麼跟我一塊玩過……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笑一笑，她挺不好意思的又說：「我也不知道怎麼……當你提到我名字的時候，我竟會騙了你，其實我也不是眞想騙你，你想想看你都是問些什麼！人家怎麼好意思實說嘛！」

沉默了半天的游兆寧，終於長嘆了一聲。

他瞅着她，冷冰冰的道：「沈小姐，妳對我的恩情，我終身感戴……只是，這裏妳不應再來！」

沈墨玉一怔道：「爲什麼？」

游兆寧冷冷道：「妳既然已經是姓盧的人了……諸多不便！」

沈墨玉不由得微微笑了，她垂下頭道：「如果我告訴你，我不喜歡他吔！」

「父母之命，怎可不遵？」

沈墨玉臉色一紅，她挑了一下蛾眉，道：「大哥，你說錯了，什麼事我都可以依順父母，就只是這一樣……」

游兆寧吶吶道：「妳是說對於這件婚事還沒有決定？妳不答應？」

「不錯！」沈墨玉害羞的背過了身子，却道：「……二位老人家只不過是初步這麼決定了，我爹說，要聽聽我自己的意思……」

說到這裏，她回過身子來，一笑道：「所以說，你大可放心……我也不會害你！」

游兆寧禁不住冷冷一笑，道：「我只當你們已

定下了婚約，不過有此一說，那盧昆竟把你視爲禁臠，却是可恥之極！」

沈墨玉道：「我本來還不太清楚他的爲人，這麼一來我也就明白了……這件事，我一定要告訴爸爸！」

游兆寧搖搖頭道：「姑娘千萬不要這樣！」

沈墨玉道：「爲什麼？他把你打成這樣，你還要顧慮他？」

游兆寧道：「因爲這是我自己的事……」

說到這裏，他目光轉向沈墨玉道：「既然妳並未與他定下了婚事，這筆仇恨，我就更可以放開手了……」

沈墨玉闊言一呆，垂頭說道：「你最好別這樣做。」

「爲什麼？」

沈墨玉輕嘆一聲道：「說起來，盧昆也不是外人，他是我母親的外甥……算起來應是我表哥！」

游兆寧冷笑道：「原來這樣！」

沈墨玉一笑道：「你可不要誤會……我沒有一點帮着他的意思……只是，我母親只有他這麼一個親人，對他過份的疼愛……如果你……」

頓了頓，一笑說：「我們還是談點別的吧！」

游兆寧道：「說下去！」

沈墨玉尷尬的笑了笑，道：「……所以……如果你堅持一定要與他爲敵，我母親一定會站在他那一方面，而對你有所不利！」

游兆寧道：「妳是警告我？」

「唉……」沈墨玉輕嘆一聲，淡漠的注視着他道：「我母親乃是盧家五代以來，最傑出的一個女人，她的那一身武功，你應該知道，一套『彩雲流星劍』法，和『燕青三十六般閃避』世罕其匹。」

游兆寧由衷的點點頭說道：「不錯，我久仰之至……」

「所以我說，如果你一旦和她老人家爲敵，豈非不智得很？」

游兆寧道：「這些！我倒也沒想到！」

沈墨玉冰雪聰明，早已由其眼神中，看出他並沒有絲毫妥協的意思，很爲他担心。

當時又道：「而且，你應該知道，我爸爸雖爲一家之主，武功甚至於高過我母親，可是我們家却是一向由母親作主，如果你與母親爲敵，其實也就等於同時和我父親爲敵，那道理是一樣的！」

游兆寧苦笑道：「多謝妳的開導！」

沈墨玉回過身來，慢慢蹲在他面前，甜甜的笑道：「不過你有一點可以稱心，無論如何，我總是站在你這一邊的……」

這句話，一時使得游兆寧甚爲感動……一個和自己不過兩面之緣的女孩子，居然一見如故，以眞心相待，固然其間，有男女之情愛的成份在內，却也十足的令人感動。

雖然他忘不了他的小師妹，忘不了那番死生之義，只是人非鐵石，又豈能對於眼前這個好心，而富於正義感的姑娘而無動於衷！

嘴裏雖沒有說什麼，可是目光中却已把內心的感觸表示無遺！

沈墨玉看着他，吶吶道：「游大哥……你對於我的一切，可以說很清楚了，我對於你，却知道得那麼少！你能多告訴我一點麼？」

游兆寧苦笑，道：「妳想知道什麼？……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奉告！」

沈墨玉道：「你是長英門的弟子？」

游兆寧一驚，沈墨玉一笑道：「別緊張，這只是金師父這麼對我說的！」

「金師父像是無所不知了！」

「這麼說你承認了？」

「過去是的！」游兆寧冷冷一笑，道：「現在已恩絕義斷，蓋無雙固然不再當我是門下弟子，我也不當他爲授藝恩師！」

「啊——」沈墨玉吃驚的道：「這麼說，你和蓋無雙之間莫非反目成仇！」

「仇深似海。」

沈墨玉面色一白，吶吶道：「爲……什麼？」

游兆寧像是被揭了瘡疤般的，觸及了隱痛，心情激動，面上也就自然的現出來。

沈墨玉悔有此一問，嘆道：「也許我不該問你這些！」

游兆寧道：「沒有甚麼的，不過提起來痛心罷了！」

沈墨玉偏頭來道：「和那個蓋燕玲姑娘有關係麼？」

「有……關係！」

沈墨玉面孔微微一紅，却伸手由對方獸皮枕下，摸出了一塊紫玉的珮環。

她愰了一下，笑道：「和這個也有關係？」

游兆寧怔了一下，伸手搶了過來，道：「不許動這個！」

沈墨玉呆了一呆，面上顯出十分的困窘之色，却冷笑了一聲，道：「我知道了……你心裏始終還惦記着她……是不是？」

「我——」游兆寧默默地點點頭，道：「我忘不了她！」

「可是她已經死了……」沈墨玉忿忿的道：「死人是不能再活回來的！」

游兆寧道：「她是因爲我死的！」

「所以你心裏一直還念着她？」

游兆寧點點頭，沈墨玉苦笑一下，道：「很好，至少你還算是一個誠實的人！」

她站起來，道：「我走了！」

游兆寧定了一下，道：「我對妳很感激……」

「感激！」沈墨玉冷笑了一聲，道：「你除了這兩個字，還能不能說別的？」

游兆寧吶吶道：「我……」

沈墨玉眼圈忽然有些紅了，她憤憤的道：「……我是在想我自己也許太傻了，……我要冷靜的想幾天……也許我再來看你，也許就不來了……」

游兆寧却不十分明白的道：「謝謝妳的好心……我自己會照顧自己！」

話才出口，却見沈墨玉面色一陣發白，晶瑩的淚水，奪眶而出……

她有點要哭的樣子，道：「好嘛……你就自己照顧自己吧，我……也不是沒有你就活不了……再見！」

隨着轉過的身子，「嗖！」一聲縱出洞外，彈指間已消失無踪！

游兆寧霍地起身道：「姑娘留步——」

沉沉夜色中，那裏還有她的踪影。

腦子裏亂哄哄的一片，心裏是沉甸甸的，他忽然站了起來，大喊道：「沈姑娘——」

足下一蹌，跌倒在地——這一緩，却使得他好像清醒了不少，默默的垂下頭，自忖道：「我爲甚麼要追她……？莫非我已經……？」

刹時之間，他感到了極度的迷惘……

× × ×

風雪初停，「冷魂谷」前出現了一騎駿馬，馬上客是一個三旬左右的瘦長濃眉漢子。

這人一身猞猁皮裘，背紮長劍，目光灼灼，顧視之間有如鷹隼一般的深邃，一眼即知是一個工於心計之輩！

他大刺刺的在谷前下馬，一拍馬股，那匹坐馬，遂自行隱入林內！

「冷魂谷」歸雲堡天下知名，不管你是三山五嶽，或是武林中任何一派的朋友，來到了這裏，也得捨馬步行，以示對於堡主沈氏夫婦的恭敬！雖然此擧，未免有點自抬身價，可是近十幾年以來，遵行如儀，從來不曾有甚麼例外，也不聽過有甚麼人對此濫發怨言；心存不滿過！

說起來，很簡單，因爲冷魂谷歸雲堡主——「紫衣侯」沈君儒；與其夫人「冷魂仙子」盧曉英，武功蓋世，天下推重！

還不曾聽說過，有那一個人敢於輕捋虎鬚；是以，這個人下得馬來，必恭必敬的一路順着蜿蜒的石級，攀沿而上！

前行一箭之遙，來到了那塊紅玉坊前，這瘦長小子抬頭細看「冷魂谷」三字，面色益加沉重！

再行十數丈，見一紅亭，襯於四週白雪，益發的悅目爽心！

亭前左右，俏立着一對白衣童子，年歲在十四五之間，各人披着一領白狐肩，襯以玉面珠唇，有如粉粧玉琢，惹人喜愛之極！

瘦長漢子離亭兩丈以外，即止步抱拳道：「長英門大弟子，穿雲手章新，奉掌門人『白鶴』蓋無雙之令，前來向貴堡主夫婦問安下書，請二位小兄弟，代爲轉稟，惠予賜見是幸！」

二童子之一，遂即上前一步，伸手道：「書信呢！」

「穿雲手」章新一笑道：「事關機密，書信要面呈貴堡主人，請恕不恭！」

那童子鼻中哼了一聲，道：「要想面見堡主夫婦，只怕不易！」

另一童子道：「足下是否要自行入堡？」

章新笑道：「對了，正是如此，小哥兒行個方便吧！」

說罷來至亭前，見亭內垂有一個四角形的古銅古鐘，鐘角繫錘！

白衣童子之一，轉身持錘，「噹！噹！噹！」一連敲了三響，其音悠長，震耳欲聾。

雪嶺間宿鳥驚飛，環山而轉，那迴旋的鐘聲，歷久不絕。

鐘聲餘音未盡，但見一條白影，自百十丈高的石階前，縱躍如飛，星丸跳擲般的疾行而下，不過交睫的當兒，已來到近前！

來人二十左右的年歲，一身白衣，加銀狐坎肩，狀如二童子一般！

白衣童子之一，上前躬身道：「齊師兄，這人自稱長英門弟子，要面謁堡主夫婦，請示去留！」

來人上下打量了章新一眼，點點頭道：「足下要見堡主夫婦，碍於規定，先要見了金老前輩，才能決定是否可以！」

章新抱拳道：「鐵剪金濤老前輩的大名，在下久仰了，如此，敢請兄台領前帶路！」

那人鼻子裏哼了一聲，上下打量着他道：「敝門規矩足下何以不知？」

章新一愕道：「甚麼規……矩？」

白衣人平手一指，章新隨其手指處，見紅亭正中，正懸一匾，抹以碧綠，上書「解劍亭」三字！

「穿雲手」章新面上一紅，笑道：「在下一時

魯莽，竟然未曾注意——」

言罷匆匆解下佩劍，鏢囊，童子之一接過，懸掛亭內，白衣人沉聲道：「邇來，常有江湖宵小窺伺本堡，金老前輩口諭，來客需有身份證明，始可接入本堡，足下口稱長英門弟子，不知可有長英門證物在身？」

章新心內暗笑道：「何方小子，欺人太甚，我如連長英門證物也沒有，也就不來這裏現眼了。」

須知武林中各名門大派，皆有一特殊證物，用以證明派別，取信江湖！

章新心忖着武林中，持有信物者，最少也在百家左右，對方一個少年，雖係出身各門，未必一一熟記，因恨其言語托大，惱人之至，是以存心要讓他當面出醜，以洩心中之憤！

當下目光一轉，森森笑道：「閣下既如此說，足見高明，斗胆請教，我長英門證物爲何？」

白衣人哈哈笑道：「長英門乃北路名門，掌門人『白鶴』蓋無雙，天下知名，如以門派聲望來說，不過勉强可佔一流之末，二流之首……」

說到這裏，傲然一笑，道：「據我所知，長英門的證信之物，乃是一展翅銀鶴，暗合貴掌門人的大號，不知對也不對？」

「穿雲手」章新被對方一信看門的弟子如此出言譏諷，心裏老大的不是滋味，可是他小小年紀，居然對武林掌故如此清楚，却是不能不叫人佩服！

他深此是客，自不便一上來，就得罪了對方的門下，當下抱拳一笑道：「高明！」

遂自懷內掏出一隻展翅純銀的白鶴，右手遞上道：「請賞目！」

白衣弟子伸手就接，不意手方觸及，立時覺出那隻銀鶴之內，透出萬鈞巨力，一時無備，禁不住足下一蹌。

章新分左手，僞裝攙扶道：「兄弟，你站定好了！」

白衣弟子面上一紅，冷冷一笑，猝提丹田之氣，第二次再拿白鶴！

兩個人身子簌簌的一陣戰抖，彼此勢均力敵！

「穿雲手」章新不禁大吃一驚，自己是長英門的大弟子，對方不過是一個普通看門的人，兩相較力之下，居然難分軒輕！

以此而觀，這冷魂谷歸雪堡，當眞是不可輕視，於是乃收下了輕視之心。

他汗顏的一笑，道：「兄弟功力驚人，在下佩服之至！」

於是鬆手，那隻銀鶴自然的落在了對方手中！

白衣少年由於方才這一暗較眞力之下，也覺得章新並非無能之輩，頓時也收起了狂傲之態！

那隻代表「長英門」掌門信物的銀鶴，自然不會是假的，它有個巧妙之處，牽尾者頭動，牽頭者尾搖，製作得十分精巧！

白衣少年如法泡製一番，雙手奉還，點點頭道：「兄台貴姓？大名是——？」

章新據實於告，收回了銀鶴，白衣少年這才招手道：「隨我來！」

轉身直撲嶺上，足下騰躍如飛！

「穿雲手」章新在長英門中，素以輕功見長，值此良機，自不會失去彩頭！

當下展開身形，一任前行白衣弟子何等賣弄，終不離其左右，半盞茶之後，始來到了歸雲堡前！

白衣弟子站定後，回頭看，面上一紅，冷然道：「章兄好輕功！請隨在下遞牌入堡便了！」

章新久聞歸雲堡其名，今日却是第一次得見，不由細細打量一番！

所謂「歸雲堡」者，乃是位處東山極頂的一處龐大建築，在雲海盤旋，天風冷冷中，聳立着大小十數座花岡石樓，其間點綴着各式的奇花異石，儘管是隆冬的時令，除了附近白雪之外，堡內却洋溢和煦的一副「鹿苑長春」氣緻！

堡內居民，約百戶人家，俱都是不甘事敵的前朝遺民，胼手胝足在這高山雪嶺，人跡罕至之處，開闢出這一片洞天福地的人間仙境。

環繞着堡外的五色石牆外，聳立着一圈星樓，各有專人把守，高有數丈的石牆上，另加有兩丈許的鐵絲架網，其上滿綴着小小的銅鈴，一任你輕功再好，要想自由出入，確是萬難，難在那些星樓的設置，遠近不一，無論在那一個角度，都難逃專人窺伺之下！

「穿雲手」章新，昔日隨師，亦曾畧習圖陣之術，此刻一打量堡外「星樓」設置，暗合着「生」「演」「形」「象」的奧妙涵意在內，頓知大不簡單！

他目忖着，此刻幸虧按規投刺請見，如以昔日作風冒然獨闖，勢必出醜無疑！

由於堡內地勢極大，展延數里，附近五六座峯頭嶺陌，幾乎全然半括在內，福利工作，每月有專人下山採購，有暖棚保護菜肴，一切應用之物，應有盡有，是以堡民居住於斯，如非特殊之故，簡直可以終年不出堡外一步！

爲防宵小奸細的混入，門禁堪稱「森嚴」！出入必須持有特製的腰牌爲證，始可通行！

此刻白衣少年引導着「穿雲手」章新，步入左面第一座「星樓」之內。

所謂「星樓」者，顧名思意，當是一「星」狀

的閣樓，這裏更有雙關語的意思在裏面，乃是採「衆星拱月」的涵意在內，而「月」者，指的是歸雲堡本身！

「穿雲手」章新，步入星樓之後，發現六個角室之內，各有一白衣弟子，佇立眺望着，樓上樓下，形狀都是一般的模樣。

正中，是專驗的關卡，那白衣少年，遞上腰牌，說明原委之後，這一次倒是不再刁難。

只見那負責進出關卡的一個四旬左右中年白衣漢子，雙手作輪盤式的用力一轉星形石桌，正前方乃自現出一道門戶。

門戶外，乃是一道青石角道，夾以矮小的冬青，石松，襯着堡內的花石亭榭，當眞是目不暇給，美極了！

白衣少年，帶領着「穿雲手」章新，步出星樓，足方步出，那道門戶，在一片嘶嘶聲中，又自閉好如初，設計之妙，嘆爲觀止！

章新一面自負機智過人，此番目睹堡內外之諸般設置，亦不禁深深的感讚不已！

此間居民，生活富裕，沿道可見童子成羣追逐爲戲，少年男女有踢球者，投壺爲戲者，松陰森處，秋千飛盪着，衣裙飄嬝中叠起了鶯聲燕語……

「穿雲手」章新更不禁看得呆了。

一個風塵中打滾的武林中人，何曾見識過如此景像？莫怪乎章新要意亂情迷了。

他這裏捕捉着佳人的笑靨，企圖着少女的青睞，一副色迷迷的形樣，看在身邊白衣少年眼中，不禁暗笑不已！

前行來到了一處青石八角形的廳堂，正中懸匾，是「采石軒」三個大字，有聯云：

「衆花盛處松千尺；
羣鳥喧時鶴一聲。」

下欵着筆爲「紫衣沈君儒」，章新雖無文學修養，却也識得聯句之好，心中更是欽佩不已，似此人間仙境，耳濡目染之下，眞恨不能自己也能在此住上些時候才好！

「采石軒」是一個四照的明軒，地上鋪着猩紅的厚毡氈，足行其上，竟自沒踝。

紅玉的大柱上，又見對聯，云：

「堂上讀書朝氣爽；
台前呼月海光浮。」

詞句較入門處所見，又是一番意味，落欵處具名爲「冷魂仙子」四個小草，筆力清秀脫俗，望之知是女子手筆。

「冷魂仙子」即此間女主人盧曉英的芳稱，章新自然不會不知！

試看沈氏夫婦文采斐然，怎不令人折服！

這是主人納客之所，讓座之後，有身着荷葉襖的小婢，托上蓋碗香茶一盞。

章新欠身道：「不敢！」

白衣少年乃道：「章兄請少坐片刻，金師父就要來了，在下另有別事，行先告退！」

言罷轉身自去，偌大的一所小廳堂內，只剩下章新獨自一人。

× × ×

「穿雲手」章新乃離座而起，隨便在大廳內走走，堂內陳列着水仙盆景，紅白鸚鵡一對，七弦琴一具，幾十幅精工書畫，無不是前人精品。

他這裏寄情山水，染意於松烟翰墨的當兒，却闖得身後一人笑道：「章世兄，久等了，罪過，罪過！」

章新忙自轉過身來，却見不知何時，背後已站立了一個蓬鬆虬鬚的黑衣老人！

這人目射精光，唇紅如火，年在六旬開外，身材瘦長，却不見絲毫佝僂老態！

「穿雲手」章新，事先已知曉來此會見之人，此刻見狀，正是江湖中傳說的那位「鐵剪」金濤的模樣，不禁有點兒張慌失措！

他雙手抱拳，深深拜道：「金老前輩在上，小可章新參見！」

來人正是歸雲堡的大管事，也是堡主沈君儒至交金蘭之好的「鐵剪」金濤。

金濤這時呵呵大笑道：「章世兄少禮，大老遠的來到這裏，必有非常之事，請坐！」

「穿雲手」章新落座之後，吶吶道：「小可師尊修有書信一封，令小可面呈堡主本人，不知金老前輩可肯代爲接引一見？」

「鐵剪」金濤一笑道：「令師的手扎呢？」

章新雙手奉上，初意金濤或可代轉，不意對方接到手中，啓手撕開，遂自閱看起來！

看完之後，信手置于案上，這才看向章新道：「老夫與堡主不分彼此，事無巨細，無從隱瞞，章世兄不必猜疑！」

章新心中一動，暗忖着對方神目之下，無所不知，竟然連自己內心的思忖也看透了。

當下唯唯的稱了聲：「是——」

「鐵剪」金濤道：「令師書中來意，章世兄你自然知道了？」

章新紅着臉道：「是……的……」

金濤道：「信中道及，有一游姓弟子潛伏冷魂谷，意圖不軌，該弟子背師無義，請託拿辦，着章世兄押解返回長英門，是這件事吧？」

章新心裏有些發毛，因爲對方口氣間，語存調侃，似乎並未把這麼一樁事看在眼中一般。

「穿雲手」章新乃道：「這個姓游的，欺妹背師，是個無惡不爲的小人，不知金前輩可曾見過此人麼？」

金濤道：「啊？他是個什麼長相？」

章新道：「外似忠厚，其實內裏奸詐！」

「鐵剪」金濤想了一想，笑道：「到目前爲止，還不曾見着此人……令師這消息，從何而來？」

「穿雲手」章新道：「這個……」

金濤呵呵笑道：「冷魂谷戒備嚴謹，正如世兄你沿途所見……以我想不可能吧！」

章新道：「這個……」

「鐵剪」金濤道：「撇下堡主夫婦與令師道義之交不談，即老夫與令師蓋無雙兄，亦交非泛泛，如眞有此人來堡，老夫焉有不知之理？」

搖搖頭，連聲道：「不至于……不至于……」

章新道：「據在下所知，我這位游師弟，來此目的，可能意在沈堡主夫婦那身極不輕易傳人的武功！」

金濤道：「啊？有這種事……」一笑道：「這一點章賢侄你更多慮了，據我所知，沈氏夫婦那身絕世武功，是從不傳于外人的，就是我那位沈墨玉侄女，也不過只學得她父母三成功夫，一個外人，何能如此？」

呵呵一笑，連聲道：「太多慮了……眞個太多慮了……」

章新道：「這個……」他咬了一下牙，道：「這件事……敝門如無十分把握，萬萬不敢驚動貴堡……實在是有人親睹！」

「這個人是誰？」

「是……」章新苦笑道：「這個……」

一連說了好幾次「這個」，深深的體會到對方「鐵剪」金濤這個人，實在是不好對付，由于那告秘人，情形特殊，不便說出他的姓名！

金濤這時冷冷一笑道：「章賢侄，你不可聽人胡言亂語，這冷魂谷地方，是老夫職責所在，那一天不要走上幾趟，果眞有令師弟其人，還能逃得過我的眼去？」

章新臉紅了一下，吶吶道：「既然如此，老前輩可否容得晚輩，在冷魂谷附近搜尋一遍！以示徵信？」這句話說得可就欠考慮了。

「鐵剪」金濤呵呵大笑道：「冷魂谷乃是本堡所在地，早經昭告武林，任何人不經敝堡許可，任行出入者格殺勿論——」

章新面紅，道：「小可只如此請求而已——」

「鐵剪」金濤搖搖頭道：「無此必要！」

章新呆了一下，立起道：「既然如此說，晚輩告辭！」

金濤笑道：「請轉告令師，不可盡聽謠傳……老夫還有一句奉勸，得饒人處且饒人，能容人時且容人！」

章新一怔道：「老前輩此言何意？」

金濤反問道：「章世兄，你必與令師弟，有什麼深仇大怨，是以，必欲置其死地可是？」

「穿雲手」章新一怔，冷冷的道：「晚輩是奉師令行事，懲不義以正門規，談不到『私仇』二個字！」

金濤大笑道：「金某人生平閱人無數，尙辨忠奸，果眞令師弟；如章世兄所說，是奸滑之輩，一入冷魂谷，老夫即不擒交貴門，也必殺之，豈容他逍遙附近！」

說到此，手持一錘，「噹啷」的敲了一聲，就由兩邊側門，同時閃出一雙白衣弟子。

「鐵剪」金濤道：「你二人恭送章世兄出堡，沿途不得借故耽擱！」

二弟子躬身道：「遵命！」

「穿雲手」章新暗中咬牙，心忖：好個狡猾的老兒，你分明是派此二人監視於我，却美其名說什麼沿途恭送？

內心儘管是一肚子的憤恨不滿，表面上却又不敢絲毫顯露出來。

當下只得欠身告退，隨着那雙白衣弟子，蹀躞蹀出，二白衣弟子受了金濤暗示，自然是肚內雪亮，是以緊緊隨其左右不敢少離！

出得「歸雲堡」後，二弟子依然左右相隨，一直前行來到了冷魂谷下，到了「解劍亭」。

「穿雲手」章新冷冷笑道：「二位忠于職守，可敬之至，莫非還要送在下回家不成？」

二白衣弟子面含微笑，各自抱拳，意示作別，章新心裏那份彆扭可就別提了。

由解劍亭離開，直奔嶺下，來到了來時下馬的樹林，却見一個翩翩白衣少年，佇立在彼！

章新細看了一眼，不由大喜，搶前道：「閣下敢莫是盧昆盧少俠麼？」

少年點點頭道：「你是長英門來的嗎？」

章新道：「不才正是！」

說完伸出雙手，想與對方握手寒暄一番，不意對方美少年，看他伸出雙手，並沒有作出何表示。

他笑笑道：「你大概是蓋無雙大弟子吧？」

「穿雲手」章新，頓時心中一怔，對方開口直稱師父姓名，顯然並未把自己這樣的一個人看在眼中，要按昔日，似此情景，無異奇恥大辱，就許立刻翻臉！

可是他爲人陰險，一想到對方在歸雲堡的身份，以及師言的那身傑出武功，當時就改顏相向。

他紅着臉，把伸出的手收了回來，汗顏的道：「在下正是……在下姓章名新！還望盧少俠你多多指敎！」

「玉麒麟」盧昆點點頭道：「你師父寫與堡主的信，送上了沒有？」

章新道：「送上是送上了……只是——」

「不用說了！」盧昆不悅地道：「一定是交給金老頭了，是不是？」

章新點點頭道：「不錯！」

盧昆冷冷一笑，道：「金老頭怎麼說？」

「他說……」章新皺着眉毛，道：「金師父對于這件事好像不大支持……以小弟所見，他有點故意掩飾姓游的！」

「這個老東西……」盧昆恨恨的說：「早晚我要他知道我的厲害，但不過，眼前却是奈何不得了他！」

章新道：「最要緊的是游兆寧那個劣徒，他是不是眞在這裏？」

「這是什麼話？」盧昆拉下臉道：「我盧某人還會騙你不成？」

章新立時諂媚的笑道：「是……是……」

盧昆道：「眼前那小子，傷勢還未好，正是下手的好時候，我完全是看在令師的交情份上，帮你們這個忙，其實姓游的跟我無怨無仇，我也犯不着害他——」

章新又道：「是—是—是—」

心裏可由不住暗笑，盧昆遂又道：「金老頭那邊由我負責，必要時我可以請我姑母出來主持公道的……」

他的姑母卽此間女主人「冷魂仙子」盧曉英，章新很淸楚，當下信心大增，抱拳道：「一切都仰仗盧少俠好了！」

盧昆冷冷的道：「這是你們師門中自己的事，我一個外人，也犯不着揷手，上一次我已狠狠給了那姓游的小子一頓敎訓，如此還落得了金老頭私下的濾怨……」

他冷笑了一聲，又接下去道：「這件事，我只能從旁相助，眞正下手的是你！」

章新道：「是……小弟一定能把他擒下來，押返師門處置！」

盧昆上下打量着他道：「這姓游的眞是你師弟麼？」

「正是——」

盧昆一笑道：「說句不怕老兄生氣的話，你那師弟如沒有受傷，武功可能比你强多了！」

章新臉一紅，濃眉一挑，本是發怒的臉，却又臨時改成了一副謙卑的模樣，欠身道：「是的，小弟武功不濟，盧少俠今後多指敎！」

這幾句話，說得盧昆心中十分受聽，點點頭道：「有一天……這冷魂谷歸雲堡就是我的天下……那時候我要需用很多人，我會好好的重用你！」

章新諂媚道：「盧少俠請多多栽培，小弟願意追隨！」

盧昆「哼！」了一聲道：「我要是你，我就不必再押解那個姓游的返回了！」

章新一怔，笑道：「盧兄說的意思是——？」

「就地格殺！」

章新一怔，遂笑道：「好！這樣乾淨俐落！」

盧昆道：「今夜子時，我在這裏等你，我帶你到姓游的藏住的地方，由你親自下手！」

章新點頭道：「好——」一皺眉頭道：「不過……冷魂谷戒備森嚴……」

盧昆一笑道：「這個你不須担心，一切都有我在！」

說罷轉身入林，只一閃身，渺然無踪！

「穿雲手」章新把前後經過，以及盧昆的每一句話細想了一遍，斷定出一個大概情形。

第一：盧昆雖口口聲聲自己與游兆寧無怨無恨，其實他們之間，必有仇恨。

第二：「鐵剪」金濤和盧昆之間，必有不合，而金濤頗有同情保護游兆寧之意，他和盧昆之間，今後必會形成對立之勢！

第三：觀諸以上，盧昆乃假借自己之手，代除游兆寧，以去其眼中釘，「借刀殺人」是很明顯的了！

儘管如此，章新還是樂於作的，因爲對自己並無害處，如不幸被歸雲堡所擒，基于某種理由，盧昆必不會坐視……只是，盧昆這個人，顯然也大不簡單，他是不是還存有什麼用心？這可就令人一時想不通了！

× × ×

「子」夜——

「穿雲手」章新依約來到了冷魂谷下，却見「玉麒麟」盧昆先已來到。

章新上前道：「盧兄久候了！」

盧昆丢過一件東西道：「換上這個！」

章新接在手中，見是一領銀狐皮的披風，格式與「歸雲堡」弟子所穿的一般無二！

他猶豫了一下道：「這不是貴門的衣服麼？」

「不錯！」盧昆道：「這是避免人家疑心，而且在雪地裏衣白，不易被人發現！」

章新覺得很有道理，匆匆脫下了自己的黑色大氅，換上了白色的披風，盧昆又拿上了一個眼罩道：「戴上這個，雪地走路方便！」

他說着，自己戴上了，章新依言也戴好了。

二人對看一眼，十分彷彿。

盧昆道：「爲了不使人疑心，你我須保持一段距離，我先你後，間隔十丈！」

說完身子縱起來，直撲向嶺上，章新匆匆丢下原來穿着的披風，躡其身後，向着千刃峭嶺攀去！

「穿雲手」章新跟隨在盧昆背後，十丈的距離，才覺出那盧昆果然身手驚人，騰縱時如長烟一縷，如非他中途停頓等候自己，簡直是無法跟上！

不過，章新總算輕功不弱，千尺峭嶺，在他來說也不算一回事！

不久二人先後翻到了雪嶺之上！

驀地，兩側射來了兩道燈光，一人高叱道：「口令！」

盧昆急向章新囑咐道：「快扒下！寶劍暫借一用！」

章新疾扒在地，忙把長劍遞過，却見由兩邊嶺際；倏起倏落的撲過一雙人影，盧昆縱身迎過去！

二白衣人同聲叱着，疾撲過來，却見盧昆展動長劍，三招兩式之間，已把二人劈倒在地，出劍之俐落，堪稱一流高手！

章新大吃一驚，一時想不通他何以對手下弟兄下此毒手！

那兩名白衣弟子，顯然都已死在了盧昆劍下。

章新跑過去，道：「盧兄，爲甚麼……？」

盧昆冷笑道：「既然看見了，非殺不可！嘷！這是你的劍，拿回去！」

章新接過來，揷入劍鞘！

盧昆道：「這裏十里一設崗，除此二人再沒有旁人了。我們大可安心的走！」

說罷轉身翻縱。一路騰馳如飛，章新注意到他足下極輕，是以上乘的「踏雪無痕」功力，在雪面上行走，是以雪面上竟然未曾留下一點痕跡！

再低頭來看看自己，可就不然了……

有趣的是，明明是兩個人，而雪地上，却只有一行足印，這又是表示些什麼？

章新是聰明人，可是聰明人也常常爲自己的聰明所誤，他雖然發覺了這一點，可是立時告訴自己說：是了！他是冷魂谷的人，自然不便現出痕跡來，而我本是個外人，也就無需隱飾什麼！

這麼一想，也就不再多疑，當下足下加勁，躡着盧昆一逕的趕下去。

不久，前行的「玉麒麟」盧昆已然定下了脚步，遠遠的向着這邊抬手相召。

「穿雲手」章新趕忙的追上去，却見盧昆一雙光采灼灼的眸子注視着自己，這種寒冷的氣候下，他絲毫不現出冷態。

「沉着點氣！」盧昆說：「已經到了！」

章新早已被皚皚白雪弄花了眼，這倒也不能怪他差勁兒，其實他是住慣了南方，終年少見冰雪之故，像這麼樣一看無際的大雪，他是生平僅見。

聞言後，他四面打量着道：「在那……裏？」

盧昆手指了一下，道：「看見沒有！」

一處山窪子裏，泛出小小的一點燈光，遠遠看過去，就像是隱藏在這天濃雲深處的一顆小星星！

章新冷森森的笑道：「我知道了！」

盧昆道：「他此刻負傷在榻，必不是你的對手，你只要記住，下手要快，殺了就走！」

章新道：「盧兄你不去麼？」

盧昆道：「我在此爲你把風，你快去！」

章新點點頭道：「好！我就回來！」

說罷身子向後一個倒仰，用「金鯉倒穿波」的輕功絕技竄身而出，一路縱躍如飛的撲了過去。

「穿雲手」章新一陣疾馳之後，來到了那處沒有燈光的小窪子處。

他縱身到岔口的地方，果然看出那窪口之下，隱藏着一處洞穴，章新一抬腕自背後拔出了長劍。長劍離鞘，發出了「唏嘶嘶！」一陣輕嘯聲。

洞穴內那點燈光，刹時間熄滅！

「是誰？」洞裏傳出來冷峻的口音！

雖然只是兩個字，章新聆聽之下，已斷定出，正是師弟游兆寧的聲音，他再也不必猶豫，一挫腰竄身而入。

洞外固然是白雪刺目，洞內却是漆黑的一片。「穿雲手」章新乍然入內，眞有點「伸手不辨五指」的感覺。

相反的，游兆寧看他，却是一目了然！

游兆寧背倚着石壁，正用一對精光閃閃眸子，注視着他，他看見章新正探手在身上摸索着，知道他是在找火摺子。要在平日，游兆寧自是未把這位師兄看在眼中，可是今天的情形不同，自己傷勢未愈之前，萬萬敵不過他！這一刹時之間，正是他反敗爲勝的良機，他貫足了眞力在右手，輕悄悄的自枕後，抓住了素日獵獸用的一口短刀。

章新冷笑着，已探出了藏在身上的火摺子，正要迎風幌着——就在這瞬息之間，游兆寧已飛擲出手中短刀。刀風一響章新訝然而驚，由於洞內漆黑，簡直無所分辨，總算他習習過聽風之術，刀風一響，他立時覺出是奔向正面。

驚慌中霍地一個疾閃，躲開了前胸，却躲不過

左肩，只聽得「撲！」地一聲，鋒利的刀鋒，深深地刺陷入他左肩窩之內！

章新痛得打了個哆嗦，手上的火摺子，「叭！」地一下子墜到了地上，可是却燃着了。

火光乍視，洞內一切遂自了然！

「穿雲手」章新一眼看見游兆寧倚石而坐，果然是一副受傷的樣子，只恨得他咬牙出聲道：「好小子，看你這一次還往那裏跑？」

身子霍地掠過去，掌中劍力劈而下，發出凌厲的一股劍嘯聲！

游兆寧力踹右足，負傷的身子在地上一個滾翻，章新一劍砍偏，石屑紛飛，他刀挫右腕，第二劍用「秋螢劃野」的疾招，追出去向着游兆寧背後猛砍下去。可是游兆寧却在他出劍之先，施出了平生的力道，猛踹雙足，撲向洞外。

「穿雲手」章新大吼道：「小子，今天要讓你再逃開，我跟你姓！」

「颼！」地一聲縱出洞外。

他身子方才縱出，迎面快閃出一條人影，連帶着一聲嬌叱道：「什麼人，大胆！」

「呼！」地一掌，直擊向章新面門，掌力沉重，力道極大，章新身子向側面一錯，縱身而出。

急切間，借着冷月白雪的亮光，一打量眼前之人，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竟是一個長身玉立的紅衣少女！

紅衣少女一掌擊退章新，回身奔向倒臥在雪地裏的游兆寧，道：「游大哥，你傷着了沒有？」

游兆寧站了起來，恨聲說道：「不要緊——」

紅衣少女倏地轉向章新道：「你是甚麼人……？是堡裏來的麼？」

章新這時已由肩窩把一口血淋淋的刀拔出來，閒言笑道：「姑娘是誰？妳爲什麼管這件閒事？」

紅衣少女一怔，道：「這麼說，你並不是堡裏的人了……你是誰？爲什麼穿堡裏人的衣服？」

章新一怔，想到不妙，後退了幾步，紅衣少女身形一掠，快若旋風般地，已逼近到他面前。

她清叱一聲道：「說，你是誰？」

玉手交錯之間，兩隻手已向章新兩肋之間拿去，章新一咬牙叱道：「好賤人！」

長劍一掄，反向紅衣少女臉上揮去！

紅衣少女一弓一伸，身法巧妙之極，章新的劍，却是走了空招，他料想不到對方一個少女，竟然有此身手，大是出乎意外！

紅衣少女第二次出招，正是沈氏門中不傳的絕技，雙手又向外一遞出，施展的是一手「正反琵琶手」。玉手一經翻出，翩翩如玉蝶翻，「叭！叭！」兩掌，全都擊在了章新後胯骨上！

章新那裏想得到，對方這種功夫的厲害？大概是紅衣少女在未明瞭對方的身份之前，心存厚道，未下殺手，她只施出了三成功力！

雙掌一擊，章新的身子，足足被擊出了丈許以外，「撲通！」一聽，跌倒在雪地裏。

他還未來得及翻身起來，紅衣少女身子一個前撲，已到了他面前，鹿皮小蠻靴當胸一脚，已踩了個結實！玉手疾翻之中，一口熠熠寒光的修長鋼刀，已抵在了章新面門之上！

却聽得後面游兆寧大聲道：「姑娘且慢——」

紅衣少女回頭望時，游兆寧已來到面前，她氣呼呼的道：「這個人你認識？」

游兆寧道：「我大概認識！如果我沒猜錯，此人就是長英門蓋無雙的掌門大弟子章新，姑娘妳揭下他的面罩，且看看是也不是？」

紅衣少女怔了一下道：「有這種事？」

長刀一挑，已把章新臉上的眼罩挑斷在地，章新十分發窘的把頭偏向一邊。

游兆寧一笑道：「果然不錯！」

紅衣少女舉刀而起道：「我殺了他——」

游兆寧伸手拉住她道：「且慢——」

章新一雙深邃的眸子，逼視着他，面上帶出陣陣冷笑，道：「游兆寧，你居然背師叛義……對掌門師兄如此屈辱？你好！」

游兆寧目光一凝道：「住口！」

他冷冷的道：「長英門早已與我恩斷義盡……說起來還不都是你這小人，在蓋老頭面前搬弄是非，害得師門家破人亡，我師徒也因之而反目……」

說到這裏，禁不住目光如火，全身抖戰不已。

「章新……我與你同門習藝，究有何等仇恨，你竟要如此陷害於我？你的良心何在？」

紅衣少女聽到此，柳眉一挑道：「既是如此，何必再饒他活命！」

長刀一掄，正要砍下，却爲游兆寧再次拉住！

少女皺眉道：「這是爲什麼？」

游兆寧道：「此人雖是一個小人，但却爲惡不多……」

章新在地上冷笑道：「我只當你已然洗心革面，想不到江山易改，品性難移，到了這裏還忘不了玩女人……」

紅衣少女聞言大怒，足下加勁，直踏得章新面紅耳赤，咳嗽不已。

游兆寧拉住她又將要下的刀道：「姑娘息怒，此人之無恥，正在於他那張刻薄的嘴，大可不必與他一般見識……」說到這裏轉看向地上的章新，道：「也許你還不認識這位姑娘是誰，現在我告訴你

，她就是此間沈堡主夫婦的掌珠沈墨玉姑娘——你說話要留些分寸！」

章新頓時目瞪口呆，他爲人機警，當下冷笑道：「既是沈姑娘，更不該對我如此失禮！」

沈墨玉冷笑道：「你私入禁地，下手殺人，照規矩難逃一死！」

「穿雲手」章新道：「我是——」

本想道出「盧昆」二字，轉念一想，臨時止住，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不要提了……姓章的落在你們手裏，殺剮聽便！」

其實，他對於當前自己的命運很清楚，更知道游兆寧昔日爲人，他絕不會容許沈墨玉下手殺害自己的，是以樂得說上幾句漂亮話。

沈墨玉豈知章新之陰險，當下怔了一下，微微一笑道：「這麼說，我倒先不殺你了！」

說罷把踩在他胸前的一隻脚放了下來，游兆寧見狀一驚道：「姑娘小心——」

話方出口，却見地上的章新，倏地身形一滾，一口長劍「嘶——」地削出了一道寒光，直向着沈墨玉臉上砍去，同時兩脚踢起了大片雪花，分向沈、游二人臉上襲去！

沈墨玉點足退身於三尺以外，此一剎那間，那章新早已竄身而起，認着來時方向疾馳而去！

沈墨玉一聲叱道：「那裏走？」

她身子正要縱撲過去，又被游兆寧拉住了胳膊，道：「由他去吧！」

沈墨玉怒聲道：「我絕對饒不過他！」

說罷，用力掙開了游兆寧的手，正要騰身追上之際，忽然退後一笑道：「用不着我多事，金師父來了！」

游兆寧循聲望去，只見百十丈高的崖頭之上風掣電閃般的落下了一個人來。

帶着一聲沙啞的怪笑聲，這人如同殞星天降般的，已落在了章新面前，抖手一掌，向着章新臉上抓去！他厲聲叱道：「好個小輩！」

掌風一撤，章新通！通！通！一連後退了好幾步，差點坐倒在地！

當他猝然看清了來人之後，禁不住大吃一驚！那裏還敢再向來人出手？

像是一隻受困被追的野狼般地，他驀地竄身而起，來人一身皂色長衣，虬髯亂髮，正是歸雲堡中的那位大管事「鐵剪」金濤！

只見他雙肩一搖，叱道：「你跑不了！」

隨着他衣袂帶起的疾勁風聲，一連幾個快速的閃身，一任章新身法如何的快捷，却像是「凍蠅衝窗」般的，休想逃開方圓分寸之間！

此刻，沈墨玉，游兆寧雙雙趕到！

沈墨玉高聲道：「金師父，可不能叫他跑！」

話聲方歇，旋見章新咬牙切齒的撲上來，一劍劈向金濤，可是鐵剪金濤，顯然是沒有把他看在眼中，不知他是施展什麼手法，大手一伸叱道：「拿過來吧！」

章新只覺得那隻持劍的手，虎口部位一陣疼痛，掌中劍，却又到了對方手中！

「穿雲手」章新自問絕非對方之敵，當下頻頻冷笑着道：「姓金的！我奉師命上門投書，捉拿本門逆徒，你何以故意刁難？你說游兆寧不在，請問這是何人？」說時，伸手一指旁邊的游兆寧，大有得理不讓人的意思！

「鐵剪」金濤呵呵笑道：「這是我們家門的事，姓游的既然住在冷魂谷，就是我歸雪堡的客人，却不容得你上門欺人！」

章新恨聲道：「既然這樣，我走就是！」

金濤冷聲道：「此刻却容不得你再走了！」

章新道：「爲什麼？」

「鐵剪」金濤道：「卽使是游朋友與你昔日有恨，我歸雲堡中人，却與你無仇，你沿道而來，連殺我門下三名弟子，意作何解？」

章新一驚道：「這——」

他心裏很快的一經轉念，立時明白過來，暗忖道：盧昆呀……你這個小子，好毒的心也！

當下冷冷一笑道：「金師父此言，在下實在不明！」

「鐵剪」金濤恨聲冷笑道：「你心裏有數！」

言罷隔空一指，但聞得一股尖銳的破空聲響，章新頓時身上一麻，就動彈不得了！

一旁的沈墨玉道：「金師父所說是眞的麼？」

金濤嘆息道：「只怪我一時大意，太也小看了他，致使手下連喪三名弟子，老夫職責所在，罪不可逭，當自請堡規處置！」

說到此，掄手把章新被點僵硬的身子抬了起來，往肩上一扛，明銳的眸子視向游兆寧道：「游朋友，你適才發現這厮時，還有別人沒有？」

游兆寧搖搖頭道：「除他之外，別無所見！」

沈墨玉道：「莫非還有外人？」

金濤冷冷一笑，道：「現在還不敢說……不過這章新的武功，並無十分驚人之處，何以能一連殺害我們派往守防的三名弟子？倒是一時令我想不通的！」

沈墨玉道：「這有何難，金師父只管逼問這姓章的就是，還怕他不會說？」

「鐵剪」金濤經此大變，頗覺得有虧職守，悻悻然的扛着章新一路踏雪而返！（未完待續）

精選新派俠義長篇連載故事

萬里雄風

文・倪匡
圖・新培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東方白與嫦娥、凃雪紅、血猿神君返回六盤山，與烈火神駝會合，找東方霸主報仇，藉嫦娥無窮內力，雖把東方霸主驚走，但不見月芬踪影，各人乃分道尋覓，東方白追尋至一處，不期與東方霸主遇，東方白說出自己姓名後，東方霸主知是自己親生兒子，要東方白隨他回去，但東方白對於自己身世一無所知，且心鄙東方霸主為人，不肯相隨，東方霸主乃强携之返回一座山洞，進洞後，東方白驀見一少女由洞中奔出，原來那人便是玉琴，東方霸主一見玉琴便問她可已練過功夫，玉琴答以已經練熟——

英雄悲際遇　魔主慶天倫

東方霸主面色陡地一沉，道：「胡說，什麼叫已然練熟了？那四句口訣，乃是入門的真本功夫，沒有三個月勤練，不能稱是，你不去練功，却在谷中亂走，那却是爲了什麼？」

玉琴神情惶恐，道：「是師娘聽得大石滾動之聲，叫我來察看的。」

東方霸主「哼」地一聲，向東方白一指，道：「你遠遠望見他的時候，以爲他是什麼人？」

玉琴低下頭去，道：「我以爲他是浩生哥。」

東方白聽到這裏，心中才啊地一聲，知道眼前這少女，叫做玉琴，她是將自己當作林浩生了。只聽得東方霸主的聲音更是嚴厲，道：「我怎麼告誡你來？你現在練的是絕頂內功，絕不能心猿意馬，一不小心，走火入魔，那就後悔莫及了，你武功有成之後，我定然令你們兩人相會你還想他作甚？」

玉琴將頭低得更低，面色也十分蒼白，只聽得她低聲道：「師父教訓得是，我記得了。」

東方白雖然知道東方霸主的那一番話，講的全是至理，但見到玉琴戰戰兢兢的樣子，心中也大是不忍，忙道：「這位是玉琴姑娘麼？我才見到林浩生大哥來。」

玉琴陡地抬起頭來，急迫地問道：「是麼？他……他怎麼樣？」

東方白聽得出玉琴的話中，對林浩生的關懷之

深，實是難以言喻，他心中不禁十分羨慕林浩生。他忙道：「他很好，他有了意外際遇，一年之後，武功可以到達極高的境界……」

玉琴鬆了一口氣，說道：「那就好了，唉，只是……」

玉琴的面上，微微一紅，道：「只是不和他在一起，心中着實想念他。」

東方白忙安慰她道：「不打緊的，一兩年光陰，彈指卽過，來日方長，何必計較！」

玉琴十分感激地望了東方白一眼，又低下頭去。東方霸主在一旁，已大有不耐之色，道：「玉琴，這位是東方白，是我的大兒子——」

他才講到這裏，玉琴已吃了一驚，不由自主，發出了「啊」地一聲。

東方白也道：「玉琴姑娘，這是他說的，我，我却只知自己是個孤兒，是烈火神駝養大的。」

玉琴對於武林高手的名字，所知本就不多，但是烈火神駝的名字，她自然是知道的，因爲血猿神君將她和林浩生兩人，自關外帶了來，就是想令他們兩人，拜在烈火神駝門下的。

而她自然也聽得血猿神君講起過東方白的名字，是以忙行了一禮，叫道：「東方大哥！」

東方霸主聽得東方白否認，微笑着，道：「你已跟我來到這裏，還不信我是你生身之父麼？玉琴，你師娘却是在何處？」

玉琴道：「師娘在後山岩洞中靜坐。」

東方霸主道：「去請她來，告訴她，東方白來了，你可得好生扶着她，要不然，她雙目不能視物，一聽得東方白來了，急急忙忙奔出來，定然要跌交的。」

玉琴答應了一聲，一轉身，便快步走了開去。

而東方白聽得東方霸主這樣吩咐玉琴，他不禁呆了呆道：「你……你要我見的……却是什麼人？」

東方霸主笑着，道：「你現在何必心急，只等片刻，不就知了？」

東方白的心中，充滿了疑惑，不住地來回踱着，他等了並沒有多久，便聽得一個女子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他在那裏？他在那裏？」

一聽得那聲音，東方白整個人都呆了！

那聲音，不論他在什麼情形之下聽到，他都可以立卽認出來，那是他師娘的聲音！

他整個人向上，直跳了起來叫道：「師娘！」

他叫了一聲，又轉過身來，雙目圓瞪，望定了東方霸主，厲聲道：「你將我師娘怎樣了？」

東方霸主却是氣度雍容，不慌不忙，攤開了手，道：「她怎樣了，你不會看麼？」

東方白忙又轉過身去，只見師娘在玉琴的扶持下，正急急向前奔了過去，東方白也不再理會東方霸主，身形掠起，向前直迎了上去，一個起伏間，已然來到了他師娘的面前，叫道：「師娘！」

一聽得東方白的聲音，離得自己如此之近，烈火夫人一呆，立時停了下來，雙手齊伸，抓住了東方白的手臂，張大了口，好一會說不出話來。

過了片刻，她才道：「你……怎麼會來的？」

東方白吸了一口氣，道：「是東方霸主帶我來這裏的。」

東方白在提及東方霸主的名字之際，還怕他的師娘吃驚，是以頓了一頓，却不料他師娘聽了，却是滿面喜容，道：「你們已是見過面了？」

東方白一呆道：「是啊，見過面了，他——」

東方白的話還未曾講完，他師娘已然道：「你們見過了，那就好了，我……我……唉，我眞不知怎麼說才好，這些年來，我一直瞞着你——」

東方白的心頭，猛烈地跳了起來，他的聲音也變了，道：「師娘，你瞞我什麼？」

在他講出了這句話之際，他已經感到自己像是並不是站在地上，而是踏在一隻不斷在旋轉着的大輪子上一樣，幾乎站立不穩一樣！

可是，他却聽到了令他更感到天旋地轉的回答，他師娘緩緩地道：「孩子，別叫我師娘了，我……不是你的師娘，我是你親娘！」

東方白不由自主，向後退出了一步，但是他的雙臂，却仍然被他的師娘緊執着，若是他再向後退去，一定要將她帶得跌倒了。

在那片刻之間，東方白的心中，雖然亂到了極點，但是他師娘從小便對他呵護備至，他却是再也忘不了的，是以這時一看到她要跌，便連忙站住了身子，他喘着氣，道：「不是的，不是的！」

烈火夫人仰起了頭，自她已盲的雙眼之中，淚水迸流，只聽得她用十分焦急的聲音問道：「爲甚麼不是的，孩子，你不希望我是你母親麼？」

東方白的心頭，像是有兩隻強力的大手，在不斷地絞着一樣，說不出來的難過，他不由自主，喘起氣來，道：「不是不想，師娘，你知道……你知道……我時常想，我只是一個孤兒，如果我有你那樣的親娘，那就好了——」

東方白的話還未曾講完，烈火夫人已搶着道：「你不是孤兒，只不過我一直瞞着你的身世罷了，你的父親，就是鼎鼎大名的東方霸主，我是你的親娘！」

東方白早已料到他的師娘會講出這樣的話來了，但是心中猜度，和實實在在，聽得他師娘那樣講，却又是大不相同！

當烈火夫人這句話講出口之際，東方白整個人，都呆若木鷄！

他張大了口，可是却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烈火夫人的聲音也在發抖，她又問道：「孩子，你可聽到我的話了？」

東方白自己也感到十分意外，因爲他剛才還驚訝得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但這時他一開口，聲音竟然十分平靜！

他立時回答道：「我聽到了！」

而他的心中，也立時知道了何以自己的聲音如此平靜的原因，是他暗中已定下了決心，不論人家說些甚麼，他都不信，他決計不會是東方霸主的兒子！

烈火夫人又道：「那麼孩子，你叫我一聲。」

東方白的聲音，仍然十分鎭定地，叫道：「師娘！」

烈火夫人搖着他的手臂，道：「別叫我師娘，我不是你的師娘，我不是你的師娘！」

東方白嘆了一聲，道：「師娘，你是我的師娘，你別再說了，我是一個孤兒，我的父母是什麼人沒有人知道，根本沒有人知道！」

烈火夫人的雙眼之中，本就有眼淚流出，但那只是因爲興奮，這時，她聽得東方白那樣說法，一陣傷心，又是淚如泉湧。

她一面哭着，一面道：「孩子，你一定要信我，若不是你的父親是東方霸主，我怎會替你取一個名字，叫作東方白？」

東方白道：「師娘，我小時候也問過你的，你說，在山野間發現我的時候正是東方發白之際。」

烈火夫人道：「不是，那是我騙你的，你聽我說，你聽我原原本本告訴你！」

東方白還想大聲叫不要聽，可是，烈火夫人面上的那種神情，却使他無法叫出來，他只得嘆了一聲道：「好，你說吧！」

烈火夫人拉着東方白，道：「你且坐下來，坐在我面前，我慢慢講給你聽，孩子，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我……」

烈火夫人慢慢地講着往事，講着她如何被東方霸主玩弄，又被東方霸主拋棄，如何抱着初生嬰兒想投江自盡之際被烈火神駝所救。

她慢慢地講着，東方白本來是抱定了宗旨，不聽她所說的一切的。

可是，烈火夫人所說的一切，却全是事實，令得東方白非但不能不聽，而且不能不信，他的心中，難過得難以形容！

烈火夫人在講着，東方白一聲也不出，可是，他却在不由自主間，緊緊握住了他師娘的手！

烈火夫人講了許久，才嘆了一聲，道：「我一直以爲他再也不會來了，但是他竟然找到了我，我本來一直瞞着你，是不想你做一個沒有父親的人，但如今你父親既然來了，我爲甚麼不對你明說？」

她講到這裏，頓了一頓，東方白的心中，亂到了極點。他可以不信任何人的話，但是却無法不信他師娘的這一番話！

這一番話中，不但含着血和淚，而且，還含着對他二十多年來的照顧和關懷，東方白直到此際才知道，那種深切的關懷，本就只存在於母親和兒子之間的……

他不由自主地發着抖，只聽得她斷斷續續地道：「叫我……孩子，叫我……」

東方白一個「娘」字，已哽在喉中，幾乎叫出來了。可是，他却發不出聲來。

他叫不出那個「娘」字來，並不是因爲他不認師娘是他的親生娘親，而且他那一聲「娘」，如果叫了出來，那便等於是承認東方霸主是他父親了！

有這一層原因在，是以他總是出不了聲。烈火夫人的聲音，變得十分凄酸，道：「孩子，你爲甚麼不肯叫我，你……仍不信我所言麼？」

東方白的聲音，變得十分之低沉，他道：「不是，我不是不信，但是……我却有一個疑問。」

烈火夫人忙道：「你只管說。」

東方白轉過頭去，斜斜望了一眼，只見東方霸主，背負雙手，仰首而立，意態瀟洒，別說是二十多年之前，便是現在，也是風度非凡。

可是東方白本來，對東方霸主的印象，已變好了些，但是在聽了他師娘敘述之後，他心中反對東方霸主又生出了一股恨意！他在望了東方霸主一眼之後，轉過頭來，沉聲道：「我不明白的是，他當年如此狠心拋棄了你，何以事隔二十年，他又來找你了，他有甚麼圖謀，你可知道麼？」

烈火夫人陡地一震，道：「這個……」

她顯然是不知道何以東方霸主在拋棄了她二十多年之後，又在她年老色衰之際，前來找她，是以東方白那樣問她，她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東方白忙道：「他當年這樣殘酷地對付你，你竟能原諒他麼？」

烈火夫人只是呆呆地站着，她顯是絕未曾想到過這一問題。多少年來，她心中自然是痛苦之極，但是當她一聽到東方霸主的聲音之後，她就什麼都忘了，根本未曾想到東方霸主爲什麼又來找她，也未曾想過她是不是應該原諒東方霸主！而且，她曾經刺傷了東方霸主，在她說來，東方霸主過去，縱有一千般不是，也是値得原諒的了。

她站着發呆，只聽得東方霸主柔聲叫道：「月芬，你講妖女金蘭花的事給他聽。」

東方白一呆，道：「金蘭花是什麼人？」

烈火夫人嘆了一聲，道：「金蘭花是一個十分美麗，美麗得任何男人一看到了她，便會着迷的姑娘。」

東方霸主的聲音之中，更充滿了悔疚之意，道：「是的，白兒，我並不是超凡入聖的聖人，我甚至不是正人君子，我出身邪派，當時我一見到金蘭花，也被她迷住了，是以才做出對不起你們母子兩人的事來的。月芬，你已原諒我了，是不？」

月芬的雙眼之中，淚水又如泉湧，道：「是的，我……再也不記起你往年的狠心了，是金蘭花迷住了你，並不是你……自己不要我……」

東方白只覺得心中亂到了極點，在那一刹間，他實在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他只是苦笑着，道：「那麼，那……金蘭花呢？」

東方白此際，心中亂極，他是實在覺得沒有話可說了，才順口問出了那一句話來的，事實上，那金蘭花是死是活，根本和他沒有相干。

可是，他這樣不經意地隨口一問，卻令得東方霸主的面色，爲之一變！

東方霸主面色突然一變，月芬雙眼已盲，根本看不到，而東方白心中亂成一片，也未曾在意，玉琴更是全無機心，也未曾覺察。

只見東方霸主的面色微微一變之後，立時便恢復常態，道：「這金蘭花是苗疆妖教，天女教教主的女兒，她，她……已死了。」

月芬幫着東方霸主，道：「那妖女一死，他就來找我了，他心中一直是記得我的。」

東方白只是搖着頭，道：「我不明白，我實在不明白，我可是在……做夢麼？」

月芬笑着，道：「白兒，也難怪你那樣想的，你多半是太激動了，事情來得太突然了，如果你靜下來，慢慢想一想，或者就可以想通了！」

東方白的心中，實在亂得無法可想了，他只得道：「是的，讓我想一想，我……我……我……」

他講到這裏，抬起頭來，道：「我想……自己一個人去想一想！」

月芬的臉上，現出十分苦痛的神色來，道：「連我……你也不要和我在一起麼？」

東方白苦笑着，道：「不是，我不是不想和你在一起，但是……我想靜靜地想一想，師娘，你……有幾個孩子，我可有兄弟？」

東方白那突如其來的一問，令得月芬呆了一呆，轉頭向東方霸主望去，東方霸主忙道：「金蘭花和我，有了一個孩子。」

月芬面上的肌肉，抽搐了起來，她的聲音也變得十分尖利，東方白從來也未曾聽得他師娘用那麼尖銳的聲音說過話，只聽得她叫道：「那妖女生的孩子，絕不能和我白兒是兄弟！」

東方霸主攤了攤手，道：「可是他們的確是兄弟啊，而且這孩子，一出娘胎便不見父母，這其中曲折，我自會慢慢告訴你。」

可是月芬卻只是固執地搖着頭道：「不，我不理會這些，我白兒不和妖女的孩子兄弟相稱！」

東方霸主的雙眉，向上一揚，看來像是他心中已覺得十分之不耐煩。

但是，他卻還是笑着，道：「月芬，若是你明白了那孩子的經歷，你一定會原諒他的。」

月芬仍然搖着頭，道：「不，我不會的，我不會原諒金蘭花這妖女，自然也不會原諒她孩子！」

東方霸主語音沉緩，道：「月芬，你知道，金蘭花是天女教主之女，天女教重女不重男，若是生下了男孩，是要將之活活扼死的！」

月芬雖然說絕不原諒金蘭花的孩子，但是她究竟是心腸極其仁慈的，一聽得東方霸主那樣說，不由自主，「啊」地叫了一聲。

東方白聽得東方霸主那樣說，也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苗疆邪教的一些事，實在匪夷所思！

東方霸主苦笑着，道：「月芬，你想想，那總是我的孩子，我怎肯讓金蘭花將他扼死？是以在金蘭花還昏迷不醒之際，我就將孩子偷了出來。恰好有一個走方郎中，正在苗疆，我就將孩子交了給他，托他替我，帶出苗疆去，帶得越遠越好！」

月芬剛才，口中還在說絕不原諒金蘭花的那個孩子，可是這時，她卻不由自主，對那孩子表示關切起來，道：「啊，那孩子後來怎樣了？」

東方霸主道：「當時，我將那孩子交給了那走方郎中，只當日後要尋訪，也不是難事，也未曾向那走方郎中多問，只知道他姓雷而已。但事後，我才知尋訪不易，一直到十二年後，我才知道那孩子的下落！」

月芬道：「他十二歲了！」

東方霸主道：「是的，而且，他因緣際會，竟已投入方今第一高手，席大先生的門下！」

東方霸主這一句話一出口，月芬只是輕輕地「啊」了一聲，但是在一旁的東方白，卻嚇了老大一跳，道：「你，你說什麼？」

東方霸主畧畧一偏身，向東方白作了一個手勢，示意他不要出聲。

可是東方白卻實在沒有法子不出聲，他踏前一步道：「不，我要問清楚，你說的那孩子是誰？」

東方霸主的聲音十分安詳，道：「我知道你心中已然猜到他是誰了！」

東方白雙手亂搖，面上現出了一種十分古怪的苦笑來道：「不關我事，不論他是誰，都和我無關，就算他是雷三，也和我無關！」

他一面說，一面連連向後，退開了幾步。

他的話才一講完，便聽得東方霸主道：「是的，他就是雷三，你怎可以說他和你無關？他是你的兄弟！」

東方白直跳了起來，道：「不是！」

東方霸主也不去理會他，只是自顧自道：「他是在七歲頭上，由那走方郎中帶着，在峨嵋山採藥，遇到席大先生，席大先生看到他聰穎過人，才將他收入門下的，連席大先生也不知他的來歷，在我找到那走方郎中，由那走方郎中帶着去見席大先生時，他在席大先生的門下，已整整五年了！」

月芬道：「你和席大先生——並不相合，那麼這件事如何了結？」

東方霸主道：「當時，席大先生一見到我來，又知道了雷三的身世，他不禁大吃一驚，雷三在他門下五年，武功進境極速，已然登堂入室，如果他立時將之逐出，那麼，他門中內功，便要外洩了，他和我商議整夜，請我保守秘密，莫誤了雷三，因爲雷三，可以成爲武林中極有爲的人。」

東方白一聲冷笑，道：「他確實有爲之至！」

月芬皺着眉，道：「白兒，你什麼時候，學會了講話這樣尖酸的？」

東方白忙道：「師娘你有所不知——」

可是他的話只講到了一半，便被東方霸主打斷了話頭，東方霸主道：「他一直不知自己的身世，席大先生和我也從來未對任何人提起過，本來，席大先生也可以算得是一等一的正人君子，對這孩子，在傳授武功上，一點也不偏心，是以我也始終遵守着這個約定，不出面說他是自己的兒子！」

東方霸主講至這裏，長嘆了一聲，道：「本來，事情不會有什麼變化了，我看到孩子在席大先生教養之下長大，也頗堪自慰，可是，卻不料雷三這孩子，竟看上了席大先生的女兒。」

月芬失聲道：「那席大先生是萬萬不肯答應的了？」

東方霸主點頭道：「那是意料中的事，席大先生自然不允，可是他們小兒女，一時親熱，卻已不可收拾了，席大先生這一怒，非同小可，竟要將雷三處死，雷三約了幾個同門逃在了江湖之上——」

東方白在一旁聽着，本來是不想插言的，但是他實在忍不住，大聲道：「聽你這樣講，似乎雷三一點也沒有過錯的了？」

東方霸主卻並不猶豫，立時道：「我確然如此想，我想，雷三如果不是我和金蘭花的孩子，那麼席大先生如此喜歡他，一定肯將女兒許配於他，他自然也是少年俠士，不會像如今那樣了！」

東方白嘿嘿冷笑，道：「可是在關外，我卻是因爲攔阻他，不讓他去淫辱另一個姑娘，而遭了他的暗算，死裏逃生的。」

月芬吃驚道：「白兒，原來傷你的就是他！」

東方白咬牙切齒，道：「除了他，總不成還有第二個十惡不赦的雷三，師娘，我告訴你，師父的好友，血猿神君的愛女，便也是受了雷三這淫賊之辱，又死在他手中的，這等惡賊——」

東方白講到這裏，心頭一陣極度的激動，竟至於難以再講下去！

月芬握住了東方白的手，道：「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金蘭花那妖女，怎會有什麼好孩子生出來？他……他現在那裏？」

東方白道：「現在，普天下武林中人，都欲殺他而甘心，他除了東躲西藏之外有什麼辦法？」

東方霸主嘆了一聲，道：「他是個聰明人，一旦被人家當作了壞人，他就索性壞了下去，這等心情，你們是不會了解的！」

東方白「哼」地一聲，道：「他爲什麼要在開始之際，被人當作壞人？」

東方霸主道：「閒話休說，現在，我是你的父親，雷三是你的兄弟，你已明白了？」

東方白只覺得腦中「嗡嗡」作響，這兩件事，任何一件，都是他萬萬不能接受的，更何況兩件事，加在一起！他大聲道：「你別說了，我到死也不會承認的！」

東方霸主雙眉向上一揚，聲音一沉，道：「你這是什麼意思？可是感到我辱沒了你？」

東方白仰天大笑了起來，他笑了足有一盞茶時，才道：「原來你倒有自知之明！」

東方白這句話一出口，月芬立時尖聲道：「白兒，你怎可對你父親說這樣的話！」

東方白心中猶如滾油煎熬一樣，他對他師娘一直都是極其敬愛的，可是這時候，他心中實在激動太甚，竟也立時厲聲道：「我沒有這種父親，你們兩人說了，難道我就信了麼？」

月芬面色變得十分蒼白，道：「那麼，要什麼人說了，你才肯相信？」

東方白大叫了起來，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那樣大聲叫喊，他的師娘，只不過是瞎了雙眼，並不是聾了耳朵，他就算小聲講話，他師娘一定也可以聽到的，但是，他卻不能不大叫，他要將心

中的那種積鬱之氣，藉着大叫，一齊宣洩出來！

他大叫道：「沒有人和我講，我會相信，我根本不信，誰講也沒有用！」

他一面大叫着，一面身形騰起，已然向外，直奔了開去，月芬忙叫道：「你別走！」

她叫了一聲，已經喘起氣來，但是東方白早已一個起伏，到了兩三丈開外，而且，他絕沒有停住之意，仍然向前奔馳着。

月芬喘了兩聲，又叫道：「若是你師父和你說，那你信是不信？」

東方白此際，已然奔到七八丈開外了，月芬的尖叫聲，他自然還是可以聽得到的，一聽之下，他陡地一個倒仆，幾乎向地上直摔了下去！

同時，他眼前也金星亂冒，這是他未曾想到過的。

眞的，如果他師父也對他那樣說呢？

他師父烈火神駝，是他最敬仰的一個人，他也知道烈火神駝是從來不說謊的，更不會騙他，那麼，如果師父也對他那樣說呢？

本來，東方白心中所受的打擊雖然大，但是他還可以打定主意，絕不去聽信他們的話，然而現在，他却完全沒有主意了！

因爲如果烈火神駝也那樣告訴他的話，那麼他怎麼辦呢？他還能不信麼？

他不能不信師父的話，難道就承認東方霸主是自己的父親，而雷三又是自己的兄弟麼？

他大口地喘着氣，只聽得月芬仍然在叫他，但是東方霸主却道：「別叫他了，他弄明白了事實，自然會回來的，你這時叫他又有什麼用？」

東方白的腦中，又是「嗡」地一聲响，東方霸主的話，像是有一股力道在推着他一樣，令得他又飛身掠起，向前奔了出去。

他一直向前奔着，也根本不知奔向何處。

他的心中亂成了一片，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奔出多遠，直到他突然聽到了一下尖叫聲，才停下來。

當他才一停下之際，仍是眼前一片茫然，什麼也看不到，只是在依稀間，似乎有一個人向他迎了上來，東方白也根本未及看淸那是什麼人，只是一見有人，他便不由自主，停了下來。

他才一停下，還未及定睛去看向自己迎了上來的究竟是誰時，已聽得那人發出了一聲驚呼，道：「東方大哥，你怎麼了？」

東方白在向前奔去之際，本來就覺得天旋地轉，隨時可以跌倒在地，但是他却勉力支持着，他心中只想奔遠些，奔得最遠最遠！

然而，這時他一聽得迎面而來那人的驚呼聲，一聽便聽出了那是凃雪紅的聲音。

剎那之間，他像是在茫茫的天地之中，發現了唯一的親人一樣，剛才支持着他向前奔出的那股力量，突然消失，他只覺得雙腿發軟，身子要向下倒去。

但是，他却又不想倒下去，是以連忙向前伸出了手來，喘着氣，道：「扶……扶住我！」

向着他奔過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凃雪紅，凃雪紅這時，被東方白的神態，嚇得手足無措，一聽得東方白叫她扶住，她連忙走前一步。

而就在她向前走出一步之際，東方白的身子，已然整個向前，軟倒了下來，剛好伏在凃雪紅的肩上，令得凃雪紅的身子，也不由自主，向後退了出一步。

凃雪紅剛才一看到東方白時，見東方白面色如灰，雙眼發直，身子雖然在向前奔着，但是左搖右擺，却像是吃醉了酒一樣。

而這時，東方白的身子，便軟了下來，倒在她的肩上，凃雪紅不知道那是東方白心靈上受到了極重的打擊，還只當他是受了什麼傷！

是以她一面想將東方白的身子扶直，看個淸楚，一方面又連連叫道：「東方大哥，你怎麼了？你遇到了什麼意外？」

當東方白才一伏到了凃雪紅的肩頭之際，他已然是險險乎要昏了過去的了，是以在他聽來，凃雪紅一開始之際的那幾下叫喚聲，聽來，像是從極遠極遠的地方飄過來的一樣。

但是，東方白究竟功力也已頗深，而且，他在重傷之後，曾得嫦娥的眞氣爲助，功力更是不凡，一靜了下來之後，心境也慢慢地平復了。

是以在他聽來，凃雪紅的聲音，也漸漸自遠而近，他猛地搖着頭，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已經看淸了凃雪紅，凃雪紅正站在他面前，睜大了眼，滿面驚惶地望定了他。

東方白知道自己的神色一定十分難看，是以凃雪紅才會如此吃驚的。

他喘了一口氣，道：「雪紅，你不必吃驚，我，我並沒有什麼。」

凃雪紅聽得東方白終於出了聲，心口的一塊大石，才落了下來，她道：「那，那你的臉色，何以如此難看，你莫不是中了邪？」

東方白此際的臉色，實已經比剛才好了不知多少，但是看來却仍然十分之蒼白，他搖着頭，道：「那裏是中了邪？唉，說來話長，雪紅，你是怎麼會走出來的？有見到我師父沒有？」

凃雪紅搖頭道：「沒有，我和嫦娥，在竹林中等了許久，未見你們回來，等得心急，便出來走走

，一出來就遇到你了！」

東方白忙道：「嫦娥呢？」

凃雪紅轉首向身後一指，說道：「她就站在那裏。」

東方白循着凃雪紅所指，抬頭望去，只見在一株樹旁，嫦娥木然而立，一動不動，他忙又道：「我有極重要的事要見師父，我們快去找他。」

凃雪紅一怔，道：「可是找到你的師娘了？」

凃雪紅本來只是無心的一問，可是這一問，却令得東方白的心頭，一陣劇痛！

他長嘆一聲，道：「雪紅，這件事說來話長，先找到了我師父再說！」

他拉了凃雪紅的手，口中說要找他的師父，但是他也根本不知烈火神駝在那裏，是以拉了凃雪紅的手，只是團團亂轉。

凃雪紅的心中，又是疑惑，又是好笑，一頓足道：「你要找烈火前輩，拉着我打轉有甚麼用啊？你們分手之際，他不是有一支信號箭交給你，囑咐你一見到師娘，便立時放射的麼？」

東方白也是給剛才突如其來的事，充滿在腦中，弄得他思路也閉塞了，是以想不起來，這時一給凃雪紅提醒，他才陡地停了下來，「啊」地一聲道：「是啊！」

他立從懷中，取出了那支信號箭來。

那支信號箭，烈火神駝交給他的時候，是要他在發現了他師娘之後才放出，那麼烈火神駝一看到，便可以趕來與他相會的。

但此際，他亟欲見烈火神駝，自然也顧不得了，何況他也確然見到了他的師娘！

他一取出了信號箭，用手揑去了一截，迎風一抖，向上一拋，只聽得「嗤」地一聲响，那支信號箭，幻成了一溜紫燄，直冲霄漢！

接着，在半空之中，傳來了轟然之聲，猶如半空之中，洒下了一陣紫色的光雨一樣，落了下來，在十里之內，定然可以看到。

放出了信號箭之後，東方白雙手捧着頭，在一塊大石之上，坐了下來。

凃雪紅自始至終，不知道在東方白的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她却可以知道，在東方白身上，一定有極不尋常的事發生了！

她蹲下身來，低聲道：「東方大哥，你心中很難過，爲甚麼不將難過的事講出來？」

她的聲音十分軟柔，十分動聽，令東方白抬起頭來，將手放在她的手背之上，苦笑了一下，道：「雪紅，如果，如果我是——」

可是，他那句話講了一半，便沒有再講下去，他只是用一連串的笑聲，來代替了他的話。

凃雪紅的心中，更是充滿了疑惑，道：「如果你是甚麼？你怎麼不說了？」

東方白只是痛苦地搖着頭，他實在難以向下講去，他本來想問：如果我是雷三的兄長，那你會對我怎樣？但是這樣的話，他怎問得出口？

他和凃雪紅認識，倒是和雷三有關的，不是雷三想脅迫凃雪紅，他挺身而出的話，他也絕不會認識凃雪紅的，而且，如是爲了雷三，他自然也不會受傷。就算雷三不是普天下正派中人，都要將他殺死的壞人，東方白自己，也絕不肯放過他的。

可是，現在，雷三竟有可能是他的兄弟，這叫他怎麼講得出口？

他心中一陣陣激動，身子也把不住發起抖來，面色更是難看極了，令得凃雪紅的心中，也不由自主，生出一股寒意。

她忙向東方白靠近了些，高聲道：「東方大哥，你究竟怎麼？你心中有話，爲甚麼不坦誠的對我說出？」

她講到這裏，輕輕嘆了一聲，低下頭去，幽幽地道：「我以爲——以爲你若是心中有話，一定會對我說的，我自己就是那樣。」

東方白的心中，本來是亂到了極點的，但是一聽得凃雪紅這樣說法，他心中陡地有了安慰，只覺得不論如何，自己總還有一個紅粉知己！

是以他吸了一口氣，道：「雪紅，我不是不對你說，而是我心中太過亂了，不知從何說起才算好呢。」

凃雪紅抬起頭來，她雙眼之中，淚花亂轉，只聽得她道：「你慢慢說不要緊，只是別不對我說，那就好了。」

東方白苦笑了一下，道：「那怎麼會？我——我剛才見到了東方霸主——」

東方白方講到這裏，突然之間，只覺得一股風，陡地逼了近來，東方白和凃雪紅兩人，一齊抬頭看去，只見血猿神君已然疾掠而前！

血猿神君分明是聽了東方白剛才那句話的，是以他一到，立時問道：「甚麼，你見到了東方霸主了？」

東方白一張口，還未來得及回答，突然聽得烈火神駝一聲怪叫，如飛馳至，倏地站停，也道：「你見到了東方霸主？」

東方白深深吸了一口氣，道：「是的，我見到了他，師父，你——」

東方白本來是想問「師父，你爲甚麼那麼怕我見到他的。」但是烈火神駝的性子何等之急，他根本不容東方白將話說完，便自一頓足，厲聲道：「

我叫你見了他就逃，你可曾聽我的話？」

東方白苦笑了一下，道：「師父的吩咐，我自然不敢忘記，可是那時的情形，我却逃不走了，是以我不得不跟他去見一個人！」

東方白這句話才一出口，血猿神君和烈火神駝兩人的神色，頓時變得十分難看。

血猿神君先開口問道：「他帶你去會見甚麼樣的人？」

東方白並不回答，只是望着他的師父，烈火神駝的聲音，却有些發顫，他問的也是那句話：「他帶你去見的是甚麼人？」

東方白的心中，又感到一陣陣抽搐，他一言一頓，自齒縫中道出了幾個字來，道：「去見我的師娘！」

血猿神君和烈火神駝兩人，本來是在他身前的，可是東方白這句話一出口，他們兩人，却不由自主，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

在退出了一步之後，他們兩人，互望了一眼，神色更加難看，血猿神君一開口想說話，但是烈火神駝却一伸手，攔住了他。

東方白全神貫注，想聽烈火神駝對他講些什麼，可是他却只聽得烈火神駝在喘着氣。而且，他從來也未曾見過他師父的臉上，現出過如此沮喪的神色！

而烈火神駝在喘了一會之後，開起口來，也是有氣無力，和他平時聲若洪鐘那樣，大不相同，只聽得他道：「那樣說來，你，你——已全都明白了嗎？」

東方白本來，心中還寄着一綫希望，希望東方霸主和他師娘所說的話，被烈火神駝否定的。可是烈火神駝却這樣反問他！

那令得東方白遍體生寒，一時之間，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心中在叫着：這樣看來，他們所說的話是眞的了？

他將這句話，在心中叫了千百遍，這才講了出來，道：「這樣說，他們兩人，所說的話，是眞的了？」

他一開口，幾乎不相信那是他自己的聲音！

只見血猿神君陡地轉過頭來，像是根本不願意聽到這個問題一樣。

看烈火神駝的情形，他並不是不想規避這一個問題。

然而，他却也知道自己是避無可避的，是以他只是僵硬地站着一動不動，直到東方白提高了聲音，問了他第二遍，他才點頭道：「是眞的！」

東方白的身子一震，抬起頭來，他的心中，在突然之間，有了極其滑稽好笑的感覺，他和血猿神君在一起之際，血猿神君便曾對人說過，他是東方霸主的兒子，當時，他是認爲那是天下最可笑的事情了。

但是現在，這最可笑的事情，却居然是事實，他的確的東方霸主的兒子！

東方白本來還想忍住了不笑的，但是他却實在忍不住了，就在烈火神駝的話一出口之後，他身子一震，接着，便仰天大笑了起來！

他雖然是在笑着，但是，他的笑聲，却凄厲到了極點，令得人不寒而慄！

在他身邊的凃雪紅，一直不知東方白究竟在說些什麼，心中本就充滿了疑惑，再一聽得，忽然之間東方白那樣怪笑起來，更是大吃了一驚，叫道：「東方大哥！」

但東方白却充耳不聞，仍然自顧自地笑着，血猿神君也倏地轉過身來，怒道：「這有什麼好笑，你再笑，我老大耳括子打你！」

可是，東方白仍然不理會血猿神君的威脅，他一樣高聲笑着，血猿神君身形向前直跳了過來，手起一掌，便向東方白的臉上摑去！

可是他那一掌，却並未摑中東方白！

他那裏手掌才揚了起來，烈火神駝便叫道：「別碰他！」烈火神駝一面叫，一面反手一抓，五指如勾，抓向血猿神君的手腕。

血猿神君連忙縮回手來，但是烈火神駝出手十分之快，血猿神君一縮手間，他的手腕自然未被抓住，然而烈火神駝五指緊處，「嗤」地一聲響，血猿神君的衣袖，却被扯下了一截來。

血猿神君面上變色，喝道：「駝子，你究竟怎麼了？」

烈火神駝搖着頭，他臉上的神情十分痛苦，他的聲音也極其異樣，祇聽得他道：「別去打擾他，由得他去笑一個够！」

烈火神駝口中的「他」，自然是指東方白而言的。血猿神君一呆間，東方白的怪笑聲，却也戛然而止。他的笑聲一止，凃雪紅便連連搖着他的手臂，道：「東方大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東方白面色蒼白，但是他的神情，却已漸漸地鎭定了下來，祇聽得他長長地吸了一口氣，道：「雪紅，這件事說來話長了。」

凃雪紅急道：「不論如何說來話長，你都得告訴我，一定要告訴我！」

東方白道：「自然告訴你，來，我這就詳細告訴你了！」他一面說，一面挽着凃雪紅的手臂，像是此際除了他和凃雪紅之外，再也沒有第三個人一樣，向前走了出去。

他和凃雪紅一走，嫦娥亦步亦趨，跟在後面，烈火神駝和血猿神君兩人，却兀立不動。

直到東方白和凃雪紅兩人，走出了七八步，才聽得烈火神駝大叫一聲，道：「東方白！」

東方白的身子陡地一震，立時站定。

但是他在站定了身子之後，却並不轉過來。

烈火神駝也不趕向前去，祇是站在原地道：「你到什麼地方去？」

東方白又震了一震，才道：「我，我實在不知道。」

烈火神駝又道：「我是你師父，你不和我在一起，却想到何處去？」

東方白聽得烈火神駝那樣說，心中實在是難過了極點！烈火神駝是他的師父，也一直是他心中最敬仰的一個人！可是，烈火神駝却一直瞞着他的身世，瞞得如此之久，以致他這時，突如其來，在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之後，身受的打擊是如此之重！

他心中對烈火神駝的觀感，已經大大地的改變了！

可是，如今烈火神駝這樣問他，却令得他的心中，又感到了一陣凄楚！

東方白覺得自己實在是不應該責怪烈火神駝的，烈火神駝實是有難言之痛！他仍將自己當作是他的徒弟，但自己應該怎樣呢？

東方白不由自主，苦笑了起來！他是東方霸主的兒子，怎可能再作爲烈火神駝的徒弟？

他的苦笑聲，乾澀之極，令得聽到的人，心中也不舒服之至，祇聽得他道：「我……我還是你的徒弟麼？祇怕不……不是了吧！」

東方白這一句話一出口，在一旁的凃雪紅，首先嚇了老大一跳！

因爲武林之中，不論正邪各派，首重尊師，背叛師門，乃是十惡不赦的大罪，而東方白却公然不認烈火神駝是他的師父！而且，這種事，和東方白正直的性格，又是格格不入的！

凃雪紅心中吃驚，不由自主的，發出了一下驚呼聲。她以爲烈火神駝聽了，一定會大發雷霆，嚴詞責斥東方白的了。

可是，事情却和她所想的不一樣！

祇聽得烈火神駝也發出了一下苦笑聲來，道：「那樣說來，你是要去找你的父親了？」

東方白的心中，又感到了一陣抽搐，烈火神駝竟然那樣不了解他！

他仰起頭來，又發出了一陣怪笑！

凃雪紅實在忍不住了，她心中的疑惑，已到了極點，她大聲問道：「東方大哥，你在說些什麼？你的父親？你的父親是誰？」

東方白本來，一想起要對凃雪紅講明自己的身世，心中就不免生寒的。

可是此際，他止在大受刺激之際，凃雪紅一問，他一橫心，大聲道：「我的父親，便是赫赫有名的東方霸主！」

凃雪紅驀地向後面退了一步，一時之間，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是東方白却又怪笑了起來，道：「我是東方霸主的兒子，你說，我的身世不是很顯赫麼？」

凃雪紅眞是受了驚，因爲「東方霸主」四字，實在太以驚人了，卽使是聽到東方霸主的名字，也足以令人呆上半晌了，何況此時，東方霸主的名字，還和對她來說，已是唯一親人的東方白，有了如此親密的關係，凃雪紅的心中，怎能不受震動！

一時之間，凃雪紅的腦筋轉不過來，不知道是歡喜好，還是吃驚好！

她只是張大了口，搖着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而東方白在大叫了兩聲之後，情緒已然不再那麼衝動了，他不再怪笑，他的聲音，也變得十分沉痛，只聽得他道：「雪紅，你不必搖頭，我的確是東方霸主的兒子，不但東方霸主如此說，我的師娘也這樣說，現在，你聽到了，我師父也那樣說！」

這時候，凃雪紅的腦筋也轉過來了，她的心中，實是爲之大喜！

她所熟悉的東方白，是烈火神駝的徒弟，那自然令得她有一可靠靠山了，她到六盤山來報信，她冒認嫦娥的女兒，全只爲了找依靠。

可是，天下還有什麼依靠，可以比得上東方霸主的？

東方白是東方霸主的兒子，她又和東方白的關係，如此之親密，那麼，順理成章，東方霸主自然也成了她的靠山，從此之後，武林中人，誰還敢惹她，她還怕什麼？

一想到這一點，凃雪紅心頭狂喜，幾乎忍不住便要手舞足蹈起來！

她這時心情，和東方白是截然相反的，她一聽到自己可以和東方霸主有關係，高興莫名，求之不得，但是東方白却是痛苦之極！

東方白這時，却也可以看到凃雪紅的俏臉之上，喜氣洋溢，那令得他呆了一呆，道：「雪紅，你心中好像很高興？」

凃雪紅一時之間，也來不及去想想東方白內心的想法，立時脫口而出，道：「我自然高興！難道你——」

她講到這裏，抬頭向東方白望去，一望之下，才突然住了口。

在那剎間，她心念電轉，想起東方白的種種情形，和他此際的臉色，她立時明白，東方白是極其不願作東方霸主的兒子的！

涂雪紅為人，何等聰明，她立時改口道：「難道你——你不高興麼？你已明白了自己的身世，那是天大的喜事啊，東方大哥！」

東方白攤開了雙手，道：「可是……可是……我的身世弄明白了之後，卻是東方霸主的兒子！」

涂雪紅忙道：「東方大哥，令尊卻是天下第一高手！」

東方白搖着頭，道：「他？他也是天下第一魔頭！」

涂雪紅道：「不論怎樣，他旣是你的父親，你自然該和他在一起，跟他學藝才是！」

東方白的身子，震動了一下，他用一種十分異樣的眼光望着涂雪紅，那種眼光，使涂雪紅感到東方白在望着的，不是自己，而是一個陌生人！

涂雪紅心頭亂跳，道：「你怎麼了？」

東方白緩緩地道：「雪紅，剛才你說的話，可是你心中眞這樣想麼？」

涂雪紅心知東方白的心中，是不以自己的講法為然，她立時一扭身，道：「那可不關我事，東方霸主是你的父親，與我有什麼相干？」

東方白輕輕來到了她身邊，道：「雪紅，你自從知道了我的身世之後，不感到難過，是感到高興麼？」

在那剎間，涂雪紅的心中，對東方白也突然起了一股嫌煩之感。但此際她旣知東方白的來歷，卻也隱忍着並不發作，道：「自然想到高興。」

東方白仰天長嘆了一聲，道：「那麼，誰會和我一樣，感到難過呢？」

他那句話，說得實是凄愴之極，但是實際上，仍然不能代表他心中哀痛的十分之一！烈火神駝跟着嘆了一聲，道：「東方白，我知道你的心境！」

東方白一轉身，雙膝一屈，向烈火神駝跪了下來，連拜了三拜，道：「師傅，我們以後，也不必師徒相稱了，就此別過了！」

他一面拜，一面講那幾句話，雖然他拼命使自己的言語不致走樣，可是他那幾句話，卻實在是尖聲叫了出來，而不是講出來的。

烈火神駝僵立着，張大了口，一句話也不說。

而在一旁的血猿神君，只一聲大喝，隨着他們的一聲大喝，只見他一張臉，漲得血也似紅，厲聲道：「東方白，你此言何意？」

但是東方白卻不回答他的話，只是向着他苦笑了一下，道：「他明白。」

他在說話之間，向烈火神駝，指了一指，而他也立即改了口，不再稱烈火神駝為師傅了。

血猿神君連忙轉過頭，向烈火神駝看去。

從烈火神駝的神情來看，他的心中，顯然已接受了那突如其來的打擊，是以在他的臉上看到的神情，已不是驚愕，而是極度之沮喪！

只見他點了點頭，道：「是的，我明白，血猿，你不必說我們之間的事了！」

血猿神君瞪着眼，氣得呼嚕呼嚕地喘着氣，過了半晌，才道：「好！好！我不管，我不管，東方白，我至今才算知道了你！」

烈火神駝道：「血猿，你別說！」

白猿神君一陣怪笑，道：「你叫我別管你們的事，我已經不管了，說也不讓我說麼？」

本來，依着烈火神駝的脾氣，是一定還要和血猿神君爭論下去的。

可是，此際，他實在是感到了心灰意懶之極，是以，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要知道，自從烈火神駝在大江之岸救了月芬和東方白之後，這二十多年後，他和月芬，雖然始終只是一雙掛名夫妻，但是他心中對月芬的愛念，卻始終不輟！只不過他心中同時也極敬重月芬，是以他除了在行動上，對月芬照顧得無微不至，始終未表露過自己的愛意。

在他和月芬之間，還有着發乎情，止乎禮的障碍，但是在他和東方白之間，卻全是無隔閡的！

東方白當然不是他的兒子，但是他卻看着東方白長大！從東方白蹣跚學步，看到他牙牙學語，看到他成為翻天拆地的頑童，又看着他成為又瘦又長的少年，然後看着他成了風度翩翩的年輕人。

他也看着東方白如何從最簡單的入門功夫練起，一直練到在武功上極有造詣。

東方白對他，始終只當他是師傅，有的只是尊重和敬畏，但是他對東方白，卻是全副心神在愛護着的，表面上看來，他似乎對東方白十分嚴厲，但實際上，只有上天才知道他是如何關注着東方白！

在東方白小時候，他經常守在東方白的榻前，就着油燈怔怔地望着東方白，可以一望好幾個時辰，甚至直到天明！

但是，在二十多年之後，東方霸主卻突然又出現了，月芬被東方霸主帶走，這幾乎已等於帶走了烈火神駝一半的生命。

然而在月芬這件事上，他雖然難過，他還可以禁受得起，因為他深知這二十多年來，在月芬的口中，絕口未曾提起過「東方霸主」四字，但是在她的心底深處，卻還是在懷念東方霸主的。

繼月芬離去之後，烈火神駝最害怕的一件事，

也突然發生了，那便是：東方白明白了他自己的身世！

烈火神駝之所以認得那是最可怕的一種事，那是因為他深知東方白的為人。東方白耿直，忠義，也固執，而東方霸主卻是一個蠢人皆知的大魔頭！

當東方白知道了自己竟是這樣一個聲名狼藉的大魔頭的兒子之際，他心頭上所受的傷害，實在不是其它任何力量所能造成的！

而可怕的事，畢竟發生了，他在開始的時候，心中恨血猿神君，為什麼不聽他的話，將東方白遠遠帶開去，遠離六盤山！

但是，他明白血猿神君並不知道東方白在知道了自己身世後會產生的痛苦！而他是明白的，因為他太了解東方白了！

而他也明白為什麼此際，東方白不肯再和他師徒相稱了，東方白是因為在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之後，覺得再和他師徒相稱，定會佔奪了烈火神駝的聲名！

東方白實是為了烈火神駝着想，才勉強出此下策的！

東方白心中的痛苦，還有烈火神駝可以了解，但是烈火神駝心中的痛苦，實是世上再也沒有什麼人，能以了解他的了！

二十多年來，他是在做着一場夢，而今夢醒了，什麼也沒有了！

在那樣的情形下，他那還有心情，去和血猿神君爭辯什麼。

他低着頭，緩緩地轉過身，向前走去。他的行動，十分之遲緩，遲緩得看到的人心滯，因為他的頭低着，是以他的身形，看來更是短矮。

在那一剎間，他給人的印象，絕不再是叱吒風雲的武林高手，是使人感到他是一個一無所有，可憐的駝子！

血猿神君本來，還想說些什麼的，可是他一張開了口，就看到了烈火神駝那樣的背影，烈火神駝乃是他數十年來的生死至交，這令得他的心中，也一陣難過，再也說不出話來。

烈火神駝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不一會便轉過山洞，看不見了。只見血猿神君「騰騰」向前出了兩步，看他的情形，像是想去追烈火神駝的。

然後，只聽得他長嘆一聲，轉過身，向相反的方向，疾掠了開去。

東方白怔怔地站着，他自然也看到了烈火神駝那豪氣消失的背影，他再也忍不住，雙眼之中，熱淚已然流了下來。

在他身邊的涂雪紅仰頭望着他，涂雪紅的心中，實是不明白東方白有甚麼好難過的，她的心中甚至想到十分不耐煩，以她的性子而論，她實是忍不住要斥責東方白了！

然而，此際她已知東方白是東方霸主的兒子，而她又想依靠東方霸主，是以也不敢得罪東方白，只是更想籠絡東方白。

要知道她雖已冒認了是嫦娥的兒女，已有了一個大大的靠山。但是嫦娥却時而瘋顛，時而清醒，而且，嫦娥的武功高，却是嫦娥自己的事，又不能傳給她。而東方霸主，却是大不相同了！

光為了這一點原因，她也決計不肯離開東方白的了！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強忍下了心中的不耐煩，柔聲道：「東方大哥，你何必流淚？」

東方白乃是至情至性的人，他本來還只是在流淚而已，給涂雪紅這樣一說，却觸及了他心中的傷心處，索性放聲大哭起來！

他放聲大哭，涂雪紅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心知自己勸也沒有用，不如讓他去哭一個痛快再說。是以她賭氣走開了幾步，在一個樹樁上坐了下來。

東方白揮淚大哭，足足哭了兩盞茶時，哭聲才算漸漸地收住了，只見他雙眼紅腫，轉過身來，一面抹着眼淚，一面叫道：「雪紅！」

涂雪紅一扭身，背向着東方白，却不去應他。

東方白吸着氣，向涂雪紅走了過來。涂雪紅自然聽到東方白向她走近來的腳步聲，但是她仍然不轉過身去。她只怕東方白不向她走來，如今東方白已向她走來了，她還怕些什麼？

東方白來到了涂雪紅的背後，站了一會，才啞着聲道：「雪紅，你在生氣麼？」

涂雪紅心中在暗忖，如何才能使他死心塌地地不肯和自己分離呢。最好的辦法，自然是先順着他的意思，如果自己一味使性子，那又和林浩生一樣，將他在自己的身邊趕走了！

是以，她聽得東方白那樣問自己，先嘆了一聲，才幽幽地道：「我生誰的氣？我只是在生自己的氣，恨我自己不能分担你心中的難過！」

東方白乃是正人君子，常言道：「君子可以欺其方」，那便是因為君子的心中，絕對想不到人心竟有如許險詐奸謀的原故。東方白自然更想不到，自己心愛的涂雪紅，這時心中所轉的念頭，全是為她自己着想，沒有一絲一毫是為着他！非但如此，還要口是心非，來博取他對她的好感！那實是東方白做夢也想不到事！

是以，他一聽得涂雪紅那樣說法，心中一熱，大是激動，幾乎又要落下淚來，他輕輕撫摸着涂雪紅的秀髮，低聲道：「雪紅，我錯了，我剛才不應

該哭的。」

涂雪紅聽得他那樣說，還以爲他已經想通了，心中一喜，道：「是麼？」

她一面說，一面仰起了頭來。

可是東方白却已然道：「我剛才，以爲天地間雖大，但是我已然一無所有了，是以才放聲痛哭的。但現在我已知道我還有你，我何必痛哭？」

涂雪紅一怔，道：「東方大哥，你這是甚麼話？你的父母——」

她話還未曾講完，東方白便重重地一頓足，道：「再也休提起他們！」

東方白這句話，令得涂雪紅心中大怒，她立時沉聲道：「你這是甚麼話，他們是你的父母，你母親在含辛茹苦之際，仍然替你因襲父姓，便是爲了好叫你日後在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之際，不忘她的一片苦心，如今你難道準備不要父母了麼？」

涂雪紅的那一番話，雖然全是爲了她自己的利益而說的，但是那一番話，却也是說得十分得體，令得東方白毫無反駁的餘地！

需知古時禮教甚嚴，父母權威，何等之甚，爲人子者，若然不孝，那便被目爲禽獸不如了！

東方白被涂雪紅的那一番話，說得面色蒼白，呆了半晌，才囁嚅道：「可是……可是他却是東方霸主！」

涂雪紅一字一頓，道：「別說他是東方霸主，就算他是東方妖精，他是你的父親，就是你的父親。如果你以爲他聲名不好，就不認他爲父，那你首先就有了不孝的罪名，我這會和你在一起麼？」

涂雪紅這樣講，實在是冒着幾分險的。

因爲如果東方白說：你不和我在一起，那就不和我在一起好了的話，涂雪紅就再也無計可施了。

然而涂雪紅敢以那樣說，那是因爲她看出，東方白對自己，十分眷戀，而且，自己的話，在表面上聽來，是一番大道理，正好令得東方白這樣性格的人，非接受自己的話不可。

果然，東方白向後退出了一步，他的臉上神色，更加難看了，他苦澀地笑着，道：「雪紅，我想……我想我從此不再涉足江湖，找一個人跡不到的地方去處，了此殘生，如果有你和我在一起，那我們既無憂亦無慮，也不啻神仙，那難道有甚麼不對麼？」

涂雪紅冷笑了一聲，道：「在你而言，或者是無憂無慮，但是你可曾想想，你的母親又如何？她好不容易盼到了一家團圓，你却突然不見，她又該如何牽腸掛肚？唉，我回想到從小便死了母親，做夢也想自己能有一個母親，絕想不到你竟會……竟會……」

她的話還未講完，東方白已突然伸出手來，掩住她的口。涂雪紅也不向下說去。

東方白仍然好一會不出聲，在那刹間，他心中忐忑交戰，突然不知道如何才好。過了許久，才聽得他長嘆一聲，道：「雪紅，你說得對，我……娘她對我的深情，我絕不能忘，若是我就這樣離她而去，只怕她心傷得比甚麼都甚，我却不能如此。」

涂雪紅突然聽得東方白終于講出了這樣的話來，心中大喜，忙道：「東方大哥，我知道你是明白人。」

東方白此際，心中已有了決定。可是他的心情，却一點也不輕鬆，相反地，還極之沉重。

因爲他的決定，和他本性，是全然相違的。

涂雪紅又道：「他們在那裏，你還不快去見他們？」

東方白苦笑着，道：「他們在一個山谷之中，可是我離開的時候，心中亂成一片，我却也不知那山谷在甚麼地方，我想……我想……」

涂雪紅見他連東方霸主在甚麼地方都不知道，心中又急又氣，「唉」地一聲，道：「你想甚麼？你怎麼連他們在何處也不記住？」

東方白聽得涂雪紅因爲這樣的事而責備他，心中不禁愕然，反問道：「我爲甚麼要記得？」

涂雪紅道：「你眞說得輕鬆，你爲甚麼要記得，他們是你的父母啊！」

東方白又呆了半晌，然後極其沉重，一字一頓地道：「他們是我的父母！我想他們一定會來找我的，我只怕不能擺脫他們，還怕見不到他們麼？」

涂雪紅道：「如今你就見不到他們！」

東方白又四面張望了一下，才道：「我依稀記得來時的方向，我們走吧。」

涂雪紅心中高興了起來，她向嫦娥招了招手，嫦娥就像是一個木頭人一樣，涂雪紅向她一招手，她便跟在涂雪紅的後面，向前走去。

涂雪紅的心中，已在盤算着，見到了東方霸主之後，如何說話才好。

自己和東方霸主，本來一點關係也沒有，全是因爲東方白的緣故，那麼，自己自然應該首先對東方白親熱一些，也好叫東方霸主看在眼裏，心中有數，不將自己當作外人！

她一面想着，身子漸漸地靠近東方白，兩人變成偎依着在向前慢慢地走出去。

東方白雖然不知道涂雪紅的心中有着那麼多的念頭，他只當這時，涂雪紅對着自己，是爲了安慰他的不幸，是以他心中十分感激。

兩人向前走出了五六里，東方白本來就只是依

稀記得方向而已，但這時轉了幾轉，連方向也全忘了，他不得不停了下來。

涂雪紅的頭靠在東方白的肩上，微微仰起頭來，道：「怎麼了。」

東方白道：「我實在眞是認不得他們在什麼地方。」

涂雪紅皺着眉，她總算未曾再出言埋怨東方白，道：「如果他們仍然在山中，那你大可以出言呼叫——」

東方白還未曾回答，突然聽得身後的嫦娥，發出了一聲怪叫，道：「好啊，你又來了。」

涂雪紅和東方白兩人，一聽得嫦娥的怪叫聲，立時轉過身來，他們兩人才一轉過身來，便看到東方霸主，正站在一條小路口子上。

東方霸主身形微矮，望定了嫦娥，神情顯得十分之緊張，而嫦娥的雙眼，也瞪定了東方霸主。

本來，嫦娥爲人，渾渾噩噩，和什麼人動過了手，她也全然記不得的。但是東方霸主的武功特別高，是以給她的印象特別深，所以一見東方霸主，居然立時認了出來。而且還高聲怪叫！

一看到東方霸主，東方白和涂雪紅兩人，心情大不相同！東方白立時想起了東方霸主的話，東方霸主在他逃走的時候，曾說過他是逃不了的，他一定會回來，現在果然給東方霸主講中了！

但是，涂雪紅一看到東方霸主，心中却極之高興，她連忙拉着東方白，向前急步走去。

她一面向前走去，一面道：「媽，千萬別和東方先生動手，我們是自己人！」

嫦娥雙眼翻着，她心中實是沒有法子弄得明白涂雪紅這樣講是什麼意思，但涂雪紅叫她不可動手，她却是聽得懂的，是以她重又木然而立。

涂雪紅剛才那一句話，別說嫦娥心中不明白，就算是東方霸主，聽了之後，也是陡地一呆，不明白自己何以會和涂雪紅成了「自己人」！

但是，當東方霸主抬起頭來，向涂雪紅一看，看到她挽住了東方白的那種情形時，他便已恍然明白了。

看官，需知涂雪紅的心地，雖然奸詐，但却只是小奸，但東方霸主却是地地道道的老奸巨滑，涂雪紅雖然只講了一句話，但是涂雪紅的心中在想些什麼，在東方霸主的眼中，已是雪一樣亮了！

東方霸主自然同時也明白，東方白突然之間會回到自己這裏來了，他「呵呵」一笑，道：「這位姑娘——」

涂雪紅忙道：「東方前輩，我叫涂雪紅。」

東方霸主斜睨了嫦娥一眼，道：「涂姑娘是她的女兒？」

涂雪紅尷尬一笑，道：「這話說來很長，現在却也不方便說。」

東方霸主道：「好，好，你年紀輕輕，却聰明機伶，難得，難得！」

聽得東方霸主稱讚自己，涂雪紅的心頭亂跳，高興莫名，她只當東方霸主一定會要收自己爲徒了！可是東方霸主只講了幾句，却又住了口，不再說下去，只是揚聲叫道：「東方白！」

東方白悶哼了一聲，算是答應。

東方霸主笑道：「看你這不情不願的樣子，定然是在駝子那裏，將事情弄淸楚了，是也不是？」

對於東方霸主的問題，東方白實是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他又再悶哼了一聲。

東方霸主哈哈笑了起來，道：「你年紀也不輕了，在如今這時候，突然有了轉變，自是不慣之極，你現在不肯叫我，我也不會怪你！」

東方白聽了，心中不禁鬆了一口氣，他本來最担心的便是此際東方霸主硬要他父子相稱，現在這件事慢慢再提，至少不會那樣尷尬了。

是以他苦笑了一下，道：「你說得是。」

東方霸主十分高興，道：「我已派人去找你兄弟了，我們父子三人聯手，當眞是天下無敵了！」

東方白一聽，雙眉皺得更緊，沉聲道：「你，你可別逼我太甚。」

東方霸主笑道：「我逼你什麼？他確然是你的兄弟，你們之間，或有隔閡，但仍是兄弟！」

東方白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東方霸主剛才的那句話，字字如同霹靂一樣，响在他的心頭，震得他只感到了一陣頭眩！

東方霸主說得不錯，絕沒有什麼人逼他，他可以恨東方霸主，他可以鄙視雷三，但是，他不能抹煞事實，他不能否認東方霸主是他的生身之父，他也不能否認雷三是他的兄弟！

東方白在刹那間，只覺得天旋地轉，身子陡地向旁，側了一側，尙幸就在他的身邊，有一塊大石，他身子一側就靠在那塊大石之上，要不然，眞可能立時摔倒在地上了！東方霸主一直望着他，等他又站定了身子，才冷冷地道：「原來所謂名門正派的人，全是一樣的，一聽得東方霸主的兒子，便一定當他是壞人？你雖也是我的兒子，却也看不起自己的弟兄，那全是因爲你在駝子門下學藝之故，是也不是？」

東方白微微喘着氣，道：「雷三的所作所爲，我不信你竟不知道！」

東方霸主道：「當然我知道，但如果席大一早就答應了雷兒和他女兒的婚事，還會有什麼事發生

呢？」

東方白大聲道：「席大先生爲什麼再將自己的女兒，嫁給雷三？」

東方霸主也立時疾聲道：「爲什麼不能？雷三有什麼不好？在他門下弟子之中，雷三人最聰穎，武功也最高，他女兒也心屬雷三，席大之所以不答應，只因爲一點，因爲雷三是我的兒子！」

東方白苦笑了一聲，道：「就是那一點原因，也已經够了。」

東方霸主「嘿嘿」地冷笑起來，道：「你最好快些想通，你是我的兒子，做我的兒子，絕沒有什麼不好，我們父子三人，將是武林中空前絕後的高門，武林中絕沒有什麼人，可以敵得過我們三人，將是千百年之後武林中共所敬仰的高人！」

東方霸主講到後來，簡直是在高聲喊叫一樣！

東方白的面色，變得很難看，這時，他只覺得自己像是陷進了一個極大的蛛網之中，任憑他如何掙扎，也都掙扎不脫了！

而他的心中，却又想不通自己此際的遭遇，使得他心情痛苦，竟如此難以形容。

涂雪紅一直站在東方白的身邊，這時她輕聲叫着東方白，但是東方白却恍若未聞，因爲東方白的心中，亂到了極點。

就在這時候，忽然聽得遠處，一陣脚步聲，迅速地傳了過來，從那陣脚步聲聽來，向近處奔來的人，只怕有五六個人之多。

轉眼之間，那一羣人已轉過了山角，在眼前出現，涂雪紅和東方白兩人，也同時聽到東方霸主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們兩人也連忙抬起頭，向前看去。

只見最前面的兩人，身形矮小，但來勢快絕，一身黑衣，十分異相，這兩人一到近前，立時站定，向東方霸主行了一禮，道：「東方先生，幸不辱命！」

而跟在那兩人之後的，是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他們手拉着手，臉上全有着疑惑不定的神色，這兩個年輕人，男的正是雷三，女的則是席珍！

在雷三和席珍之後，另外還有兩人，一個是胖子，滿面肥肉，將五官擠在一起，看來怪模怪樣，另一個則是一個灰衣老者。

雷三一到近前站定，看到了東方白和涂雪紅兩人，他面上神色，也爲之一變。

可是，在他身前身後，全有兩個人在，看樣子他是被那四個人硬逼了來的，是以想再逃走，當然也不是易事，他只是傲然而立，睨視着東方白。

東方白「哼」地一聲，立時轉過頭去，連望也不向他望上一眼。

東方白已然知道了他自己和東方霸主，雷三三人之間的關係。但是雷三却還全然不知內情。雷三和席珍兩人，是在兼程趕往江南途中，被那四個人截住的，那四個人向雷三說，東方霸主要見他，雷三倒不像東方白那樣，一聽到東方霸主的名字就心生嫌惡。但是他却也不願意和東方霸主見面。

是以，他曾和那四個人動過手，但是那四人全是邪派中一等一的高手，雷三和席珍兩人，如何敵得過他們？只得跟着他們前來。

雷三也未曾見過東方霸主，他一到，看見了東方白和涂雪紅兩人在，心中便是一呆，不知道他們何以在這裏。

他只知道東方白是烈火神駝的弟子，而烈火神駝和席大先生，聲氣互通，他只覺得大是不妙，是以心中十分焦急，想走也走不脫。

可是，當他一向東方霸主望去時，他却又陡地一呆！

他雖然從來也未曾見過東方霸主，但是東方霸主乃是方今天下，一等一的高手，高手自有高手的風度，站在那裏，氣吞山河，也與衆不同！

雷三只看了東方霸主一眼，心中便已暗自佩服，心忖武功高的人，果然不同凡响，如果自己的武功，能和他一樣，那也不必如同喪家之犬一樣，在江湖上到處避人，不敢見人了！

他想到自己的處境，心中不由自主，長嘆了一聲。

也就在這時，只聽得東方霸主用十分柔和的聲音叫：「雷三！」

雷三沉聲說道：「尊駕就是要見我的東方先生麼？」

東方霸主的聲音，聽來更是柔和，道：「雷三，你怎麼叫我東方先生？」

雷三一呆，道：「那麼我叫你什麼？」

雷三爲人，絕頂聰明，這時，他已然看出事情十分蹺蹊，東方霸主決不是無原無故叫自己來的。但是他再聰明，也想不出東方霸主是爲什麼叫他前來，他至多以爲東方霸主有意將他收入門下而已。

但是，僅僅想到了這一點，雷三的心中也够高興的了！

要知道自席大先生要捉他之後，雷三遠走關外，又折回中原，當眞如同漏網之魚一樣，甚至在午夜之中，也會驚得跳了起來，以爲已落入人家的手中。

在那樣全無依靠的情形之下，如果忽然有了東方霸主那樣的依靠，那是何等之事！

他問出了那句話之後，焦切地等着東方霸主的

回答。

東方霸主吸了一口氣，沉聲道：「三兒，我是你的生身之父，你叫我甚麼？」

雷三是何等聰明的人，腦筋轉得何等之快，東方霸主的這個問題，又是如此簡單，去問三歲孩兒，三歲孩兒也是立時可以回答出來的。

但是，雷三在那時候，却是張大了口，望住東方霸主，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當然，這並不是雷三不知道應該如何稱呼自己的生身之父，而是他實在被東方霸主的話弄得怔住了！那是他絕想不到的一件事！

雷三對自己的身世，本無所知，只不過在師兄弟之間，探知自己是一個由姓雷的走方郎中領養的孤兒，被師父在峨嵋山中撞見，師父看出自己根骨不凡，這才將自己收在門下的。

因爲那走方郎中姓雷，是以自己也姓了雷，至於那個「三」字，也是那走方郎中隨意叫出來的，而並不是自己眞正排行第三之故。

雷三也曾發願，要弄明白自己的身世，但是他還未曾奉命在江湖上行走，便已發生了他和席珍之間的事，席大先生一怒之下，雷三幾乎性命難保。他本是個聰明人，聰明人便容易走極端，在離開了峨嵋山之後，他故意做了不少人所不齒的壞事。

雷三是明明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壞事而仍然去做的，他沒有別的法子可以和武功絕頂的席大先生對抗，他拚命做壞事，而他又是席大先生的弟子，那樣自然可以令得席大先生的聲名受損，這是他心底蘊藏着的復仇願望的一種變態的發洩。

在那樣的情形下，他自然也無法找到那個姓雷的走方郎中，將自己的身世弄得清楚的。

可是此際，他却知道自己的身世了，邪派第一高手東方霸主親口告訴他，他是東方霸主的兒子！

那實在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實在令得雷三不知怎樣講才好。

東方霸主看着雷三那種樣子，「呵呵」笑了起來，道：「你怎麼了？張大了口，却一聲不出，剛才我和你講的話，你可聽見了？」

雷三是和席珍一起來的，席珍一直站在雷三的身邊，當雷三發呆之際，她也是一樣在發呆，直到這時，她才陡地尖叫了起來，道：「師哥，他說，你是他的兒子！」

雷三無法回答東方霸主的話，他這時只是轉過頭來，苦笑着，道：「我……我怎麼會是他的兒子，師妹，你說，我怎麼會？」

東方霸主笑道：「你乍一明白自己的身世，自然不免驚愕，和你大哥東方白一樣，你們倒眞是一對兄弟！」

雷三又嚇了一跳，道：「甚麼？」東方霸主向東方白一指，道：「他是你的大哥，你們是兄弟，我是你們的父親，只不過你們兩人，各有不同的母親而已。」

雷三仍然發呆，但是他却並沒有呆了多久，便笑了起來，道：「這，這不是太有趣了麼？」

東方霸主道：「確然有趣，我們父子三人，從來也沒有在一起過，但現在總算團聚了。」

雷三望了望東方霸主，又望了望東方白。這時候，他心中仍然不明白自己何以會是東方霸主的兒子，但是他却歡喜有那樣的關係。

是以他立時踏前一步，道：「不孝孩兒雷三，叩見父親大人！」

他一面說，一面早已拜了下去，東方霸主呵呵笑着，將他扶了起來。席珍在一旁尖聲叫道：「師哥！」

東方霸主抬起頭來，他已經立時知道席珍爲甚麼要叫雷三了，是以他沉聲道：「席姑娘，雷三的身世，令尊是早已知道了的！」

席珍一怔，道：「那……不可能吧！」

她是席大先生的女兒，如何不知自己父親的性子？

席大先生嫉惡如仇，和東方霸主正邪不兩立，如何會知道了雷三的身世，仍將他留在門下！

這時，不要說席珍不信，連雷三的臉上，也滿臉皆是疑惑之色！

東方霸主却道：「席大先生還在世上，話不是只由我一人說的。席大先生知道雷三身世那年，雷三十二歲，但已將他武功心法，學得頗有進境，他在那樣的情形下，知道了雷三的身世，確是進退兩難！」

他講到這裏，停了一停，向雷三望去。

雷三的心中，恨極了席大先生，他可以想到，如果東方霸主所說是眞的，那麼席大先生那時，當眞是爲難之極；只要席大先生心中爲難，那怕那是早過去的事，他也感到了一陣快意！

是以他道：「好啊，讓他煩上一煩！」

席珍瞪了雷三一眼，但是却沒有什麼。雷三又望着席珍一呆，像是在對席珍說：你別怪我，若不是你爹橫阻好事，我們又何致於此？

東方霸主道：「是啊，我到峨嵋去見他，他那時，若是由我將你帶走，那麼他本門武功，便由此外傳，他自然不願，是以他求我再也別提此事，由得你在他門下，由他栽培成人。我當時便答應了他，但要他不對你有任何歧視，否則我便說穿你的身世了！」

（未完待續）

魔中俠續集

關外玉鳳

曹若冰·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假裝爲「金笛先生」易從哲，偕何瑤卿回返逍遙莊，詎爲何沛宇從他眼神上看出破綻，召來總管「血手追魂」宋至勤，欲把南宮逸奇擒下，詎反爲南宮逸奇所制，說出身世及此來目的，旨在拯救被挾制的何莊主，何沛宇對拯救生父之事似不顧與南宮逸奇會商，却堅欲往羅刹寺會晤易從哲，南宮逸奇從他態度上看出有點不對，乃故縱之去，然後與何瑤卿在後追踪，果不出所料，何沛宇出莊後竟逕往龍首山，迨南宮逸奇二人追到已失去其踪影——

狐狸雖狡終現形

南宮逸奇星目神光如電灼灼地望望對崖，又望望壑底，對崖，是一片黑壓壓的森林，壑底，則是怪石崢嶸，尖如箭矛劍刄！

衡情度勢，憑何沛宇的一身所學功力，雖然是當今武林年青一輩一流高手中的一流，但是，尙無飛渡三十多丈寬的功力，也無那下躍五六十丈深之能！

然而，何沛宇他去了那裏呢？難道是上了天，入了地……

南宮逸奇雖是奇才蓋代，智慧過人，但於此情形之下，也不禁發了楞，有點兒想不通地陷入了一片沉思中。

寒風刺骨雖然令人難耐，但是，沉寂的氣氛却比刺骨的寒風更令人難耐！

在南宮逸奇沉思中，何瑤卿忍不住地開了口，語音嬌甜地問道：「南宮大哥，我哥哥是往這裏來的麼？」

南宮逸奇微一點頭道：「不錯，他正是往此地來的。」

何瑤卿美目眨動了一下，道：「那他可能是渡過對崖去了。」

南宮逸奇道：「姑娘認爲有可能嗎？」

何瑤卿道：「南宮大哥可是認爲他沒有飛渡過去的那份功力？」

南宮逸奇點頭道：「不錯，無論是飛渡或是下躍，他都該不能！」

何瑤卿微微一笑道：「可是，如果對崖有接應

，用弓箭繫上一條繩索射過來，讓他抓着繩索騰身飛渡，於眞氣將洩，身形下沉之時，那對崖之人凝聚眞力，適時一抖繩索，使他藉以借力飛渡過去，應該不是難事！」

這確實是個好辦法，如此一來，別說只是三十多丈，就是再寬十丈，也無多大困難！

可是，南宮逸奇心念電閃之間，竟搖了搖頭，道：「這辦法雖然可以彌補他功力的不足，可以飛渡過去，但其可能性仍然不大！」

何瑤卿問道：「爲什麼？」

南宮逸奇道：「原因是對崖那接應之人，不但必須是一位內功眞力兩皆深厚的上乘高手，繩索回收的手法不但必須極快，而力量時間更須配合得恰到好處，絕不能有絲毫失誤，是以，這辦法說來容易，使用起來却是極爲困難，極險！」

這分析不錯，是理，也是實情。

何瑤卿美目眨動地，想了想，說道：「那麼，依……」

她話未說完，南宮逸奇突然抬手朝她一搖，阻止地低聲說道：「禁聲！」

驀地，脚下削壁間一點白影一閃，冲空直上，那是一隻渾身羽毛雪白的信鴿。

南宮逸奇星目寒芒電閃，倏地一抬手，五指箕張微曲，「虛空攝物」，疾朝那隻白毛信鴿凌空抓去！

那隻信鴿剛剛飛出崖上，突遇吸力，雖然雙翅連撲，盡力掙扎想掙脫吸力，但是如何能够，終於落入了南宮逸奇的手掌中。

白鴿渾身羽毛雪白，找不出一點黑點，雙眼火紅，煞是可愛。

鴿腿上繫有一個小銅管，解下銅管，旋開螺絲蓋，取出管內的小紙條打開一看，上寫着：

義父：秘密已洩，南宮逸奇已化裝易容成易老鬼由瑤卿丫頭掩護陪伴進入莊內，少林，峨嵋兩派掌門，丐帮帮主都已和南宮逸奇連成一氣，各率派中高手來了涼州，秀姨和施漢元等人全落入對方手裏，現禁涼州羅刹寺中，情勢已極危急，如何應付，請爹速回卓裁！

兒文吉敬禀

看完字條，南宮逸奇立即側望着緊傍在他身旁的何瑤卿姑娘問道：「姑娘看清楚了沒有？」

何瑤卿點點螓首道：「看清楚了，不過，這文吉不知是何許人？」

南宮逸奇道：「我猜料的如是不錯，他可能就是何沛宇。」

何瑤卿美目微微一睜，道：「你可是懷疑『文吉』是我哥哥的化名？」

南宮逸奇搖頭道：「不，何沛宇應該是『文吉』的化名才對。」

何瑤卿美目凝注地道：「這麼說，他并不是我哥哥了！」

南宮逸奇點頭道：「不錯，他根本不是令兄，只是個經過高明的易容化裝，令人難辨眞僞的假何沛宇。」

「呵！……」何瑤卿芳心極爲凛駭地道：「如此說來，我哥哥定是和爹一樣，也落在老賊的手裏了！」

南宮逸奇道：「可能。」

他「可能」兩字話音方落，突聞崖壁間，傳出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少主現在就回返莊內去麼？」

「不，我必須前往涼州走一趟。」

這聲音，南宮逸奇和何瑤卿姑娘都聽得十分清楚，是何沛宇的聲音。

南宮逸奇和何瑤卿凝神靜聽，只聽那低沉的聲音又道：「少主當眞要去羅刹寺麼？」

何沛宇道：「不錯，我非去不可，不然，豈不是自露馬脚。」

低沉的聲音道：「屬下認爲少主此舉，有點太過冒險了些。」

何沛宇道：「此舉看來雖然是冒險了些，但是，在我的眞實身份未洩露以前，我以何沛宇的身份去找易老鬼，他們絕不會拿我怎樣，也絕不會有『險』！」

低沉的聲音忽然輕聲一笑道：「少主所言固是有理，不過，屬下以爲少主此去羅刹寺，明是找易老鬼查問究竟，其實心裏却是另有用意！」

何沛宇道：「你以爲我會另有什麼用意？」

低沉的聲音道：「屬下以爲少主此去眞正的用意，是想藉機探視田娘娘和尉遲姑娘，對不對？」

何沛宇倏地揚聲哈哈一笑，道：「巫老大，你果然精靈高明得很，難怪我義父他老人家會如此重用你，放心地把你安置在極秘密之處。」

巫老大那低沉的聲音嘿嘿一笑道：「多謝少主的誇獎，以後尚望少主在帝君面前多多美言提拔，屬下定當感恩圖報，永爲少主和帝君効命！」

何沛宇道：「你放心吧，異日大業成就時，我會盡力提拔你的。」

巫老大道：「如此，屬下先謝謝少主了。」

何沛宇道：「不必謝了。」

語聲一頓又起，道：「我走了，一切多加小心些！」

巫老大道：「屬下遵命，少主但請放心。」

南宮逸奇聽到這裏，知道何沛宇立刻就要上崖來了，便即一拉何瑤卿姑娘，雙雙閃身到一處巨石背後，隱起了身形。

俄頃之間，果見那被稱做少主的假何沛宇從懸崖下面冒出了腦袋，雙目灼灼如電地朝四面掃視了一眼，見無人影動靜之後，這才電射長身地縱了上來。

假何沛宇身形甫才縱上崖來，脚下尚未站穩，南宮逸奇已突發一聲輕笑，和何瑤卿姑娘自巨石背後現身飄然走出。

假何沛宇臉色不禁勃然一變，旋即強作鎭定地雙目一瞪，瞪視着南宮逸奇沉喝道：「南宮閣下，你是個鬚眉漢，懂得一個『禮』字麼？」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揚，道：「我怎樣不是個鬚眉漢，又那裏不懂得『禮』字了？」

假何沛宇一聲冷笑，道：「我問你，在這深更半夜時分，你帶着舍妹來這山野無人地方是什麼意思，事情如果落在外人的眼裏，傳了出去……」

何瑤卿突然沉聲截口叱喝道：「住口！」

假何沛宇神色不禁一怔，問道：「妹妹，妳這是……」

何瑤卿再次截口叱說道：「你少說廢話了，誰是你的妹妹！」

假何沛宇心中不由暗暗一震，但是，表面神色却仍鎭定如常地，做作地雙眉微皺了皺，道：「妹妹……」

他才說了「妹妹」兩字，南宮逸奇已倏然抬手朝他一搖，阻斷了他的話音，淡淡地說道：「閣下，我們開誠地談談，好麼？」

假何沛宇目光一眨，道：「談什麼？」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閣下不是要去涼州羅刹寺的麼？」

假何沛宇道：「不錯，我現在正要去。」

南宮逸奇問道：「閣下來此做什麼？」

假何沛宇道：「放信鴿。」

南宮逸奇意想不到假何沛宇竟會直言「放信鴿」之事，神情不由微怔了怔，又問道：「放信鴿做什麼？」

假何沛宇道：「給『神行無影』段昆義，請他立刻趕來莊中。」

南宮逸奇道：「請他來莊中做什麼？」

假何沛宇道：「段大俠和我爹是多年的老朋友，對我爹知之頗深，請他來查看我爹的眞假。」

南宮逸奇道：「事實眞是如此麼？」

假何沛宇正容說道：「事關家父的安危，你以爲我還會騙你不成！」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閣下說的是，這種事情，關係至大，你怎會騙我，不過……」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你放的那隻信鴿它是灰色還是黑色的？」

假何沛宇沒有想到他所放出的「信鴿」已經出了問題，是以答話極快的答道：「是白色的。」

南宮逸奇有意緊釘上一句地道：「是白色，閣下沒有記錯麼？」

假何沛宇仍然未作多想地一搖頭道：「信鴿是我自己親手所放，怎會記錯。」

南宮逸奇淡笑了笑，緩緩說道：「適才之前，我在這崖上曾截獲了一隻白色信鴿，不知它是不是就是……」

假何沛宇心神倏地一震！急道：「那白色信鴿現在何處，你弄死牠了？」

「沒有。」南宮逸奇冷冷地道：「放了。」

假何沛宇一聽說「放了」，緊張的心情方始微微一鬆，南宮逸奇却接着又道：「不過，我却解下了繫在牠腿上的小銅管，也看過了閣下禀告義父的那張字條，還有閣下在下面崖洞裏和那位巫老大的談話，我也全部不遺的聽了個淸淸楚楚，如今，閣下明白了麼？」

如此這般一說，假何沛宇他還有什麼不明白的，他明白了，臉色可再也無法鎭定地變了色，一顆心頓時繃得緊緊的，暗暗提聚起一身功力，凝神蓄勢，作着隨時出手全力一拚的準備！

當然，對於何瑤卿姑娘，他絕未放在心上，他自信何瑤卿絕難是他手下十招之敵，但是，對於南宮逸奇那就不然了，他雖然自負一身所學功力放眼天下武林已是鮮有敵手，而南宮逸奇却是他唯一沒有信心，不敢輕視的勁敵！

可是，南宮逸奇稱奇稱最武林，傲誇當世奇才第一，豈是一般普通見識之人。

假何沛宇這裏方自暗暗提聚起一身功力，南宮逸奇立刻已有所覺地輕聲一笑，抬手朝他微微一搖道：「閣下且別緊張，要拚命也得把話說淸楚了再拚命！」

假何沛宇冷冷地道：「閣下有什麼話要說就快說吧！」

南宮逸奇神情從容而瀟洒地笑了笑，道：「閣下，我請問你的身份？」

假何沛宇道：「我在下面崖洞裏時，那巫老大對我的稱呼，你不是已經聽見了麼。」

南宮逸奇道：「我是聽見了，那祗是『少主』兩字，也祗是個普通而籠統的稱呼。」

假何沛宇道：「那已够很够了，那『少主』兩字已經代表了我的身份。」

南宮逸奇搖搖頭道：「但是我却認爲不够。」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閣下如果自認是個昂藏鬚眉，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便請告訴我你的眞實身份，什麼少主？」

人，很少能受得住「激」的，尤其是年輕人更甚。

一個「激」字，能使意氣消沉頹廢的人改變意志觀念，振作精神興奮向上，因而創建下偉大的事業，成爲一代名人，垂傳後世。但反過來說，也可能使人怒發如雷，憤而殺人，造成無邊的錯誤，悔恨終身！

假何沛宇雖然是個心機城府極深之人，但在這個「激」字之下，雙眉不由立時一挑，道：「天威少主。」

南宮逸奇星目一凝，道：「你是『天威魔君』丘寒山的義子？」

假何沛宇冷哼一聲，說道：「南宮逸奇，你說錯了，我義父他老人家是『天威帝君』，不是『魔君』！」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又問道：「你貴姓？」

假何沛宇道：「姓康，『康莊大道』的康。」

南宮逸奇道：「康文吉，你很坦率，不愧是位昂藏鬚眉漢！」

語鋒一頓，話題一變，接道：「我還有幾個小問題，你敢實答我不？」

康文吉嘿嘿一聲冷笑道：「南宮逸奇，你不必用那『敢不敢』的字眼來激我，有什麼問題，你儘管直問好了。」

南宮逸奇目光微凝地，問道：「何莊主現在何處？」

康文吉道：「古關牧場。」

南宮逸奇道：「我問的是何姑娘的父親，眞正的『逍遙處士』何尚武。」

康文吉冷冷地道：「閣下無須解釋，我說的本就是何尚武。」

南宮逸奇又問道：「何沛宇呢？」

康文吉道：「不知道。」

南宮逸奇目光凝注地道：「你眞不知道？」

康文吉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要不信，那就只好由你了。」

南宮逸奇星目電轉了轉，又道：「如此，我再請問，『鐵筆鬼見愁』許大俠現在何處？」

康文吉道：「也在古關牧場中。」

南宮逸奇微一沉思，話題倏又一改，問道：「下面的崖洞是個什麼所在？」

康文吉道：「飼養信鴿的地方。」

南宮逸奇道：「那位巫老大他叫什麼名字？」

康文吉道：「巫立。」

「哦！」南宮逸奇輕聲一「哦」，道：「原來是『滇西四霸』的老大。」

語聲一頓即起，道：「下面崖洞中當眞只是飼養信鴿的地方麼？」

康文吉道：「你可是不信？」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我只是有點奇怪，『四霸』威鎭滇西，都是响叮噹的漢子，巫老大一身所學功力更是『四霸』之最，應該是獨當一面的豪雄，竟然職司飼養信鴿，這實是未免有點大才小用了！」

奇怪！「滇西四霸」乃是江湖上有名的凶人，爲非作歹，無惡不作，而南宮逸奇竟然誇讚他們是响噹噹的漢子，稱他們是豪雄，那句「大才小用」的言下之意，分明是在替「滇西四霸」不平。

這是什麼道理？南宮逸奇爲何出此誇讚不平之語，用意何在？……

康文吉雖然也是個心智頗高過人之人，但是，對於南宮逸奇的這番話，他幷未多作深思思攷地冷聲一笑，道：「這有什麼奇怪，有什麼大才小用的，像巫老大那等功力身手之人，本宮屬下中多得不可勝數！」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如此說來，倒是我少見多怪，也低估了貴宮的力量了！」

康文吉冷冷地道：「事實本就是你南宮逸奇『坐井觀天』，少見多怪！」

語聲一頓即起，道：「你還有什麼問題要問沒有？」

南宮逸奇星目閃動地想了想，搖頭道：「沒有了。」

康文吉道：「如此，你該讓開路了。」

南宮逸奇道：「你想去什麼地方？」

康文吉道：「古關牧場。」

南宮逸奇道：「可是去給丘寒山報信，告訴他我已經來了『逍遙莊』上，知道了一切秘密。」

康文吉點頭道：「不錯，你南宮逸奇既然找來了此地，我理當去禀告我義父知道，讓他老人家準備好好的招待你！」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你認爲我會讓你去嗎？」

康文吉雙眉一挑道：「你打算怎樣？」

南宮逸奇道：「我打算委屈你留下來。」

康文吉冷冷地道：「但是，我希望你最好是讓我走，不然……」

南宮逸奇接問道：「不然怎樣？」

康文吉道：「你南宮逸奇如果是個頂天立地的

昂藏鬚眉，是個男子漢，便應該讓我走，約個時地，光明磊落的和我義父各憑功力所學一搏勝負高下，如此，才配你那稱奇稱最武林，傲誇當世第一的美譽！」

南宮逸奇道：「不然便不配，是不是？」

康文吉冷哼一聲道：「不錯，你不讓我去，便是不敢光明磊落的和我義父一搏，便是畏怯，武功所學都不是我義父之敵！」

南宮逸奇劍眉微揚了揚，旋即淡然一笑，道：「康閣下，你確實不愧是一代巨魔的義子傳人，心智果然不簡單，不過，所謂『光明磊落』，那得要看對什麼人，對一個專使陰謀詭計，不擇手段不講信義的人，我認爲最好的辦法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爲上！」

康文吉目光閃動地道：「這麼說，你是決心要留下我了？」

南宮逸奇一點頭道：「爲了何莊主等人的安危，爲免節外生枝，我非得留下你不可！」

康文吉道：「你這麼做，不怕落人譏誚，有損你的美譽……」

南宮逸奇冷然截口道：「康閣下，用『激』字，那得要看事情，要看情形才能有效！」

康文吉一聽這語氣，知道自己的心意已被對方看穿，不全力和對方一戰是絕對難以脫身了。

於是，他心念電轉了轉，立即暗暗提聚一身功力，準備全力出手一擊，同時決定在必要時施放「天威宮」的緊急藍燄訊號。

心念既已決定，立時目射寒電地冷笑一聲，道：「南宮逸奇，你自信有把握留得下我麼！」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有沒有把握，此時徒說無益，動上手你就知道了。」

康文吉嘿嘿一笑道：「你說的是。」

話未落，突然抬手一掌推出，勁氣山湧地猛朝南宮逸奇當胸擊去！

他突然出手，意在攻擊南宮逸奇的不備，使南宮逸奇於驟然無防之下，被迫閃身旁避，而他則可乘機脫身。

可惜，他主意雖然打得甚好，奈何南宮逸奇的武功心智均皆高他一籌，既已決心要留下他，又豈會給他脫身的機會！

是以，他雖然是驟然發難出手，但他掌力才發，南宮逸奇即已劍眉雙軒地倏然一聲輕笑，飛快地發掌迎上！

兩股掌力相接，「砰」然一聲震响中，康文吉身形一幌，脚下立時不由自主的後退了一大步，胸頭氣血頓感微微上湧！

一掌硬接，康文吉雖已自知功力畧遜一籌，不是南宮逸奇之敵，但是，他也是好强之人，身形一退之後，立即暗吸了口氣，平抑住胸頭上湧的氣血，嘿嘿一笑道：「南宮逸奇，你功力雖然比我畧强了些，但是憑此還不足以留得下我！」

話完，脚下跨前一步，緩緩抬起了雙掌。

驀地，一陣衣袂破空風响，一條龐大的人影，身形有如天馬行空般地飛瀉落地，聲調威稜地沉喝道：「沛宇，不得無禮！」

康文吉聞聲知人，心念倏然一動，立時先發制人地大聲說道：「尉遲叔父，此人心懷不軌，冒充易叔，易叔可能已經被他殺害了！」

南宮逸奇轉眼望去，來人好一副威猛的像貌；年約五十開外，紫膛臉，虎目，臥蠶眉，海口，鋼髯，身高七尺，肩闊腰粗，神威凜凜懾人……

原來來人正是那江北「天雄堡」堡主，「鐵胆義豪客」尉遲大業。

尉遲大業不明眞相，突聞康文吉之言，神情不禁愕然一怔！旋忽虎目暴睜，威稜逼人地瞪視着南宮逸奇沉聲喝問道：「尊駕何人？」

何瑤卿姑娘方要開口，南宮逸奇却適時抬手朝她一搖，望着尉遲大業微微一笑，道：「堡主別來可好，還記得南奇麼？」

尉遲大業神情不由又是愕然一怔！倏又虎目猛地一睜，驚疑地道：「你是南奇？」

南宮逸奇點頭道：「不錯，在下正是曾蒙堡主垂愛，禮聘爲貴堡西席文案的南奇，不過，『南奇』二字那只是在下的化名。」

尉遲大業雙目目光一凝，說道：「尊駕的眞名，是？……」

南宮逸奇道：「堡主眞不知道麼？」

尉遲大業正容搖頭道：「老夫生平從無虛語，確實不知。」

尉遲大業美號「鐵胆義豪客」，乃是位光明磊落，性情率直的鐵錚豪雄，他既然正容回說「確實不知」，南宮逸奇自是不會不信。

因此，尉遲大業話音一落，南宮逸奇立即接口說道：「在下複姓南宮雙名逸奇。」

人名樹影，尉遲大業雖然號稱「鐵胆」，爲江北武林道的領袖豪雄，但是聞南宮逸奇之名，臉上也不由得微微一變，心頭暗凜地道：「你是那『魅影拘魂玉書生』？」

南宮逸奇點頭道：「是的，今後尚祈堡主多指教。」

尉遲大業一笑道：「閣下太客氣了。」(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烟·著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山月爲拯救吳口天父女及商仁，不顧危難，應厲魔山莊莊主田畹華之邀，前往厲魔山莊，並遵從田畹華所定莊規，以大仁大勇和無比定力，通過了厲魔山莊所佈的所謂亡魂三界，田畹華遵守諸言，把吳口天父女及商仁等釋出。關山月這一成功，衆人都對他表示尊敬之際，却激惱了身居厲魔山莊客卿地位的沈君亮，要與關山月作一生死之拚，他自恃深擅無相神功，內力深厚無比，關山月實非其敵，乃故示大方，只攻關山月胸前，關山月自知遠非其敵，但却抱定護守胸前的拚命打法，和他週旋——

碧玉護身驅惡魔　瑤池療毒報佳人

關山月不在乎失敗，事實上第一次在大漠上獨鬥羣雄時，他就敗在孔令紀的天星沙的毒謀下！

失敗並不可耻，可耻在輸得一敗塗地，大漠之敗並沒有損却明駝令主的威名，因爲他並不是敗在武技上。

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樣，對方的內功比他深，死在對方手下也並不可耻，就是不能敗在對方指定的部位上！

所以他不求勝，只求一個光榮的失敗。

所以他將四分精神放在攻擊上，牽制對方無法從容對自己下手，六分精神都放在防守上！

兩個人電火石光般地交了二十多個來回，都沒有分出高下，沈君亮空有一身絕學却無法攻進關山月的前胸分寸之際，當然關山月也無法攻到沈君亮的要害所在，因此戰況進行雖烈，却沒有什麼驚險的場面！

一直交手到三十個照面，沈君亮有點不耐煩了，心想再拖延下去，即使勝了他也沒有什麼光采，因爲自己原就比他高明。

因此他心中微微一動，驀地想到了一個最惡毒的主意！

「我可以不傷他，却可以折辱他一番，叫他自動地鬆懈了胸前的守勢，這樣也許不光明，但並沒有違約，畹華也不能怪我吧！……」

主意打定之後，他忽地一笑，雙掌驀地一錯，好像是運全力要攻向關山月的胸前，關山月也自然而然地加緊了守勢，可是，沈君亮這一着竟用的是虛招，單手輕揚，拍地一聲，摑在關山月的臉頰之上！

假如他這一掌用足了力，關山月縱不身死，至少也要被敲碎牙床，打下七八顆牙齒，然而沈君亮此舉志在激怒對方，掌下用力極輕，只在關山月的臉頰上，留下一個明晰掌印，一點也沒有傷到他的皮肉！

打完之後，沈君亮還故意一笑道：「關大俠貌似女子，這一塗上胭脂，越發見得姣美了！」

關山月臉上雖然只感到一陣輕微的疼痛，他心中的尊嚴却受到了猛烈的損害，因此將臉色一沉道：「士可殺而不可辱，沈兄最好不要再作這等卑劣的行爲，你那一掌若是傷了我，關某心中却會對你感激一點！」

沈君亮微微一笑道：「關大俠言重了，兄弟說過除了前胸指定的地方外，絕不傷及大俠任何其他部位，那一掌只是作一個通知！」

關山月怒哼了一聲，出掌如長矛，直擊他的前胸，沈君亮雖然用手推開了，心中又驚又喜！

驚的是關山月的硬功果然卓絕，這一拳少說點也有三千斤的力量，眞要打在身上，即使有氣功護體，挨一下的滋味也不見得舒服，喜的是這個方法已經奏了效，再激他兩下，一定可以使他神智躁動而疏於防備前胸了！

因此沈君亮輕笑一聲，手臂再度揚起道：「關大俠的胭脂只塗了一邊，似乎美中不足，大損仙姿，兄弟替你另一邊也裝點一番如何！」

作勢又擊去，關山月將心一橫，暗想只要另一邊臉頰也挨上一掌，不用人家動手，自己也沒有臉活下去！

因此將頭一昂，目中神光逼射，緊盯着他的手掌，沈君亮在目光逼視下，心中不禁一懾。

關山月臉上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氣使他不由自主地生出一點畏意，那條手臂也遲遲不敢發出來！

可是他目光朝旁一掠，却發現田畹華的嘴角噙着冷笑，粉臉上泛起一層不齒之色，目中也隱含鄙薄之意。

他心中不禁又是一動，摸不清田畹華是什麼意思？

「是看不起我被關山月的神氣所懾，還是不滿意我的作法？」

他暗中自問着，不過很快就得到答案！

「畹華組織了厲魔山莊，可見她自己也以邪魔自許，她剛才一定是看不起我的胆氣不足，爲敵所懾了……」

「假如她是不齒我的行爲，一定會出言阻止我了……」

有了這個想法，他的主意拿定了，手掌一幌，又朝關山月的臉頰上擊去，而且還是取先前的那一邊臉頰！

這倒不是他想在同一個地方連擊兩次，而是他預料到關山月一定會有所動作，來抵抗他這一掌！

因此他這一掌並沒有眞心想命中，完全是利用這一式虛招，以帮助另一隻手的動作順利地擊上那一邊臉頰！

殊不知關山月對他這一掌，根本不作理會，直等他另一隻手發動時，關山月的雙臂才發出動作來了！

沈君亮的兩隻手都快擊中關山月的臉頰時，他才發現關山月的雙手不是爲抵擋而發，他竟是伸拳擊自己的前胸！

看來他是存心在拚命了，沈君亮心中一喜，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關山月的雙手都離開了前胸——

因此他迅速地抽回一隻手護住前胸，另一隻手也飛快地向下一沉，內力提到九成拍在關山月的胸膛上！

這一掌即使是拍在一塊鋼鐵上，也足可將它擊成粉碎，更何況是血肉之軀，不過他爲了表示大方，一直等掌心落實了才發出勁力，意在震碎關山月的心脈內臟，外表上不落一點傷痕！

掌心點準了，勁力也發出去了，沈君亮禁不住心中的得意，正想發出一聲大笑，可是，口還沒有張開，兩邊臉頰上驟覺一陣重擊，身子反跌了出去了。

先前只感到有點暈眩，繼而感到兩頰火辣辣地一陣疼痛，嘴裏也嘗到一股鹹鹹的血腥，眼前金光亂冒！

不用定睛細瞧，他也明白是怎樣一回事了！

那一定是關山月受了一摑之辱後，竟然不顧性命，敞開胸前的空門，拚着一死，反摑了自己兩個嘴巴！

自己爲着故示大方，撤去了無相神功護身眞氣，挨上關山月的兩記鐵掌，以勁力之强，足可以將自己的腦袋擠碎！

幸好自己的護身眞氣是隨心而發，一遇外力，自然而然地會利用本能發出抗力，雖然遲了一點，幸好不至送命！

這兩掌挨得雖然寃枉，且喜關山月在自己一招重手法下，必然心脈全碎，一命歸西了，想想還是上算的！

因此他張口將嘴裏的血水吐了出來，裏面還帶着幾塊碎齒，而且臉上還痲痲的餘痛不止，可知這兩掌挨得不輕！

然而這畢竟是值得的！

他搖搖頭，鎭定一下神智，準備欣賞一下關山月倒在地上，七孔流血，手足蜷縮的慘死之相！

可是他昏花的眼睛居然看見有四五個關山月站在面前不遠的地方，這倒使他難以相信了！

「我莫非是見到鬼，怎麼殺死了一個關山月，又變出四五個關山月來了？難道那傢伙有分身法不成？」

他惶惑地移目向旁看去，這可更不得了了！

田畹華！玉芳！吳鳳！提爐的小丫頭，秦子明，怎麼都變成好幾個重複的影子了呢？

他再伸出自己的手，手也變成好幾雙了！

他這才明白是自己的眼睛由於受那一記重擊而變花了，所以才看到四五個相同的影子！

他連忙閉上眼睛，努力運氣再鎭定心神，心裏却想到一個更嚴重的問題，迫不及待地又睜開了眼睛！

眼花是一回事，可是他方才見到關山月的影子分明是好端端地站在那裏，那可不會是眼花而產生的錯覺！

所有的形相終於由幾個歸爲一個，他的視力已經恢復正常了，然而關山月也是端然而立，沒有倒在地上！

「這簡直是不可能的！」

他幾乎要叫了起來，任何一個血肉之軀受到那一掌重擊之後，都不可能安然無事，除非他的內功高出自己數倍！

可是以武功而論，除了田畹華之外，他簡直不作第二人想，難道這關山月，竟然高過他們兩人不成！

不可能的事偏偏就發生在他眼前，關山月神定氣閒，站在那兒直如玉樹臨風，胸前受掌之處連一點印子都沒有！

他愣然半天，才結巴地道：「關大俠不愧高明，明駝令主譽滿江湖實當之無愧！」

關山月見他面頰紅腫起很高，心中倒是很不過意，再者剛才他一掌已經擊中了自己的要害，却不發一點勁力。

以爲他是對自己手下留情，連忙感激地道：「那裏！那裏！沈兄內力修爲已臻化境，若非手下留情，兄弟那還有命在，倒是兄弟出手太過魯莽了一點……」

他是個極度坦誠的漢子，沈君亮手下留情，又受了自己一下重手，還是說出認輸的話來，連忙將自己的歉意表出，同時也將對方容情之事和盤托出，原是一片誠意，誰知沈君亮的臉色反而一變，厲聲道：「關山月！我已經承認你高明了，你何必還不饒人……」

關山月聞言一怔，實在摸不透對方的意思了，吶吶地道：「沈兄不要誤會……」

沈君亮哼了一聲，反身就走，關山月見他目光充滿了怨毒之色，還以爲他的確是誤會了自己的意思。

想到他剛才存心相讓之情，連忙趕上去想對他作一番解釋，可是方追上三四步，沈君亮驀地反身道：「我已經認輸了，你還想怎麼樣？」

關山月怔然止步，還沒來得及開口，沈君亮雙手又舉了起來，這時背後飛快掠過一條人影！

那人的勢子極速，先將關山月推過一邊，接着黃光急閃，罩向沈君亮的身上，沈君亮也連忙雙手

一揚！

轟然一聲巨震，直將關山月撞出十幾步去，等他穩住身形回頭看時，却見沈君亮的胸前被利劍劃開一道血痕！

田畹華的宮裝已凌亂不堪，半數破碎，梳得光滑鑑人的高髻也鬆散了下來，手中的黃蝶劍仍是指着沈君亮。

沈君亮怔了片刻才叫道：「畹華！妳這是什麼意思？」

田畹華冷冷地道：「你爲什麼要破壞規定，我說不准使用霹靂神掌的……」

沈君亮大叫道：「畹華！妳太偏心了，我只是答應妳在比武時不用霹靂神掌，可是剛才我是爲了自救，難道妳沒有看見他追上來要殺我……」

田畹華冷冷地道：「比武？你別說得好聽了，你下手的時候，何嘗想到這是比武，你那一掌可曾給人家留了餘地。」

沈君亮又是一怔道：「可是我並沒有殺死他！而且我已認輸了……」

田畹華冷笑道：「那是你沒有能力殺死人家，就想認輸一走，天下那有這種便宜的事，人家要殺死你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沈君亮臉色大變，厲聲大叫道：「畹華！妳是不是也想殺死我？」

田畹華笑笑道：「是的！可是我給你一個機會，剛才那一劍我只是割斷我們的朋友之情，下一劍我就不客氣了！」

沈君亮雙手一攤道：「妳下手吧！」

田畹華舉起黃蝶劍，比在他的胸膛上問關山月道：「關大俠！你是否允許我代勞！」

關山月莫明其妙，怔怔地道：「我並沒有殺死誰的意思！」

沈君亮連忙叫道：「放屁！你現在又來裝好人了，剛才你追在我後面……」

關山月正想開口，田畹華已急急地道：「既然關大俠不想殺死你，我也不必多此一舉，可是厲魔山莊已沒有你立足的餘地，你快滾吧！」

沈君亮黯然地說道：「畹華，妳對我竟這樣絕情……」

田畹華冷冷地道：「姓沈的！你放明白一點，我對你已經够客氣了，雖然我一度視你爲友，可是你實在不配做我的朋友……」

沈君亮頓了一頓，才說道：「我什麼地方做錯了？」

田畹華冷笑一聲道：「你與關大俠動手的時候，使的什麼手段！雖然我說過關大俠是我的敵人，可是這個敵字的意義與常情不同，我這個敵字中含有崇高的敬意！你爲了騙取關大俠放棄守勢，居然使出那種卑劣的手腕……」

沈君亮臉色又轉陰沉，冷笑一聲道：「田畹華，妳不必再說了，我知道得很清楚，自從見過這姓關的之後，我就變得一無所取……」

田畹華冷笑道：「不錯！把美玉跟頑石放在一起，優劣自分，你若是識相的，早就應該知所進退，也免得自取其辱……」

沈君亮厲笑一聲道：「好吧！田畹華！我承認妳厲害，不過妳也別把我沈君亮看得太不成器，總有一天，我會叫妳後悔……」

田畹華的劍尖又朝前遞進一寸，幾乎已經貼着他的前胸，臉上充滿了殺氣，以冷酷的聲音道：「謝謝你提醒我，看樣子我必須要現在……」

沈君亮冷笑一聲，伸手輕輕地推開她的劍鋒道：「田畹華！我了解妳很清楚，現在我們誰都殺不了誰，否則，妳還會不下手嗎？妳眞以爲我是個傻瓜……」

田畹華臉色一變，大聲叫道：「關大俠，縱虎歸山……」

沈君亮的臉色，也是一變，兩三個飛縱，身子已彈出老遠，在牆頭上閃了幾閃，隨即隱入牆後不見！

田畹華的身子却搖了兩搖，連手中的劍都握不住了，噹的一聲，落在地下，口中鮮血直噴。

玉芳大驚失色，連忙上前扶着她叫道：「莊主，您怎麼啦！」

田畹華倚在她的肩膀上喘吁吁地道：「還好！我想不到他的武功會精深到這種程度，幸好他沒有看出關大俠身上的秘密，否則我就慘了……」

關山月莫明其妙地說道：「我……我身上有什麼秘密？」

田畹華稍微喘息了一下才低聲道：「大俠剛才是怎麼避過他一掌的？」

關山月怔然道：「我也不知道！他那一掌全無勁道……」

「他對大俠恨切入骨，怎會手下留情，若非大俠胸前碧玉鳳凰擋了一下，此刻怕不早已魂遊地府了……」

關山月恍然大悟，連忙在胸前取出盛放碧玉鳳凰的布包。

打開布包，裏面又是一個小木匣。

再掀開匣蓋，立見寶光四射，絲棉托底，中間安放着一隻用翠綠色的碧玉雕成的鳳凰，不過才有胡桃般大小！

關山月就是因爲這樣東西才鬼使神差般地來到

此地，從巫山江畔一番生死鏖戰後，碧玉鳳凰一直放在他身邊！

可是他並不想得到它，所以也沒有打開來看過，萬沒想到這小小的東西竟有如此的妙用，幫他躲過了一次災厄！

不過他還是有點不相信，托着木匣道：「這東西能抗受掌力嗎？」

田畹華笑了一下道：「大俠已經親自嘗試過了，難道還有什麼懷疑的！」

關山月搖頭道：「我確無法相信……」

田畹華一嘆道：「碧玉鳳凰乃天下九大奇珍之一，玉性至堅，佩之在身，任何外力，都無法傷害到它，沈君亮功力已臻化境，連我都拿他沒有辦法，所以他要求與大俠動手過招，我也無法阻攔，可是我知道大俠前胸懷有碧玉鳳凰……」

關山月愕然地說道：「那麼，莊主對他種種的規定……」

田畹華笑道：「是的！我故意提出那些限制，叫他祇對大俠胸前一處下手，因為祇有這個地方大俠才不致受他所傷……」

玉芳也哦了一聲道：「難怪莊主見到關大俠胸前受擊，一點也不驚慌，原來早有成竹在胸，關大俠也是的，他已經知難而退……」

田畹華一笑道：「關大俠仁人之心，怎會趕盡殺絕呢？」

關山月訕然地道：「仁人之心倒不敢當，我根本不知碧玉鳳凰有什麼用處，也忘記了胸前有那樣東西，我因為那一掌沒有受傷，還以為他是對我手下留情，又見他的臉被我打成那個樣子，心中很不過意，想去對他略表歉意的……」

田畹華輕嘆道：「對那種人講客氣只有自己倒霉……」

玉芳也跟着道：「是啊！婢子早就對莊主說過這個人心術不正……」

田畹華輕嘆道：「他原先不是這個樣子的，不知怎麼越變越戾……」

玉芳頓了一頓才道：「這都是因為紅……」

田畹華臉色一沉，輕叱道：「少胡說！妳懂什麼呢！」

玉芳果然不敢再說下去了，秦子明却上前問道：「莊主的傷勢不要緊嗎？」

田畹華搖了搖頭，說道：「沒關係！我發動得慢了一步，否則，那一劍定然可以殺死他的，眞想不到這霹靂神拳還是我教他的！他的成就居然比我還大了！」

關山月感激地道：「莊主是為了救我才慢了一步……」

玉芳斜睨他一眼道：「你還好意思說呢！要不是莊主挺身而出，你除了胸口有碧玉鳳凰護着，還能保全一塊肉外，其餘的地方，怕連影子都找不到了！」

關山月在巫山江邊領畧過霹靂神拳的厲害，想起剛才的情形的確是九死一生，不禁愧然地低下了頭。

田畹華却白了玉芳一眼叱道：「死丫頭！這怎麼能怪關大俠！」

玉芳笑笑道：「這雖然怪不得關大俠，可是莊主是為了救關大俠而受了傷，關大俠也應該為助莊主療傷而盡點力……」

田畹華鼓起怒目，喝道：「混帳東西，妳要死了！」

玉芳嚇得不敢開口了，關山月却連忙一拱手道：「關某受莊主活命之德，沒齒難忘，但有可効力之處……」

田畹華臉上忽地一紅道：「不必了！我只是為了硬抗霹靂神拳之威，眞氣受了一點震動，靜養一段時間自然會好的！」

玉芳急了道：「莊主！您這一靜養，最少要半年，若是在這段時間內那個沈君亮又找了來，誰能擋得住他……」

田畹華怒道：「擋不住就讓他殺了，妳身在厲魔山莊，還怕死不成！」

玉芳不敢開口，關山月不過意的道：「莊主果眞要這麼久才能復原嗎？」

田畹華道：「大俠別聽她胡說，情形不會那麼嚴重，而且沈君亮脈門上受我一劍，至少也得半年才能復原，算起來大家受損傷的情形都差不多，我倒不怕他來找，不過為了能使我快一點康復，想請大俠將碧玉鳳凰相借一用！」

關山月連忙捧上玉匣，說道：「這原是莊主之物……」

田畹華笑了笑，道：「現在，它可是大俠的東西了！」

關山月連連搖頭拒絕，田畹華却正色道：「我在江邊曾經對大俠說過在碧玉鳳凰主權未定之前不得啟匣看視，那是有原因的，因為碧玉鳳凰本身還有一股靈性，誰看了它，誰就是它的主人，靈氣相依，除了大俠身死之後，這種靈性才會消失，現在我只能借它療傷，至於它的其他許多妙用，只有大俠才能加以充分發揮……」

關山月睜大了眼睛，詫異道：「這是從那兒說起……」

田畹華道：「這是絕對不錯的，它為九奇珍之

一，自然有它的理由，大俠如若不信，日後自知，目前我就可以作一個證明，大俠請跟我來一趟。」

說着，扶在玉芳的肩頭上，向前走去，關山月捧着碧玉鳳凰的木匣，莫明其妙地跟在她的身後走着！

吳鳳也想跟着他們前去，秦子明却將她攔住了道：「令尊大人受創頗深，乏人調護，妳還是去照料令尊的傷勢吧，好在關大俠尚有幾天躭擱，妳總可以見到他的！」

吳鳳面上畧有怨色，一聲不响地，跟着他走開了！

關山月聽見秦子明的話，心中微微一怔，想到自己身上還有很多事要辦，斷不能在此多作躭擱。

而且他來此的目的主要是為着使吳口天父女與商仁冤脫於死，同時也免除那神秘的厲魔山莊主人——現在他知她叫田畹華——去找張菁菁等人的麻煩，這一切，似乎都完成了，他沒有理由再躭擱下去！

可是他看了一下前面的田畹華，見到她步履艱難的樣子，不知怎的，心中總不忍提出告辭的話！

兩人站着回頭在等着他，關山月只好走近過去！

田畹華笑了一下道：「關大俠！我去換換衣服，由玉芳招待你坐一會兒！」

說着也不等關山月回答，首先進了屋子。

玉芳却肅容恭身作了個邀客的姿勢道：「關大俠請！」

關山月進了屋子，只感到眼前一片金碧輝煌，幾乎使他眼花撩亂了，他經歷過的事情很多，走過的地方也不少。

可是從沒有見過這種豪華的氣派，他以為自己的母親——月華夫人——所居的廣寒宮已經够豪華了。

可是這地方與廣寒宮相較，簡直够得上說是瑤池仙闕了，想到這兒他又不禁有點好笑。

他參加過所謂龍華會，那只是一片窮山，尤其是李塞鴻等人所住的地方，簡直像是一個豬窩！一定要說龍華會，這個地方才恰當一點！

屋中陳設的東西非珠即玉，霞光寶氣，他從來都沒有見過，自然也說不出名稱，可是他的表情倒很冷淡！

那是由於他生性恬淡的原故，財富對他來說並無價值，珠玉在他的眼中也不見得比瓦礫更珍貴。

玉芳笑了一下道：「大俠覺得此地如何？」

關山月淡淡地道：「太豪華了，我一生從未見過這麼富麗的地方！」

玉芳對他的冷淡畧感一點驚奇的道：「大俠太客氣了，大俠譽滿江湖，見多識廣……」

關山月微笑道：「我在江湖上闖盪並不是做強盜，我交往的也都是些江湖人，終年奔波，那有機會見識到如此豪華的景象。」

玉芳怔了一怔才道：「莊主自從居孀，才將此地收拾得比較簡樸一點，還有許多珍奇之物，為了避免觸景生情，都收了起來……」

關山月驚了一下，玉芳笑道：「大俠是否以為婢子在說謊，假如莊主將那些珍藏都擺了出來，恐怕大內皇宮也拿不出這些寶貝……」

關山月搖搖頭道：「我不是為這些而感到奇怪，我只是不知道莊主已經嫁過人，更沒有想到她是個孀婦……」

玉芳道：「這有甚麼稀奇的，你難道沒有見到莊主的裝束嗎？她雖然一身錦裝，却都是素淨的顏色……」

給她這一說，關山月也想起來了，田畹華是婦人的打扮，自然是證明她嫁過人了，而且她裝束麗而不華，正是居喪的服色，同時她高髻不以珠玉作飾，只是用幾根烏木的髮簪，更說明了她的身份。

他想了一下才問道：「妳的主人……」

玉芳笑道：「我的主人是莊主，大俠的意思是問莊主的丈夫吧！」

關山月連忙說道：「是的！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玉芳笑了笑，道：「大俠想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關山月搓着手道：「以莊主的才貌武功，她的丈夫一定也是個了不起人物了，只是他怎麼死得那麼早呢？」

玉芳道：「人總要死的！大俠幾曾見過不死的人！」

關山月搖頭道：「我不是這意思，我只是覺得他不致於如此早夭！」

玉芳笑道：「早夭？世上不會有比他更長命的人了，他活到一百四十歲才死，難道大俠還覺得他太短命嗎？」

關山月一驚道：「一百四十歲……」

玉芳含笑道：「其實應該說一百四十一歲，他死的前一天，剛好是一百四十歲生日，人活得那麼久也該死了……」

關山月怔了半天才嘆了一口氣道：「這……簡直令人難以相信！」

玉芳白了他一眼，說道：「會武功的人，只要不遭遇到意外，活一百多歲，是很平常的事，有甚麼可奇怪的呢，就以大俠而論，將來也可能活到那

麼久……」

話剛說到這裏，屋後忽然有人接口道：「關大俠絕對活不了那麼久！他太不愛惜自己……」

關山月驚然抬頭，却見田畹華已換了一套粉紅色的綢衣，下繫湘妃紗裙，面上也淡淡地施了一層脂粉！

散亂的長髮並沒有梳理，只是用一條紗巾絹住，別增一種嫵媚之態，倒把關山月看得呆了！

玉芳滿面驚惶，田畹華笑了一下道：「死丫頭，妳好大的胆子，居然背着我談論那種事，幸好是今天，要換在昨天，妳知道要受甚麼處分！」

玉芳吶吶地道：「莊主！婢子不知道你這麼快就出來了！」

田畹華笑了一下道：「關大俠是嘉賓，豈能叫人家久等，今天算妳運氣好，還不快到厨房去用心做幾樣菜來欵待關大俠！」

玉芳恭身道：「是！婢子這就去！」說着退了出去，田畹華望着她的背影笑道：「這個丫頭就是多嘴，要不是因爲她的烹調手藝高，我捨不得殺她，有十條命也活不到今天了……」

說着見關山月還是一面驚色，乃笑笑道：「大俠是否覺得我處置下人太嚴！」

關山月連忙道：「不！我只是……」

底下的話，吶吶地不知道要如何啓口，田畹華一笑，道：「大俠可是奇怪我怎會嫁一個那麼老的丈夫？」

關山月面上一紅，他心中雖然有這個意思，然而這是人家的私事，即使田畹華講了出來，他依然感到不好意思！

田畹華却坦然一笑道：「這並沒有甚麼了不起，我下嫁先夫的時候，並不覺得他老，而且在我們五年的婚後歲月中，我們享受了人世最大的樂趣，只可惜他死得太早了，假如不是因爲我的原故他還可以活幾十年，可是他為了我，竟然拋棄了最寶貴的生命，以十年的歲月，換一年的恩愛，使我感到……」說到這兒，她忽有悲戚之感，可是見到關山月的神色後，又悽然轉爲一笑，放低聲音道：「這樣語無倫次的話，大俠一定聽不懂吧。」

關山月不知要如何答覆才好，他的確聽不太懂，可是又不便追問，那樣就現得存心在探索人家隱密了。

田畹華却嘆了一聲道：「這件事說起來頗難啓齒……」

關山月連忙說道：「那麼，莊主還是不必再說下去了！」

田畹華想了一下，突然眨眨眼道：「不！我還是說出來的好，否則大俠不明不白，還會以爲我是個謀殺親夫的毒婦，而且這件事我一直耿耿於懷，我也希望聽聽大俠的意見，以爲今後決定行止的參考，先夫之死，實種因於我……」

關山月又是一怔，田畹華嘆息片刻，才娓娓地訴道：「這厲魔山莊，原是先夫所創，先夫是個很了不起的人物，他有着一身武功，與超人的才智，可是，他的思想行爲，與常人不同，他嫉惡如仇，却又不肯公開入世行俠，所以，才想了這麼一個奇怪的方法！」

關山月不禁大感興趣地問道：「甚麼奇怪的方法？」

田畹華一笑道：「他經常出去，遇到那些做壞事的惡人，便將他們擄到山上來，施以一種嚴酷的禁制，大俠想已知道了……」

關山月點點頭道：「是不是用水……」

田畹華道：「是的，他給他們服下一種特殊的藥物，使他們不能沾水不能喝水，同時將他們拘禁在此地從事勞役，以爲懲罰……」

關山月搖頭道：「不沾水猶可說，不喝水怎麼行……」

田畹華道：「自然維持生命必須的水分是要給他們的，可是他們只能在酒中取得那點水分去維持生命。」

關山月又是一怔，說道：「喝酒代水，越喝越渴……」

田畹華笑笑道：「酒是不能代水的，可是酒中含有水，而且必須要本莊特製的烈酒中那一點水分才不致損傷他們的生命，就是這樣他使得那些惡人一個個都乖乖地留在山上，不敢到外面去害人了，所以先夫給他們武功，也不怕他們溜走……」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可是我看到在長江畔有幾個人想逃走……」

田畹華微笑道：「那幾個人是在本莊專司釀酒的，他們學會了製酒之法，以爲可以溜出去逃命了，沒想到我會跟在後面，這批人個個惡性重大，那有這麼容易就能逃出本莊的控制，所以逃命不成，反而加速其死……」

關山月想想道：「妳說他們是惡人，可是據我所知，世上眞正的惡人還很多，何以莊主不去制裁他們呢！」

田畹華道：「這也是先夫的意思，他以爲出了名的惡人，自然另外一些俠義之士會去收拾他們，用不着本莊多事，所以他專門搜羅那些不爲人知的惡徒，因爲這批人爲惡不彰，對世人之害尤烈，所以他專揀這種人下手，也才能保持住本莊的秘密一直沒有洩露出去……」

關山月動容道：「尊夫眞是個有心人，可惜棄世太早，使我無緣識荆。」

田畹華嘆了一聲，然後才低聲道：「現在要說到我的事了，我本是一個孤女，十五歲那年受到一個壞人的迫害，殺死了我的全家，又想霸佔我的身體，剛好被先夫遇上了，便將我救到山上，傳我武功，教會我很多東西，二十歲那年，我自動願意獻身下嫁……」

關山月哦了一聲道：「那時他……」

田畹華飛快地接口道：「那時他已經有一百三十五歲了，可是我並不嫌他老，從外表上看去，他只像個三十歲的人……」

關山月輕嘆道：「內功修爲有成就的人，外表上是看不出衰老的，可是人畢竟是血肉之軀，精力定有枯竭之日……」

田畹華面上一紅道：「不錯，可惜我不懂事硬迫得他戕害了自己的生命！」

關山月不解道：「這是怎麼說呢？」

田畹華面色更紅道：「他雖然答應我嫁給他，可是從不與我親近……」

關山月哦了一聲道：「這是對的，他之所以能駐顏益壽，就是爲着眞元不洩，一旦近了女色，那些修爲就失效了……」

田畹華目中隱含淚光道：「我那時對於這些練功的要旨也是一知半解，雖然聽了他的解釋，心中總是不信，還以爲他是討厭我，嫌我的姿色不美，山莊上各種的壞人都有，就有人教了我一個辦法，趁他靜坐練功的時候，偷偷地溜進去誘惑他……」

關山月望了她一眼道：「以莊主之仙姿，又是趁一個人定力最薄弱的時候……」

田畹華便哽咽地道：「是的，就是那樣我們成了眞正的夫婦，也從那個時候起他不再拒絕我，這樣過了三四年，我發覺他蒼老得特別快，到了第五年，雖然他找我我反而討厭他了，常常找各種理由拒絕他，終於使他鬱鬱而死……」

關山月默然不語，田畹華又哽咽道：「本來他答應我五十年神交夫婦，結果才五年他就死了，直到他死後，我才知道那一年的恩愛，竟是他十年的壽命！等於是我殺死他的……」

關山月一嘆道：「人總要死，莊主大可不必爲此內疚，我想他死的時候一定感到很快樂，因爲他畢竟沒有虛渡此生，而且人能活到那個年歲已稱人瑞，雖死亦可無憾了……」

田畹華彈淚道：「可是，他原可以活得更久一點！」

關山月一笑道：「他早先那一百年的歲月，也許還抵不上後來的五年。」

田畹華目光微亮，說道：「大俠眞是這麼想的嗎？」

關山月一心只想安慰她，口不擇言地，說道：「是的，古語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尊夫一生研究長生之學，畢竟終不免一死，既是遲早都要死，爲什麼不好好地享受一下生命的樂趣，情慾是人性的本能，強自壓制人性，縱得河清人壽，那又有什麼意思……。」

田畹華低頭默思片刻道：「可是我在最後的一年太對不起他了！我知道他臨死還在恨我，所以才設立了亡魂黑獄三界折磨我……」

關山月微感詫異道：「亡魂三界，是尊夫設立的嗎？」

田畹華道：「是的，他在第五年上，忽然挖空心思，設立了那三所亡魂黑獄，那時他自己知道要死了……」

關山月連忙問道：「莊主說折磨，這是什麼意思？」

田畹華臉上微紅道：「他怕我改嫁，所以設了亡魂三界，說是若有人能連闖三界，我才可以另適他人，否則我必須孤寂終身……」

說時目中隱露出無限情意，關山月心中一動，暗暗感到有點不妙了，看來她的丈夫遺言必不是如此！

在他的猜測中那遺言一定是說能闖過亡魂三界的人，才是她改嫁的對象，所以她才對自己如此關懷。

甚至在沈君亮要施展霹靂神拳暗害自己時，她才不顧一切，拚着本身受傷出來搶救自己。

尤其是她原來穿的素色衣裳，表示出居喪的身份，此刻却換了粉紅色的綢衣，分明是告訴自己喪期已除！

越想她的意思越明顯，心中大爲着急，欲待說幾句話打斷她的念頭，可是她又沒有明確地表露，如何可以冒昧出口，因此只好默然不語……

田畹華却笑了笑，說道：「關大俠，怎麼不說話了？」

關山月抬起頭來尷尬地一笑道：「我實在不知道該說些什麼話，照理說，莊主與尊夫年齡相差太懸殊了，他若是眞心爲莊主着想，便不該作這些限制……」

田畹華笑笑道：「這倒是不能怪他，因爲他創下這厲魔山莊一片基業頗不容易，自然要找個適當的人來繼續管理下去，他知道我必不顧將這一片基業交給別人，所以，才下了那個規定，使我能够脫身……」

關山月聽聽又不懂了問道：「尊夫到底是怎麼規定的？」

田晚華笑道：「他說若有人能通過亡魂第二界，那個人就可以作我的第二任丈夫，可是我必須等到有人能通過第三界時才可以改嫁……」

關山月一怔道：「那沈君亮不是剛好符合了尊夫的條件嗎？」

田晚華紅着臉道：「所以我說這是先夫對我的折磨，根據他的規定，我必須下嫁沈君亮，可是我實在看不起他，因此我想徵求一下大俠的意思，假如我不依照丈夫的規定，是否對不起他，因爲我實在不想嫁人，更不想麻煩大俠……」

關山月詫然道：「這與我有什麼關係呢？」

田晚華道：「依照先夫的規定，能通過亡魂三界的人，就是厲魔山莊的繼任莊主人選，我想大俠對這個任務不會感到興趣吧。」

這番話倒是大出關山月的意外，可是他反而心定了，因爲他發現田晚華並無放棄厲魔山莊的意思，而自己也不想將這個厲魔山莊接過來，連忙笑道：「尊夫管的事也多了一點，莊主是否願意改嫁是自己的事，何必要他來操心呢，再說我的確對這件事不感興趣！」

田晚華一笑道：「這我就放心了，而且也不再視大俠爲敵了，爲友爲敵原是我自己的規定，因爲我實在不想離開厲魔山莊，所以對要從我手中奪去莊主之位的人加以敵視，以前我格於先夫的規定，實在感到很痛苦，可是見到大俠之後……」

關山月恍然道：「所以莊主使我很順利地通過了亡魂第三界……」

田晚華一笑道：「這是我的私心，因爲我知道關大俠對厲魔山莊不會有興趣，所以才免除了以後的測試，不過大俠能應付過紅粉六厲的風月陣仗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此我想先夫在地下也不會怪我循私……」

關山月這時才眞正的放心了，連忙笑道：「這是當然……」

田晚華却低聲道：「不過大俠對這件事還應該守秘，對於先夫的規定，我一直沒有告訴沈君亮，否則就非嫁他不可了……」

關山月大笑道：「莊主請放心好了，這件事我絕不告訴給第三個人知道，今天莊主仍是可以安心的在此地管理厲魔山莊……」

田晚華一笑道：「那我們兩個人就各行其是了，反正我已經把先夫的規定完全說了出來，除了要我改嫁之外，我並沒有違反他的意志，也算對得起他了。」

關山月點頭道：「自然對得起他了，而且我覺得莊主即使有意再嫁，也不一定非聽尊夫的話不可，除了沈君亮之外，莊主大可再找一個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管理本莊……」

田晚華搖頭道：「嫁人的事我已決定今生不作此想了，事實上除了先夫之外，我再也不會對第二個男人動心了……」

關山月覺這個話題不必再繼續下去，連忙道：「莊主不是說要證明一下碧玉鳳凰的效用給我看的嗎？」

田晚華笑道：「對了，我只顧說話，倒把這件事給忘了，現在什麼話都說過了，而且你我之間也得到了默契，我心裏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現在再談到碧玉鳳凰，大俠可知道它爲什麼會名列天下九大奇珍嗎？」

關山月搖搖頭道：「我對它一無所知！」

田晚華含笑道：「碧玉鳳凰乃九天玉實經春秋第一名匠精心雕琢而成，佩在身上有辟邪，袪毒，避火，分水，防身，凝神養氣療傷之種種神效，防身之功，大俠已然試過，可是它最神奇的特性乃是能與主人的神氣合而爲一，我們先作一個小試驗，請大俠將它取出來……」

關山月將碧玉鳳凰從盒中取出，觸手冰涼，立有一股寒意透入肌骨，好像是抓住了一塊寒冰。

田晚華笑道：「大俠此刻有什麼感覺？」

關山月照實說道：「冷……」

田晚華笑道：「眞的冷嗎？」

關山月覺得她這一問很奇怪，正想答話時，突然感到體內衝出一股陽和之氣，那冰冷的感覺立刻一掃而空……

田晚華看着他臉上的神色，微微一笑道：「現在可是不覺得冷了？」

關山月驚奇萬分地道：「是啊！剛才我還感到寒冷澈骨，怎麼一轉眼就暖和起來了，就是用火來燒，也不應該變得這麼快！」

田晚華笑道：「這就是它的靈氣與你相通了，當你感到寒冷時，它立刻使你溫暖，相反地在你炎熱時，它又能使你涼爽，所以佩着它在身上，就可以寒暑不侵，水火不懼，使你永遠處在安全與舒暢之中。」

關山月不禁把玩着碧玉鳳凰笑道：「眞想不到這小小的玩意兒會有這麼神妙的靈效，既是這樣一件奇珍，人們應經常佩着它才對，爲什麼要用木盒裝起來？」

田晚華笑道：「碧玉鳳凰雖然是當世奇珍，聽說它原是當今皇上賜給一個愛妃，那愛妃不幸逝世，大內就此殉葬，我輾轉得到消息，才派人去取了

來，不想動腦筋的人大有人在，更不想會因此將大俠引了來……」

關山月一嘆道：「我只是剛巧坐上了那條船，心中並不想得到它……」

田晚華道：「一飯一啄都是緣份，大俠不想得到它，它却偏偏會落到大俠手中，我本來也無意相讓，可是大俠藉着它避過沈君亮一掌後，我才明白寶物自能擇主，得失天定，因此也不敢再與大俠爭奪了……」

關山月連忙道：「此物既爲貴莊捷足先得，我怎敢掠人之成……」

田晚華笑笑道：「大俠又來了，它既與大俠的神氣相通，那些神效在別人身上就沒有作用了，非其主而得之，反致其禍，大俠就不必推辭了！大俠若不信，我們再作個試驗……」

說着伸出一個指頭，在口中咬了一下，立刻有殷紅的血流出，關山月莫明其妙，田晚華却道：「請大俠將碧玉鳳凰交給我！」

關山月連忙遞了過去，田晚華將傷處貼緊碧玉鳳凰身上，那鮮血仍是不斷地流出來，將鳳玉也染紅了。

田晚華蹙着眉尖道：「大俠可願帮我一個小忙，替我將傷處治好？」

關山月連忙道：「自然可以，但不知要如何帮法？」

一言甫畢，那碧玉鳳凰身上立刻發出一陣毫光，沾染在上面的鮮血，居然自動地由傷口倒流進去了。

片刻之後，田晚華放下碧玉鳳凰，伸出指尖，那咬破的地方已經血漬乾涸，只留下一個小小的破痕！

關山月大惑不解，田晚華却含笑說道：「大俠心念所及，碧玉鳳凰立生感應，除了死人無法救活，小小的一點皮傷，不勞大俠動手，它已代爲治好了！」

關山月又拿起碧玉鳳凰鑒賞了一下嘆道：「我眞想不到……」

田晚華微笑道：「大俠將它帶在身邊，想不到的奇跡還多着點，不過大俠也看見了，除了你之外，它對別人不會有用！」

關山月也無法不信了，只是有點不好意思道：「貴莊爲了它犧牲了很多性命，水道盟主商仁爲了它也喪失了幾十名部下，我却無功而受惠……」

田晚華正色道：「由此可見有定數，任何人都強求不來的！」

關山月摩挲着碧玉鳳凰道：「我第一次摸到它的時候，怎麼會那麼冷？」

田晚華道：「它的前主是那個皇宮中死去的妃子，伴着一個死人，它自然是冷的，換了活的主人，它就變溫暖了……」

關山月想了一下才嘆道：「不管它有多少靈效，到底無法保佑它的主人不死！」

田晚華失笑道：「生死乃天心所在，任何寶貝都無法逆天而行，假如它能保祐人不死，那它的第一任主人魯班先生今天還活在世上，這碧玉鳳凰也不會易主到大俠手中了，五穀雜糧原爲充飢果腹而生，可是吃一頓也不能當飽一輩子……」

關山月訕然一笑道：「莊主高論極是，我也不過是一時沒有想通，它能保佑一個人平平安安地活一輩子，也算是很不容易了，怎能够對它作更多的要求，……」

田晚華微笑道：「大俠想通這一點就好了，不過我要提醒大俠一句，它只能在無形中保護你，眞到有人用刀子砍過來，除非是剛好砍在它的身上，那自然沒有關係，要是砍在其他的地方，一樣能送了你的命，大俠可不能太信賴它！」

關山月一怔道：「莊主這話是什麼意思？」

田晚華笑笑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大俠身擁此等異寶，難保不受人覬覦，所以大俠可能會爲了它而招致許多麻煩……」

關山月豪聲大笑道：「就是它不在我身邊，我的麻煩也不少，一個江湖人，只能有兩種立場，非正卽邪，正邪不能相容，殺伐爭鬥是免不了的事，我憑着良心做事，盡我的能力，去伸張正義，生死之事，從來沒有放在心上，自然也不會去顧慮那麼多了……」

田晚華一嘆道：「天生奇珍，必有德者居之，冥冥中安排大俠爲碧玉鳳凰的得主，恐怕就是要它爲大俠留此有用之身，替天下做更多的好事！」

關山月被她誇獎得有點不好意思，忙又轉變話題道：「莊主不是說要我帮助療治傷勢……」

田晚華臉色微紅道：「是的！假如大俠能屈駕幾天的話……」

關山月略一沉吟道：「我身上的事情很多，也很急，不過莊主之傷是爲了救我所致，無論如何也要爲莊主効一點勞以表微衷……」

田晚華低下頭道：「一點皮肉之傷，靠着碧玉鳳凰之功，片刻卽可痊癒，可是我受的內傷，恐怕要十天才可以收效……」

關山月一怔道：「十天？要這麼久？」

田晚華抬起頭道：「大俠如感到不方便，也就算了，我自己加意調息也可以一樣復原，只不過多費一點時間罷了……」

關山月感到十分爲難，他急於到溫嬌那裏去看看李塞鴻與溫嬌之間的糾紛是如何解決的……

現在已經耽誤了，要是再躲擱十天，實在是等不及，可是剛才已經答應了人家，而且還說得那麼好聽……

雖然田畹華並不堅持需要自己的帮助，可是她的傷是因自己而起的，無論如何也不好意思拒絕她的……

這時剛好玉芳端了一個食盒進來，見到他愁眉不展的樣子，乃將食盒放在桌上，笑嘻嘻地問道：「關大俠，你得到了碧玉鳳凰，還有什麼難題不能解決！」

田畹華連忙向她斥責地說道：「玉芳！妳少嚕囌！」

玉芳微笑道：「婢子用盡心思，燒了幾樣拿手好菜，準備請關大俠品嚐一番，他這個食不下咽的樣子，豈不是令婢子太失望了，關大俠，你到底有什麼事不開心……」

關山月苦笑一聲道：「其實也沒有什麼，貴莊主爲了救我而受傷……」

玉芳笑道：「這還不簡單，你可以利用碧玉鳳凰帮莊主治傷！」

關山月嘆道：「這一點我當然是義不容辭，可是身上的事情很急，實在不能耽擱十天之久，是以感到爲難……」

玉芳一眨眼道：「誰講要十天，兩個晚上就够了……」

關山月一怔，睜大了眼睛，田畹華却喝道：「玉芳！妳又在作死了，那絕對不行……」

說完又對關山月道：「關大俠！我沒有說謊，要使我的內傷痊癒，十天是不够的，不過可以帮助我歸經順氣，使我能在兩個月內，利用自修的方法慢慢復原，這比我一個人單獨行起來，已經提早了四個月……」

玉芳笑了一下道：「可是有速成的方法，兩夜即可完全康復……」

田畹華莊容道：「不行，那個方法太侮辱關大俠了，而且我也不能把那種醜相落入關大俠的眼中，妳別忘了我是一個孀婦……」

玉芳道：「關大俠是正人君子，自然會諒解您的，至於第二點理由更不足論了，您居孀在心喪，向來不拘形式……」

關山月却精神一振道：「假如只有兩夜的時間能使莊主痊癒，我……」

田畹華搖搖頭道：「關大俠，這不行的，我已經是落溷殘花……」

玉芳却莊容正色，道：「莊主！您不要這樣說，您是個節勵冰霜的貞女，這從您對那個沈君亮的態度上已經可以看出來了，關大俠是個守正不阿的君子。……」

田畹華也莊容道：「正因爲關大俠是個眞正君子，我才不敢那樣做！」

玉芳呆了一呆道：「那也隨便您了，不過婢子有句不中聽的話要奉達莊主，您受傷的事已經傳遍全莊，一兩天或許他們不敢蠢動，時日一久，難保他們不出問題！您得力的人又不多，眞要鬧起來，那可是大問題……」

田畹華神色一沉道：「他們敢！」

玉芳輕嘆一聲道：「他們都是些無惡不作的亡命之徒，有什麼不敢的，您能鎭壓住他們還好一點，光靠婢子與秦老頭兒……」

田畹華擺擺手道：「不要說了，我不相信他們有這個胆子！」

玉芳嘆了一口氣道：「好吧！反正婢子已經盡到心了，眞到那個時候，婢子最多拚上一命，以報莊主的敎養之恩……」

關山月實在忍不住了道：「莊主照這樣說來，我就是留在這兒十天，對妳的帮助也不大，而且還會給妳引來許多麻煩……」

田畹華擺擺手道：「事情沒這麼嚴重，你別信玉芳危言聳聽……」

關山月搖搖頭道：「我相信玉芳姑娘說的是眞話，厲魔山莊中收容的都是窮兇極惡之輩，他們只是爲情勢所逼，並非甘心留此！」

田畹華連忙道：「他們眞敢背叛我，我自有應付之策！」

玉芳正色道：「背叛妳或許不敢，假如他們利用這個機會逃離山莊爲惡人間，那個禍患就大了；您又不能出去一個個抓他們回來！」

關山月急了道：「這話不錯，而且這事如能縮短時日，這對我也大有方便——」

玉芳連忙道：「莊主！您看關大俠都答應了，您何必還堅持呢！我相信只要大家的心術端正，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田畹華輕嘆一聲道：「關大俠在紅粉六厲的風月陣中都能闖得過來，不會有什麼問題的，我是担心我自己萬一守不住……」

玉芳湊在她耳邊低語幾句，田畹華紅着臉笑罵道：「混賬！那更不成禮統了！」

玉芳也紅着臉微笑道：「這算不了什麼，您平時還不是拿婢子……」

田畹華立刻叫道：「妳敢再說！」

玉芳笑道：「婢子不說了，這只是有備無患，莊主，我看，事不宜遲，從今晚就開始吧，您先去準備一下，由婢子慢慢對關大俠解釋，莊主，您就去吧，婢子侍候關大俠用過了酒菜之後，就陪他前來。……」

田畹華還在猶豫，當不住玉芳一再催促，才慢慢地起身，臉色桃紅，目中隱隱含着一片淚光，低聲道：「關大俠！非是妾身不顧廉恥，對大俠作此非分之請，實在也是情勢所逼，玉芳的話提醒了我，假如讓莊上的那批惡人逃了出去，則不但有失先夫之濟世本意，而造成人間的禍害了……」

關山月自然不懂她說些什麼，可是他對玉芳提出的警告倒是認爲頗爲嚴重，厲魔山莊的那些人他已見識過一些……

可是當他開口有欲所言時，田畹華已飄身離去道：「由玉芳慢慢告訴大俠吧！」

輕輕一閃，人已到了屋後，關山月莫明其妙地坐下來，準備聽玉芳作何解釋，誰知玉芳只是打開食盒道：「關大俠請用酒菜！」

關山月腹中立刻感到飢腸轆轆，他不知道自己通過亡魂三界時一共費了多少時間，但是他明白自己已有很久沒吃東西了，何况那些酒菜都是玉芳精心烹製，色香俱佳，引得他口中唾液直冒……

可是他爲了矜持，仍是先問道：「到底是用什麼方法……」

玉芳笑着道：「大俠不必問了，反正大俠已經答應了，而且這對大家都好，大俠只要立心正直，任何事情都不會成問題的。」

關山月道：「至少我要知道如何做法？」

玉芳笑道：「等大俠用過酒菜，我再說也不遲，其實大俠不問最好，到了那個時候，你自然知道如何做法的！」

關山月滿腹狐疑，但是飢餓的感覺更厲害，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決定先裝飽肚子再說，於是埋頭大吃起來。

菜的確燒得好，由於作料齊全，比諸在山上那一頓吃得更令他滿意，而且酒也醇美可口，又吃又喝，使他暫時地忘記了一切，直等酒足菜飽之後，他忽然想起一個很奇怪的問題，乃含笑向玉芳道：「我記得妳曾經說過妳是莊主的姬妾，莊主明明是個女人……」

玉芳臉色微微一動道：「莊主自然是個女人，難道你看出她那點不像女人。」

關山月忙道：「我沒有說她不像女人，可是女人怎會置姬妾。」

玉芳默然片刻才低聲道：「我再說你也不會明白的，也許……」

關山月見她忽然停止了，連忙問道：「妳爲什麼不說下去了？」

玉芳似怨似艾地白了他一眼道：「我還是不說的好，你吃好了沒有？」

關山月拍拍肚子滿足地笑道：「吃好了！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飽過！」

玉芳一笑道：「這是第二次了，上次在山上大俠也是這樣說的，假如這一次大俠不是爲了故意恭維，那就是上一次口不由心。」

關山月覺得她的心很細，每一件事都記得清清楚楚，連一句都沒有放過，乃眞誠地一笑道：「我每一次的話都是眞心的，上次領畧到妳的手藝後，我以爲世上不會有更好的烹調了，可是今天一嚐，才知道妳的手藝還比我所想的高明，假如我有機會再吃到一次妳烹調的菜肴，或許又覺得今天的菜肴不足爲奇了……」

玉芳忽然變得有點暴躁地道：「一飲一食，俱是前生註定，我倒是希望大俠能够嚐遍我所有會調製的菜肴，但是也只怕大俠今天所吃的是最後一次的了！」

關山月奇怪道：「這是怎麼說呢？」

玉芳幽怨地道：「我是說也許下一次我燒好菜放在大俠面前，大俠也不屑一顧了，尤其是經過今夜治療以後……」

關山月奇怪地問道：「療傷與吃菜有什麼關係呢？」

玉芳頓了一頓才道：「也許沒關係，可也說不定，等過了今天再說吧，現在請大俠拿起碧玉鳳凰，跟着我來！」

關山月更是一頭霧水，只好捧着那木盒，跟在玉芳身後，向屋後走去，經過幾間陳設華麗的穿堂，就是上樓的階梯，地上鋪着猩紅色的氈毯，玉芳一逕地向樓上走去，關山月也只得默默地跟着她上樓！

到了樓上，關山月不禁一怔。

但見全樓是一個很大的敞廳，一半用烟般的輕紗隔了起來，紗前是各式各樣的華麗傢具擺設！

輕紗後面，是一個玉石砌成的長方形浴池，其中盛着大半池色似乳白的水，霧氣氤氳，甜香而醉人！

田畹華全身赤裸地坐在池中，幸好是用背對着外面，而且，還隔着輕紗，所以只能够看見她的肩胛！

在乳白色的水映照下，她的肌膚微微泛着淡紅色，別具一種誘人的風情，在玉池的周圍坐着六個女子。

那是紅粉六厲，每人還是原先的打扮，每人手

中，捧着一具奇形怪狀的樂器，有的像笙，有的像笛。

玉芳若無其事地道：「請大俠寬衣！」

關山月一驚道：「寬衣！爲了什麼？」

玉芳淡淡地道：「自然是替莊主療傷！」

關山月忙道：「療傷怎能是這個樣子的！」

玉芳抬眼道：「那池中是温玉瓊漿，功可增元益神，生肌補血，莊主受的內傷頗重，必須在短短的兩天內，將受傷的瘀血化去，更以新血，已傷的肌肉化去，勢非借重這種瓊漿不可，大俠可以用雙手按在莊主的三焦穴上，藉碧玉鳳凰之功，助其速成。……」

這種療傷的手法，關山月倒是明白的，可是他不明白爲什麼要叫自己也脫去衣服，玉芳已經知道他的意思，笑道：「那玉漿蝕力極强，大俠不除衣固然可以，可是浸到玉池中後，衣物立刻會爲玉漿蝕化得一絲不剩……」

關山月又是一驚，玉芳笑道：「大俠放心好了，你有着碧玉鳳凰護身，那玉漿傷不倒你的，同時莊主也是靠着你的碧玉鳳凰保護着未受傷的肌肉，不致爲玉漿所蝕……」

關山月茫然地道：「爲什麼要用這種厲害的藥物呢？」

玉芳道：「要在短短的兩天內，完成近半年的苦練，自然要借重這種劇烈的藥物，先作澈底的破壞，再重新生長，變成一個新人，大俠可以將碧玉鳳凰含在口中，聽見音樂聲一响，立刻開始運功施爲……」

關山月遲遲不見動作，玉芳忍不住催促道：「大俠是怎麼了？紅粉六厲這一次是利用九天玄音幫助莊主療傷時，抵制心魔擾亂，絕不會再對大俠施展風流陣仗了！」

關山月顧忌的不是這些，可是也說不出口來，只是將碧玉鳳凰含入口中，掀開紗帳，就朝浴池走了過去。

當他跨下浴池，只覺得那乳白的水液凉可澈心，同時他身上的衣服沾上水汁後，立刻化成一股白氣！

浸在水中的部份看不見，可是他露出水面的部份，被水沾染後，都隨着那股白氣消失了！

他這才知道那水汁果如玉芳所說的厲害非常，心中一個疏神，脚下忘了停止，一直朝着田畹華走去！

直到他的膝蓋觸着一團柔軟的肌膚，他才驚覺地停止了，肌膚相觸，足證他的衣服也被藥水蝕化了！

田畹華本來是閉着兩眼，被關山月碰了一下，才睜開眼睛，朝他微微一笑，以極低的聲音道：「請大俠雙手按我的三焦之處，不管我有什麼反應，都不可放手，這是一個很危險的治法，若非大俠這等正人君子，妾身無論如何也不肯嘗試的！」

關山月口中含着碧玉鳳凰，沒有辦法說話，只好點點頭，伸出雙手，摸索到她三焦的位置，用掌心貼緊上去！

觸手温軟，那是他從所未有的一種感覺，心中未免有點不安，可是他知道這事關係緊要，不敢多生妄念！

連忙誠意正心，目觀鼻，舌抵顎，用平時打坐練氣的方法，將心神歸順到一塵不染的境界，準備開始！

玉芳也跟着進來了，見狀忙道：「大俠這樣子不行的！」

關山月無法啓口，僅以目光，作了個詢問的表示。

玉芳笑道：「大俠現在是替莊主療傷，必須目注在莊主身上，根據莊主的情緒反應而施以適當的處置！」

關山月將碧玉鳳凰塞到嘴的一邊，含糊地問道：「我怎麼知道莊主的情緒反應呢？」

玉芳道：「你看着莊主的臉上，將自己的一切都丟開，使心神與莊主合而爲一，自然能體會莊主的情緒思想了！」

關山月只得將目光凝注在田畹華的臉上，見她秀眉微蹙，好像不勝痛苦之狀，玉芳連忙道：「莊主本身的抗力已經抵不住藥性了，快開始吧！」

那六個女子都已將樂器準備妥當，聽見玉芳下了開始的口令後，立刻吹奏起來，或按或挑，十分忙碌！

可是關山月耳中却聽不見一點聲音，不禁有些奇怪，目光又移向玉芳，想問問她是什麼原故！

玉芳却一臉急色道：「大俠不要看我了，快注意莊主的臉，等你完全忘却自我，與莊主合而爲一時，自然會有所知覺！」

關山月聽她說得這麼嚴重，倒是心中一驚，遂目注田畹華，儘量摒除雜念，一心一意去體會她的知覺！

果然片刻之後，他耳中開始聽到一絲裊裊的樂音，非絲非竹，却是十分柔媚悅耳，遂貫注心神聽去！

那樂音越來越清晰了，也越來越美妙了！

如玉人深夜弄笛，如仙子雲端撫琴，使他的心神十分熨貼，諸念俱息，除了耳中的樂音外，再也不知其他。

可是他的掌心却感到田畹華的身子起了一陣輕微的顫動，觸手之處由温膩而變爲火熱！

那股熱力一直傳到他的心田處，使他感到十分不安，而田畹華的臉上也透出一陣紅暈！

關山月心中一動，忽然想起玉芳的話，知道這是九天玄音，用以幫助田畹華抵制心魔的擾亂！

看田畹華的神態，一定是心神受了樂音的引誘而躍躍欲動，連忙將自己的眞力從掌心透了過去！

漸漸地，田畹華又恢復了常態，身上的灼熱也開始冷却下去，玉芳在旁邊一直很緊張，這時才吁了一口氣道：「好了！就是這樣，現在大俠與莊主心神已合爲一體了，痛癢相關，喜憂俱共，我可以去準備一下以後的事了！」

說着起身離去，田畹華神色微動，似乎叫她不要走開，可是玉芳却裝着沒看見，一逕向外走去。

樂音又變了，這次變得很低沉，好像一個飽經憂患的人，在雨夜荒店，對着孤燈擧杯愁飲！

每一杯酒下去，都撩起他不得意的往事，雨點打在窗上，淅淅瀝瀝，入耳皆愁，尤增蕭索！

悵念知己長辭，人世坎坷，年華日逝，兩鬢已灰，而孑然一身，老病纏綿，天涯飄零，何處是歸程！

田畹華的臉上，現出了愁容，好像也感染了那個人的愁緒，覺得擧目無一是處，頓起生不如死之慨！

關山月的感受也是一樣的，可是他掌心却感到田畹華的身子在凉下去，凉得比身外的池水更冰！

這一定是心魔在作祟，他連忙又加强眞力貫注過去，却不見什麼效用，不但田畹華的體温沒有增加，關山月自己却感染了她的凉意，覺得冷了起來，而且那樂聲更形凄楚，如泣如訴，差一點使他落下了眼淚！

關山月心中大感恐懼，簡直不知道該怎麼才好，幸而靈機一動，想到這完全是樂音所致！

樂音既然是爲着對付心魔而來，自然也需要用心靈的力量去對抗它，於是他鎭定心神，腦中去思索一些快意的事！

可是他這一生中遭遇的事很少有値得興奮的，彈劍江湖，行俠入世，却處處都碰上挫折！

從大漠上初現雄風開始，雖然仗着師父明駝令主的威名，一下子就成爲擧世矚目的人物！

可是身外浮名，換來的只有惆悵，强梁日張，魔道日興，邪惡的敵人愈來愈多，邪惡的勢力愈來愈强！

再加上身世坎坷，母親月華夫人的慘死，使他的江湖豪情一掃而空，不知不覺地落下淚來！

田畹華已冷得發抖了，他自己也感到寒意澈骨，快要支持不住了，幸得心頭一點靈智不泯，他又將思想轉了一個方向，開始去找尋一些値得懷念的事！

有什麼値得懷念呢？

張菁菁對他的如海深情，蛇姬江帆對他的眷戀，樂小虹對他無邪的信任，以及很多女子對他的感情！

然而他却硬着心，絕情地辜負了她們，想到這裏，他心中有着一絲歉咎，就是這一絲歉咎使他萌起了心底的温情！

「生命畢竟是可愛的，那麼多美麗的女郞，她們爲我獻出過熱情，我應該好好地報答她們……」

這一個思想使他的身上泛起一點暖意，他知道自己已經找到了應付的方法，就順着這個思想發展下去！

於是他立刻體驗到世界是多麼美麗，生命是多麼有意義，張菁菁，江帆！她們都是人間絕色！

於是他又想到自己的師父與林香亭那種崇高的戀情，以及現在雙雙棲隱的優遊歲月，那才是眞正的生活……

由於他身上的熱力在不知不覺間傳出田畹華，使她也漸漸地恢復了暖意，臉色由蒼白轉爲微紅！

關山月忽然發現眼前的田畹華竟具有一種超人的美！這是一種成熟的婦人風韻，他無法用言詞來形容！

可是他感覺到這種風韻是張菁菁等人所沒有的，也是他所見過的任何一個女子所沒有的！

他曾經在李塞鴻的眼角眉梢隱約地發現到一絲這種韻味，可是他對李塞鴻一向視如尊長，抱有相當敬意！

所以他並沒有爲那種隱約的風韻而動心過，然而現在他却爲田畹華而動心了！眞正地動心了！

他所以能够忍心離開張菁菁，拒絕江帆，都因爲她們雖然長得美，却缺少一種吸引他的力量！

樂聲又變了，這次是一種柔靡的樂曲，使他興起了一種從所未有的衝動，而田畹華的身子又開始變得像火一般地熱！

關山月心中又是一動，按在田畹華身上的兩隻手也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他神志一懔，連忙抽回雙手！

自己的身上也感到一陣火辣辣的灼熱，樂聲頓然而止，紗帳一掀，玉芳飛也似地搶了進來，厲聲對那六個女子喝道：「妳們要死了，居然奏出這種淫曲……」

那六個女子紛紛起立，擎着手中的樂器朝玉芳身上攻去，玉芳見狀，臉色又是一變，連忙動手相

拒！

七個人就在池邊打了起來，以武功而論，玉芳似乎比她們高明，可是勢單力孤，不到幾個照面就被迫得險狀百出！

田畹華自從關山月的雙手抽開之後，卽已痴痴地坐在浴池中，雙目緊閉，好像在努力尅制着心中的燥動！

玉芳又撐拒片刻忍不住叫道：「莊主！您再不出手，婢子就撐不住了，這些賤婢一定是受了沈君亮的蠱惑才破壞您的……」

田畹華長嘆一聲，雙臂一張，躍出浴池，拳脚飛處，卽將一女子手中的琵琶擊落，一脚將她踢翻在地！

玉芳見田畹華出手相助，精神大振，橫撩一掌，也將一個女子擊倒，紅粉六厲立刻只剩下四人！

這四人見己方聲勢受挫，臉色一變，不敢再單獨作戰，由三個人並肩相連，結成一體拒敵，却將一個持琴的女子擋在最後！

田畹華冷笑一聲道：「大胆的賤人，妳們還敢跟我要這一套！」

那四個女子都不答話，前三人臉色沉重，凝聚功力，準備作全力的一擊，後面那個持琴的女子則正容盤坐，將琴擱在膝蓋上，一手按工尺，另一手却屈指作勢，待往弦上扣去……

田畹華已經準備攻上去了，可是見那女子手按工尺的部位，精神不禁微怔，止步不前。

玉芳却不理這些，奮起一掌，逕直朝三人推去，那三人舉掌相迎，祗將她的掌勢抵住，却不見有其他動作。

玉芳掌勢受阻，眉頭一揚，正想加强勁力送過去，那持琴的女子却手指輕落，發出如碎玉般的一片琴音！

說也奇怪，那陣琴音傳出之後，玉芳雙腿隨之一軟，全身好像變得一點力氣都沒有，軟軟地向下攤去！

幸得田畹華趕了上來，隔空發出一掌，將那三女的勁道止住，才使得她們無法進一步傷及玉芳！

田畹華先將玉芳提了起來，在她臉上看了一遍，但見她眼赤頰紅，四肢疲軟，一派慵慵之態，乃嘆了一聲道：「死丫頭！憑妳這點定力，也敢去輕試六賊魔音……」

說完將玉芳擲向浴池，同時對關山月說道：「關大俠！請你先抱好她，等她清醒之後，立刻將她抛上來，她的體質較弱，恐怕受不住水中藥力的久浸……」

關山月在水中好容易才將自己的心神安定下來，聽見那片琴音後，心神又浮盪了起來，而玉芳已飛了過來！

慌急中也無暇多作考慮，一把抱住玉芳，將她的身子浸在水中，眼睛却注視着田畹華的動作！

但見她走到那四個女子的前面，厲聲道：「是誰教妳們這一套魔曲的？」

那撫琴的女子見田畹華在琴音的侵擾下毫無所動，早已慌了手脚，又聽見田畹華厲聲斥問，才囁嚅地道：「是……沈先生……」

田畹華冷笑道：「我也想到是他，奇怪的是妳們用什麼方法將他這一套拿手本事也編了出來，看來妳們的魔力當眞不小……」

那女子連忙道：「這是沈先生自動相授的！」

田畹華哼了一聲道：「胡說！這是他最得意的絕技，我向他求了幾次，他都不肯透露一點，怎麼會毫無條件地傳給妳們！」

那女子囁嚅地說道：「條件是有的，婢子不敢說！……」

田畹華怒聲道：「說！妳們連背叛我的事都做出來了，還有什麼不敢！」

那女子低聲道：「沈先生傳授樂曲之時，只提了一個條件，那就是必須要趁莊主入定虔修之際，用以對付莊主……」

田畹華似乎一怔道：「這是什麼意思呢？」

那女子又頓了一頓才道：「沈君亮對莊主傾慕已久，還有什麼不明白的？」

田畹華一驚道：「原來是這個用意，他倒想得眞美，以爲我一定會被這種艷曲所動，激起凡心，下嫁給他……」

那四個女子都低下頭，不敢說話！

田畹華想了一下，忽又怒聲道：「現在沈君亮不在這裏，妳們爲什麼又使了出來？」

那撫琴的女子又頓了一頓，才壯着胆子道：「莊主對沈先生冷如冰霜，婢子等知道他也配不上莊主，自然不會帮着他來算計莊主，可是今天……」

田畹華立刻接口道：「不用說了，今天妳們見我對關大俠這種態度，以爲我會對他傾心，所以才帮我作了一個決定……」

那女子點點頭道：「是的，莊主天生麗質，何必要如此自苦呢，關大俠人品儀表，實在比沈君亮高出許多……」

田畹華冷笑道：「這麼說來，妳們倒是一片好心了，妳們對我的忠心到什麼程度我非常了解，我想妳們不單純是爲我着想吧！」

那女子低下頭道：「莊主明察秋毫，婢子也不敢虛言，這種做法對婢子們自然也有點好處，因爲沈先生是……」

田畹華一笑道：「原來妳們想跟沈君亮去，這就奇怪了，我一直就沒有禁止妳們跟他接近呀，而且我還特別關照妳們……」

那女子道：「美玉在前，頑石怎能生色，莊主一天不嫁人，沈先生就一天不死心，我們再巴結他也沒有用……」

田畹華哼了一聲道：「難怪妳們急着要我嫁人了！」

那女子連忙道：「是的！莊主神功無敵，駐顏有術，自然不在乎歲月蹉跎，婢子們却不敢跟莊主比，再過幾年，容貌日衰，別說沈先生看不上眼，一個普通人也不會對我們發生興趣了，婢子們爲了終身……。」

田畹華臉色一沉道：「就算我嫁了人，妳們怎知我肯放妳們出去？」

那女子哀懇地道：「莊主的終身若得歸宿，留下我們有什麼用呢？」

田畹華冷笑道：「厲魔山莊從來沒有放人出去的先例，對於沒有用的廢人，自然有最妥當的安揷方法……」

那女子惶急地道：「莊主，婢子等追隨您多年，不無微勞，莊主何忍將婢子們發入亡魂黑獄，受那寒風煉骨之慘刑……」

田畹華怒聲叱道：「那是懲罰惡人最好的地方。」

那女子朝其他三人望了一眼，才鼓起勇氣說道：「莊主！婢子們在入莊之前，並沒有做過任何壞事，入莊之後，雖然殺死過不少人，但俱出於莊主所命！」

田畹華神色一寒道：「這麼說來是我叫妳們做壞事了？」

那女子惶恐地道：「婢子不敢這樣說，祇求莊主大發慈悲，放我們一條生路，讓我們也過幾天好日子，婢子會永遠感激莊主的！」

田畹華想了一想，道：「妳們出去後找得沈君亮嗎？」

那女子聽田畹華的口氣有點鬆動了，連忙道：「找得到的，沈先生臨走時給婢子們留下了連絡方法！」

田畹華臉色又是一變，那女子連忙道：「他的意思是我們隨時將莊主的情形通知他……」

田畹華冷笑一聲道：「那妳們正好找到他，叫他乘虛而入……」

那女子連忙道：「不，莊主誤會了，婢子對莊主的深恩大德，感且不盡，怎會再生異志，再說這樣做對婢子等有損無益！」

田畹華用手一擺道：「好吧！我對妳們特別開恩，放妳們出去！」

那四個女子立刻跪下同聲道：「謝謝莊主！」

田畹華神色一凝道：「我放妳們出去目的並不是爲了怕沈君亮，妳們見到他之後，可以告訴他，我絕不會再嫁人，叫他死了這條心吧，還有一點，妳們不許洩露本莊的秘密，更不許施展本莊的武功在外生事！」

那四個女子齊都答應了一聲，向她叩了一陣頭，爬起了身來，抱着另兩個昏絕的女子，飛速離去了……

這時玉芳已醒轉過來，一看自己的衣服已被池水蝕盡，赤身裸體，抱在關山月的懷中，心中又羞又急！連忙一用力，掙脫了關山月的懷抱，自動地跳出了浴池，奔向田畹華身邊，大聲急叫道：「莊主！您怎麼放她們走了！」

田畹華身子突然也軟了下來，輕嘆一聲道：「傻丫頭，我何嘗願意，可是……」

說時身子搖搖欲墜，玉芳急忙扶着她問道：「莊主你怎麼啦！」

田畹華道：「關大俠在最緊要關頭，突然鬆了手，我爲了抵制毒水的內侵，已經大損元氣，再加上出來跟她們……」

玉芳急得白了關山月一眼道：「你怎樣……」

田畹華睜開眼睛，軟弱地道：「這不能怪關大俠，都是那六個賤婢誤事，在這種迷魂艷曲之下，誰都禁受不住的，關大俠能守身不亂，已經是很不容易了，現在我們身上都受了毒水所染，妳快抱我到返眞池去……」

說到後來，她杲已支持不住的樣子，玉芳一言不發，連忙抱起她，向另外一間屋子飛去！

關山月一個人坐在浴池中，耳際始終浮着那裊裊的琴音，激盪得他心神十分不寧，池水雖冰，他的內心却像是有一把火在燃燒……

隔壁傳來一陣琮琮的水響，然後是玉芳的驚叫聲：「莊主！您怎麼又忍不住……」

然後是田畹華喘息的聲音道：「不好！玉芳，我忽略了那六賊魔音的厲害，先前還不怎麼樣，現在那琴音却一直在激盪我的心神……」

關山月聽了田畹華話後，才知道她與自己一樣也受着琴音所擾，連忙高聲問道：「田莊主，我也是一樣，有什麼方法可以祛除琴音……」

田畹華並沒有回答他，却傳來一連串的喘息聲音來。

然後是玉芳的急叫聲：「莊主！您冷靜一點，別抱得我這麼緊，我連氣都透不過來了！莊主！您的身上怎麼這樣燙……」

（未完待續）

一期完短篇俠情故事

沉沙湖

朱羽·文
培新·圖



刀沉人死情天恨

湖水異常清澈，清澈得映出了宋丹霞的倩影。她靜靜地站在湖邊，已有了頓飯時刻。腦海裏儘在思索一連串的問題——這兒爲什麼要叫沉沙湖？那麼平靜的湖水，舟子因何會將渡船弄翻？剛巧她心愛的人兒吳子玉又在那艘渡船上……

夕陽已在湖對面那座小天山的背後沉下去，歸鴉聒絮着打她頭頂飛過，宋丹霞吐出一口幽怨的長氣，緩緩地轉過身來。

一個簑衣、草帽，唱着漁歌的老道正好打她面前經過。宋丹霞一提羅裙，趨前幾步，福了一福，道：「借問老人家……？」

「姑娘是迷了路？」老人家翻眼打量着她。

「不！」宋丹霞搖搖頭。「我想問問，這兒爲什麼名叫沉沙湖？」

「這個……」老漁翁摸着腦袋，瞪着眼。「……老漢也不知道，沉沙湖這個名兒已經叫了幾百年啦！」

「再借問，」宋丹霞又福了一福。「前往小天山，非得乘船過渡麼？」

「嘿嘿！」老漁翁和和氣氣地笑着。「小天山四面環水，彷彿蓬萊仙島。人要像鳥兒長着翅膀，就不必乘船過渡了。」

「怎的沒有見到渡船？」宋丹霞邊問邊向四週打量。

「姑娘要去小天山？」老漁翁面上的笑容倏地消失，蒙上了一層憂戚的陰霾。

「娘病了，」宋丹霞幽幽地道：「聽說小天山那座天尊廟的天尊菩薩挺靈驗的，打算去燒香許個願，保佑我娘早日康復。」

「哦！哦！」老漁翁拈鬚頷首，以關注的目光投向宋丹霞。「姑娘是什麼時刻來到這兒的？」

「申初光景。」

「來晚了！來晚了！」老漁翁喟然地道：「從這邊往小天山的渡船一天只有兩趟，一趟在辰正，一趟在未正，姑娘要明天才能過渡了。」

「我方才在集子上路時，見着客棧，宿一夜也不妨事的。」宋丹霞說着轉過了身子，將目光投向平靜的湖心，喃喃地道：「好平靜的湖水，乘船過渡也一定是非常平穩舒適的。」

老漁翁趨近一步，壓低了聲音道：「那不一定啊！半月前周寡婦的兒子載了一個外鄉來的少年客人前往小天山，不知什麼緣故，竟在湖心翻了船，

兩個人的屍首到今天還沒有尋着哩！」

提起這樁事，宋丹霞幾乎要泫然欲淚。强忍住悲戚，故作淡然地問道：「那天湖上敢情是起了風浪？」

「唉！老漢活了這樣一大把年紀，還不曾見過沉沙湖起過風浪，也沒聽說過誰家舟子弄翻了船，鬧出了人命。唉……」一聲長長的嘆息，那老漁翁走了。走不多遠，又回過頭來道：「姑娘今晚難免要在集子上宿一夜了。馬家老店挺潔淨的，店裏僱了一個老婆子專門侍候女客，姑娘不妨到那兒去投宿吧！」

「多謝指教！」宋丹霞第三次的向那老漁翁萬福。

老漁翁走了，宋丹霞仍然面對湖心凝注，平靜的湖水似乎映出了她那心上人吳子玉的影子。不然怎會令她如此神往？

「好平靜的沉沙湖！」遠遠傳來一聲低讚。雖是喃喃細語，却是音韻鏘然，深深敲動了宋丹霞的心坎。

抬頭看，那是一個青衫少年，負手立於湖邊，英姿挺拔，離開宋丹霞約莫有三丈之遙。

當那老漁翁離去時，宋丹霞還沒有發現這個青衫少年，如今却神鬼不知地來到了她的身邊，難免令她暗暗吃驚；那一句信口吟哦，又似乎暗含譏笑之意，因而使她暗暗惱怒。

「這位兄台也是外鄉來的吧？」宋丹霞搭訕着向那青衫少年走過去。語氣是平和的，而神色間却明顯地流露了挑釁的意味。

「在下裴吟風，」那青衫少年很客氣地拱手報名，「請教這位姑娘……？」

「我姓宋。」語氣冰冷不遜，「不知千手神偷裴玄的愛兒來到這沉沙湖邊有何貴幹？」

「哦！」裴吟風緩緩走向她的面前，微笑道：「腰繫紫玉玲瓏絲絡套，身披金線圍絲氅，姑娘莫非是宋家溝的丹霞大姊。」

「哼！」宋丹霞心裏受用，表面上仍在出冷氣，「你這小子多大年紀？」

「小弟一十八歲。」裴吟風語氣非常恭敬。

「倒該叫我一聲大姊。」宋丹霞神色和氣了一些，「我來問你，跑到沉沙湖來，該不是爲了要去小天山燒香許願吧？」

「唉！」裴吟風長長嘆了一口氣。眉尖深鎖，神色黯淡。「小弟是爲了追趕丹霞姊而來……」

「噢！」宋丹霞一個箭步竄到裴吟風的面前。「追我何來？」

「吳大哥也許不曾在丹霞姊面前提過小弟，因而丹霞姊還不了解小弟和吳大哥有着一份深厚的情誼。」說到此處，裴吟風的嗓門一壓，「二十天以前，小弟在洛陽一家旅店之中，偶而聽到有人在暗暗商議，要設陷算計吳大哥。小弟也不知上那兒去找吳大哥告警，後來想到……」

宋丹霞冷哼道：「你這小子的腿短跑得慢，吳大哥已經被人算計了。」

裴吟風楞了楞，道：「丹霞姊莫非說笑？」

「鬼才有心情與你說笑！」宋丹霞氣呼呼地道：「先告訴我，想要計算吳大哥的是什麼人？」

裴吟風慢吞地道：「說出來丹霞姊可不能生氣，是……是以前和吳大哥好過一陣子的風月娘子沈小雲。」

「她？」宋丹霞用力地吐出這個字，就如打從口裏吐出了一柄犀利的飛刀。

「和沈小雲同行結伴的是小紅娘喬梅，」裴吟風悄悄地道：「丹霞姊想必也聽說過喬梅那小娘們當初想吳大哥想得瘋了心，一聽說吳大哥和丹霞姊訂了親事，沈小雲正是醋興大發，自然會火上潑油啦！」

「哼！原來是那兩個臭娘們在搗鬼！」宋丹霞惡狠狠地淬了一口唾沫。驀然，她那兩道犀利的目光盯在裴吟風的臉上，慢條斯理地問道：「你聽到風聲之後，立刻就趕去宋家溝了？」

「是啊！整整走了半個月。」

「也虧你的。你又怎知我來了沉沙湖？」

「丹霞姊的手下告訴小弟的啊！小弟一聽說妳來到這兒，連忙又披星戴月地趕，總算見着了。對了！」裴吟風猛地叫了一聲。接着問道：「方才丹霞姊說，吳大哥他……？」

「半月前吳大哥打這兒乘渡船前往小天山，在湖心裏翻了船，屍首至今尚未尋獲。若不是跟他來的鐵牛吳霸沒一齊過渡，趕回宋家溝報信，我還被蒙在鼓裏。」宋丹霞一把抓住裴吟風的手腕，「裴小弟！你知那兩個臭娘們怎麼商量來着？」

「那天小弟宿在洛陽東關的聚賢客棧，正巧和那兩個女人住在貼隔壁。起先小弟也不曾留意那兩個女人在商議什麼，到後來聽到她們提起吳大哥的名字，才留了神。聲音太小，商議些什麼，小弟不曾聽仔細。最後只聽那沈小雲說：『哼！這一回吳子玉可要喝老娘的洗腳水啦！』喬梅接着說道：『小雲姊！對負情漢千萬不能手下留情，讓那姓宋的丫頭當一次未過門的寡婦吧』……」

「好！」宋丹霞氣得咬牙切齒，手上也猛一用勁。

「哎喲！」裴吟風苦着臉道：「丹霞姊！小弟的手腕要教妳捏斷啦！」

「你怎的如此不濟事！」宋丹霞笑罵了一句，鬆脫了手。「小弟！湖心翻船一定是那兩個臭女人弄的詭計。走！跟我到集上投宿去。我姓宋的雖然當了未進門的活寡婦，却要教這一向平靜的沉沙湖掀起一陣驚濤駭浪。」

「丹霞姊！吳大哥爲何要去小天山？」裴吟風追在後面問。

宋丹霞邊走邊回道：「慢慢再告訴你。」

「丹霞姊！妳方才不是說，吳大哥的屍首至今未曾尋獲麼？」

「怎麼了？」宋丹霞猛地刹住去勢，回過身來，目光直楞楞地盯在裴吟風的臉上。「你這個小機伶鬼又想着了什麼？」

「未見屍首，不能認定吳大哥已遭了那兩個娘們的算計。這內中恐怕大有文章，咱們得仔細地在這沉沙湖附近察訪一番。」

在這一瞬間，宋丹霞那一對眸子顯得異常明亮。她嘴唇蠕動，幾番欲言又止。最後還是沒有說明心中的話，只是向裴吟風招了招手，道：「現在日已近晚，我們也該進鎮用飯了。」

×　×　×

暮靄四合，距離沉沙湖約莫五里之遙的盤龍集業已亮起了燦爛的燈火。宋丹霞和裴吟風一先一後地疾步向集子的東頭上行來。

驀地，一夥人攔住了他倆的去路。

爲首一人約莫四十來歲，一張稜角分明的面孔在暮色中顯得異常陰沉。時令已值深秋，他的衣着却很單薄，灰褐色大衫在晚風拂動下獵獵作响。

他身後一字排開四個短裝大漢，各人的腰間都掛了一把厚重的過山刀，手搭刀柄，如臨大敵。

宋丹霞雖感意外，却未顯露驚異之色。目光冷冷一掃，道：「這是怎麼回事？」

那中年漢子冷冷道：「姑娘可是宋丹霞？」

「不錯。」宋丹霞惡狠狠地點了點頭。

「令堂早在五年前就已過世，然而宋姑娘方才在沉沙湖邊對那老漁翁言道，因令堂有病，所以要去小天山天尊廟燒香許願，這是怎麼回事？」

宋丹霞暗暗吸了一口長氣，在表面上却依然逞强地道：「你管不着！」

「哼！」中年漢子冷笑了一聲，「宋姑娘不知曉天尊廟內供奉的是一尊活菩薩？」

對方的話，使宋丹霞頗感茫然。她楞了一楞，道：「嗯！怎麼樣？」

中年漢子抱拳微微一拱，道：「在下潘天尊，人稱奪命菩薩，唯恐姑娘過渡之際，重蹈吳子玉翻船落湖，屍骨無存的覆轍，特此移樽就教。姑娘有什麼心願，不妨就此許下吧！」

聽到對方的名號，那裴吟風就不自禁地連連後退了三步。

宋丹霞也微微退了半步，振聲道：「尊駕就是奪命菩薩潘天尊？」

「難道還有誰敢冒天尊菩薩之名？」

「失敬！失敬！」宋丹霞恭敬地福了一福。「方才在沉沙湖邊和那老漁翁的言談只不過是信口胡謅，若有冒犯之處，尚祈恕罪。」

「宋姑娘太客氣了！」潘天尊也拱手答禮一番。然後語氣一沉：「在下五年來居於小天山中，等於與外界隔絕。鄉民不知內情，武林中的朋友想必應該了解。在下既不再過問武林中事，那麼，武林中的朋友就不該打擾在下。不知令夫婿吳子玉乘舟前往小天山的目的何在？」

宋丹霞眉尖一蹙，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姑娘不會不知吧！」

「眞的不知。子玉要來這兒之前，我雖再三盤問，他也堅不吐實，爲此還使我倆鬧得極不愉快。」宋丹霞陡地將目光移注在對方臉上。「尊駕是否明白子玉翻船落湖的內情？」

「宋姑娘！聽妳的口氣，倒好像是在下在湖心玩了手段。放心！天尊菩薩不會在暗處放冷箭。他如沒有踏上小天山，在下也沒有必要對他施展煞手的。」

「尊駕誤會了，」宋丹霞連忙解釋，「我又不敢如此猜測。」

「閑話少說，在下還要請教姑娘一件事，姑娘前來沉沙湖……？」

宋丹霞很快地接口道：「只是想追查吳子玉翻船落湖的原因。」

「不想去小天山？」

宋丹霞沉吟了一陣，道：「子玉是在湖心出的事，倒沒有必要去小天山一趟了。」

「請恕攔路打擾之罪！」潘天尊很和氣地拱手道別，但目光突地向裴風吟投以一瞥，問道：「這位是，……？」

裴吟風立刻上前一步，搶着答道：「在下裴吟風。」

「哦！令尊是……？」

「千手神偷裴玄。」

「老朋友啦！代我問候一聲。」潘天尊回頭一擺手，五個人很快地消失於蒼茫夜色之中。

「丹霞姊！」裴吟風悄聲道：「傳聞中的潘天尊是個殺人惡魔，想不到如此和氣多禮。」

「你可知道他那『奪命菩薩』的名號如何得來的？」

「小弟不知。」

「他生就佛面魔心，外表看上去和善慈祥，却算計不到他何時會突然向你施展煞手。」

「哦！妳不知道他任在湖中間的小天山？」

「從來就沒聽人說過。」

「吳子玉大哥知道吧？」

「唉！別提那個死鬼了！」宋丹霞的神情顯得異常煩躁。「不知是樁什麼了不起的天大機密事兒，竟然連我也瞞着，到頭來教人滿頭霧水，眞是氣死人！」

「丹霞姊！」裴吟風笑道：「別生氣啦！古話說得好，活人不論死人過……」

「住口！」宋丹霞大吼一聲。

「怎麼，丹霞姊？」

宋丹霞一根玉也似的指頭戳在裴吟風的鼻尖上，冷聲道：「你這小子方才還提醒我，在沒有見到吳大哥屍體之前，不能認定他已不在人世，你也就不該死呀活的去咒他！」

「是！是！」裴吟風一個勁打躬作揖。「小弟知罪，下次不敢。」

只不過眨眼工夫，二人就進入了集子，迎面就看見了馬家老店的招牌。

挺潔淨，那老漁翁說得不錯。紅木的桌椅板凳閃閃發光，教人瞧着舒服。

「二位辛苦，小店有潔淨的上房。」店家上來迎着，他似乎拏不準二人之間的關係，不禁遲疑地問道：「是要一間，還是……？」

「一間。」裴吟風搶着道：「這位姑娘要住。我在西頭上望月居歇下了。」

「是！是！」店家連連哈腰。「請這位姑娘先到上房淨淨手面……」

宋丹霞一擺手，道：「別忙！先給咱們來點吃的。」

「好！好！」店家的逢迎待客之道眞是到了家，將二人領到一處座頭上，又接着道：「沉沙湖的名產沙蟹，又嫩又肥，小的去吩咐廚下蒸上一籠，眨眼就好了。再來一斤黃酒，一斤切麵，够吧！」

「够了！」宋丹霞心情不好，對店家的殷勤也就顯得有些不耐煩。「快去張羅吧！愈快愈好！」

「是！是！」店家連忙退去。

這時，店堂內已有十來個食客，只有宋丹霞一個姑娘家，難免吸引了十來雙好奇的眼光。她也懶得去理會。却想不到一個粗壯的大漢來到他們的座頭上，大模大樣地坐了下來。

粗壯漢子坐下之後，面上浮着不懷好意的笑容，冲着裴吟風問道：「小兄弟！你還認得我嗎？」

裴吟風搖搖頭，道：「不……不認識。」

「嘿嘿！」一聲爆笑，宛如悶雷。「小兄弟的記性眞壞，前天晚上咱們倆都是宿在金台鎭的高陞店中，想起來了吧！」

「哦！哦！」裴吟風猛地一拍腦袋。「原來是查大哥，幸會，幸會！」

姓查的粗壯漢子突地手腕一翻如花豹露爪般閃電探出，將裴吟風的右腕扣了個着實，沉聲道：「俺查豹眼睛裏不揉沙，這回還有甚話說？」

宋丹霞雖是聲色不露，依舊平穩地坐着，而她心裏却暗暗吃驚，查豹那一手擒拏法眞是旣快又準，不但出自名家傳授，而且還練到了爐火純青之境界。

裴吟風像是痛極，怪聲叫道：「查大哥！有話好說，請放開手。」

裴吟風與她同座，宋丹霞不能不管，因而冷冷道：「怎麼回事？」

查豹氣呼呼地道：「他偷了我的馬。」

「馬呢？」宋丹霞的語氣已經軟了。

「在望月居客棧的馬廐中。」

宋丹霞望着裴吟風問道：「可有這一回事？」

裴吟風苦着臉，點點頭，道：「是……的，小弟心想早日趕到沉沙湖，但盤費又帶得不够……」

「丟人！」宋丹霞罵了一句，回過頭去，冲着查豹笑道：「壯士請放手，小孩子不懂事，冒犯之處，由我代爲賠罪。」

看將起來，那查豹似乎是一個吃軟不吃硬莽漢，當卽鬆開了手，遲疑地問道：「姑娘是……？」

「宋丹霞。」

「哦！紫玉仙子宋姑娘，失敬！失敬！」說查豹是莽漢，他倒知禮，連忙起身拱了拱手。「旣然這位小兄弟是宋姑娘的朋友，一切不究。馬兒還在，俺查豹牽走就是。」說着，就要轉身離去。

這時，店家正好送上熱騰騰的蒸蟹。

宋丹霞起身挽留道：「查壯士請留步，這位小弟少不得還要奉敬一杯謝罪。」

「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查豹拱拱手重新就座。「俺那匹馬兒頗有點劣性，偷馬的功夫不到家，未必能將那畜牲牽走。這位小兄弟的台甫如何稱謂？」

「小弟裴吟風。」

「裴——吟——風——」查豹喃喃唸道。突地振聲一笑，「嘿嘿！果然是高手！虎父無犬子，神偷裴玄的令郞還有甚話說？」

裴吟風靦覥地說道：「見笑！見笑！」

蟹肥、酒香，饑腸轆轆，三個人都沒有空閒說話了。

在吃喝中，宋丹霞却在暗暗觀察，她發覺查豹是個性情魯直之人，從方才那一手擒拏法也可窺其武功不弱。雖然在過去不曾聽說過此人的名號，也不知其來歷，而她在私心中却已暗暗打算讓查豹作她一時的幫手。

心中主意打定，蒸籠中的肥蟹也都成了空殼，一斤黃酒也是點滴不剩。宋丹霞笑道：「查壯士必是海量，再來一斤如何？」

「量淺！量淺！」查豹連忙推辭。「尤其當着紫玉仙子之面不敢放肆。」

「行道江湖，貴在豪放，拘謹倒不好了！」宋丹霞很技巧地將話題一轉：「查壯士以往可曾和吳子玉打過照面？」

「千面俠吳子玉？」

「俠字只是虛名。」

「心儀已久，可惜慳緣一面，再說俺在江湖上不過是無名小卒。」說到此處，查豹的語音一壓，「請恕冒昧，幾時才能喝到二位的喜酒？」

宋丹霞神情黯然地說道：「只怕今生休想。」

「這是什麼話？」查豹那一雙豹眼掄得溜圓。

裴吟風從旁接着說道：「吳大哥於半月前在湖心船翻落水，遇難了。」

「沉沙湖？」查豹追問了一句。

「是的。」宋丹霞憂戚地點點頭。「我就是爲收屍而來，偏偏又不曾撈獲屍首。」

查豹楞了半晌，才緩緩說道：「俺一根腸子通到底，不會說拐彎抹角的話。沉沙湖四面環山，波平如鏡，怎會翻船？再說吳大俠功力深厚，縱使不解水性，落水之後也不至於輕易沉溺，這……這可有點令人納罕不解。」

宋丹霞喃喃道：「我有些狐疑，可是人呢？」

查豹反問道：「那舟子呢？」

「也是下落不明。」

「這就怪了！」查豹一雙濃眉挑得老高。「舟子以水爲生，必是識得水性之人。落水之後，縱使無力救人，也可自救，照說不會溺斃。而且，兩人屍體都沒有尋獲，以俺看來，他二人還沒有死。」

「托查壯士的口福！不過……」宋丹霞頓了頓，才又接着道：「若說有人能將子玉活生生地擄了去，我又有些不信。」

裴吟風突然站起來說道：「丹霞姊！趕了一天路，有些困乏，小弟要回店歇宿去了。」

宋丹霞擺擺手，道：「你先去吧！我和查壯士聊一會兒，別忘記明天一大早上我這兒來。」

裴吟風點頭應是，然後又向查豹說道：「那匹馬該還給你……」

查豹揚掌在他肩頭上一拍，呵呵笑道：「小兄弟！送給你了，如果你果眞看上了那頭畜牲，俺牽回來，你仍舊可以再偷回去，乾脆作個順水人情，還漂亮些。」

「那就謝啦！」裴吟風打躬作揖一番，然後辭去。

查豹突地壓低了聲音道：「宋姑娘和裴家是世交？」

「從無往來。」

「旣如此，那小兄弟怎和宋姑娘同行結伴？」

宋丹霞畧作沉吟，就將其中原委約畧地敍述了一遍。

說完之後，查豹神色凝重地道：「俺的樣子看起來像個粗人，其實心眼兒倒是挺細的。俺在望月居客棧的馬廐中發現了俺的坐騎，就該在那兒等待偷馬賊，怎會跑到馬家老店來等？」

「是啊！」

「是有人教俺到這兒來的。」

「噢！那就怪了！」宋丹霞的腦海中在這一瞬間閃過了許多疑問：除了那老漁翁之外，無人知她要投宿馬家老店，更無人知道裴吟風要找上她；還有，當時湖邊寂靜無人，她和老漁翁的談話內容，潘天尊是如何知道的呢？

內中必有蹊蹺，這是宋丹霞唯一的答案。

查豹緩緩說道：「俺心裏有一句話，碍於交淺，不便輕率出口。」

「請查壯士儘管直言。」

「那位小兄弟的言行堪疑。」

宋丹霞沉聲道：「那小子相信敢在我面前玩花樣？」

「俗語說，初生之犢不畏虎，那位小兄弟年輕識淺，容易受人利用，還是防着點好。」

宋丹霞霍地站了起來，氣呼呼地說道：「我去望月居找他問問。」

「宋姑娘！」查豹伸手攔阻。「此事不宜妄動聲色，由俺監視那小兄弟行動，就可知端倪了。」

「查壯士！……」宋丹霞欲言又止。

查豹語氣嚴肅地說道：「素昧平生，也許難取信於宋姑娘。俺藉藉無名，能與名聞遐邇的紫玉仙子同座舉杯，深以爲榮，故願爲効犬馬之勞以爲報還。」

宋丹霞深深一福，道：「查壯士言重，相助之情，我記下了。」

查豹也不再說什麼，飲盡杯中酒，離席揚長而去。

宋丹霞吃了些麵，正想着店家帶她上房安歇。突見店門口人影一閃，進來了兩個年輕女人。她倆

一穿紅，一穿綠，顯得鮮艷奪目。一進店門，就雙雙嬌聲媚氣地道：「店家！給咱們姊妹倆來間潔淨的上房。」

這兩個女人一露面，敎宋丹霞差一點氣炸了肺。右手不自禁地探進了左脅下，搭上了紫電劍的把柄，原來那穿紅的正是小紅娘喬梅，穿綠的是吳子玉過去的情人風月仙子沈小雲。

那一陣衝動很快地在宋丹霞心頭消失。她明白：這兩個女人此刻出現，其來意絕不單純，逞怒動劍，未必能探得到眞實的情況，更可況，以一對二，她也無自信能勝過對方。

麵早就飽了，宋丹霞却不得不低下頭去一根一根地挑着望嘴裏送，她已存心避開那兩個眼中釘。

對方却不打算放過她，小紅娘喬梅首先開了腔：「喲！瞧瞧看，那不是宋家大妹子嗎？」

一陣香風飄到面前，風月仙子沈小雲也開口說道：「一到盤龍集就遇上了宋姑娘，眞巧啊！」

宋丹霞再也避不過去，緩緩地抬起頭來，冷冷道：「眞巧！」

「喲！」喬梅尖聲尖氣地道：「看樣子宋家大妹子不歡迎咱們這兩個遠道而來的弔客哩！」

宋丹霞沉聲道：「喬姑娘這是什麼話？」

「二位別鬥氣！」沈小雲笑着打圓場。「宋姑娘心情不好，喬大姊可得讓着點。宋姑娘！說正格的，吳大哥湖心落水遇難，少不得要在湖邊設祭招魂。咱們千里迢迢地趕來，無非是聊表心意，倒不是爲幸災樂禍來瞧熱鬧的，宋姑娘可別會錯意。」

宋丹霞寒着臉道：「沈姑娘話倒說得漂亮，誰不知道妳恨吳子玉入骨，巴不得他早死。」

「瞧！」喬梅又在火堆上澆油。「小雲妹子！話可別給我說準了。人家不但不領妳這份弔喪之情，反而倒咬一口，好像是妳沈小雲弄翻了吳子玉過渡的那條船哩！」

沈小雲苦笑道：「我不怪！說句老實話，我眞巴不得那個負情漢早一天死。人死了，心裏又感到難過，作女人的都不是天生的狠心腸，幸好半個月前我在洛陽，若是我在這盤龍集上，可眞有點脫不了干係哩！」

宋丹霞霍地站了起來，沉聲道：「鼓不敲不響，話不說不明，有句話要請敎二位。」

喬梅和沈小雲不禁相互一覷，却未答話。

宋丹霞接着問道：「二十天前，二位可是住在洛陽東觀的聚賢客棧之中？」

二人又是相對一覷，齊聲道：「不錯。」

宋丹霞冷笑一聲，道：「夜靜更深之際，二位談了些什麼？」

二人不約而同地搖着頭，道：「那可記不起來了。」

宋丹霞道：「待我提醒二位一下，妳們商議如何算計吳子玉，好敎我宋丹霞作未過門的寡婦。却想不到隔牆有耳，走漏了風聲。」

二人先是一怔，接着，喬梅尖聲嚷叫起來：「天！這是那個嚼舌根的胡亂挑撥。宋姑娘！紅口白牙，說話可得有分寸，妳敎那龜孫，兔崽子出來對質。」

沈小雲也搶着說道：「宋姑娘！咱們可沒有起那種心。即使有那種存心，千面俠吳子玉是那樣容易被人算計的麼？」

「在平靜無波的沉沙湖翻船落水，正是中了算計。」

「宋姑娘！」沈小雲問道：「是誰告訴妳這話的？來道是非者，必是是非人，也許可以在他身上查出吳子玉落水遇難的情由。」

「宋家大妹子！」喬梅接着道：「你是聰明人，不妨想想看，聚賢客棧在洛陽是一等一的頭一家，又不是木板隔間的鴿子籠，在上房裏說話，隔壁聽得見嗎？」

「宋姑娘！」沈小雲緊逼着問道：「這話是誰告訴妳的？」

宋丹霞不禁楞住了，此刻她已拏不準究竟誰的話可信。半晌，她才緩緩道：「假不會眞，眞不會假，是非、黑白，總有分明之日。二位遠道而來，盛情心領。不過，在吳子玉屍體未獲之前，我還不承認他已遇難，也就談不上什麼設祭招魂了。」說罷，向遠遠的店家一招手，逕自向後進走去。

二人怔神許久，那喬梅才冷笑道：「沈大妹子！咱們還躭在這盤龍集上作甚？」

沈小雲搖搖頭，道：「可還不能走。」

「爲什麼？」喬梅挑眉瞪眼，神色茫然。

「咱們可不能揹黑鍋。」

「沈大妹子！」喬梅氣呼呼地道：「若不是妳一個勁兒地扮笑臉、打圓場，我就非得逼那丫頭交出傳話的人來，紅口白牙胡咬人，那可不行。」

沈小雲笑道：「宋丹霞心裏頭也不好受，何必難爲她？正如她說，是非、黑白，總有分明之日，急什麼？」

「怪！」喬梅喃喃道：「這內中必有蹊蹺。若是宋丹霞在憑空猜想，她又怎知二十天前我倆住在洛陽東觀的聚賢客棧之中？」

沈小雲皺着眉，道：「喬大姊！咱們到屋裏去聊吧！唉！若不是認識吳子玉，就不會有這些煩惱了。」

× × ×

一幢茅屋臨湖而建，四週圍以竹籬。籬上晾着漁網，門前的空地上插着一幅招魂幡，隨風飄蕩。

屋內一燈如豆，一個老婦人向燈默坐。這情景看在宋丹霞的眼裏，幾乎使她忘記了自己的憂愁和悲哀，悄悄地叫了一聲：「周老太太！」

「妳？」老婦人轉過身來，怯生生地望着她。「妳是誰？」

「我姓宋，」她緩慢地走過去，柔和地說道：「是那個翻船落水的外鄉客的家眷，來向妳打聽翻船的事。」

老婦人畏怯地站了起來，乾癟的身軀顫慄着緩緩後退，一直到背脊頂上草壁才停下來，哆哆嗦嗦地說道：「我……的兒子也死了呀！妳……難道還要……要我這孤老太婆塡命？」

「周老太太，你會錯意了！」宋丹霞盡量將語氣放得柔和一些。「沉沙湖平靜無波，你的兒子又是個老練的舟子，怎會翻船的呢？你不覺得這樁事有點蹊蹺麼？」

老婦人楞了一楞，喃喃道：「確是有些古怪，我兒子的水性極好，就是翻船落水，也不至溺斃的呀！」

「我問妳，妳兒子經常載送客人前往湖心的小天山麼？」

「常有的。小天山的天尊廟香火旺盛，除了十冬臘月，差不多每日都有香客。」老婦人歇了歇，喘口氣，又接着道：「我兒子本是靠捕魚爲生，近年來，才抽空閒擺渡送朝拜天尊菩薩的香客，誰知道……」說到此處，老婦人的眼淚又如斷綫珍珠般簌簌而落。

宋丹霞總算是個武林中人，雖然吳子玉落水失踪使她心煩意躁，却還能够狠下心腸暫忘憂戚。如今這老婆子一哭，使她也不禁落下了一滴悲戚之眼淚。

就在這一瞬間，她顯得異常軟弱，垂着頭，一言不發。良久，才掏出了一幅羅帕，遞到那老婆子的手裏。

老婆子伸出了顫巍巍的右手，接過了羅帕，左手却閃電般探出，一把扣住了宋丹霞的手腕，出招之快，卽使宋丹霞懷有戒心，似也無法閃避。

一個湖邊漁婦，又是上了年紀，怎能有如此高深莫測的武功？宋丹霞不禁大驚失色，右腕被扣，已無法抽回拔劍，急切中，左手一彈，點向那老婆子的腕脈。

那老婆子竟然毫不放鬆，硬生生地讓宋丹霞的中指在腕脈上彈了一下。皺紋交錯的額頭上雖然冒出了汗，却依然沒有鬆手。

宋丹霞自知遇上了强勁對手，也就不再妄作掙扎，凝神聚氣，以應驟變。

周老婆子緩緩抬起右手，在臉上撕下了一層薄薄的人皮面具，那裏是什麼老婆子，竟然是一個年約四旬的大男人。

宋丹霞雖在驚駭之中，却還沉得住氣，冷聲道：「好巧妙的易容術！尊駕能亮個字號麼？」

「不必。」聲冷如冰，面上毫無表情。

「那麼，目的何在？」

「想和宋姑娘作一交易。」

「如談交易，先請放手。」

「不行！」冷冷地一擺頭。「告訴我一件事，放妳一命，就是這樁交易。」

「尊駕認爲可以置我於死地？」

「如探囊取物。」

宋丹霞楞了一楞，道：「以尊駕的功力看來，倒不像是吹牛。請問想知道什麼事？」

「吳子玉前往小天山的目的何在？」

「不知道。」宋丹霞一口回絕。其實，她說的也是實話。

「不想活了？」話聲中，他的手腕一緊。

宋丹霞咬牙忍住了痛，道：「的確不知道，信不信由你。」

「好！待我先廢掉你這隻右手……」

他一語未落，忽然茅屋的後壁分向兩邊倒塌，兩條人影飛快地竄進，寒光閃動，一把鋒利的七首已然抵上了那中年漢子的喉頭，接着一聲嬌叱：「放手！」

那中年不及猶豫，驟然鬆手，雙足猛彈，人已自後壁裂縫倒飛而出。

宋丹霞的右手一旦恢復自由，眨眼間就已拔出了紫電劍，正待追出，却被來人攔住了。

這兩個不速之客是宋丹霞意想不到的沈小雲和喬梅。

沈小雲收起了七首，道：「宋大妹子！妳難道不明白窮寇莫追的道理？」

宋丹霞面上有些訕訕的感覺，吶吶道：「多謝相助，改日報還。」

「別謝啦！」喬梅尖聲尖氣地道：「只要宋大妹子將那挑撥離間的龜孫、兔崽子交出來，把咱們的冤枉洗刷，洗刷，也就心滿意足了。」

「這……？」宋丹霞似有猶豫。

沈小雲接道：「宋大妹子！我姓沈的在江湖上的名聲是毀譽參半，却還沒有人敢說我是毒婦人。我和吳子玉那段霧水姻緣早成過去。他和妳訂親，說我心頭不是滋味倒是眞的，却未必會記恨他；更談不上設計陷害了。再說，吳子玉要去小天山，我

根本就沒聽說過，又怎能預先要花樣，玩手段？宋大妹子！那傳話之人必定是另有用心的。那人是誰呢？」

查豹對裴吟風的評語也突然湧上了宋丹霞的心頭，不禁脫口道：「是裴吟風告訴我的。」

「裴吟風？」喬梅接上了口。「好呀！咱們姊妹倆和那對賊父子無寃無仇的，幹嗎信口攀誣？」

「喬大姊別嚷嚷，」沈小雲皺起了眉頭，沉吟道：「這事怕有些蹊蹺，裴玄手癢愛偷，家教却嚴，而且爲人還算正派，聽說那獨兒子也是聰明伶俐，討人喜愛，絕不會無緣無故地爲咱們姊妹倆栽上一贓。」

宋丹霞喃喃道：「莫非那小子受了別人的利用……」語氣一頓，接道：「沈姑娘可認識方才那漢子？」

沈小雲沉吟道：「以他的擒拏手法看來，想必是『神鎖雙猿』其中之一，不過……」

喬梅截口道：「可是『神鎖金猿』古不秋和那『神鎖白猿』查九天？」

沈小雲點點頭道：「不錯，這人大概是古不秋，查九天年已過五，而且生來一雙白眉……」

宋丹霞心中一動，振聲道：「我方才在馬家老店遇上一個名叫查豹的粗壯漢子，一招擒拏手已入化境，莫非是查九天的兒子？」

「這樣說來可就對了。」沈小雲緩緩地點着頭。「可不知道他們趕來盤龍集是爲了什麼？」

「哈！」喬梅似乎是置身事外，神態非常輕鬆。「風雲際會，羣雄畢集，這一下可又有熱鬧戲瞧啦！」

宋丹霞聽見這種幸災樂禍的話，心中感到十分不快，但又不便發作。只得轉過臉去，向沈小雲問道：「這『神鎖雙猿』也曾聽家母提起過，只是不知他二人的作爲如何？」

「很難說！」沈小雲嘲弄似地聳聳肩。「他倆的行徑似乎介於正邪之間。」

「那查豹倒像是個血性漢子。」宋丹霞喃喃自語，忽又振聲道：「二位且回旅店，我要去問問裴吟風。」

喬梅插口道：「怎麼？那龜孫、兔崽子也到了盤龍集上？」

宋丹霞點點頭，道：「不錯，那小子正在集上。不過，二位還得暫忍怒火。待我前去盤問之後，一定向二位作個交代。」

沈小雲怕喬梅不肯將就，連忙說道：「喬大姊！咱們暫時聽宋大妹子一句話。走！回旅店吧！」

喬梅悻悻然瞪了宋丹霞一眼，這才和沈小雲雙雙離去。

宋丹霞沉吟了一陣，挑亮了油燈，走進了耳房。突地倒抽了一口冷氣，半空中飄蕩着一具屍體。原來那周老婆子已經上吊死了。

她已無暇去驗查周老婆子究竟是自殺還是遭人殺害，連忙吹熄了油燈，悄沒聲地離開了這座建在沉沙湖邊的小茅屋。

× × ×

戌正，這個時候該不會有客人上門，望月居的賬房打了個呵欠，擺擺手，示意店小二熄燈關門。

店小二正打算關上門板，却有一個客人走了進來。

這客人一身紫衣，頭戴蓬草遮陽帽，雖是深夜，帽沿依舊壓得很低，面部全蓋在一層陰影底下。

老賬房見多識廣，神色一凝，連忙走出了賬櫃，親自迎接，低聲笑道：「客官辛苦！是先用飯打尖？還是先到上房洗手淨面？」

來客一擺手，一錠白花花的銀子已擺在櫃枱上，頭沒有抬起，聲音也異常低沉：「打擾！我要找一個人。」

「哦！」老賬房心頭雖有些發寒，却依然陪着笑臉。「是找投店的客官？還是……？」

「是客人。今天才到。十八、九歲，年少英俊，借問他住在那間上房。」來客唯恐對方不明白，又補充道：「他騎來的牲口還是一匹寶馬。」

「哦！哦！是裴公子，他住在兩跨院的『黃』字號上房。小順子！你去稟報一聲……」

其實，不待老賬房吩咐，兩個店小二的其中之一，已經暗暗地沿着牆壁在往後院溜。

「站住！」來客輕叱一聲，擱在櫃枱上的一管筆已經被他抓起扔了出去，輕輕一碰，那店小二就站住了。沒話說，那管筆已經點中了店小二的麻穴。一回身，冷冷道：「我自己會去找。十两銀子賞給夥計打酒喝。」

老賬房和另一個尚能活動自如的店小二也不敢動了，他們可不願被那凶神惡煞的來客用點穴法將他們「釘」在那兒。

來客進入了兩跨院，輕輕地在「黃」字號上房的門板上彈了兩下；沒動靜，他又屈指一彈。門打開了，睡眼惺忪的裴吟風在門口出現。

「這位朋友……？」

不待他的話說完，來客已走了進去。左手帶上房門，右手摘下了遮陽草帽，露出了本來面目，原來他是宋丹霞。

「是丹霞大姊！」裴吟風嚷了起來；敢情是大感意外。

宋丹霞冷冷道：「別嚷嚷！深更半夜的，你難

道存心要搔擾別人的好夢？」

「說得是，」裴吟風忙陪笑臉。「大姊深夜到此，莫非有甚要事？」

「想和你聊聊。」

「請坐！請坐！」

「裴小弟！」宋丹霞輕笑道：「深更半夜將你從被窩裏叫出來，可眞不好意思。我比你大幾歲，算得上是一個老大姊，咱們也別忌諱什麼。來！咱們上床蓋着被褥，好去聊聊。」

「這……？」裴吟風愕然無詞以對。

「來呀！傻小子！你宋大姊起了邪心也不至於找上你這個乳臭小子啊！」宋丹霞說着眞的上了床，連脚上那雙薄底快靴也不曾脫去。

裴吟風皺皺眉，道：「大姊既如此說，小弟就只有從命了……」

他這裏剛向床邊走去，突聽帳子背後發出一聲慘呼，雪白的帳子上染了一大片殷紅血漬。抬頭看，宋丹霞手中的紫電劍已有一半插進了帳子背後。

裴吟風心頭一駭之際，宋丹霞已從床上一躍而下，左掌電出，鎖住了他的肩胛，冷森森的劍尖已抵上了他的喉頭。

「好小子！」宋丹霞沉聲道：「竟敢在我的面前玩花樣！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不然我就當場要了你這小賊種的狗命。」

「宋大姊！」裴吟風已經嚇得發抖。「千萬別錯怪了小弟。我……也不知道帳子後面躲得有人的啊！」

「還不說實話！」宋丹霞一聲嬌叱，利劍又逼進了一分，裴吟風的喉頭已淌出了一滴鮮血。

「我……我……」

突然一陣砰砰碰碰之聲，門窗皆破，六條大漢蜂湧而進，每個人的手裏都拿着了一把厚重的鬼頭刀。

宋丹霞猛一甩手，裴吟風身軀飛旋，凌空拋起，落在床上的被褥之中。她冷聲道：「小子！要命就好好在床上躺着，紫電劍可認不得你是裴玄的兒子。」

「嘿嘿！」六名大漢之中一個長着絡腮鬍鬚的向前跨進一步，獰笑道：「這可不是宋家溝，輪不到妳這丫頭撒野。」

面臨圍攻之局，宋丹霞却一絲也不含糊，紫電劍猛地一抖，銀光四射。冷聲道：「行道江湖，無非是爲了闖萬兒，尊駕先報名吧！」

那生着絡腮鬍鬚的大漢道：「金刀盟第二代盟主董濤，想必宋姑娘也不曾聽說過。」

宋丹霞道：「金刀盟早在十年前就已銷聲匿跡，尊駕的大號倒的確不曾聽說過。不過我却猜得出你可能是當年金刀盟盟主『萬勝刀王』董七星之兒子。」

「不錯。」

「想令尊當年憑一把青霜寶刀，叱咤風雲數十年，博得『萬勝刀王』的美譽，該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我倒要請教，尊駕系出名門，因何利用裴吟風這乳臭小子向我施展挑撥離間之計？」

「宋姑娘眞想知道箇中原委？」

「願聞其詳。」

「先父在世之時，因寶刀而逞威，却想不到那把青霜寶刀竟不翼而飛，以致使本盟式微，先父鬱鬱而終。」

「噢！」宋丹霞微感詫異道：「武林中人丟失了兵器，我倒是第一次聽聞。」

「先父謝世，本盟隱匿，而盟友却一直在追查青霜寶刀的下落，終於獲得證據，寶刀是被神偷裴玄偷去。」

「尊駕就該去向裴玄討回。」

「那老賊却說青霜寶刀到手不及半月，又被人偷去，是以在下只得暫時將裴玄押爲人質，由他的兒子裴吟風出面尋查。寶刀得回，萬事皆休，否則，那老賊的心肝五臟得用來弔祭先父英靈。」

宋丹霞回頭向裴吟風投以一瞥，冷冷道：「難怪那小子要對尊駕唯命是從了。不過，還要請教，那青霜寶刀被竊一事與我與風月娘子沈小雲皆無關係，因何你要驅使裴吟風從中挑撥？」

董濤冷笑道：「這話可說反了，青霜寶刀與二位大有牽連。」

「怎樣講？」

「據風月娘子身邊一個侍婢透露，沈小雲曾向吳子玉表示，只要吳子玉與她同偕白頭，她有法子得到青霜寶刀。吳子玉近年來醉心刀法，浸淫已久，若得青霜寶刀，必可成爲蓋世刀王。」

「有此一說麼？」

「半點不假。」

「結果呢？」

「不知是吳子玉不相信沈小雲的話，還是因爲他不願意爲獲取寶刀而賣身，沈小雲之議被他回絕了。」頓了一頓，董濤又接道：「由此可證，縱使寶刀不在沈小雲手中，也必知寶刀下落。」

「嗯！那麼，我與青霜寶刀又有何牽連？」

「宋姑娘與吳子玉雖未拜天地，入洞房，却已行過文定。名屬夫妻，禍福與共。此番吳子玉前來盤龍集，正是爲了找尋那把寶刀，其間隱密，宋姑娘不可能不知，怎說沒有牽連？」

宋丹霞微笑道：「說得有理。然而尊駕怎知吳

子玉此行是爲了追尋那把寶刀？」

「是神偷裴玄說的。」

「裴玄又如何知道？」

「一月前，吳子玉曾拜訪裴玄，詳問當年青霜寶刀得而復失的情況，其用意自可猜想。」

宋丹霞吁嘆了一聲，道：「吳子玉已經落水遇難了，尊駕沒有聽說嗎？」

「略有所聞，在下不想去推敲吳子玉翻船落水的原因，更不想追查他已死未死……」

宋丹霞截口道：「尊駕想知道什麼？」

「吳子玉若未獲得絲毫綫索，絕不會展開尋刀行動。在臨行前，吳子玉也必然會將所獲綫索相告宋姑娘。如今吳子玉生死未卜，下落不明，在下只有求敎於宋姑娘了。」說到此處，董濤的語氣一沉：「青霜寶刀乃是先父之物，本盟之寶，後人奮力追回，乃是順理成章之事，望求宋姑娘成全。」

宋丹霞頻頻頷首，道：「說得有理，只可惜吳子玉臨行之前未向我吐露隻字。」

「我却不信。」

「信不信是尊駕的事。」宋丹霞心高氣傲地冷笑一聲。「兵器利而技不精，毫無用處；若是功深力厚！手握朽鐵也可斷金，尊駕是練武之人，想必也懂得箇中道理。我想吳子玉未必想得到那把青霜寶刀。」

董濤冷聲道：「姑娘辯得好，不過却瞞不過明眼人。早先，吳子玉也許眞不想得到那把青霜寶刀，但是在姑娘文定之後，却已存下必得之心了。」

「怎樣講？」

「姑娘手中之劍可是名謂紫電？」

「不錯。」

「紫電劍、青霜刀，本爲一對俱是出自名匠高夫人之手，高夫人慧眼獨具，情知這兩件利器若落入一人之手，勢將造成獨霸局面，那時武林中必將掀起一場腥風血雨。於是將這一對寶刄分傳二人，使之分庭抗禮，勢成均衡。姑娘手有紫電劍，吳子玉再得青霜刀，試問武林中還有誰是你夫妻二人的對手，獨霸武林，君臨天下，正是每一個武林中人的雄心，姑娘說吳子玉無意獲取寶刀，豈非欺人之說嗎？」

宋丹霞不禁瞠目結舌，無辭以對。心中却在暗暗叫罵：子玉啊子玉！這樣這大的事你也將我瞞住了，眞是……

董濤手中的鬼頭刀突地一揚，沉聲道：「眼前顯然將有一場血戰，或可免，或不可免，完全取決於姑娘一念之間。」

宋丹霞吐出一口長氣，語氣平和地說道：「我說吳子玉臨行前未向我吐露隻字，尊駕却不信，那可眞沒有辦法。紫電劍不懼強權，却畏眞理。試問：如此重大事，我如知曉，怎不隨吳子玉同行？」

「在下不費心思去猜測其中原委。」

「如此說，尊駕已認定我知曉青霜寶刀的下落了？」

「吳子玉會將此事瞞住宋姑娘，普天之下，將無一人會信。」鬼頭刀在空中斜劃半弧，抖起漫天光影。董濤接着說道：「紫電劍利可斷金，姑娘的劍法又是犀利不同尋常，金刀盟只有以多攻少，或可稍佔上風，在下先行謝罪。」

他這裏話甫落，另外五名漢子頓時揮刀湧上，六把鋼刀同時攻出，雖非寶刀，却也威勢非凡。

金刀盟匿跡十年，必然在暗中苦下功夫，一出招，宋丹霞就看出了刀陣的强勁不可輕侮。連忙收劍貼身，猛地急旋身形，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金刀盟的六人紛紛後退，宋丹霞雖未涉險，握劍的虎口却感到輕微發痲。

她是一個聰明絕頂之人，情知眼前局勢對她非常不利。縱使她能一口氣連殺五人，却未必敢說自己不傷在最後一個人的刀下。心念一轉，立刻一劍向董濤刺去，招勢猛辣，勁道十足，她已決定施展擒賊擒王，打蛇打頭的戰法。

孰料她方一招抖劍，突然發覺自己的手臂彷彿被甚麼東西絆住。回頭一看，竟然有一隻銀鈎鈎住了她的袖管；銀鈎上繫着閃閃發光的天蠶絲，絲綫的另一端拉在裴吟風的手裏。

只聽裴吟風揚聲叫道：「宋大姊，請恕罪，家父的生死存亡，完全取決於金刀盟，小弟只得冒犯了。」

「上！」董濤揮刀下令，「別傷着她，要逮活的。」

只因裴吟風暗中打出了釣鰲金鈎，宋丹霞立刻陷入了束手待縛之局。驀在此時，一團黑影飛射而入，金刀盟的人竟然一個個東倒西歪，在眨眼之間就躺下了五個，沒有躺下的是盟主董濤，而他却被來人逼退到窗邊。

來人是查豹，宋丹霞獲得了喘吁之機，連忙扯脫了掛在衣袖上的金鈎。

裴吟風雙足猛彈，躍出窗外，却又不敢離去，苦着臉道：「宋大姊，千萬莫怪，小弟實在萬不得已。」

「哼！」宋丹霞冷笑了一聲，倒沒有去和他計較。

董濤貼住窗椽，鬼頭刀平胸而舉，沉聲道：「朋友高姓大名？」

「查豹。」

「看朋友方才那一手鎖拏巧功，想必是『神鎖白猿』查九天的後代。」

「不錯。」

「先父在世之日，從未得罪過令尊，金刀盟與查家，也從無瓜葛，朋友如此作法，不嫌太過份了麼？」

查豹沉聲道：「你如想要宋姑娘的腦袋，不妨揮刀去砍，我絕對不再攔阻，如想以多勝少，那可辦不到。」

「查兄原來是抱打不平。」

「不錯。」

「查兄的行徑似乎太鹵莽了。」

「隨你怎樣說。」

「想當年『神鎖雙猿』出雙入對，情同手足，後來因令尊息隱山林，雙猿才各奔西東。形影雖離，情份猶在。如今查兄若見到『神鎖金猿』古不秋，該如何稱呼？」

「該稱他老人家一聲世伯。」

「爲子侄者，對世伯是否該唯命是從？」

「自然該唯命是從。」

「那麼，查兄的鹵莽行爲，就冒犯了古老前輩了。」

查豹沉聲道：「此話怎講？」

董濤一個字一個字鏘鏘有力地說道：「本盟此番傾全力而出，企圖奪回先父當年失竊的青霜寶刀，乃是得到了『神鎖金猿』古老前輩的贊助……」

查豹厲叱道：「住口！古世伯豈會管你金刀盟的閒事，你休要假傳名號……」

一語未落，右手五指屈如鈎爪，電閃而出。

董濤已退處壁角，無處可閃，只得沉腕壓力，削向查豹的手腕；查豹深得父傳，招巧，勢速，身形半旋，易抓爲扣，叭噠一响，董濤握刀的那隻右腕立刻落入了查豹的掌握之中。

查豹左手倏抬，揑住了鬼頭刀的刀背，暴叱一聲：「撒手！」

董濤的五指一鬆，篤地一响，鬼頭刀騰空飛起，插入木樑之中。

「賢侄鬆手！」喝聲起於窗外，不疾不速，却有無邊魔力，查豹扣住董濤的那一隻右掌竟然不由自主地鬆開。

人從窗外一飄而進，頭髮在明亮的燈光下泛出金黃色；沒話說，正是那「神鎖金猿」古不秋。論年歲，該有望六之齡，看上去却如四十許人，足證其內力深厚得改變了外相。

查豹連忙恭聲道：「原來是古伯父……」

「賢侄怎麼來了盤龍集？」古不秋那雙精銳的目光向宋丹霞一掃，「莫非是紫玉仙子宋姑娘請來的幫手？」

宋丹霞冷聲道：「我可沒有那樣大的面子請到查壯士，查壯士乃血性漢子，不忍見我被六刀圍攻，抱打不平而已。」

古不秋冷笑一聲，未予接口，轉頭向查豹道：「賢侄！你爹可好？」

查豹神色突然一黯，戚聲道：「他老人家過世了。」

「噢！」似是一聲嘆息，又似微感吃驚。沉默了一陣，古不秋才開口說道：「關於那把青霜寶刀的恩怨糾葛，賢侄並不明內情，所以最好不要插手其間，否則，『神鎖雙猿』的交情就要破壞在你的手上了。」

「小侄不敢。」查豹恭恭敬敬地一揖，轉身又向宋丹霞抱拳一拱，道：「宋姑娘！在下不敢冒犯父執，不能相助了。」

分別拍活了金刀盟那五個大漢的穴道，然後越窗而去。

宋丹霞雖感情勢不妙，却未顯露懼色，冷笑一聲，道：「金刀盟六個大男人已經够我招架的了，現在又加上一個『神鎖金猿』，陣勢未免擺得太大了吧！」

古不秋道：「老朽現在心平氣和地說一句話，那把青霜寶刀，除董濤盟主之外，任何人都不該奪取。」

「我並不想奪取。」

「可是吳子玉却有奪刀的野心。」

「他已死了。」

「那麼，宋姑娘一定會繼承亡夫的遺志。」

宋丹霞道：「承尊駕提醒，可惜我不知道青霜刀的下落。」

古不秋沉聲道：「姑娘是明白人，當知不吐實情絕對無法生離此地，何必自討苦吃。」

「咦！」董濤突然尖呼了一聲。他仰頭上望，似在觀看什麼。

古不秋連忙問道：「董盟主！怎麼了？」

「我的刀不見了。」

宋丹霞抬頭一看，樑上的刀痕猶在，而插在樑上的那把鬼頭刀却已不翼而飛。若說有人取了去，如許多人，怎麼誰也沒有發現呢？

「刀在這裏。」一聲冷喝起自門口。聲落人現，乃是「奪命菩薩」潘天尊，他的身後還跟着四個執刀大漢。手一抬，那把原來插在樑上的鬼頭刀又回到了董濤的手裏。

古不秋是老江湖，一搭眼就看出對方是扎手貨。連忙一拱手，道：「高明，高明！敢問尊駕的大

號是……?」

潘天尊截口道:「姓潘名天尊,人稱『奪命菩薩』,閣下可是古不秋?」

古不秋不禁神色一楞,遂又嘿嘿笑道:「久仰!久仰!不知尊駕有何見教?」

潘天尊冷聲道:「姓潘的在江湖上混了多年,只落得一個殺人魔王的匪號,所以移居沉沙湖心的小天山養光韜晦。當初曾許下宏願,武林朋友不到小天山來鬧事,姓潘的絕不過問。此刻就不該前來打擾各位。不過,沉沙湖與小天山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因此吳子玉落水遇難的事我還得問一問。」

宋丹霞抓住機會,連忙深深一福,道:「請尊駕主持公道。」

「不必多禮!」潘天尊伸手虛空一扶,又轉向古不秋和董濤二人。「方才潘某人已聽說了有關青霜寶刀的恩怨糾葛,想必那吳子玉翻船落水,是二位在暗動手腳了。」

古不秋連連搖頭,道:「古某人可不會作那種暗箭傷人的事。」

董濤也接道:「青霜刀的下落存在吳子玉的心中,是以本盟僅只暗暗派人守在盤龍集,待吳子玉寶刀到手之後再相機奪回,那有未見寶刀就先設陷害人的道理?再說本盟也絕不會作出那種不够光明磊落之事。」

潘天尊冷笑道:「這就怪了?難道使吳子玉翻船落水的還有另外一起人?」

古不秋道:「那可不一定。」

潘天尊走到古不秋的面前,沉聲道:「『神鎖金猿』可是金字名號,想必不會作賴。請教:閣下爲了俟機鎖拏宋丹霞,曾易容喬扮爲周老婆子;眞正的周老婆子是被你殺害的麼?」

古不秋連連搖頭,道:「那老婆子不是古某所殺,是她自己懸樑自盡的。」

「閣下的回答是否眞實,可以在死者的身上勘驗出來。」說到此處,潘天尊突地語氣一沉:「再請敎:尋回失窃的青霜刀,乃是金刀盟的事,何需閣下助拳?其中莫非別有隱情?」

古不秋點點頭,道:「確有隱情。」

「潘某人願聞其詳。」

「青霜刀失窃之夜,古某人和董七星共飲三罈大麯,董盟主大醉酩酊,神偷裴玄才有機會下手。後來董盟主因失刀鬱鬱而終,古某自有助其後代尋回寶刀的責任。」

潘天尊兩道濃眉倏地向上一揚,道:「此話當眞?」

古不秋道:「憑『神鎖雙猿』的字號,絕不會作誑欺人。」

「好!」潘天尊用力地一點頭。「宋家溝的名聲如何?」

「可算武林一大門戶。」

「既如此說,宋姑娘也不會作誑欺人。她既一再表示不知青霜刀下落,閣下又何必逼人太甚?」

古不秋神情大怔,只不過眨眼之間,他那冷漠的面孔上又浮現了笑容,拱一拱手,道:「憑尊駕這一句話,古某人絕不敢再向宋姑娘逼問。不過,有一件事却要請敎。」

「潘某不畏人,所以無隱密。儘管問。」

「聽說尊駕也有一把寶刀。」

「有的。」

「莫非就是那把青霜刀?」

潘天尊不答反問道:「何以見得?」

「若不是青霜刀,吳子玉爲何要乘渡船去小天山?」

「哼!」潘天尊冷笑了一聲。「閣下以爲吳子玉前往小天山是爲了向潘某人要刀?」

「推斷而已。」

潘天尊猛一搖頭,道:「錯了。潘某人的寶刀存在心中,閣下可明白?」

古不秋楞了一楞,道:「請明示。」

「如此看來,閣下的功力還未入化境。潘某人手中無刀,心中有刀,摺紙成刀,削竹爲刀,或以指代刀,均能斷金切玉,取人首級,明白了麼?」

古不秋倒吸了一口長氣,一時接不上口。

潘天尊又接道:「閣下不必吃驚,潘某殺人如麻,已感到厭倦,數年來養光韜晦,涵養也深了許多,絕不致於無故殺人。倒是那位弄翻渡船,使吳子玉落水的高手各位得提防一些。潘某人自然也要追查一番,他能在沉沙湖動手脚,也能到小天山來玩花樣,潘某人爲了確保小天山的安寧,可不能放過他。」

宋丹霞咬牙切齒地道:「我也不會放過他。」

潘天尊冷眼一瞟,沉聲說道:「潘某人無意袒護宋姑娘,如果有人聚衆欺她,潘某人却要管上一管。」

說罷,轉身率衆而去。

宋丹霞冷笑一聲,也相繼離開了望月居客棧。

× × ×

夜深,露重,霜寒侵人,宋丹霞又來到沉沙湖邊。

她凝視銀光閃閃的湖水,喃喃自語地道:「子玉!你若是九泉有知,也該向我顯顯靈,究竟是誰弄翻了渡船讓你落水的呢?」

「宋姑娘!」不遠處傳來一聲輕喚。

宋丹霞一驚回頭,發現查豹正緩緩向她行過來。她吁吐了一口長氣,道:「原來是查壯士。」

「宋姑娘!」查豹走到她的面前,聲音壓得很低:「我姓查的是血性漢子,說話拐不了彎,有一句話想要直問。」

「查壯士直言無妨。」

「吳子玉眞的沒有在姑娘面前提過有關青霜刀的事麼?」

「從未提過。」

「他臨行之際,也沒有向姑娘提過要到何處去麼?」

「的確未露隻字,查壯士難道信不過我?」

「按照情理說,的確難以令人置信。但我却深信姑娘沒有作欺人之談。」說到此處,查豹的聲音壓得更低:「我不妨坦誠相告,此番前來沉沙湖,也是想查明吳子玉翻船落水的眞象。」

「那太好了,尚請查壯士助我一臂之力。」

查豹搖搖頭,道:「姑娘可別會錯了意,我的查訪工作也許對吳子玉不利。」

宋丹霞驚道:「此話怎講?」

「吳子玉前來沉沙湖的途中曾經過鄭州,我與他在街頭相遇,只是未打招呼。他在鄭州買了一套鮫皮水靠。試問:他若不識水性,要水靠何用?而且從他買一身水靠的舉動看來,他顯然已預知將要在湖中翻船落水,這豈不是怪事?」

宋丹霞心頭大驚,疾聲問道:「查壯士看眞切了?」

「不會錯。」

「查壯士以前見過子玉?」

「沒見過。」

「那怎麼會認識他?」

「他是風雲人物,不管到何處都有武林中人與他寒暄,有人叫出他的名號與他說長道短,我自然認出他是誰了。」

宋丹霞喃喃道:「這眞有些怪!」

「以我看,吳子玉落水只是一招障眼法,不知是想引誘何人入彀。」

「會有這種事?」宋丹霞仍是將信將疑的。

「利字當頭,聖人也會作出糊塗事。比如說吳子玉吧,在武林中大有俠譽,爲了佈下一個騙局,却使那周老婆子因痛惜愛子溺斃而上了吊,眞是太不應該了……」

突然,暗處响起一聲低喝,一道青光直撲查豹的喉頭。宋丹霞本能地拔劍相隔,鏘地一响,火星四冒,偷襲者和宋丹霞都各自退了一步。

宋丹霞藉着星光看清來人後,不禁脫口大叫道:「子玉!是你!」

這襲擊者原來是吳子玉,這是誰也想不到的事。在驚駭中,宋丹霞還領畧了喜悅的滋味。

查豹的神情出奇地冷靜,目光一直凝視在吳子玉手中的刀上,緩緩道:「青光如鍊,鋒芒畢露,莫非就是那把引起紛爭的青霜寶刀?」

吳子玉沉聲道:「不錯,正是青霜寶刀,吳某初試,要借用你的鮮血作爲祭刀獻禮。」

查豹冷笑道:「吳兄向以俠字行道江湖,如此作,那俠字就應該改爲魔字了。」

「因爲你知道了太多的隱密,所以不得不殺你。」吳子玉說着,揮刀就砍。

宋丹霞連忙橫身攔阻,大叫道:「子玉!千萬不可胡來,查壯士是英雄好漢,豈可無端傷他,快些住手。」

吳子玉將手中寶刀舞起漫天光影,沉叱道:「閃開!此人絕對留不得。」

「子玉……」宋丹霞發狂般地大叫。

吳子玉却絲毫不予理會,舉刀猛向查豹的頭頂砍去。

練鎖拏手法的人,身法必定非常靈巧,是以查豹一見刀光辛辣,勁道十足,連忙身形飛旋,雙足連彈。他避得快,吳子玉的刀法變得更快,嘶地一响,查豹的大衫頓時被割下一幅,險險傷及肌膚。

宋丹霞再度橫劍相攔,道:「子玉!你怎麼可以這樣蠻橫無理……」

「站開!」吳子玉手中的寶刀舞得呼呼生風。

「不!」宋丹霞語氣非常堅定。

查豹方才被逼得一隻脚踩進了湖水之中,此刻,他緩緩地抽出了那一隻濕淋淋的脚,冷冷道:「吳子玉,你因何一再要置我於死地?」

「你心頭明白。」

「無非是怕我洩漏你已得到青霜寶刀的秘密罷了。」

「不錯。」

「看來你的俠譽只不過是浪得虛名,堂堂鬚眉,比起宋姑娘的磊落胸懷,可要差多了。」

「住口!」吳子玉暴叱一聲,人已飛躍而起。

驀然,如天降神龍般掠來一條黑影,叭叭叭!在半空中就一連和吳子玉拆了三招,雙方落下地面。宋丹霞眼尖,發現那人是潘天尊。

潘天尊雙手下垂,目不轉睛地瞪視着吳子玉手中的刀,冷冷道:「青霜寶刀!」

吳子玉已不似先前那樣狂妄,凝聲道:「尊駕的刀呢?」

潘天尊搖搖頭,道:「我沒有刀。」

「哼!」吳子玉冷笑道:「方才你我過了三招

，你明明有刀在手。」

「錯了！我手中無刀，心中却有刀。」

「心中有刀？」

「吳子玉！別以爲有寶刀在手就可橫行天下，我這把無形之刀就不會教你成爲必勝刀王。」

「不妨試試。」

「方才試過了，你是否能勝得了我，心中該有了底。」潘天尊神態自若地逼進兩步。「請問：你從何處找到這把青霜刀？」

「你管不着。」

「只要你人在沉沙湖湖邊，我就管得着。」

「噢？請教大號？」

「潘天尊，惡名昭彰，想必不會陌生。」

「哈哈！」吳子玉竟然放聲狂笑起來。「原來是有名的殺人魔王，眞是幸會。想來你是住在那小天山的天尊廟中了。」

「你說對了！」

「好！」吳子玉猛地一點頭，「我告訴你，這刀可說無意得到……」

潘天尊截口道：「得自何處？」

「沉沙湖湖底。」

「怎說無意得到？」

「這話要從頭說起，」吳子玉凝視湖心，委婉叙述：「風月娘子沈小雲曾要求與我結褵，如我答應，願以青霜刀作爲粧奩。我醉心刀法，更醉心那青霜刀，但我却不願娶一個江湖浪女爲妻。於是用酒將她灌醉，誘她吐露眞言。據她說，裴玄竊得復失的寶刀是她偷的，她將寶刀藏在小天山天尊廟的神龕裏……」

「所以你買棹過湖，前往天山。」潘天尊忍不住挿問了一句。

「是的，我打算前往小天山。後來我無意得到一個消息，風月娘子沈小雲可謂武林第一海量，從未有過大醉酩酊之事，因此她的醉話也就是假話，說不定因我拒婚使她懷恨而佈下了圈套。」

潘天尊道：「算你聰明，如你上了小天山，我『奪命菩薩』絕不會讓你活着回去。」

吳子玉冷笑道：「說什麼我也不會上那臭娘們的當，於是我故意弄翻了船，喬裝落水失踪，看看沈小雲究竟要玩什麼花樣。」

潘天尊道：「結果，却在湖底發現了這一把寶刀。」

「是的。」吳子玉點點頭，接着叙述：「我一入湖水之中，就被湖底一遍閃光所吸引，循光尋去，就發現了這把青霜刀。」

「刀在鞘中，怎會發光？」

「發光的不是寶刀，而是一大遍金砂。」

「金砂！」一直在旁聽的宋丹霞和查豹不禁也驚呼出聲。

「嘿嘿！」吳子玉得意非凡地笑道：「天尊菩薩！你移居湖心多年，怕也不知湖底有那樣多的財富吧！」

「吳子玉！」潘天尊沉聲說道：「你以爲姓潘的眞是到小天山去養光韜晦麼？錯了，錯了！姓潘的來到沉沙湖，正是爲了要撈起湖底的那一遍金砂。這是一樁天大的秘密，現在，却又有三個人知道了。」

「子玉！」宋丹霞警覺地叫了一聲。

潘天尊低叱道：「你們三個人誰也別想活着離開此地。」

話聲甫落，草叢中立刻躍出數十個勁裝大漢，各人手執鬼頭鋼刀，將他們三人團團圍住。

吳子玉有寶刀在手，勇氣倍增，再加上他鑽研刀法有年，更是毫無畏懼，瞅準方位，一刀砍了出去。

只見潘天尊隨手一拂，青霜刀的去向竟然偏向一側；他手中明明無刀，却發出了鏘地一响。

宋丹霞向查豹喝道：「查壯士！此刻只得前嫌盡棄，你我爲吳子玉掠陣吧！」

二人立刻分頭對付週遭的勁裝大漢，對方人雖然多，藝却不精，只不過眨眼之間，已躺下了一大半。

潘天尊突然大喝道：「丟刀！」

一股勁風掃向吳子玉的右腕，掌中青霜刀竟然把握不住，似騰龍般飛上了半空。

潘天尊桀桀大笑，道：「吳子玉！你的死期到了。」

就在吳子玉岌岌可危的這一瞬間，突見一條黑影電飛而至，騰起半空，接刀在手，頓見刀光閃閃，眨眼間，潘天尊所帶來的手下全部身首異處，連潘天尊在內對這種神奇的刀法都看得目瞪口呆。

宋丹霞更是駭異，原來這人竟是黃昏時指引她到盤龍集上投店的老漁翁。

潘天尊定了定神，才問道：「何方高人？」

「老朽『萬勝刀王』董七星。」

衆人又是一楞，董七星乃金刀盟盟主，不是因失刀而憂鬱成疾，早就過世了麼？

董七星道：「不必驚異，老朽還不曾死。」

「嘿嘿！」潘天尊冷笑道：「想必是要我這天尊菩薩爲你送終吧！」

董七星沉聲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老朽自當年失刀後就悟出了箇中的道理，故而不想再在武林中稱雄。僞裝憂鬱成疾，閉氣假死，待掩埋後

老朽潛出墳墓，從此改名改姓，終於使老朽有機會在裴玄那兒偷回了青霜寶刀。老朽爲了不使這把利刀留在世上惹是生非，因而扔下了沉沙湖，却想不到被這姓吳的娃兒誤打誤撞地找到了。潘天尊！你的惡行老朽聽得太多，只因爲老朽甘心棄刀過漁樵生涯，也就不想過問你的閒事。如今寶刀既出，老朽不能再看你橫行霸道，潘天尊！天譴你的日子到了。」

「哈哈！」潘天尊狂笑道：「我早就想領教一下『萬勝刀王』的高招。來！看刀。」

說的是看刀，揮出的却是兩指。查豹和宋丹霞看得莫名其妙，而吳子玉却看出了潘天尊的功力深厚，他不愧浸淫過多年的刀法，頗有心得。當即高聲叫道：「董前輩小心。」

董七星似乎胸有成竹，揮刀砍出。

鏘地一响，潘天尊竟然以兩根指頭硬生生地接了一刀，委實嚇人。

「再接老朽一刀。」董七星又揮寶刀，攻了出去。

鏘鏘鏘！潘天尊竟然硬打硬接，兩人愈打愈快，二團黑影在一片光幕中時進時出，使旁觀的人一個個眼花撩亂，目不暇給。

轉眼間，兩人大概已拆了五十招以上，只聽董七星叫道：「潘天尊！試試老朽的七星刀法。」

話聲一落，情勢大變，董七星手中，似乎握着七把寶刀，分不出那是眞，那是假；那是虛，那是實。

絕招一出，潘天尊立刻落入下風。他似已自知不敵，打算旋身離開戰圈。就在他的身形一轉之際，頓見一頓血光迸現，潘天尊那顆六陽魁首凌空飛起，在半空中的溜溜地打了一個轉，落入了湖心之中。

眞箇不愧萬勝刀王，使旁邊的三人看到了一場精彩絕倫，悚目心驚的搏戰。

董七星吁了一口氣，道：「吳子玉！你還想得到這把青霜刀麼？」

吳子玉深深一揖，道：「晚輩不敢奢想。」

董七星道：「老朽過了多年的漁樵平靜生活，只因這把寶刀的復出，又開了殺戒，不知要過多久，才能使心情平靜。古人造物，俱都一戾一祥，相生相尅。紫電和祥，青霜含戾，還是以不留在人世爲妙……」

話聲未落，揚手一拋，一道匹練凌空飛起，落入湖心，青霜寶刀再度沉入了湖底。

董七星接着道：「老朽有生之年將長守湖邊，不許人來打撈青霜寶刀。吳子玉！若你一定要招惹不祥，就等老朽死後再來吧！」

吳子玉恭聲道：「晚輩不敢存此念頭。」

宋丹霞道：「董老前輩！令郎也到了盤龍集上，還有貴友『神鎖金猿』古不秋也在。」

董七星點點頭，道：「老朽知道，不過却不想和他們見面。人生在世，有生聚，也有死別；君臣，父子，夫妻，好友，總歸有聚也有散，老朽早就將世俗觀念看淡了。尚請三位，成全老朽的一番苦心。」

查豹問道：「前輩的意思是？……」

董七星道：「請勿向任何人提起曾經見過老朽之事。」

吳子玉搶着道：「敬請放心，晚輩等一定守口如瓶。」

董七星拜一拜，道：「老朽謝過。」

說罷飄然而去。

吳子玉凝視董七星背影消失後，轉身來向查豹抱拳一拱，道：「方才多有冒犯，尚祈海量。」

查豹冷冷道：「我倒不會計較，只是吳兄今後爲人作事最好要光明磊落，不然就辜負宋姑娘一片愛心了。」

說罷，也自揚長而去。

清冷的湖邊，只剩下宋丹霞和吳子玉兩個人。

吳子玉輕聲道：「霞妹！妳怪我麼？」

宋丹霞輕嘆了一聲，道：「子玉！你該了解我對你的一片心。我不會怪你，只是希望你今後凡事和我先作商量再去行動。」

吳子玉連連點頭，道：「霞妹！我一定聽妳的話，現在我就有事要和妳商量。」

「什麼事？」

「紫電青霜會，天下無二人，這兩句歌謠妳該聽過吧！」

「什麼？」宋丹霞的一雙秀眉聳了起來。「你還妄想得到那把青霜寶刀？」

「輕聲！」吳子玉悄然道：「我鑽研刀法多年，無一把稱手的寶刀，實在難以甘心。」

「你打算再度撈起那把寶刀？」

「是的。董七星再開殺戒，心情亂極，一定找清靜地方定定心情去了，此時動手最爲相宜。」

「我不贊成。」

「是怕董老頭兒出面相阻麼？」

「我不願你再招惹麻煩。」

「告訴妳！方才董七星和潘天尊動手之際，我留心觀察了董老頭的刀法，尚有一個漏洞，只要妳的紫電劍一出，施展那招『紫氣東飛』的絕招，老頭兒就難逃穿心殞命之危，妳在湖邊掠陣，我下湖心取刀，即使老頭兒出面攔阻，又能以指代刀，功

力絲毫不減，也奈何不了我們啊！」

宋丹霞連連搖頭，道：「子玉！你令我傷心透了。」

「令妳傷心！這是什麼話？」

「人該立信，你方才答應了董七星不再對青霜寶刀有非份之想，而現在却又……」

「霞妹！」吳子玉冷冷截口道：「我不願妳用教訓的口吻對我說話。乾脆一點，願不願助我成爲武林之霸。」

「爲人不該稱霸，稱霸只不過要人怕；應該受人敬重，那才……」

「這些道理我不會比妳懂得少，時間不多，快回答妳願不願意助我奪取青霜寶刀？」

「吳子玉！」宋丹霞神情痛苦地道：「不要逼我。」

「快回答。」吳子玉的神情已極端不耐。

「不願。」宋丹霞咬緊牙齦說出這兩個字。

「好！妳總算回答我了。」吳子玉的語氣反倒平靜了一些。「我知道，妳是怕萬一不敵董老頭兒可能有殺身殞命之危。我不勉強妳。不過，我要妳的紫電劍一用，該不會拒絕吧！」

「子玉！我能以身相許，也就不會看重身外之物，不過……」

吳子玉忿忿道：「少費話！到底借不借？」

宋丹霞熱淚盈眶，她萬般無奈地解下佩劍遞給吳子玉幽聲道：「好！給你吧！願你好自爲之。」

用力一扭頭，轉身離去。

吳子玉低喝道：「那裏去？」

「這裏太使我傷心，我要盡快離開沉沙湖。」

「我看妳是想去通知董老頭兒。」

「子玉！你怎麼這樣血口噴人？」

嗖！一股勁風突然撲向宋丹霞的身後，她聞聲知警，飛快旋身，可惜已然慢了一步。右脅已被她自己那把紫電劍劃破了一道血口。

吳子玉突然間變得青面獠牙，沉叱道：「古話說，嫁鷄隨鷄，嫁狗嫁狗，妳這種生有異心的妻子要來何用？妳不如沉屍湖中，倒還乾淨得多。」

嗖地一聲，又攻出一劍。

「哈哈！」一聲嘹亮的大笑。草叢中縱出兩個人影。原來是喬梅和小雲。後者手執七首道：「你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終於將本來面目露出來了。宋大妹子對你情深如海，你竟然能狠下心腸去殺她，看起來比那潘天尊還要毒三分。」

喬梅則攙扶着宋丹霞，殷勤地問道：「宋大妹子！妳傷得重不重？」

宋丹霞泫然落淚，咽聲道：「皮肉之傷，不要緊，而我的心却碎了。」

「宋大妹！」喬梅道：「沈小雲也够傷心的啊！吳子玉和她好，只因爲她收藏了一套刀法秘笈。到手之後，又將她丟開。吳子玉不會愛上任何一個女人，他和妳訂親，不過是想得妳那把紫電劍。」

「眞的！」宋丹霞瞪大了雙眼。

「一點也不假。」吳子玉冷冷道：「現在讓妳們這三個臭女人死在一起吧！」

「吳子玉！」沈小雲道：「我要向你揭穿一個秘密，青霜刀在你手中，你却勝不過手無寸鐵的潘天尊，可知道那是爲什麼？只因爲我給你的刀法秘笈不全，另一半我留下了。吳子玉！我早就看穿了你的歹毒心腸。」

「哼！所以妳要誘我往小天山去送死？」

「不錯。並非爲了報復，而是不願讓宋大妹子受你的騙。」

「哈哈！好個不知死活的女人！」吳子玉身形暴進，狂吼道：「看劍！」

原來他精通劍法，紫電劍在他手中發揮了無比的威勢。沈小雲慣用七首，擅長貼身近攻，此刻却無施展的餘地。

喬梅解下腰間羅帶，嬌叱道：「小雲！喬姊助妳一臂之力。」

口裏喊，手裏動，羅帶如軟鞭般向吳子玉項間纏去。嘶地一响，只一出手，她手中的羅帶就被吳子玉以利劍削斷了。

吳子玉抓緊機會，向沈小雲展開了一輪猛攻。正在沈小雲岌岌可危之際，吳子玉却無緣無故地打了一個踉蹌。沈小雲把握良機，七首揷進了他的心房。當鮮血噴出時，宋丹霞跌坐在地，以雙手揞住了面孔。

一個人緩緩自草叢中走出，輕聲道：「吳大哥！我一向是景仰你的，想不到你爲人如此，只好得罪你了。」

他是裴吟風，手裏正在收回釣鰲金鈎，難怪吳子玉正在得心應手之際，會突然脚步踉蹌，攻擊停頓。草叢中又相繼走出一行人，他們是古不秋，董濤，以及金刀盟的盟友。


誰也沒有說話，每一個人的眼睛却都集中在暗暗飲泣的宋丹霞身上。良久，董濤才輕聲道：「古前輩！你老人家該以安心了。」

「嗯！」古不秋點點頭。「不過我得找令尊算賬，他騙得我好苦，原來他在這沉沙湖享清福！」

「求你老人家別再去打擾他了！」董濤連連長揖。「讓家父去享他自以爲快樂的清福吧！」

人影一個個地離去，最後只剩下宋丹霞。

湖水仍是那樣清澈，但願它能滌盡人間罪惡。


監製
何麗荔
武術指導
美艷玉女
范凌
銀壇硬漢
田野
泰國影帝
乃密
領銜主演
石堅
林靜
馮淬帆
唐迪
陳濠
聯合演出
飛俠神刀
Flyer & Magic Sword
SCOPE
仙鶴七彩
仙鶴港聯影業公司鉅獻
伊士曼七彩國